





春秋集解卷一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其事謂之紀年故每歲所書四時必備其祇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杜氏預謂錯舉之以為所記之名是也若三統歷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春秋說春為生物之始秋成為物之終故曰春秋及魯說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名春秋或以為取春賞秋殺之義或又以為一喪一貶若春秋然皆非也蓋春秋之名不始於夫子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此夫子未修以前之文而孟子亦以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之春秋並列故知春秋者魯史之舊名也又漢志謂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公羊疏說與此同故晉語司馬侯薦羊舌肸曰習于春秋而楚語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是列國皆有春秋不但不始於夫子並不始於魯也惟魯之春秋經聖人筆削而百王之大法昭焉遂以獨專其名爾

隱公紀

公名息姑惠公子伯禽七世孫以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諡法隱拂不成曰隱在位十一年據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以弟兄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七者世次十三者相傳之次也

元年平王四十九年乙未 元年者何始年也史凡記事必以年領時以時領月而每公之紀又必從首年至卒年以為始終此史例也此元年為隱公之始年例所必書無可疑者乃何氏休說公羊傳謂天子改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黜周王魯夫尊魯為王者不特悖禮傷教春秋必誅且亦不識周制矣周制列國皆改元如史記齊世家稱齊獻公元年蓋逐齊胡公子左傳亦于襄十九年有鄭簡公元年士子孔卒

之文是齊鄭皆改元矣第改元則必行朝廟即位之禮而魯不書即位此為異耳至元字之義自董仲舒以為視大始而欲正本何休杜預因有體元之說胡安國訓元為仁益推廣董氏之意或遂曰為聖人書法不知古人言數多不言一如國語論律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初六春秋之元亦猶是爾非有他也若謂元為書法彼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豈亦有書法存乎其間耶此可見或說之不足據矣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四字自漢興以來傳數百年不聞異說公羊雖以王為文王然亦不以正為夏正迨宋世諸賢始謂孔子修春秋加春于王以夏時冠周月假天時以立義元後之可行于是說經之家右伸其喙

凡易禮詩書所載有可爲夏時之徵者靡不畢之羅之牽合而附會之至經傳韻語時物差互則又直指爲左氏之謾漢儒之謬紛紛辨論此四字遂成不決之疑不知表時以首月表月以首事作史之體類然春秋因魯史舊文於時月詎容有所改易其冠王于正月上者以三正皆正故繫之以王明此所謂正月乃時王之正月非二代建丑建寅之正月也左氏作傳又以三王皆王故于王下復繫之以周明此所謂王乃周之王耳皆特筆也夫一聖一賢于造端詁始之際書之謹嚴辭之詳盡如此不此之據而肆爲高論以揣合筆削之心烏在其能合乎然則諸家之訓匪惟行夏之時有失經旨即謂冠春于王爲以天道正王法冠王于正月爲以王法正諸侯云云猶過于來深于經之本旨仍未必有當也或疑周正建子仲冬也冬可以爲春乎案陳龍云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蕪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陳氣上通雉雞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螢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故三陽雖有不同而三正皆可言春此亦理之無足疑者先言惟拘滯乎是因以累牘連篇陳義愈高而去從周制大一統之義愈遠矣

周正不改時月辯 春秋時月皆本周正當時傳之者三家若左氏則見而知之公羊穀梁則或見或聞而知之傳漢及唐初未嘗有異議自宋程伊川胡康侯有改月不改時之說而明之劉文成因之宋蔡仲默魏華文有周不改時並不改月之說而明之章本清因之惟胡氏熊氏諸家覺其非是學者猶疑信相半焉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是三代以前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也試以經文考之如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異之故書之若夏之三月則啓螢久矣震電何足異也桓九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此冬也宜有冰而無冰故異之若夏之春則冰泮矣又如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若夏之秋豈復有麥苗耶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蓋八月也未應雪而雪故書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漵亦八月而書冬若建亥之月則霜不爲異而時亦無救矣再驗之傳如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昭二年二月日南至寅月冬至已非天道至卯月則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此皆事理所必無者且春秋一書原爲扶持王道而作若于正朔大典先專擅改易何以責天下之無王者乎又孔子不嘗曰吾從周乎若果用夏正從周之義安在乎由是言之春秋之以周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可斷然無疑諸儒願捨欲執行夏時之說以紊之殊未思孔子之旨顛淵不過欲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與作春秋之旨原無關涉也

隱不書即位 古國君新立書改元必書即位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遭喪而遂即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

也必踰年而後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但史書即位必于踰年改元之際特行告廟朝正之禮始以即位

書之其不行此禮者則不書故春秋不書即位者四意之不書左氏曰攝也莊閔喜三君亦不書以三君

皆遭變故倉卒即位不忍另行史就其實而特記之非有褒貶于其間也康侯胡氏乃以爲孔子削之謂隱

上不與命于天子內不承國于先君大夫拔已立而即立之故不書即位不思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列國之

君或篡立或爭立何嘗一一稟命于天子者若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皆書即位

使隱之不書果孔子削之將桓之得書爲孔子褒之乎胡氏自知其說難通而于桓即位則曰美惡不嫌

同辭于宣即位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孔子作春秋原以彰善而譴惡也而使

善惡先混其何以垂教後世乎然則隱之不書即位以尋父娶仲子之意不行即位之禮故左氏以爲攝而

公羊穀梁以爲調桓也胡氏云云殆沿賈服二氏四公實即位孔子修經乃不書之說之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蔑作味婁者邾之餘聲蔑者昧之轉聲實一字也蔑杜注以爲姑

蔑在魯國汶縣南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是其地經單稱蔑者惠氏左傳補注云隱公名息姑史

官爲之諱也儀父邾子克字左傳未王命故不書爵及與也謂公與邾儀父也穀梁及者內爲志胡傳我所

欲日及其實魯史記事必先魯君故無論本國爲政他國爲政皆書公及屬辭之體宜然也曲禮約信曰誓

澁牲曰盟言會諸侯者割牛耳取其血而飲之以盟也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辟盟之役秋官

司盟則更有典盟一官以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其事必請于天子諸侯不得擅焉今公私求

于邾邾子亦私至于蔑而爲此盟則行禮之中失禮甚矣春秋以是爲私盟之始故謹而書之而是非自見

公羊穀梁泥于附庸稱名之例乃以父爲美稱疏家遂謂美其能慕新主考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元士

以名字通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而已爲附庸其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非必附

庸例稱名而不名者遂爲美之也泰山孫氏不云乎凡稱盟者皆惡之程子亦以諸侯自相盟誓爲非盛世

之事然則儀父之稱不過與稱蕭叔者同例慕新主之說其尤爲臆度而不足據也明矣

邾考 邾附庸國名世族譜云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苗裔也周武王時

封俠爲附庸居邾杜注謂即魯國鄒縣是自安至儀父十一世始見春秋鄒縣今屬山東兗州府邾公羊稱

邾婁與程弓同歲何六書故云邾與邾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邾用夷故謂之邾婁合邾婁之聲為邾故邾即邾唐韻正十八尤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邾字以二字為一字也春秋異文箋列國方音有語聲在前者勾吳于越是也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孟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邾此魯穆公當是邾穆公之訛其改為邾亦當是邾人自改之耳又淄州有邾平縣說者以為亦邾地江氏地理考實曰與地廣記淄州邾平縣古邾國兖州邾縣邾文公所遷邑本是二國邾平屬今濟南府水經潔水逕邾平縣故城北注云有邾侯國舜後姚姓其非邾國明矣且邾平縣距邾縣數百里豈能越遠而遷都魯文公十三年邾遷于經蓋自其國都遷于繹山之下非必自邾平來也此辨至為明制邾史記作邾蓋古今字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段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左傳段不弟故不謂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讓失教也左氏之意蓋以段之叛逆固不容誅而鄭莊不能遏其惡于未萌亦不無可譏蓋持平之論也胡傳則專罪莊公謂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立姜氏以國母主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將終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致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故不稱將不稱師而專目鄭伯以罪之在伯也陸氏消蘇氏轍劉氏徹諸家說與胡傳同近蕭山毛氏獨以為予鄭伯一善全其弟謂以段之惡至于稱兵魏國已不啻無將之誅何難立為則猶如祭仲公子呂之所請者乃伐之而勝而故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為失刑在叔段為倖免然而春秋反予之者以其子兄弟聞尚能善全如此也案春秋誅叛討逆固無所不君父而惡惡轉徙未滅之理然因伯異日有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云云遂信其無殺弟之心則不免為伯所欺夫以伯之雄猜繁悍上敢于賊其君內忍于戮其母初何有于一弟其後此之慘惓不忘者殆天理民彝不能盡泯因而覺從前所為為已甚耳觀左氏既而悔之一悔字可見未悔以前殺梁謂其處心積慮成于殺原非苛論特叔出奔共後又奔齊齊鄭伯亦明有使糊其口于四方之言而公羊以為殺之殺梁以不殺追逸賊為失親親之道則皆不考實之過此說春秋者所為當事體左氏也鄭鄭地杜注云潁川鄆陵縣也今屬河南開封府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孔疏云周平王也禮禮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明王君為天之子當奉若天道也賵者賻喪之物既夕禮公贈元纁束帛兩馬是也宰官名咺人各宰咺公羊以為士申之

者引小宰宰夫爲證謂嘔下士例書名胡氏安國則以宰爲冢宰謂六卿絕法之守也乃承命以明諸侯之妾故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汪氏克寬張氏鴻諸家皆主胡傳蕭山毛氏據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聘也謂既掌弔事自宜充弔使如此說似下士舊訓義亦可以立存仲子惠公妾桓公母也左氏以此時仲子未死而豫爲致明故讓之此蓋因二年夫人子氏薨諷認爲仲子遂以仲子爲尚在耳夫以天王而生明人之母以國之臣子而生諡其君夫人啖氏助所謂不辨藏麥猶不當爾者杜氏預更以婦人無諡以氏配字釋之可謂謬妄之相承矣公羊子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此言爲得其實而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母考史記年表惠公卽位于平王二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不應如此之遠且桓母爲宋武公次女經稱仲子事有明徵自當以公羊爲正又宰嘔之明左氏公羊皆云昭惠公及仲子惟程子以爲昭惠公之仲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繼例之左氏公羊說恐未可易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風姓國名男爵太暉之後司有濟之祀者杜注云在東平無鹽縣今東平州東二十

里有無鹽故城卽其地也宿之盟左傳謂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是以爲公自盟也公羊穀梁謂內外皆卑者故稱及杜氏預孔氏穎達又謂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三說不同趙氏匡劉氏敞葉氏夢得皆主左氏以爲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小國之卿不可以會大國之君公與宋之微者盟也浸公殺恥也胡傳則兼公殺杜孔之義以爲微者會盟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以有宿國之君也今以莊二年及齊高侯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之文觀之皆公在而經諱之則此似從左氏爲長然謂有宿國之君杜孔胡氏亦可以備一說至若穀梁以宿爲邑則非矣又謂卑者之盟不日不知不日闕爾喪貶之義固不係乎日月也

祭伯來

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爲朝公羊獨以爲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魯公羊獨以爲字據啖氏助周大

夫但不言出而無不言奔之文則謂來爲奔者非矣據孔疏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封絕滅食采于王畿也路史亦謂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今開封府東北五十里之祭伯城是也又釋例云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禹字南季榮叔是也則謂伯爲字者非矣不書來朝穀梁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

不與其朝以正其罪此論較精而義尚有未盡 御纂春秋直解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爲好書來非事也故不稱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內近似偵國揆外緩以要君則亂之所由生謹私交杜朋黨之漸也

春公會戎于潛二年

公會戎于潛左傳云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據此則是先世舊盟有不得不修者

穀梁乃以會者外爲主謂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何氏休亦謂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案危公踰竟似皆非經意蓋戎即徐戎賈督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注云徐戎在魯東故書序謂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戎本與魯接壤者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故戎城是也潛杜注亦以爲魯邑則此會當是戎來而公會之未嘗踰竟何足爲公危安國胡氏以今之外夷當之謂嚴內外之旨亦謂會戎之本在魯郊故耳然則公會戎何以書諸侯非有天子之事出會諸侯猶爲非禮况戎狄乎顧春方會戎于潛秋八月及戎盟于唐離齊好之修也而于禮亦慎矣據事直書其是非得失自可于言外見之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也莒向皆國名杜注莒城陽莒縣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又云譚國龐亢

縣東南有向城今屬江南鳳陽府懷遠縣左傳莒娶于向向姜不安于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向爲姜姓國也世本莒紀姓文八年傳穆伯奔莒從已氏已即紀字異耳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未詳何據莒入向書人諸家多以將卑師少言程子則以爲微者之稱二說可互相補備入以兵入也孫氏復曰莒小國也而以兵入向見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也書入不書滅者公羊謂得其國而不居家氏鉉翁以爲莒子入向志在于復其去妻未必遂滅其國也據此則汪氏克實謂向爲小國而莒滅之雖後有公伐莒取向之文可證然恐非一時事當闕其所疑也又向之在山東者有二宣四年杜注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于欽齊乘謂向城在沂州西南一百里此一向也實字記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又一向以近莒言之意實字記爲是若龍亢之向則去莒甚遠恐非經之所指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當即其地無駭不書氏杜氏陳氏胡氏

皆以爲未賜族公羊則以爲疾始滅穀梁則以爲貶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毅爲無據矣况春秋之卒不書氏者唯無駭與揆而已若以卒而去氏爲貶耶豈適春秋一十二公之紀皆無可貶者牙

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非有三人之罪何爲貶此而想彼耶然則二人之卒不書族蓋因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爾極之入木訥趙氏謂莒入向近魯魯人疑昔爲東鄙之侵故以此示威說雖無以見其必然以二事聯書觀之似亦若近是夫極爲附庸小國無王命而入之逞其私意而天討不加焉先儒以爲所以見諸侯之不臣與天王之不君非苛論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紀國名履緌紀之大夫也左傳作裂繻春秋異文箋謂作裂繻者爲正公穀裂作履聲

之轉繻作綸古今字也來逆女者爲君來逆女也釋例云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爲娶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其不稱紀使者以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婿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必當稟命于國母而婦人之命又不可適于他國故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羊乃以爲昏禮不稱主人當稱諸父師友毛大可非之曰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當承母之命以卿來逆苟並無國母則自命卿逆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據此則穀梁以不言使爲使之道微其說亦非至胡傳以書逆女爲譏不親迎其說尤非也禮之所謂親迎者謂迎之於所館非委宗廟社稷而遠迎之于他國也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莫不然者如謂一書逆女便有不親迎之譏存乎其間則凡書月朔者必譏其不告朔書王正月者必譏其不行夏時而春秋不幾成諱史乎然則經之書逆女者奈何陳氏傳良曰爲吾女遭人偷之變者書也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間不及焉憫其終故詳其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傳作帛云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杜注子帛裂繻字莒魯有怨紀侯既昏

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稱字嘉之也公羊傳紀子伯無聞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釋文伯如字謂長也程子主公羊意以爲闕文謂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吳氏澄亦謂子伯二字當是侯字之誤案穀梁說啖氏助已詆其穿鑿矣若左氏云云本于情事爲近蓋向近魯而此年夏莒人入之莒魯之爭自此始紀魯婚姻國也爲魯和解容或有之故密雖莒地而主盟在履緌先紀後莒亦據事直書之舊文也至于子帛爲裂繻字鄭康成注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云鞶裂詩垂帶如厲

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義實同也言古裂厲字通也又考工記弓人蒸栗不進鄭注云栗讀如裂繻之裂
疏謂左傳紀裂繻來遊女彼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據此則裂繻之字子帛漢唐經師皆無異辭而古
帛伯字多彼此假借積古齊鐘鼎彝器款識周帛女鬲銘帛女卽伯女史記伍子胥傳伯繆論衛作帛否墨
子備城門篇一帛尉注帛同伯以此證之伯蓋帛之假借字春秋事據左氏不得因公穀異文而疑左氏爲
附會也

夫人子氏薨

子氏之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爲桓母夫桓未君而其母已稱夫人是桓公之爲太子久矣杜注

何以云隱當嗣立迫成父志以誦桓耶此可見杜誤解傳而傳又誤解經也公羊以爲隱母夫妾母不得稱
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尙在而隱公又賢豈肯違禮以私貴其母者且旣尊其母爲夫人矣何以不葬以小君
之禮而書于經故程子及胡傳皆主穀梁隱妻之說謂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蓋夫
婦者人倫之本聖人故于入春秋之始書仲子不係夫人子氏係夫人而不志葬所以正嫡庶而謹匹配也
後世願猶有以妾媵爲夫人及以妾母爲夫人者夫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處卑其身以妾
母爲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處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忘本皆未嘗聞教于聖人之過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左傳云討公孫滑之亂也蓋元年叔段奔共其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
至吾鄭伐衛討滑故也其稱人稱氏嚙飛以爲貶辭謂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僑寓于衛而又如
兵焉不書君將不書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著矣注氏克寬亦謂滑共叔子鄭莊志欲殺叔又欲絕其嗣而
夷之去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于邾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怨此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惟毛氏春秋傳以爲善鄭莊之能親親謂鄭伐衛衛已服鄭鄭伯不於此時乘服衛之威以取滑至十年之
久會齊伐許猶惓惓于叔弟之在他邑後叔段之孫公父定叔與雍糾之亂出奔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
叔無後于鄭伯之恩不可謂不厚矣故前書曰克克之已也此書伐衛所伐者衛不左滑也此實魯史紀之
夫子修之以示爲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如鄭莊之于叔也案鄭有兄弟之隙衛因其餘孽加兵造
孽不直固在衛矣但鄭莊果有親親之心奚不反已自責必一再戕衛待衛服而後已乎其不取滑而斃之
者或衛之力尙足庇滑而春秋之始骨肉相殘猶未若後世之甚耳是則謂伯欲絕段之嗣者固屬深文謂
所伐在衛不在滑亦未免曲爲出脫恐皆非經旨也

二月巳巳日有食之三年 隱三年二月巳巳日有食之不書朔穀梁曰食晦也漢志引公羊傳則以爲食在

二日今傳無此文而何劭公注亦謂二日食如巳巳日有食之是必漢世傳公羊學者舊有此說也然日

無食晦及食二日之理杜氏以長歷推之明此是二月之朔漢魏歷家自太初以後凡三統乾象諸書無不

以此二戶巳巳實係朔日者則魯史無朔字文闕耳近陳氏天文考謂至元辛巳上距魚隱三年辛酉凡二

千年辛酉前年閏十月庚子朔子月庚午朔五月巳亥朔至寅月當得巳巳朔徐發謂魯用夏正而失一閏

故以寅月當周正二月寅月入正交食限也案魯用夏歷杜撰不經而寅月入食限則據歷法得之較舊說

差一月者其故在置閏不于庚申年置閏則與釋例諸書俱合矣夫春秋日食三十六天官家多能推而得

之是有定數矣而每食必書以日者泉陽之宗示天下以遇災而懼之意也董仲舒劉向以此食爲後日戎

執天子之使滅戴衛魯宋威殺君之隱向子歆又以爲二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災則分野

之國失政者受之天道茫昧菜變雖難必以某事當之然亦未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此恐懼修省所爲當

于遇災時盡之也 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謂聲子也杜注不書姓氏避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謂之君氏正義謂之君氏者

言是君之母也日知錄以定十五年妣氏卒例之謂從左爲長君氏猶所謂君夫人氏也公羊穀梁則以爲

天子之大夫稱尹氏者譏世卿也孫氏復程子胡億皆從之齊氏履謙亦謂尹氏當依公穀蓋武氏仍叔榮

叔家父皆世卿也如晉稱趙孟之類故詩有仍叔春秋亦有仍叔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詩有尹氏春秋

凡兩書尹氏汪氏克寬更引朱子節南山詩注尹氏蓋吉甫後春秋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之言

爲證則公穀說似較左氏之取義不倫者爲可信矣然考之全經王朝公卿卒來赴魯者絕少唯文二年書

王子虎卒以同盟于泆泉故也定四年書劉卷卒以同盟于召陵故也此年無王人下會事故說公穀者以

爲魯隱奔平王之喪尹氏爲王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但春秋一十二公之紀魯並未聞有奔王喪

會王葬者况公出必書豈有奔喪大事而反畧之之理是奔喪主喪皆臆說耳近毛氏春秋傳又以尹氏爲

鄭大夫謂狐壤之戰鄭囚公子尹氏公賂尹而禱于尹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偕奔歸立鍾巫而祀之後

公以祭鍾巫出被弑是此一尹氏也公之存亡患難係焉其必德而廟之內卿之列可知既廟內卿則其死

也必以內卿之禮臨之亦可知此說雖合魯事而亦懸揣之辭更未可據爲信獻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內外之辭也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

門也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齊侯齊僖公鄭伯鄭莊公也盟于石門先儒謂爲諸

侯始合據左傳尋盧之盟云云則春秋前齊鄭已有盟矣特見于春秋自此盟始耳盟石門何以書程子曰

長亂也劉氏實曰志世變也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于神已非盛

世之事况鄭莊之親齊也欲挾齊以自強齊僖之親鄭也亦欲資鄭以糾合齊鄭之黨固而天下自此多故

矣程曰長亂劉曰志世變皆遠見于未萌之論也一說春秋之初宋鄭爲仇而宋與衛爲西黨鄭與齊爲東

黨魯則徘徊于二黨之間初嘗比于宋及六年艾之盟則從齊而附鄭矣書此者爲盟艾張本也以前後經

文觀之于情事亦合當存之以備一義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四年 桓王元年 及者內爲志之辭清杜注云衛邑據水經注京相璠以東阿東北四

十里有故清亭爲即遇于清之清今東阿屬山東泰安府當是齊地非衛地也清之遇左傳謂公與宋將尋

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遂及宋人遇于清爲衛謀也稱遇者杜注云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也公

羊則以不期而會曰遇孫氏劉氏葉氏皆主公羊謂遇如詩邇遐相遇適我願兮之遇宋與魯適相遇也趙

氏程氏則從杜注以爲公與宋公如果不期而遇則必有所往之處而適會于中途今傳不載所往而但曰

遇可知遇者相期簡禮以見也胡氏傳亦主杜說王氏權則謂宋魯交合將以謀鄭託于無約而遇蓋以

秘其迹也說與諸家又微異以下文伐鄭之事觀之似尤得當日情實也

輦帥師 輦公子輦也輦帥帥會伐鄭也不稱氏不稱公子貶之之意公毅以爲輦與弒左氏以爲疾

其固請兩說不同杜氏胡氏皆從左由程子朱虐用其民衛當誅之國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之論觀之

則從左爲長蓋當此之時輦未弒君何得預以與弒爲貶也然貴戚之卿植根膠固已難御于異姓之卿公

不能早爲之所而使之方命專兵鍾巫之禍不可謂非此爲之兆胡氏所云謹履霜者是也一說不氏不公

子史原有此例如前二年無駭帥師人極莊二年溺會齊師伐衛皆徒名也若必以去氏去公子爲貶彼慶

父與遂不皆弒逆之賊耶乃莊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僖三十三年書公子遂帥師伐邾不去公

子抑又向耶案此辨不得謂其無見但以大夫而會伐諸侯雖據事直書而杜漸防微實有深意在焉諸家

之論正論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殺梁作祝吁州祝聲之轉也據左傳則殺州吁者石碯也其稱衛人何公羊云

討賊之辭也蓋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誅之若但書碯則是一人之私討不見舉國之公憤故書衛人從衆

望也所以廣忠孝而使人知亂賊所爲雖竊發于一時而天地之大終無所逃其罪也于濮紀實也穀梁乃

以爲譏失賊不思州吁弑君後即與宋陳蔡魯四國連兵伐鄭者蓋欲假鄰國之力以定其位耳賴石碯計

深慮遠乃僅而得之而猶以失賊爲譏乎至杜氏謂不列于會故不稱君然則篡逆之人已列于會遂可以

爲無罪乎其諺較穀梁爲尤甚矣杜濮注以爲陳地水名江氏地理考實濮水本在衛傳謂陳人執州吁而

請澠于衛衛使宥宰醜澠殺之于濮蓋陳人執州吁送至衛之濮水子是衛人澠而殺之故經詳其地若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桓公弟莊公子也此條之義先儒以爲諸侯立不言立言立者明不宜立也蓋以

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必受命于先君而後可也如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

之子也國乃其國彼宜立如此則干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以擅有其國矣故于晉去公

子於國人特書曰立以見內不承于先君而上不承于天子也案此論陳義甚高而於事實實有未當何也

莊公死桓公立而州吁弑之州吁既殺乃迎晉于邢此時安所得先君而告之乎若不稟命于天子則列侯

之立不承天子命者多矣何獨罪一晉乎然則奚爲稱衛人也毛氏大可曰衛殺州吁實衛人不服使吁不

安于衛而後石碯之謀以成是碯之謀吁碯之立晉皆因衛人有同情此秉彜之良所當急予以風世者故

殺州吁書衛人立晉亦書衛人此乃所以爲文也

公觀魚于棠五年

觀左傳作矢然曰遂往陳魚而觀之則義訓陳又載臧哀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焉又似訓矢爲射杜氏預主陳魚之訓謂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孔疏

陳魚者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得魚而陳列之也葉氏夢得則主射義

謂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供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以公爲荒矣

家氏鈺翁亦謂矢魚于遠春秋書之讓之亦危之也案呂氏春秋知度篇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射魚指

天而欲其發之當也淮南時則訓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

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法朱子語類亦據左傳君不射

謂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蛟江中之類則訓射原自可通今本皆從公穀作觀魚于棠以觀之為言則陳與射皆可一以貫之耳棠杜注云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地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桓公母也本宋武公次女故稱仲子考宮者公羊云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

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穀梁訓考為成謂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

公子主其祭服氏虔杜氏預孫氏復諸豕皆主成字之訓以古宮廟成祭之名考如斯于為考室之詩是也

考仲子之宮何以書胡傳謂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于禮無

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之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廟

因其考宮而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喪妾之分定矣隱公揖讓之實辨矣桓公弑逆之罪昭矣此說得之

若殺樂所引乃庶子既為君者之禮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禮之所未聞也蕭山毛氏猶以為凡繼室

以子貴者得別立廟以祀之不如存不稱號歿不稱諡而單舉姓氏者皆妾也經固未嘗以之為繼室也况

一十二公之紀先君之廟多矣而惟考仲子之宮特書之蓋得禮則不書失禮乃書春秋之大例也

初獻六羽

初始也羽公羊云舞也毛氏大可謂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者所執之羽也蓋舞有二

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唯文舞用之其名曰翟衛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一是鸞羽導舞者所執其名

曰翩翩者導也王風左執翾陳風值其鸞翾是也公問羽數于眾仲蓋問舞列之數即所謂佾也六羽之訓

服虔杜預不同服謂天子八人諸侯六人大夫四人士二人社謂六羽三十六人朱子八佾章注每佾人數

如其佾數即杜氏說也或曰每佾八人即服氏說也曰未詳孰是蓋疑莫能定也吳斗南謂杜征南說宋太

常傳隆常非之云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必以八人成列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人

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案顏師古劉向傳注八人一佾章昭晉語注亦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左傳鄭以

女樂二八路晉侯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說者謂二人人字當是八字之

誤以四人尚不成樂况二人乎由是觀之羽數當從服為是六羽者六八四十八諸侯之樂也獻諸侯之樂

何以書明前此用八佾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擬君妾擬嫡是僭一也非以其能復正而善之

螟

蟲食苗心曰螟言其姦冥冥而難知也螟何以書公羊云記災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螟食苗心禾必不成而民將無所得食聖人謹而書之使人君畏天災重民命戒逸欲而啓憂勤耳但春秋所書有災有異之分齊氏履謙云害及于民謂之災物反其常謂之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以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內外有詳有畧如此也不書月者穀梁謂其則月不甚則時范甯注云甚則即盡不及歷月故月之也此說近泥

若計其久暫則時甚于月乃謂甚則月不甚則時何耶穀梁之說非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名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故城是也長葛之圍左傳云報入郟之役也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圍邑何久之也范氏甯注謂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也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伐圍兼舉以明其罪胡傳及諸儒多同此論西河毛氏非之謂此圍長葛圍而即還耳至明年冬書取長葛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故杜氏于取長葛注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葛無備而又取之斯實錄也案經書圍長葛在十有二月而明年春即書鄭人來輪乎使方兵連不解暇及此乎諸家望文爲說于事實未之深考毛氏駁之當已又入郟之役本邾主兵宋不邾之報而報鄭者

云欲除馮也宋殤以馮在鄭而兩伐鄭鄭之報宋序于邾下以鄭伯之罪輕也今宋又伐鄭而圍其邑晉寡無親佳兵虐鄰其罪甚矣觀此則書伐書圍惡其暴尤惡其無親故以人之者貶之也

鄭人來輪平六年

輪平渝平三傳互異左氏作渝平渝平者更成也杜注渝變也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公羊穀梁作輪平輪平者墮成也言敗其成不果成也案狐壤之戰公爲鄭獲觀前年公子翬伐鄭其有恨未平可知則更成之說于義爲近但謂變前惡爲和好則渝與平爲二義故後儒多從公穀作輪而又別自爲說有謂輪猶輪粟然有物以將之者葉氏夢得也有謂輪如呂刑輸而平之輸我無欲乎之心而鄭自來輪其平于我者釋氏迥也有謂輪謂輪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怨

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使之平者吳氏澂也然皆不外孫氏覺輸者納也之訓而左氏更變前惡之意亦在其中故胡傳亦用孫說惟陳氏傳長尚從左氏謂渝平者釋憾而爲平也春秋異文箋亦謂渝輪二字音近義同當從左爲允考困學紀聞詛楚文變輪與刺輪即渝字朱子引以證公穀輪平爲即左氏渝平老

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質直若輪河上公王弼本輪皆作渝是古輪渝字通洵如異文箋說也平不必悉書此其書何也陳氏曰關乎天下之故而書也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七年

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然聘卿大夫之事古者五十而後爵異姓以名

氏見同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公子劉氏敏所謂未可爵而爵之者也夫列國諸侯不朝

聘天子齊僖乃因艾之盟遣使于魯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已非古歲問殷聘之制矣而又以母弟

之愛使之交政于鄰國施及其子猶與適等卒成篡弒之禍故聖人于年之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使

後世讀經者知友恭之誼固不可薄而寵祿之過亦非所以利社稷而全親親也或疑以兄寵弟而削弟氏

以子篡逆而削父氏春秋無此連坐之法不稱公子史例如是非有所予失于其間也此論似是而非春秋

一書借已往之善敗為將來之勸懲者也若僅據事直書而褒貶不與焉奚待聖人然後能修之乎是無知

之弒固在數十年之遙而杜漸防微正不得謂孔子必無此意也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凡伯周卿士此非伐國也而以伐國之辭書之董氏仲舒謂伐天子之使與伐國同

罪也以歸者易辭非執也據左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

歸是戎伐凡伯報怨之舉也然諸侯不朝天子天子反使臣來聘於其還也為戎還而伐之魯為方伯不能

修連帥之職以紓其難罪已大矣况王使為我來者而乃晏然已乎春秋書之著戎之橫憫周之弱實以責

魯之不臣耳孫氏復胡氏安國以為罪衛不救者然以楚邱為衛邑也江氏地理攷實據一統志楚邱城在

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已氏之國明省入曹州及隱二年戎城亦在曹縣謂楚邱為戎邑凡伯經其

地戎遂伐之以歸因楚邱之名與滑縣衛文公所徙之楚邱同故穀梁杜預皆云衛地而不知此楚邱去衛固甚遠也案周在魯西王使往來衛與曹皆道所必經但一統志之曹縣楚邱隋時改名前此未之聞也考據之法當以先正後不當以後駭先一說楚邱魯邑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即此不知何時屬宋說于情事亦近然皆不若在衛者據尤的也惟穀梁以戎為衛謂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夫衛果伐天子之使乃改之曰戎是為衛掩惡也其何以示懲乎先儒又以伐為伐一人夫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凡伯周卿士豈有為天子使而踽踽然獨行之理乎此俱不待辨而可以知其不然者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防庚寅我入防八年宛鄭大夫不書氏杜注云未賜族也防鄭湯沐邑在瑯琊費縣東南今費縣治故防城是也防公羊作邠春秋異文箋方丙古字通防作邠亦假借也穀梁古義穆天子傳戊

戎天子入干邠郭璞注邠鄭邑左傳作防古方丙同字也宛來歸防趙木訥說二說不同趙謂魯初睦于宋宋伐齊齊恐魯助宋故爲鄭求魯魯不應反爲宋伐鄭伯使宛來歸防魯始奉社稷以從此以爲

魯邀鄭而得防也戴謂防近于魯許田鄰于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于魯故先使人歸防爲異日取許田之計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此以爲鄭詐魯而歸防也黃東發兩是之謂木訥主前言岷隱主後言

也李氏廉汪氏克寬季氏本諸家多主戴氏以鄭莊小人之雄則詐魯尤其情事要之諸侯之地制之天子者也鄭不得以與人魯亦不得以取于人故來歸擊鄭伯罪鄭也入防擊我罪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杜注云周地在今開封府清川縣南二十里左傳盟于瓦屋釋東門之役也穀梁諸侯之參盟于是乎始故謹而日之序宋公于齊侯之上者范氏甯曰王爵也陳氏傳良

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鄭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輪平于魯齊亦爲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左氏則以此盟爲齊平宋衛于鄭張氏溥謂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聞盟瓦

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侵伐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宋急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不從是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如此說則經序宋公于齊侯之上者殆以宋

實主盟而非徒以王爵尊之歟至左氏以釋怨爲禮趙子已駁之不必辨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書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杜注例以爲微者不嫌敵公故直稱公不知高侯處父大國貴卿猶以抗尊爲嫌今乃直書而不諱乎趙子曰莒小

國若不書公則嫌于非公此尙足備一說故胡氏從之然此盟也實魯君欲降心以消未平之憾而莒之君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禮者也陳氏際泰謂澳梁之役偏刺天下之大夫子浮來見

其端誠見大夫之張皆列國諸侯爲之也浮來公穀作包來古包浮音通故字異也杜注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問今莒州西二十里有浮來即其地也

無駭卒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無駭卒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無駭卒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無駭卒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無駭卒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無駭卒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無駭卒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之臣未賜族而爲大夫則稱名蓋古者證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族挾皆書名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先王之禮亡矣諸家說多與胡同近西河毛氏獨以未賜族之說爲非謂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而正義謂有大功德然後賜氏否卽不賜是春秋公族無幾人可賜氏者乃魯之東門始于襄仲衛之公父肇自定叔此誰所賜者而歷歷稱之今無駭不知何公子孫史偶不書本是帝例左氏必以賜氏爲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爲左證夫無駭卽未賜氏然豈無自有之氏如所稱臧孫辰卒季孫斯卒者而必待賜而後書則賜氏之曲斷在死後春秋書卒皆無駭矣案此辨未當臧孫辰季孫斯本有氏故以氏卒無駭未命故卒不以氏且所引東門公父諸氏皆在隱桓以後正胡傳所云天子之禮亡者以此駭左其不爲先儒所笑者幾何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其字也南季來聘穀梁以爲非正程子及胡傳皆主其說謂

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失道甚矣朱子亦云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蓋皆以自失威柄責天子也惟張氏洽以爲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廷以魯爲周公之冑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于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則知隱公之罪大矣趙氏鵬飛亦謂諸侯之抗天子之微極矣聖人著天王再遣使來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二說與諸儒殊似尤得經旨蓋時至春秋王室凌夷日甚一日至于此時數遣使來魯以魯爲同姓望國冀其或有以振之耳今不責魯之不臣而徒責王之失道黃氏震所謂無異于祖父衰病垂絕見者不責子孫之不養反責祖父之祈哀豈聖人而有若是不平恕者耶知春秋爲尊王之書則知書南季之來之微旨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此條之義左氏以爲書失時公羊以爲記異穀梁以爲志疏數三說微殊

而意實相貫蓋自癸酉至庚辰八日之間耳而再有大變陰陽錯行莫此爲甚何也雷電者陽精之發也雨雪者陰氣之凝也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雷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有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漢五行志載劉向說以爲桓將篡弑之兆謂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開隙而勝陽篡弑之禍將成也劉此論范甯何休皆用以入注誠以春秋書災蓋雖不言事應而天人之際感應之理要自

有不可誣者記異記失時皆聖人之微意也惟左傳作大雨霖以震謂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而經無霖字
村注遂疑經謂正義亦謂傳以解經若經本無霖則傳無由發是必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此則非是穀
梁明云震雷也電靈也何注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劉向父子均雷電取言不及霖義或左氏所據簡書
偶有差互故循用舊記爲文杜不以爲傳誤而反謂經誤昔人謂預爲左傳癖是非其癖之尤甚者乎孔氏
不爲是正又從而附會之亦不免于癖而已矣

夏城郎 郎魯邑城郎之役左氏以爲書不時高氏開趙氏鵬飛以爲備宋考郎之爲邑隱元年賈伯已城之
矣至此復城而桓十三年三國之伐來戰于此莊八年陳祭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兵于
此則郎實魯要區今將北會齊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不得不城以備之高氏趙氏說是也然城郭雖
立以爲國而非恃以守國故古者將興土功必龍見而後戒事穴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晷而即畢凡以
懼非時而妨農務也今魯不能修之于平日以應設險之義乃事至而旋爲之備以勞其民即不得已而爲
之君子猶不能無譏焉况伐宋之舉人之稱斯師也謂何何汲汲焉妄興大作而全無愛養斯民之意如此
也然則左氏以爲書不時者尤得春秋之旨矣 一說魯有兩郎賈伯所城之郎在魚臺縣東北此郎則近
效之邑也俟詳考

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杜注在瑯琊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卽華縣也會防之役左

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遣使來告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如其言則此舉不可謂非王事也
而春秋書之與凡會不殊何也宋之不王殆鄭莊爲此語以誑齊魯而魯餌歸祜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
而伐與國內揣有愧故亦利其名之可假甘受鄭欺而若不悟其詐耳若使果奉王命何難堂堂正正克期
誓師聲罪致討顧乃私爲此會惟恐宋之知乎左氏雜記所聞徇其名而不考其實從而書之曰不王夫宋
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者乎然則經書會防正罪其非爲王事而會也又况前乎此者唯兩君相會自
瓦屋及中邱則諸侯參盟矣前乎此音唯兩國相攻自伐宋以後則多連諸侯以伐諸侯矣由參盟而主盟
由連諸侯而摺諸侯以伐諸侯皆齊魯爲之肇端春秋于會防盟中邱大書不一書所感于世運之升降者
微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十年 菅宋地郕防皆宋邑杜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高

平昌邑縣西有防地案郟與防各有二城武之郟南郟也屬今兗州府昌邑之防西防也屬今金鄉縣以此推之管之爲地當亦在金鄉城武間歟公會齊鄭伐宋經不書齊鄭杜注云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孫氏復謂公與軍衆悉力共疾于宋又決日而取二邑春秋君臣取錄蓋疾之也此言得其實矣左氏以不貪其土以勞王爵謂鄭莊公于是乎正趙子曰諸侯專取他國之邑而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公又謂取邑不日此日者一月再取甚之也夫取邑不在書日若無日則疑于同日取之此但紀實爾凡取邑皆有罪何論一月再取假如再取在異月將遂爲無罪乎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此可以破諸家紛紛瑣碎之說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經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繼書曰鄭伯伐取之不言所取爲誰何據左傳

則是取三師公羊穀梁則以爲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又以爲四國已鬪鄭乘其敝而並取之三說不同程子及趙氏鵬飛李氏廉汪氏克寬皆主左氏蓋以是時鄭合齊魯之師伐宋于六月辛未取郟辛巳又取防宋人欲乘其空虛而襲之既而無得于鄭遂移師伐戴而召蔡人此與秦三師之襲鄭不克去而滅滑者相似滑爲晉之屬國戴亦鄭之附庸伐戴所以仇鄭也鄭伯聞警旋師入郊三國之兵猶在戴于是因蔡人之不和使戴攻其前而已扼其後一舉而三師皆爲所獲情事較屬可信第以左傳諦觀之明書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若果如程趙諸家云云傳應曰鄭伯救戴不應曰圍戴既曰圍戴則克之者亦即克戴耳克戴之後乘勝而取三師鶴蚌相持漁人之利胡傳之說雖亦想當然之辭而于經傳皆可不肯或疑戴爲鄭受兵反乘其落筭而下之石鄭莊雖不仁未必若此其甚也不思寤生之殘忽母弟且不愛而何愛于戴是固未可以常情測之也然則經書宋人以宋首禍自鄭伯以伯自將不同子三國屬辭之體宜然初無所謂後善于此也戴公穀作載古載載字通也

滕侯薛侯來朝十一年 滕姬姓國文王子叔繡之後薛任姓國黃帝裔奚仲之後二國地皆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滕侯薛侯來朝穀梁以爲得正胡傳則以爲讓旅見張氏劉氏諸家多同胡氏以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世之云者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不旅見也旅見非禮也又滕薛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以周之宗明翼姓爲後爲辭異姓爲後亦爲朝天子者言之魯不當引以自况引以自况亦非禮安在其得正也近惠氏士奇獨以旅見之說爲不然謂旅者衆也三爲衆兩爲離滕薛兩侯不得爲旅且同來而

一先朝一後朝故爭長長滕侯者滕先而薛後云爾凡相朝賓執玉主受玉兩賓一主焉可同行且有先後必非同日說春秋者因公羊以爲兼言穀梁以爲累數遂以旅見當之誤也案得正之說諸儒駁之旅見之說惠氏又駁之以經觀之二者均非正旨蓋滕薛來朝以去年秋諸侯伐戴冬又入邾二國皆懼故朝魯以求自託然大國不朝天子小國乃相率而大國之朝爲大國者又倨受其朝而不以爲泰聖人據事直書而魯之失見並小國之奔走不暇亦見非不旅見而遂爲得禮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外盟內爲主稱及此入許也其及者何杜注謂公之與謀乎入許也蓋鄭莊之欲得許地也久矣特以借齊魯兵力故入許而佯以讓二國焉及二國皆弗受鄭遂受之而不辭則其貪謀遂矣左氏乃因其服而舍之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劉氏儼趙氏匡諸家皆非之誠以許太岳之裔也果若有罪鄭已破其國即當請于王而爲之立君若其無罪鄭即不當妄破其國妄逐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爲威福政不由王而制于已私其邊鄙之固皆大罪也且既擅使大夫守之而又設爲姦詞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王氏所謂刺人而捫之以手者也以此爲有禮是長亂也

桓公紀 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以桓王九年即位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弑君自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者何程子曰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桓實與聞乎弑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乃所以深責之此兼朱公羊穀梁義也朱子則以爲是桓自正其即位之禮二說文異而意實相承蓋桓雖篡立歸罪焉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于遭喪繼位者亦既行即位禮而國史書之矣夫子于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彼自正其即位亦即如其意以即位書之何氏休所謂直而不顯諱而不盈者是也至桓在位十八年經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家氏鉉翁曰元年書王謂王誅即當加也二年書王憤魯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下聘焉王法于是乎掃地天下無王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十八年桓見殺于齊乃復書正月見王誅雖不加而天理未嘗民具死于齊是亦討也由此觀之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者著桓之無王與王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誅魯也亦責王也而或以不書王爲簡編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虛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衛地即隱八年宋公衛侯所遇處也垂之會或以爲魯之求鄭或以爲鄭之要魯或

又以爲二國所欲皆于情事爲近蓋桓以篡自立懼諸侯之討已因鄭伯嘗歸祔以易許田而未遂故爲是會冀結鄭以自固其位則謂魯求鄭者是也鄭知桓之篡立中不自安乘其機以求許田必從所請則謂鄭要魯者是也又桓爲仲子所生于宋爲親宋與鄭向以公子馮故互相搆怨鄭不結魯虞魯必助宋以相難魯固鄭所欲善也而桓公身抱大惡又爲宋親不交鄭鄭必仗大義以難魯鄭又魯所急欲善也則謂是會爲二國所欲者亦是也顧亂賊之所畏者天子與鄰國諸侯耳天子不能討而鄰國諸侯復與爲會尙何忌憚之有乎春秋于會垂之下書鄭伯以璧假許田復書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不待貶絕而桓之罪著鄭莊黨惡之罪亦著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祔故也穀梁則以非假而曰假爲諱易地以杜注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祔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之說觀之似穀梁尤得經旨夫魯山東之國與祔爲鄰鄭畿內之邦與許田爲近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聖人曷爲諱之胡氏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手利必至攘奪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王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祀之地矣故聖人以爲國惡而隱之也其加璧者孔穎達及蘇軾諸家皆以爲祔薄于許陳氏傳長獨申公羊爲恭之義以爲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必有辭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于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于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說于情事亦合可並存也

秋大水 秋大水何以書公羊云紀災也不書月家氏鉉翁謂機一秋而言也程子及胡傳皆以爲桓行逆德所致蓋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彛倫叙則休徵應之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是也五事廢而彛倫斁則咎徵應之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是也桓以逆德于位陰沴之致固其宜也或以是爲文姜之兆以水者陰也陰之盛至于大水爲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制陽矣是時桓雖未昏于齊然其謀必發于會鄭之先而其計必定于鄭成之日一念之動謫見于秋聖人謹而書之見天人感應之理之可畏也案莊二十四年八月哀姜入是月大水其明年又大水河氏休張氏洽皆以哀姜之事當之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水說者亦以爲武氏亂唐之兆桓之文姜其禍魯也同于武皇而烈于哀姜則大水之沴桓致之亦未

始非文姜兆之固不得以姜尙未入而疑或說爲無據也

滕子來朝二年 此條當與後杞子來朝條參看 滕降稱子趙氏匡以爲當喪未君程子以爲後屬于楚胡

氏安國以爲貶其朝桓朱子皆駭之獨取程迥自貶以省賈賦之說似于情事爲近然揆諸春秋之義例亦

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諸侯之自尊而肯聽其自貶耶似不若杜氏預楊氏士勛時王

所貶之言爲得其實而或猶以胡傳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之言爲疑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

周之替也齊晉之伯實王命之儀父黎來實王爵之即其威不能行于吳楚之遠且大若滕薛小國以爲時

王所黜夫豈不可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益卑矣三晉爲侯猶請命焉况平王之世東遷之初乎讀此則胡

氏諸不足疑矣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之會經書以成宋亂左氏曰爲賂故立華氏也其稱以者何穀梁云

內爲志焉爾謂公爲志成乎是亂也胡傳華嘗弑君凡民罔不懲者也桓與諸侯會而立之甚矣故特書其

所爲而曰以成宋亂成鄒氏寶卓氏爾康諸家皆訓爲成就之成淮西河毛氏主杜征南成者平也之訓謂

宋督弑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平之未爲不是無如其始以平往而既以利還故直書其事以俟義之目

見半農惠氏則據周官訝士職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之文謂成者聽也小宰八成謂之八聽又大司寇

職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獎之鄭司農注邦成若今時快事比弊之斷其獄訟也是會諸侯于稷本欲以聽

華氏之獄而乃取賂而還是以亂濟烏在其爲成也說與舊解爲異以事考之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自

公與三國爲此會受其賂而賁之而馮始安于其位是成宋亂者三國也而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胡

傳及諸家說似乎確不可易但聖人之于先君不應如此直斥毛主杜注于義較安而惠據周官成字尤有

明證合下文取鄆大鼎云云觀之以義舉而以利終不待貶絕而黨亂自見諸家之論殆爲穀梁所誤耳

夏四月取鄆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鼎取諸宋而曰鄆大鼎

者劉氏敵謂鄆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商封諸侯頒宗彝以爲子孫藏鄆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

非其有也故謂之鄆大鼎一說鄆即鄆地所鑄鼎也似于事較近太廟魯周公廟穀梁曰周公稱太廟魯公

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爲周公廟也夫廟之有器所以薦德以成亂之所獲而賞之于周公之廟周公

其享之乎弗享而強致之徒以瀆其祖而已矣故經于三月書公會齊侯衛侯鄭伯于稷猶兼罪四國此取

郢都大鼎于宋納于太廟書取書納則專罪魯矣郢杜注云濟陰城武縣有北郢城春秋地理考實郢有三杜所稱北郢爲郢國其南二里曰南郢城則宋邑隱十年取郢是也有二者俱在兗州城武縣富辰言郢爲文之昭則在晉成十三年傳焚我并郢是也然南郢爲宋邑去北郢僅二里恐仍是一地杜以北郢爲郢國或因富辰之言而云然不然豈有兩國而均以郢名者則三郢之說未的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蔡鄭會鄧左傳云始懼楚也蓋楚自熊繹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諸子爲王又八世至熊儀爲若敖又二世至熊駒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桓二年正熊通之二十一年也時楚氣益熾蔡鄧皆在楚北境故會于鄧以謀之鄧釋例以爲蔡地孔氏穎達從之公羊傳以爲國名謂離不言會此其言會蓋鄧與于會也以僞元盟宿之例例之公羊爲得故胡氏安國洪氏若水季氏本皆主公羊第諸家謂鄧尤近楚楚憑陵江漢鄧先患之故爲地主而會蔡鄭于其國則是主會者鄧也不惟于書法有所未安且以謀楚之故而會于近楚之鄧不適以啓楚之疑忌耶考鄧楚晉姻國也而鄭娶鄧曼鄭又方挾天子以討不庭力似足與楚抗故蔡侯欲借鄧以親鄧借鄧以親楚而鄭亦樂二國之從已可以消楚窺伺之萌故釋蔡三代之嫌與之會鄧蓋將求通楚于鄧也經首蔡侯雖以爵序要必爲此謀者蔡也非鄧也然不思鄧之昏楚爲勢所迫楚固未嘗一日忘鄧也楚未忘鄧鄧且不自保又安能因所親以親人乎是則經書會鄧殆以著楚之強橫而憫諸侯之無謀而已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三年

蒲衛地杜注云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治之故蒲城是也胥

命者相命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中書胥命者惟此自公穀以下或以爲喪或以爲貶其喪者則舉之三王之所謂不盟而會結言而退爲近乎古其貶者則擠之匹夫之下謂不盟而會草次以見爲近乎鄙又有求于喪貶之外謂齊方伯衛連帥兩不相下而胥命者或以爲交相推而胥命者紛紛聚訟治經家罔知所從以理度之人惟各愛其情私相疑貳故傾危之俗有所自來今能相命而信論豈不爲近古乎則以爲春秋善之而書以撥亂者是也然王命不行而諸侯相命以成其私至相命而至于相王相王而至于相帝亦僭竊之勢所必至者是又不但草次以見爲可鄙已也然則胥命于蒲經所爲變文特書者幸之亦憂之也不相下交相推皆不必屑屑深求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公羊訓蓋何休云光滅盡也孔疏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

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食也食有高下者行有高下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下則其食虧于下也案先儒曰食之論惟此爲詳而尙有未盡新法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故有平朔有實朔而其食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交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之行度也蓋地有南北東西之差不皆在地中而在地面假今日行適當地中而食人或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遠近而食分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古朔惟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惟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凡食有在晦或在二日者皆不得定朔之誤也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錢故知既非盡也夫日食分秒皆可推步而得本是數之當然而以爲災變者鄉黨云迅雷風烈必變雷風之恒而迅烈猶以爲變况日爲衆陽之宗其有薄食可不爲之恐懼而修省乎抑春秋日食必書匪直記災已也歷家置閏易定朔難春秋時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故往往失閏失閏是易者且失况難者而有不失乎夫子修春秋特書曰食以正之意欲使千百世而下疇人專家得緣食之所在以考定朔之所在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子翬如齊逆女而齊女之入經但書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云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後世說經家多從胡傳以不親迎並不書卿以至爲不能防閑文姜啓微符之兆西河毛氏非之謂春秋有二例一書卿以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一但書女至隱元年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魯十二公惟桓莊爲親迎桓迎于境雖爲齊侯然受之其父已親御輪矣不隨卿至已親導婦入寢門矣微符之兆或別有在非親迎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之也况不書卿至以公受之正親迎也案書至之義杜氏以爲告廟之辭女歸他國則告廟時日或不盡得知故從其畧此內外之辨毛氏以伯姬爲比義亦未安惟謂公親受之正已親迎則優于舊說蓋文哀二姜亂魯實甚故春秋于其始末紀之特詳靈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譚公會齊侯于譚此文姜之始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人孫于齊此文姜之終也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覲用幣此哀姜之始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此哀姜之終也讀者比事而觀聖人垂戒之意可得諸言外矣如以不親迎爲桓之

失禮彼書公如齊逆女者其又何讓焉

公狩于郎四年

郎之狩左氏以爲禮公羊以爲譏杜注申左謂之書時胡傳則從公羊以爲讓遠以事考之

二者義可互足據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之文則周之正月于夏爲十一月正仲冬之時是禮

得狩也據隱元年傳魯伯帥師城郎注云高平方與縣東北有郁郎亭晉方與今魚臺縣地去魯都約二百

里其遠可知惠牛農毛大可乃謂郎在魯郊不得爲遠此蓋因桓十一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公羊云郎者何

吾近邑也及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括地志乘邱在瑕邱西北爲兗州滋陽縣與曲阜

相近而云然說亦不爲無據顧是年狩郎與來戰之郎無論果否兩地即魯果有二郎四年之狩果在曲阜

左右則既得禮又得時當從常事不書之例既特書之是必其非常者也毛又謂四時田獵並無常所以孔

疏胡傳非其地故書地之訓爲非不知古者地狹民多唯山澤之間不殖之地乃可以供田獵孔疏所引鄭

之原圃秦之且岡本其的證若無常所而隨地以獵其異于唐莊宗之所爲者幾何先王之時恐未必若此

其無制也惟胡謂書春狩爲貶桓之弑逆則屬深文蓋弑逆之罪不以禮狩而減罪在弑逆亦不以非禮狩

而又加重則誠有如毛氏所說者爾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舊說以爲冢宰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

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乃從下十而書名者何貶也曷爲貶胡氏安國曰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

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常此二者舍曰不誅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

以御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

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

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元明以來諸家多同此論以左氏父在故

名穀梁以伯爲老稱義皆迂曲不足從故也近西河毛氏獨以宰爲宰夫本下大夫與上士皆例應稱名謂

渠者其氏伯糾者名也與胡傳爲異然以爲不宜聘而使來聘見王綱之不振亦不異也

桓四年不書秋冬 桓四年與七年俱不書秋冬舊說以爲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寫遺脫

此明白了義惟何氏休以去二時爲貶天王之下聘胡傳因之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佚罰

考定十四年亦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又何人之刑何氏之討乎况春秋編年專爲紀事若以貶桓之故削其

兩年兩時之事後之人將何以考實乎孔疏云日月有詳畧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以後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歲年數畧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畧斷無貶遠褒近之理又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衛侯卒春秋一書無一日而再書者其再書說者以爲美文夫文有盈美卽當有闕佚美文不得爲褒猶闕文不得爲貶也今因闕時闕日而謂爲貶桓將十二年之有美文可以爲褒桓乎故朱子及劉敞諸家皆主左氏闕文之義誠以桓之弑逆天子不討不待削去秋冬而後見也乃汪氏克寬猶歷舉全經闕文相輔以申胡氏之意亦好異之過而已矣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之卒左氏以爲再赴公羊穀梁皆云以甲戌日出己丑日得故舉二

日以包之案史記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乃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方桓

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再赴之說似乎不謬然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躒爲厲公則厲公非

佗蔡人殺佗則佗母非蔡女且五父卽佗之字亦非二人使已見殺子是年經不應遲至明年而始書之是

史記說爲不足據矣又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後儒以長歷推之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

正月六日經並以正月言之亦不知所據至公穀謂陳侯病狂甲戌日出亡己丑日始得之不知其死在何

日故舉二日以包夫以諸侯之尊陳國之險死至十六日而後得其屍之所在已不近情况病狂出走則無

道隨一如鬼傷之獨行而踪跡無所誰其信之故陸氏消孫民復諸家或第以爲闕文或第以爲脫簡匪黃

氏炎謂孔子作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史有二日竝存之事不應仍而不刪遺無故之疑此必筆削後傳錄

者誤耳此論近是而亦未當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隱桓之間傳聞異辭舊史有誤聖人亦何從知

其孰是孰非而削之也哉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疾乎齊侯鄭伯劉氏敵曰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

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爲詐以圖人之國使若

誠朝然疾之也公羊以爲離不言會故言如夫春秋之紀會盟因事爲褒貶非羣聚遂善而離會遂不善也

離會奚爲不可書而必改言如以亂事實乎穀梁又以爲過我而書然過我與否他無左驗殆亦臆說惟胡

傳紀人主魯來告其事史因備書于策斯爲近之夫子修經所以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靜已而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乎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與紀侯所以去國之

由也西河毛氏則據爾雅如往也之訓謂齊欲謀紀故邀鄭伯偕往以覘其動靜此以為據事直書似較以如為朝辭者為捷當存以備一義

秋蔡人宋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稱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繡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而經不書王以者孫氏復曰不使天子首兵也不書會及啖氏助曰臣從君之辭也不書王師敗績于鄭胡氏璣曰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但言伐而不言敗也

蔡宋陳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王不天胡氏安國曰非天討也其非天討也奈何謂是時魯桓弑君而自立宋魯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者而主反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

自將以攻之故以是為非天討也汪氏克寬亦以文定此言為端本澄源之論惟西河毛氏非之謂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魯宋為之君者不亦難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

相殺彼此同責已為難堪况復舍其臣而專治其君可乎此厥甚正但文定云云非以鄭莊為可從未滅也謂王親帥三國之師伐之而敢拒而戰戰而矢集王躬寤生之罪不容誅有不得貶絕而自見者故特發明

王不稱天之義以示王者不可以憤怒而輕于親征耳毛又謂陳蔡與衛之君不親往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強從王以致覆敗而魯則袖手旁觀皆不能無罪亦屬旁義讀者不必泥其說也

大雩 雩旱祭也秋大雩左傳以為書不時胡傳以為讓僭禮據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云正雩在四月為五月不雨修雩故記之子五月則建巳月乃其常祀且經書雩者二十

有一皆非龍見之時是左氏說是也然大雩者雩上帝也禮惟天子得雩上帝諸侯則雩山川百神魯諸侯也而大雩胡氏謂因事以書以見其義其說亦是也後儒或從左或從胡義皆可邇而李氏廉以為記災尤

足補諸家之所未備至雩字之解穀梁訓吁杜注則曰萬物待雨又曰遠為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遠字非其所立義而孔疏竟以遠釋之恐屬誤會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爾雅謂雩為號祭則穀梁吁義

近之古人釋文或从類或諧聲雩義從雨而聲近吁若遠則兩無取焉讀此可以見孔氏之誤矣

冬州公如曹 州公左傳謂瀆于公杜注城陽瀆于縣州國所都今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瀆于故城即其地也據世本州姜姓國而左氏以為瀆于或州為瀆于所并故瀆于得蒙州稱張氏洽疑州公稱公與

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趙氏鵬飛遂謂河內州縣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若

宿于公則杞公耳宿于穀今密州杞後遷于宿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左氏不知乃以宿于爲州公此二說皆與舊解爲異以天子三公稱公例之謂爲王臣似亦不爲無據但趙氏既以宿于爲杞公又言外諸侯非二王後不得稱公則杞正夏後其說未免自相矛盾况河內蘇忿生之邑隰十一年桓王業以與鄭此時尙安得公而稱之是不若仍主左氏之爲得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六年寔來書也蓋州公寔來魯而中道如曹故先書州公如曹繼書寔來胡氏謂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是也趙氏匡謂讓其外交怨非此處經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六年

大閱簡車馬也據左傳北戎伐齊諸侯之大夫戎之齊人饋之饑使魯爲其班後鄭

鄭太子忽怒故後有耶之師是公覺其將有事也而簡車馬備鄭也乃穀梁以爲非正孫氏復胡氏安國以爲非時且非禮何也周禮大司馬之職中秋教振旅中夏教養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因以行田獵而大閱之禮比三時爲盛以中冬之月農事已畢又禽獸皆長可取而無擇故也周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六月之時苗稼居野桓乃于此行大閱之禮簡車徒選士馬以妨農事失政甚矣况王所建始曰太太廟太學之類是也王所學始曰大大蒐大閱之類是也曾魯而可以行之乎據事直書先儒所謂因事見義者是不稱公以非游戲也或曰此但簡車馬而不田獵故不地不地者明其在城內也干義在適惟穀梁所謂非正蓋以大閱爲觀婦人則經無異文不知其奚據也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其爲討賊之辭者何陳桓公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是佗者篡弑之賊也

篡弑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故佗雖立踰年而蔡能誅之猶不失爲討賊也但此事始末惟雜見于莊二十二年傳中公羊穀梁則以佗之見殺爲淫穢乎蔡世遂引史記世家文以爲佐證西河毛氏辨之曰史世家于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與蔡人亂厲公如蔡淫蔡人乃以好女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利公夫春秋陳桓公後即厲公厲公者躍也厲公之後爲莊公莊公者躍弟林也並無所謂利公周諡法亦但有厲而無利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史又增蔡人爲佗殺五父子殺太子之前不知五父即佗之字也傳曰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即此殺佗經文也乃由淫蔡一語以致一事分爲兩事一殺分爲兩殺一佗分爲兩佗一厲公分爲兩厲公一蔡女更分爲三蔡女此史文之誤實田公穀而反引以爲公穀證其可乎此辨甚明足徵史記說不足據夫佗之殺與州吁正同經于州

吁稱衛人殺而子佗不曰陳人殺者衛能討賊陳不能討賊故不以討賊之義予陳人也胡傳謂善蔡亦以善陳非也

九月丁如子同生

子同生公羊以爲喜有正胡傳以爲與子之法蓋隱桓之禍生于無正而傳子以適天下

達理與之者所以防奪正之事也故趙氏亦云禮備于適是重宗廟殺梁乃曰癡之故志之聖人豈至是乎

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且詩明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賢者信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孔子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就令當詩有疑之者是國惡莫大于此也聖人曷爲明明揭之乎此劉氏斂之所爲駁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姜氏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志疑之說誠曲說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公羊穀梁謂咸邱邾婁之邑焚之者權之也不言邾咸邱者疾其以火攻也杜氏

預孔氏穎達胡氏安國以下諸儒皆以咸邱爲魯地以焚之爲譏火田蓋凡不仁之甚者春秋必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邱焚之與邾人執鄆子用之宋人蔡人衛人伐鹹鄆伯伐取之之例

相符矣今但曰焚咸邱而無兵戈之意則火田之說是矣或曰禮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已豈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也此何以譏孔氏穎達曰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

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縹鄭云備細密之羅此時蠶者已畢可以羅取禽獸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也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尙不盡取一

羣豈容竝焚一澤乎書焚咸邱譏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綏穀伯名吾離鄧侯名禮諸侯不生名惟失地名滅同姓名公羊穀梁故以

穀鄧書名爲失國葉氏夢得趙氏肥飛皆從之而趙謂穀鄧皆在南陽距魯千四百里其朝于魯蓋爲楚所

逼失地而奔越蔡許陳曹宿邾皆不見容魯以遠五楚而後容之以朝禮見故書朝說于情事尤近胡傳乃

主孫氏復以爲貶其朝桓謂桓天下之大惡也穀鄧越國來朝卽大惡之黨名之所以絕其黨也此則未免

深文蓋聖人之治亂賊雖嚴而權衡自有輕重如會垂之鄭許昏之齊以云黨亂誠亂黨也而猶未名以示

貶况穀鄧小國以畏楚之故來朝亦猶紀侯之來州公之來例耳不近罪州紀而遠罪穀鄧春秋之法不如

是其不平也惟穀鄧失國傳無明文而莊十六年鄧始見滅于楚豈二君來朝之後遂不反國而國別立君

經故以失國之例書之乎至鄧侯爵穀伯爵先穀而後鄧者穀先至鄧後至杜氏預謂各自行朝禮者是也非有進退于其間也

夏五月丁丑烝八年

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公羊云譏也穀梁云志不敬也周第紀四時祭名春日祠夏

曰酌秋曰嘗冬曰烝何氏休謂烝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者衆多芬芳悉具故曰烝是烝冬事也今正月丁卯烝則建子之月已烝矣夏五月丁丑又烝是以建辰之月而再烝非其時亦非其禮而桓公行之將以事神適以慢神將以安神適以瀆神公羊以爲譏而穀梁以爲志不敬皆深得春秋之旨若謂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聖人因其失禮特書以重其惡則失之鑿矣或曰五月而烝其非禮非時固也若周之正月于夏爲仲冬當從常事不書之例乃已卯之烝亦大書特書何也曰桓氏匡劉氏儻言之矣春秋欲見五月再烝之失不得不先書正月之烝猶將書壬午猶繹不得不先書有事于太廟所謂文起于此而義見于彼者此類是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三公而食采于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來來魯也魯禮賓主

敵體惟天子至尊無敵其娶侯國之女必以同姓諸侯主之祭公之來蓋王使魯主昏故來謀逆后之期也遂者繼事之辭孔疏謂因上事生下事是也諸家乃以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王后于紀故書遂以譏之案燕氏轍云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然則祭公由魯逆后正以二事出者載岷隱謂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得其實矣似不得以公子結媵遂與齊宋盟者爲比又劉氏儻以三公逆女爲非正胡傳暢發其義謂當使卿而公監之夫使公使卿禮無明文考之春秋如襄十五年傳官師逆單靖公逆王后于齊亦是使公此不書卿者或舉其重而畧其輕亦未可知况王后者所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即使三公逆之于禮何過而顧用爲詆訾恐亦非聖人意也惟毛氏春秋傳以此后爲再娶謂桓之八年當桓王之十六年豈有天子立十六年而始取后者此足正白虎通及王度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也姜紀姓京師天子之所居也京公羊訓大師訓衆謂天子之居必以衆大

之辭言之歸穀梁云爲之中者歸之也范注中謂闕與昏事也往逆則稱王后既歸則稱季姜者胡氏安國曰自逆者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

也自歸者而言則當逐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此與劉氏傲自往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矣自來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之說相表裏蓋春秋為正名定分之書故于稱謂之間毫釐不可假借如此然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與此正同乃此書歸而彼不書者范氏畧例凡書逆后皆由過魯也魯主昏而過我則言歸魯不主昏而過我則但言逆據此則穀

梁為中之云正以魯為昏主故也不書以卓氏爾康曰季姜非祭公所得以也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聘穀梁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義矣而穀梁以為非正何哉蓋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者使世子攝乎胡氏安國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

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乎胡氏安國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世子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家氏鉉翁亦以終生疾革而射姑朝于鄰國見其不以親

疾為憂由二家之說觀之則春秋據事直書蓋交譏之也或曰世子迫于父母奈何不知事非安危存亡所係父命可婉辭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杜注謂衛侯與公為期會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也趙氏匡蘇氏轍胡氏安國諸家因皆以為惡失信是過在衛也季氏本獨謂衛與齊黨而齊

以紀故與魯為讐桃邱之會必魯聞衛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問齊者而衛適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曰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此與諸家說異而揆之情理尤近而可從桃邱杜注云衛地濟北

東阿縣東南有桃城東阿今屬山東泰安府春秋地理考實謂漢東阿縣本齊之阿邑故城在今兗州府陽穀東北後漢分東阿置穀城縣今為東阿縣治與晉時東阿異地桃城在東阿陽穀之間舊東阿為齊之阿

而陽穀亦為齊邑則桃邱宜屬之齊去衛頗遠杜以為衛地非也案古今地名遷改不常本難據後定前但杜謂桃邱即東阿之桃城則是齊非衛當如考異說也

鄭忽出奔衛十一年鄭忽即位已數月矣為權臣所逐而出奔似非其過春秋乃不稱君不稱鄭伯而與突同書名公羊以為從質穀梁以為罪失國陸氏宿則以為責其不能嗣先君蘇氏轍胡氏安國則以為惡其

鄭忽出奔衛十一年鄭忽即位已數月矣為權臣所逐而出奔似非其過春秋乃不稱君不稱鄭伯而與突同書名公羊以為從質穀梁以為罪失國陸氏宿則以為責其不能嗣先君蘇氏轍胡氏安國則以為惡其

辭齊晉而失強援毛氏春秋傳皆非之謂忽鄆蔓子也原非正嫡其所以得名世子徒以長爾實未嘗命于天子如周禮所稱受誓者觀隱三年傳稱鄭公子忽爲質于周七年傳稱鄭公子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皆稱公子而不稱世子可驗也禮諸侯五月而葬未葬不稱君今鄭伯以夏五月卒秋七月即書葬計其時才三月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而已葬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兩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之例故忽與突同書名並非斥削亦非美惡同辭之謂也案世子受誓見周官典命職但春秋時列國冢嗣未必一一皆請誓于王况忽質王所有年其爲世子安見其必無王命兼鄭莊之娶鄆曼雍姑執先執後時不可知以經文證之突不稱鄭是突不當有鄭也稱鄭忽是當有鄭者忽也十五年復歸書世子亦明明以忽世嫡當嗣也則不得因傳稱公子而據爲忽非正嫡之證惟未葬不得稱君而已葬又不得稱子二語與葉氏夢得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何以不稱子未周乎喪也之言合當爲定論至忽爲祭仲所逐經不曰鄭祭足出其君出君之名不可以訓故以自奔爲文見君故非權臣之所得而擅其廢置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大夫與諸侯盟之始也柔不氏公羊以爲未命杜注以爲未賜族以揆與無

駭洌之二說皆是惟蔡叔穀梁杜預皆云蔡大夫名而不氏亦未命也孫氏陸氏則謂叔者蔡侯之弟考春秋一經凡諸侯兄弟率以國連字如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皆諸侯之弟字而不名則此以叔係蔡亦字非名也當以孫陸之訓爲長至折之會季氏本謂爲宋志蓋宋莊弒立本倚鄭莊而得國以來爲鄭所抑諸侯盟會皆不得與其積忿久矣故鄭莊甫卒即挾突以亂鄭意突立必期已也無如鄭之羣臣猶能拒宋突爲衆議所迫即絕宋交宋不得志于鄭於是合三國以爲盟將爲圖鄭之計又是時鄭與齊黨宋不得魯彼欲伐鄭齊兵必援其後故五與魯會者凡以堅魯之志也據此則主盟者宋也而春秋若重有惡于魯何也以大夫盟諸侯自折之會始以內大夫盟外諸侯自柔之會折始據專書之可見大夫之張列侯爲之而實自魯桓啓之也折杜注闕今不知其地所在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二年 武父鄭地杜注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今在大名府之東明縣西南與河南蘭儀縣界武父之盟左傳云宋公辭平故公與鄭伯盟于武父左所謂平謂魯欲平鄭宋也蓋突爲宋立而反背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責賂于鄭也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賂也宋既不能降心相從魯宋之交隙矣魯宋交際突故得乘其隙而爲此盟陽以求援而陰實藉以自定其位突之計亦狡矣哉然而經

稱鄭伯亦若以成乎爲君之辭書之何也與乎盟會故也春秋凡列國諸侯與盟會則書楚商臣蔡般之類是也初不以其能君而滅其篡弑之罪也不與會盟則不書子儀子豐之類是也亦非以其不能君而削其有國之名也蘇氏轍呂氏大圭乃以爲諸侯雖得國苟內外君之則亦書爵不思突之出入皆名其歸也亦不言復是聖人明以突爲亂賊與州吁無知等也然則稱鄭伯者正以其躬行篡奪而居然列于會盟非不沒其實之謂也至魯與宋兩盟四會口血未乾而復從鄭而謀伐之孰有反覆如是而可長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無援君子以是知桓公之不終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之戰左傳以宋爲無信蓋以宋馮賁賂無厭魯鄭可聲罪而致討也西河毛氏則以魯將伐齊衛而先借鄭伐宋以剪其羽翼以後文戰四國觀之說于情事亦近然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魯允鄭突皆篡弑之賊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有修方伯連帥之職者起則方自東身司敗之不暇奚暇稱兵以擅伐人國乎胡氏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鄭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蓋誠見夫有諸己者之不可以非諸人也故內沒公而稱及外鄭不爵而稱師公羊乃以戰于宋爲魯鄭之不和自戰于宋此殆因經未言與宋戰遂望文爲說不知魯與鄭果不和而戰明年春又何以復會鄭而敗四國之師乎毛氏以鬻婦摸紗不顧前後祇之雖謔也而不得謂其度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 是戰之說三傳互異

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穀梁氏匡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而先于鄭外兵以齊爲主而先于宋獨取穀梁胡氏安國孫氏覺吳氏澂諸家皆因之久成定論矣近毛氏春秋傳則又以此爲魯所以報鄭之役謂三國餘燕爲宋所牽也而我與鄭又餘紀者紀魯本昏姻之國齊欲併紀紀故怨齊而來助之戰不書地連前文言之在宋地耳若穀梁謂爲在紀不惟無據且即以經文推之十二月方戰宋至二月而又戰紀一月之間何能由宋衛及齊越齊南以共戰此千里之紀乎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案此說近是第餘燕餘紀未免屈經以就已見義亦未安若考異郵以此戰爲在魯之龍門鄭康成謂魯龍門有已城紀爲已字之訛范氏甯遂據以駁穀梁不思已之爲侯不見春秋苟但爲魯地經應書戰于已或書來戰于已與鄭之戰同不應中缺紀侯二字以此觀之穀梁之說恐未易破除也願魯所以爲紀謀者既無以爲固紀之道而徒挾鄭以勝齊不知齊以大國之威而蓄必報之怨則所以促紀之亡者正此役爲之耳

故書會書聖人罪魯之意可想見矣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十四年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也穀梁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責者也此說未是蓋突之立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欲也外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故鄭非無大夫而必使其弟知諸大夫之不心乎已也夫鄭昭之禍以羣弟之多寵耳今厲公奪嫡復使其弟交政于諸侯何無覆轍之鑑如斯乎胡氏所爲罪其有寵愛之私而非友于之義也盟不言地於我國之都也不曰穀梁以爲前定其說亦未是欽定傳說彙纂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盟不書日者多矣前定不日豈不書日者皆非前定乎來盟有書使者有不書使者鄭語衛長夫奉使而來意主于盟以爲前定可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臨事制宜安得以爲前定乎觀此則知以不日爲前定非經旨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左傳云嘗不害也服虔謂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

以災害爲恐杜注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不害又曰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公羊傳御廩者何案盛委積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何注謂新有御廩之災當廢一時之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穀梁傳則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范注鄭嗣曰因火災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三說不同經義雜記云據左傳當從服解蓋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志不敬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者不可也魯人不能于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于既焚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三傳並通案周之八月夏六月也嘗非其時又值御廩之災乃于四日之間不改卜而遂嘗比事書之譏不時且不敬也杜注誤會左傳之意謂爲書以示法不幾于勸災乎何謂當廢一時之祭亦非公羊本旨至范引鄭說謂不常用火焚之餘以祭不知是時宋之出廩已久豈火焚之餘也三傳說原均有語病重以後儒衍說而其義愈支戚氏以服注彌縫之亦可謂善通說經之窮者矣

宋

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澆伐東郊取牛首

以大宮之椽歸爲康門之椽杜注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大宮鄭祖廟廩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孫氏復曰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宋人怨突之背曰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之以者謂四國本不出師

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皆此義也案入而曰伐是以鄭為有可伐之道也其人宋及四國者何貶也曷為貶蔡氏夢得曰德不足以服人而以人義不可服于人而為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矣故貶之也一說四國稱人微者也蓋是時齊侯祿父卒未葬則齊非君齊非君知三國亦必非君也然穀梁不云乎民者國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由是觀之四國以其民狗人報怨之舉是賊其民者也賊民尤春秋所深惡也故書宋公以兵首而罪四國以黨惡至或謂以者四國雖以師往自不交鋒不知自不交鋒則非能左右之曰以今焚而入而以大宮之椽歸豈不交鋒而能取人宗廟之椽乎則或之說始臆說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十五年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杜注櫟鄭別都在河南陽翟縣是突未嘗入國也公羊誤以入櫟為入鄭謂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胡傳亦謂厲公入國削而不書此皆不考實之過也毛氏春秋傳突忽爭國其始末不全見于經然其事有可接者桓十二年鄭莊卒祭仲立突而逐忽此一節也十五年祭仲殺雍糾遂突而入忽此又一節也是年突自蔡入居櫟此又一節也至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并輓裂高渠彌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鄭殺子儀而有其國經不詳忽之見弑者以忽與魯魯彼不來告故此亦不書也公羊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因疑此時必祭仲已亡忽必又出奔不知忽之見弑祭仲與高渠彌共為之而子儀之立又祭仲迎之莊十三年祭仲乃死此時固未嘗亡也胡氏承其誤曰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夫已復國矣于後文伐鄭又襲左氏說謂將納厲公不克而還不自相矛盾乎此辨至為詳盡若張氏洽謂春秋正書入櫟而忽豐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云云殆亦見入國之說之不可通而為是兩解之詞爾突何以各疾之何為爵之程子曰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斯人將取之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十六年莊王元年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伐鄭左傳以為謀納突也不克而還故是年四月之伐說者亦以納突當之以事相承也然伐鄭納突經何以不曰納鄭伯子鄭劉氏敵曰不與納也何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納突非正也劉所謂非正以突不宜有鄭者也非正而諸侯何為必欲納之此蓋魯與宋皆與忽仇欲假之以洩其忿非真以突為當納而伐鄭也若衛若陳若

蔡則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夫自去年冬及今夏才數月耳而三書會再書伐不聞以他事魯宋輔翼于正之罪不待貶絕而見其疲民以逞之罪亦不待貶絕而具見矣又曹之會蔡先于衛今序蔡在陳下杜氏云蔡後至也夫諸侯爵秩尊卑自有等威非可僭越者也乃以所至之先後爲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其何以定民志乎故自是而後宋虢之會則晉楚爭先矣黃池之會則吳且爭長矣春秋于蔡序陳下據事書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衛侯朔出奔齊 衛朔之奔左傳以爲二公子所逐公羊穀梁以爲得罪于天子說經家多據左氏蓋朔謂殺其兄因以有國故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衆怒逐之而立黔牟春秋不書所逐之人以朔之罪固當逐也張氏洽則兼取公穀謂朔立已五年二公子豈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也案朔陵蔑天子他無所見然以莊六年諸侯伐衛而王人子突救衛觀之則公穀之說其必有所傳矣夫朔上得罪于天子內不見容于國人是其出奔雖若與愈之奔衛突之奔蔡同而罪之重輕正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不去衛侯非予之也以朔立有年而後仍復有其國不容不以有國之例書之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十七年 蔡季者蔡侯弟也何氏休謂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墓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然則蔡季之去以道去也其歸以禮歸者也故劉氏敞謂其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驕邇而不迫也或謂季卽獻舞非有二人家氏鉉翁駁之曰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諱國之賢賢否具見書法謂爲一人愚耦惑焉 欽定

春秋傳說彙纂云蔡季非獻舞杜氏預誤合爲一人爾左氏止曰召蔡季子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未嘗謂立以爲君也觀此則先儒之主何氏確乎有見近毛氏大可顧猶力申季卽獻舞之說抑又何也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諸侯之葬未有不稱公者惟蔡桓獨以侯書啖氏助謂蔡季之賢請諡于王也或以稱侯爲傳寫失誤謂臣子于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胡氏安國非之曰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劉氏敞亦謂稱爵者誅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于天子者也蔡侯之賢未聞于春秋而蔡季能請于天子而諡以本爵是愛其君以禮此賢者之所以異于衆人也胡氏銓汪氏克寬諸家皆主啖氏惟毛氏春秋傳尙申失誤之說而以請諡爲妄案公之稱有虛有實列國臣子于其君之生也以公稱之此爲虛位禮之文也其沒也係諡于

爵此乃定名禮之實也晉侯仇卒于平王之世而諡曰文侯以諡加爵時蓋諫于天子也自周室益衰五等諸侯皆不請諡于王而沒遂無有不公者矣聖人欲書其僭而僭不勝書故于其得禮者書之使人參觀而自得之此即隱六年書初獻六羽之旨也毛乃以闕文爲是是春秋一經第依舊史或文將所爲筆削者安在也

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至齊十八年 樂齊地杜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今陶突泉即濼水之源也遂者繼事之辭左傳公將與姜如齊申繻諫不聽遂如齊是至齊者公與姜氏之本計畫會樂者因于濼與齊侯行會禮既會而相隨至齊故先書會濼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而此不言及者先儒謂夫人不婦而後欲公爲會強公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夫人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云爾大易有之矣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今桓不能制義而從婦以往雖欲免于凶終其可得乎春秋于此不憚書之詳詞之複焉其垂戒之者遠矣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見害于齊賊未討何以書葬公羊曰魯在外也穀梁曰魯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范注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而曰踰國不討於是者時齊強大非已能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也陸氏清以下皆云賊在異國故可葬惟劉氏敵以爲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而君子不責是復讐者行于柔弱而困于強禦也此與公穀爲異而持議甚正王氏樵陳氏際泰兩通之王謂魯在外書葬者勢或未可遽討難于久暴露其親葬者權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緩也陳謂葬桓公君子辭也以恕待人之道也雖然薄乎云爾魯在外遂可以不報乎則春秋又何爲望莊公之深也說較舊解爲安然以朱子發明賊未討不書葬之論觀之經之書葬正以憤魯之不能伸大義于齊耳非以其可行權而姑恕之也

春秋集解卷二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莊公紀 名同桓公子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在位三十二年

三月夫人孫子齊元年戊子

夫人文姜也孫者何諱奔也不書氏姓貶之也蓋桓公之弑姜氏與焉魯之臣

子義所不共戴天者雖嗣君夫人所出亦不得屈法伸恩潰千古之大防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

以尊社稷而正倫紀也杜氏預誤會左傳絕不為親之意以為姜氏齊姓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

去姜氏以示義不知左所謂絕謂以天道王法絕之不為親謂桓不得以之為妻莊不得以之為母國人

得之以之為小君而授議親之條以倖免非姜氏宜與齊絕之謂也觀胡傳引孔季彥斷梁人繼母殺父而其

子殺之之獄釋絕不為親即凡人云云杜氏之不可從益昭然矣至公羊以孫齊為念母穀梁以為接練時

錄母之變此皆因經無夫人至之文疑此時姜氏尚在齊爾夫內諱奔謂之孫公羊既明言之矣若姜氏果

尚在齊則本無所為奔安所庸其諱且喪服四制云十三月而練自桓十八年夏四月公薨至此裁十二月

於禮亦未嘗練祭又何接練之有二氏說宜啖氏助之力闢其謬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單伯謂周大夫公羊穀梁則以單伯為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兩說不同劉氏

敵據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謂稱單伯會諸侯猶曰叔孫的晉趙武楚屈建爾若單伯為

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鄆不得會于單伯也鄭氏王又據文十五年經書單伯至自齊謂若單伯

為王臣安得告至于魯觀此則左氏周大夫之說非也經書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張氏洽謂單伯若果以天

子之命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于魯豈得預書之則左氏之作送者亦非也然王姬下嫁于齊魯曷為

以單伯逆之禮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王蓋使魯主昏故單伯逆王姬耳不言如京師孫

氏復曰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其不與奈何魯桓見殺于齊而天子命魯王昏莊公之所當辭者

也當辭而不辭君子以莊公為不子矣故識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以為非禮左氏穀梁以為合禮夫以于外為非禮徒知魯主王

姬之常其說固不是即以于外為合禮亦有所未安也何也也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

天之讐莊公子義不可為之主與其築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或曰王命烏乎可辭不知人

臣之所守者法紀耳不順王命罪之重順王命而亂法紀其罪為尤重也且以經考之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誓齊之意畧無見于舉動然則公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也汪氏克寬謂長齊而不肯辭者是也比事觀之莊公忘親之罪不可諱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錫命杜注以為若今之策命何氏公羊注范氏穀梁注皆以為九錫之命胡氏于文元年又分喪終入見歲時來朝敵獻功三等之錫案九錫之說見禮緯及

白虎通義本漢儒以漢法而附會增益者與大宗伯職所稱九命不同胡氏雖據毛傳但詩人之詞亦隨事鋪張非必定制如是考古錫命有命辭有命物亦或有命辭而無命物命辭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之類

命物如賜齊侯以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賜晉侯以彤弓鈇鉞桓桓虎賁之類然賜齊賜晉傳有明文而此不言所以意杜氏策命之訓為近故張氏洽亦謂是莊公主王姬之昏王寵嘉其父而遣使來賜之策命

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王不稱天者啖氏助謂罪其寵篡弒以瀆三綱也蓋王之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以桓之弒君篡國王生不能討死又從而追證之無

天甚矣故特去天而止稱王也西河毛氏乃以經無天字為闕文而誦胡傳之從啖氏為賀賀亦未即桓在位十八年經不書王者十有四年而思之之過也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二年公子慶父桓公子莊公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而時壓于適故又稱仲其後稱仲孫氏終稱孟孫氏蓋以此也公羊于二十七年傳謂是莊公母弟殊失考莊公母弟惟季友耳其他

未之聞也於餘邱左氏無傳公羊穀梁皆以為邾邑杜氏預以為國名考春秋全經伐人之邑未有不繫國者亦未有邑而書伐者惟本國有伐我西鄙伐我南鄙之文而鄙亦非邑故啖助諸家謂當從杜為是但國

名無三字者程氏迥以為邾附庸吳氏澂以為發語辭如於越之類或又疑為夷狄國之近魯者以成三年厲咎如例之說亦近似要事遠無徵難為必然之論也伐於餘邱何以書為慶父專兵書也魯弒君之賊

皆由柄兵而成慶父以跋扈之才而使帥師以伐人之國履霜之漸兆于是矣書慶父帥師即隱四年書鞏帥師之旨也一說舍不戴天之誓國而伐於餘邱春秋據事書之所以見莊公之忘親于事亦切義可並存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杜注云齊地據定九年傳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注謂三邑皆齊西界則當為齊魯衛分界之地公羊穀梁禮皆作郕春秋異文箋說文示部無禚字惟禾部有禚从善得聲與郕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杜注云齊地據定九年傳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注謂三邑皆齊西界則當為齊魯衛分界之地公羊穀梁禮皆作郕春秋異文箋說文示部無禚字惟禾部有禚从善得聲與郕

暨相近故公穀假郢爲証也。証之會左氏以爲書姦胡傳以爲讓莊公之失子道二說相兼于經義乃盡盡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伉儷之感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所不容者聖人于春秋聯書之刺姦之說是也。古制婦人無外事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今姜氏歸魯日月不可知然以去年三月孫齊之文觀之其歸亦必不久而卽出會齊侯往返自如莊公之不能防閑其母可知則讓失子道者亦是也。顧或猶以子不可以制母爲疑不知子不可以制母君獨不可以制君母侍從之人乎爲莊公者若能哀痛以思父嚴威以御下車馬僕從莫不侯命則姜氏必無一人徒往之理姜氏之往也則公哀痛之不至威命之不行爾。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三年

季紀侯弟也公羊謂賢季服罪故不名范氏甯謂紀季深觀存亡之機大懼社稷

之傾超然退舉以鄆事齊宗廟賴以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考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婁邾

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著矣茲不貶季爲叛者以季受命于君焉爾若齊欲滅紀紀季不能同心守國專析其地以事敵讐外託服罪之名而實私享其利春秋所大惡也故胡傳謂入者難辭以季之屈已事齊請後立廟皆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李氏廉亦謂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同他公子之去國者此俱持平之論若或以微子之適周例之則太過而非春秋之旨矣鄆杜注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史記田單傳正義安平城在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十九字或疑係九十之誤蓋鄆與壽光縣相近而紀在壽光東南不應距臨淄止十九里也。

冬公次于滑

凡次一宿爲會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蓋兵事貴速不可以老師而糜餉故三日以上必記其所

次之地與所次之事重動衆也此次于滑據左氏將以會鄭伯而謀救紀爾因鄭伯辭難故不果而經以次書者何譏之也曷爲譏之胡氏曰魯于紀有昏媾之好當恤其患于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乃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案春秋書次有二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則以次爲譏此年次滑稱公三十年次成不稱公稱師皆以著公之不競于齊蓋次滑之後紀侯去國卽與齊狩蒞次成之後齊人降鄆卽與齊人遇魯濟夫不能救紀與鄆宜何如其慙恨者乃會不旋踵如是是公伴爲救人之名而實無意于拯危救患書次不書救經固不以救予公也滑公穀作

耶異文箋謂耶為皆部入聲字滑之轉耶與奚之轉耶同意以耶耶滑也據杜注滑鄭地耶魯地一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一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相距甚遠公毅文或沿八年次耶而誤異文箋說殆未足信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四年 垂之遇趙子謂鄭與陳齊遇請存紀社稷然去年公次于滑求鄭伯一見而

鄭卒不至豈肯白為會王以請存紀者高抑崇言齊恐陳鄭救紀故結二國之歡然齊何畏乎陳鄭陳鄭去紀又最遠亦何能救紀而至于宋衛之間而為遇乎以經文考之自桓五年齊侯與鄭伯如紀時即欲襲紀也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為昏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莊元年遷紀三邑三年紀季以鄆入齊冀以稍免而齊之未嘗一日忘記如故至是復相會以終前入紀之案其不言會而言遇者以遇禮節可以秘其跡也鄭伯蘇氏轍以為子儀高氏以為即突謂忽以世子出奔猶不得為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為君也微矣豈敢輕棄國都而與諸侯為會故知此鄭伯即突也近毛西河力申蘇義謂齊黨于忽突為忽嘗即為齊嘗而子儀無德怨焉故齊與謀之說于情事亦近但春秋一經無一國兩君俱以爵係之者觀突之出入皆稱鄭伯則此鄭伯不應更繫之子儀究當以高氏云云為定論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去國遠齊難也大去穀梁以為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之者四年而後畢也胡傳則

以為土地人民儀章服物悉置之而不顧故曰大去案不遺一人之訓固覺過情而一切皆委置之恐亦無此理故或疑大者當是以爭國為小而為之也此雖未為的義然諸家均不從程子以大為紀侯名者以春秋諸侯去國惟書奔此不書奔不使紀侯有奔之名也經且不使有奔之名其肯轉以不能死社稷為紀侯罪乎蓋紀侯去國非不得已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齊旋遷其邢部部紀之不絕如綫故使紀季以鄆入齊冀以稍免而猶不得免焉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于強暴不爭而去異于失地之君書曰大去殆憫其去而不返云爾不書滅公羊以為賢襄公復九世之讐故為襄公諱說尤不經楚子虔殺蔡侯般春秋書誘惡其懷惡而討也紀侯九世之讐不深于蔡般齊襄公惡而討不義不後于楚子而春秋深抑紀侯以難明之事專信齊侯以一偏之辭抑猶何哉况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胡傳引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說以為既易世矣不可修怨怒鄰夫易世尚不可修怨九世之怨胡可復修之且哀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襄以兼并之實而傳予以報復之名其迂謬不可以不辨也

冬公及齊人狩于祗 齊人公穀以下諸家皆以爲齊侯稱人者謂諱與魯狩卑公之敵卽所以卑公也曷爲

卑公不復讎怨不釋刺公之釋怨也其刺釋怨也奈何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與通也不可通而

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且狩者剛騁田獵其爲樂主乎已者也於本國而非其所猶不能無讖乃越

境而與魯狩于彼國之中乎况祗之爲地卽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君子以莊公于是乎無羞惡之

心矣故不沒公而書及卑齊侯實所以卑公諸家之說是也毛氏春秋傳獨以齊人爲齊之大夫謂齊侯以

甥禮輕公故使其大夫與公狩春秋書公及齊人以公之甥爲己甚矣此殆據猗嗟詩展我甥兮爲言然

就詩辭考之亦未見公與齊大夫狩之的證不若從舊解之爲安也

秋 鄭黎來來朝五年 鄭公羊作倪謂小邾婁也杜氏左傳注以爲附庸國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今昌慮

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城在縣東六里黎左傳作黎黎來朝君名也黎來何以名三傳以爲

未爵命是也孔疏邾之上世出于邾國譜云小邾邾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而居

于邾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之爲小邾子劉氏敵謂未成國則謂之邾既成國則謂之

小邾也來朝者以其能修朝禮故以朝書之案黎來書名唐宋以來諸儒皆從三傳以附庸之君稱名經例

也惟安定胡氏別自立議比于介葛盧之來朝然小邾非夷狄以宋仲幾邾吾屬也之言觀之胡氏說殆臆

說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孫氏復劉氏敵諸家皆從公穀以爲不與諸

侯之納也蓋衛朔繼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往罪大惡極莫此爲甚天子廢之正也朔奔國人立其羣公

子黔牟亦正也齊人以朔之在齊也乃違王命約五國以納之果何義耶故皆貶而稱人魯獨稱公者金氏

賢以爲臣子之辭是也然人諸侯亦所以人公也或以爲非諸侯自行實是微者故人之 欽定春秋

傳說彙纂云齊襄志在納朔桓六年爲黃之會莊三年又與魯會伐今則與師大舉糾集五國以抗拒王命 必欲納朔而後已也妄見其不自行乎讀此則或人之說未足據矣 壬人子突救衛六年 壬人者何微者也子突王人之字也曷爲字貴之也曷爲貴之諸侯亂命納衛侯朔君 子曰子突見正焉故以其任之重而責之也或疑子突之救衛也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爲貴之 不知天下無道曉蠢貴少陵長天子不能養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耳幸而怒發于所當討而討施于

所當加張氏洽謂春秋一經王旅之出惟此合于大司馬九伐之法者是也成敗利鈍惡得而論之哉故胡傳力闢以子突爲王之子弟謂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聖人書以譏之而非而後儒猶有據穀梁以子突爲名謂名字非謗貶所係者是不惟未聞程子誓字爲褒之說且于孔疏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之辨亦未之考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羊穀梁皆作寶春秋異文箋以左氏經文俘字乃保字之譌謂古保與寶通引易繫

辭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書金騰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魯世家作葆命及鐘鼎款識所載水保

用之永保用享諸保字皆寶字之通爲證案說文保从人孚省聲古文俘不省與俘字相似因訛爲俘理或

有之故諸家皆依公穀惟胡傳據尚書稱遂伐三樓俘厥寶玉云云謂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此不欲屈

經律傳故爲是兩解之辭然杜注已疑左之經文爲誤則公穀作寶是也書齊人來歸者孫氏復謂齊本主

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而齊以歸魯也寶在齊而猶係以衛劉氏敵謂猶郛鼎雖在宋而仍係之郛尊天

子之命而賞天子之守也其實經之意蓋惡諸侯之志于利耳御纂春秋直解云朔之奔齊侯容之

今連諸侯以納之故以寶賂齊齊以分于四國四國皆有罪矣而齊其首也成宋亂納華氏鼎故也拒王命

納衛朔寶故也有欲貨之心而後動于惡以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遠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不見星隕如雨三傳舊說皆有所未安左以恒星不見爲夜

明星隕如雨爲與雨偕杜注夜明謂日光不匿也與雨偕謂星隕而又雨也夫使星隕之後而雨則雨不足

記若謂星與雨同下則雨必由雲未有有雨之雲而星仍見者此左氏說有未安也公羊以恒星爲列星不

見者常見之星皆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謂列星皆復位似雨之隕而不似雨之墮地故未修之春秋曰雨星

不及地而復夫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夫雨星不及地而復亦天變之大夫子何爲而必改之此公羊說有未

安也穀梁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夫雨下自天星隕亦自天奚有見于上不見于

上之分此穀梁說尤有所未安也然日光不匿與常星不見則左公二傳尙覺可從蓋經文兩夜字本極分

明辛如夜始夜時也夜中夜也始夜見星之時而常見之星皆不見迨至夜中星見而復散落如雨一夜

之內有此二變故以爲異而記之耳近西河毛氏疑恒星即二十八宿經星恒星不見必衆星皆見而經星

獨不見至夜中又見衆星如雨之隕毛之意殆以常見之星既不見夜半無由有星而隕之故以恒星爲經

星但天道之變固不可以常情測而星之大者不見小者反見恐亦無此理也星變之占劉氏諷謂中國象
豈夷狄象夜夜明常星不見中國微也本想當然之辭而或遂據此以爲佛生西域之兆精星麻者推之辛
加爲四月五日非八日且周之四月于夏爲二月與釋氏所稱釋迦生于四月八日者顯然不符可見佛生
云云好事者之附會尤于事實無當也

夜昔辯

辛卯夜夜字穀梁作昔往云曰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孔氏類遠非之曰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

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怪其不見而書爲異也經所謂夜者夜昏之後星隱見之時而不見耳案此駁未允
古昔與夕通夕卽夜也穀梁古義引王逸云昔夜也詩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昔夕也天官昔人

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篇且昔從事且昔猶且夕也列子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

夜夜也春秋異文箋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于木禾兮注云昔夜也新書匈奴篇昔時乃爲戎樂春秋篇是

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昔皆夜也莊子蚊虻嚼膚則通昔不寐釋文云昔夜也右二書所引皆昔與夕字通

又與夜義同之切證古字多假借穀梁蓋假昔爲夕與左公之作夜者其義非有二也又唐韻夜古音羊茹

反考工記老牛之角終而昔鄭司農讀昔爲錯則昔之與夜不獨義同而音亦相近也此于經文本無關出

入然類而推之亦可見古訓之未可輕議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八年

次止也俟待也次于郎服氏虞杜氏預何氏休皆以爲與陳蔡期共伐邾故

次于郎以待之賈逵及說穀梁者則以爲陳蔡欲伐魯故俟之于郎正義駁之云陳蔡于魯竟絕路迨春秋

以來未嘗構怨何因伐魯且兵來而我禦之但得稱防不可言俟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辭也

據此則當以服杜諸家共欲伐邾之說爲與下治兵及圍邾之文相貫注也然魯于邾爲同姓國邾可伐之

罪狀未聞莊公乃不念親親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秋書次又書俟其責之也深矣至或以爲陳蔡將過我

侯而邀之及或以魯將與陳蔡有事于鄰國而陳蔡不至故于郎以俟之此皆不全會經文而逐節作解毛

氏所謂盲人瞎馬逐步認路者也不足辨也

甲午治兵

治兵者習戰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不時也何以不言地與公劉氏曰國中則不言也左氏乃

以治兵于廟爲禮考周官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發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

狩是治兵于秋禮也今魯以春治兵故說經家皆以爲非時夫非時者而謂爲禮可乎况因久次于外所俟

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整齊之春秋豈從而美之乎治兵公羊作祠兵許氏五經異義云祠者祠五兵及祠貴尤之造兵者不知公羊作祠或祠治音近爲傳錄者所誤耳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皆附會之過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武王母弟成叔之後魯同姓國也圍郕之役張氏洽謂魯欲取郕而結陳

蔡陳蔡不至復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降于齊吳氏徵則謂魯弱于齊齊豈肯爲魯用魯亦何敢攻之蓋齊欲圍郕而徵兵于魯與陳蔡兩郕長齊而不畏魯故兩國同圍而郕獨降齊也兩說不同以經考之正月次郕以俟陳蔡謀郕也甲午治兵以久次于外而所俟者不至懼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齊之也及齊師至遂與之圍郕郕降齊而後還師是欲取郕者公之志張氏說是也經故從內爲主之例而書及沒公者罪其忘魯而反與伐同姓也郕公羊作成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劉氏敵非之謂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改謂之齊是變白爲黑曰已爲人豈獨非道亦不可以傳世矣案盛謂之成春秋繁露亦同此說公羊古義云成本盛國穆天子傳盛昭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二傳皆作郕蓋古盛與成通也以繫辭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文十八年傳以誣盛德正義盛作威引服虔注成德謂成就之德及秦策王使成橋守于韓史記春申君傳作盛橋封禪書曰主祠成山郊祀志作盛山諸文觀之古盛成二字多假借用故今兗州府甯陽北之盛鄉城說者以爲卽杜注所謂郕鄉也惟經書降齊而公羊以爲降魯則當如劉氏所駁爾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左氏及公羊殺梁皆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注疏相沿並無異說至伊

川程子據經文糾不稱子始直以小白爲兄且云小白言齊明小白爲有齊也子糾止言糾不言齊明糾之不當有齊也於是說經家翕然宗之案荀卿云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云桓公小白殺兄人嫂而管仲爲臣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卽管子書大匡篇亦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鮑叔傳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小小白幼而聰不欲爲傳故也故史記齊世家序糾在小白上云夏公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惟薄昭與淮南王書有桓公殺弟之文而章昭注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荀氏訪曰時漢文于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則薄昭所言乃一時遷就之辭非不易之論也說者顧猶以書法爲疑不知道有經有權世及以爲禮者經也選賢與能天下爲公者權也春秋以經制正天下之僭踰以權制示後

世以通變亦視乎義之所安而已矣小白者齊人所欲立者也雖非齊人所欲立也於何徵之亦即于經之書法徵之春書盟既謀納糾也而夏書伐齊見齊人不從醜之盟也納者內弗受之辭糾書納見公之不順齊人而強納之也入者易辭書齊小白入于齊不言自當見國人奉之並無假于莒之兵也也程子糾不當有齊小白當有齊云云本極得經意獨其據薄昭一語翻前入成案使兄弟偷次從而顛倒是非一時不檢之說乃承其誤者尚謂必桓兄糾弟故管仲可以相桓召忽可以不死亦未思夫子之仁管仲原就事功言之初不以長幼爲是非也若謂事兄者當死事弟者不當死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跡于天下矣

左氏經文納子糾辯

公伐齊納糾三傳並同今左氏經文作納子糾經義雜記謂子字衍文沿唐定本而誤者也孔氏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于後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怒之也可

證賈景伯本于此無子字正義本亦作納糾故引公羊傳糾者何公子糾也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于左氏賈謂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畧故爲文不同據此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而云間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畧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字以難舊義此則孔之疏也又取子糾句下引公羊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定本上納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怒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此豈復怒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駭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糾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旣云亦作納子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案賈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若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魯納糾左氏作納子糾此皆爲唐定本所誤耳雜記說考最清故備錄之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長勺之戰用曹劌謀也劌以忠爲戰本而驗其氣盈氣竭觀其轍亂旗靡于用奇之中不失用正之義聖人有取焉故不書伐我不與其伐也書敗善其能敗彼也自文定胡氏引善爲國者不

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勝而以戰陳爲非王事抑之于是說經家皆主責魯立論不思齊魯讐也九年八月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乘他車以還戎右與御被獲辱國甚矣至是又加以齊桓管仲之才將齊之勢日強魯之勢日弱使非此戰有以稍挫其鋒魯其可以圖存矣乎且以孔子之事觀之其射于墨相之圃也斥憤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取列而會于夾谷必先具左右司馬而後行是聖人未嘗恥言兵亦未嘗一日忘戰

也倘必以文告却敵為王事恐強鄰壓境不至如靖康之屈膝請和不止後世迂儒顧猶以胡傳為得經意焉經之意果如彼云云否也所惜者魯與齊戰未嘗盡出其下莊公苟能移乾時之師于魯桓遇弑之日移長勺之師于齊喪未死之時則勝亦榮敗亦榮也顧不用之以復讐而反用之以納讐也是則君子之所不滿志者已

三月宋人遷宿 宿國名見隱元年杜彼注云在東平無鹽縣地理考實宿男爵風姓太皞之後司有濟之祀者也東平州今屬泰安府遷穀梁云亡辭也不地宿不復見也范注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宋所以遷宿者高氏閔謂宿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于魯宋人以為貳于魯故遷之也不言滅者蘇氏撤謂猶以為附庸是也然非義矣胡氏安國曰懷土常人之大情遷國之重事也雖違害勅利去危即安猶恐或沈于眾不旨率從而况迫于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蒿道路之勤勞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待貶而惡已見矣案春秋書遷國者凡十宋遷宿齊遷紀邢鄆鄆遷陽皆彼不欲遷而強遷之者也邢遷夷儀衛遷帝邱許遷葉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有所迫而自遷者也中惟邢遷如歸以齊桓能與滅繼絕為遷之最善傳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蜀者之功春秋雖不欲與之其可得乎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楚稱荆公羊穀梁皆云以州舉杜氏預謂荆亦本聘後敗為楚考楚之封國在禹貢荊州之域故檀弓稱夫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是荆為楚之故號然商頌殷武篇已以荆楚連文則荆之稱楚由來已久孔疏謂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理或然也莘之敗蔡侯書名胡傳用公羊說以為絕之據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乞楚伐蔡楚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歸是蔡侯之敗而見執以輕僂賈禍誠非不幸然是時齊桓方謀魯以圖伯于東而荆即伐蔡以爭強于南桓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攘而援之以致楚氛日熾橫行江淮嗣是而後書荆者浸而書荆人書楚人矣又浸而書其大夫矣至僖三十一年則直以楚子書見猾夏之幾其長有漸而皆由無遏其矧于方張者有以致之也僅以絕蔡例春秋殆猶未悉乎聖人書荆敗蔡之微旨也獻舞穀梁作獻武古舞武字通如詩序維清奏象舞也蔡豈獨斷作象武論語集解馬融論射有五善五曰興武武與舞同是其證也

秋宋大水十一年 秋宋大水三傳之說不同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杜注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文煩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穀梁傳則以爲爲王者之後書漢五行志載董仲舒說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郟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亦同公羊案春秋之例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宋告水災魯遣使弔之蓋諸侯于四鄰有郵病救急之義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故書以示勸左氏說是也若水果及魯自應先書魯災何反詳外而畧內至謂爲王者之後則杞亦王者之後何獨不記其災乎且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宋災亦當不止一事何僅于是年之水而書之公穀說經多鑿空而不考事實類如此此春秋所以當事據左氏也秋大水不月一秋皆水也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共姬也歸于齊歸齊桓也書之者爲魯主昏爾公羊穀梁乃皆云志其過我公穀于他

處云爲之中者歸之爲之中卽爲之主也此處亦正是一例而獨以爲志其過我公不自相謬戾乎不書齊侯逆杜注云不見公也劉氏敵駁之曰魯爲王主昏若齊侯來逆女而公輒不見何謂主昏乎乃常事自不書者也張氏洽亦謂齊于魯雖仇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此皆持平之論若孫氏復趙氏震飛以魯之爲王主昏不止一二事而惟莊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也則深文矣至黃氏震謂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旣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爲婦姑非順也云云則由誤以齊桓爲襄公之子而不知桓乃襄之弟也管子書史記齊世家紀載甚明可証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叔姬歸鄒穀梁以爲喜其得所合經旨矣師氏乃探公羊徒歸于叔之言謂紀侯旣卒叔姬無所歸歸于父母之國可也嫂叔不通問况可歸之乎此誤以歸爲婦人初嫁之辭致

後儒遂有以詆叔姬之失禮者不知鄒之爲邑紀五廟所在姬之歸鄒以奉祀也非以歸叔也故趙氏匡啖氏助皆以書歸爲善姬之能全婦道誠以姬一女子耳而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渝其奉宗廟之志高風苦節足千古矣觀聖人于姬之生乎筆其始末詳而不殺蓋示天下以婦道之正也而顧以非人之語誣之若師氏者直謂之爲不識字義不爲其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宋萬弒閔公子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

之宋人醢之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殺而止書其出奔陳陳氏琛謂歸惡于陳是也蓋天下之惡一也陳

始不以萬爲賊而納之繼又受其賂而後歸之黨惡之失誠有不能掩者至或以緩討逸賊並罪宋人則未
察于當日之情事恐無以服宋臣子之心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萬勇而多力又執大權弒君殺

大臣立子游而遣師圍亳勢強若此蕭叔以五公子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搆師兩月然後殺子游而立桓公
豈能禁萬之逸也乃用賂請萬于陳得而醢之宋可謂有臣子矣何得與陳立譏乎然以視石碯討州吁之

義則終爲有間故宋與不書葬與魯同汪氏克寬說得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杜注云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北杏之會

齊桓圖伯之始也四國稱人蘇氏轍家氏鉉翁以爲衆辭楊氏時呂氏大圭以爲貶辭胡氏安國則兼用兩
義以勢論之東遷以後列國更相吞噬天下紛紛莫之統一自齊桓會諸侯以平宋亂遂以得諸侯則以稱

人爲衆望之所同者是也然霸圖既興天下翕然惟霸主之是聽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爭長壇坫而王
命遂以不行則以稱人爲誅亂始正王法者亦是也但獄有首從罪因重輕四國皆貶齊亦當從公穀經文

書人于義始協若桓以坐徵諸國得蒙嘉嘉四國奔命不遠轉以推戴致咎是殺人中從觀者皆正典刑
而操刃之人翻受上賞也其何以服天下然則何氏休以四國稱人爲微者劉氏以稱人爲大夫毋亦疑褒

貶之際不應若此其不倫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注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也案柯之與阿以聲近相假借猶祝柯亦作祝阿也東

阿今屬山東兗州府柯之盟公羊載曹沫劫桓公于是齊反魯汝陽之由諸儒以其不見于經多疑之者張
氏洽則以爲容或有之李氏廉亦以爲不可謂無蓋經以公會爲文則此會乃齊桓之志桓欲親魯以圖伯

不得不借小利以收之夫是以屢戰之怨一旦而平也盟不日與隱三年盟曹莊八年盟既同穀梁以彼之
不日爲渝盟此又以不日爲信前後矛盾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豈與既俱不可信而柯獨不渝

乎盟柯之後盟再會而魯不從則亦未可以爲信也况厲與葵邱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說或以爲
危之或以爲美之何前後之互異乎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參差無義理者此類是也

單伯會伐宋十四年 單伯左氏以爲周卿謂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杜注單伯畿內諸侯孫氏復張氏洽
俞氏舉諸家皆以爲魯大夫即元年逆王姬者謂周有單子非單伯若此單伯爲周卿及畿內諸侯則經當

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矣今先書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主兵者齊也繼書夏單伯會伐宋則知魯臣

會伐也蓋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士卿往會示從伯之意也不曰會齊人陳人曹人而但曰會伐單伯後至也以隱四年四國伐鄭宋主兵而魯使單會伐例之諸家謂單伯爲魯臣確乎其可信也或曰春秋事據左氏然則左傳不足據歟曰左氏此傳恐是因舊史有齊請師于周之文而下單伯會伐文適與之相接故以單伯爲周卿但單伯果屬周卿于莊元年文十五年經文皆相牴牾與其屈經以從傳曷若疑傳而信經者之爲愈也

秋七月荆入蔡 楚之稱荆說見十年荆敗蔡于莘條此所以入蔡者據左傳蔡哀侯以莘之役繩息媯以語楚子楚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猶不言楚子于是伐蔡以悅之是蔡哀侯之兩被楚師皆由已之輕薄啓釁不可謂非自取然蔡會從齊爲北杏之會者也今荆入蔡而齊桓乃坐視而不之救何哉稍氏鵬飛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圖伯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故荆之入蔡非不知患患之而未以制之也其後凡十二年諸侯悉從中國無聲而後伐之此可見楚之強非可俄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由此說觀之桓之以蔡委楚也非以蔡爲不必救也知已之力未足以勝楚故不欲輕舉以自挫其銳耳但霸闕伊始而楚氣益熾聖人重有憂焉書荆入蔡見攘夷之無人也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鄆釋文音絹杜注衛地也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即故鄆城也鄆之會齊先于宋左傳謂齊始霸也劉氏儉非之以爲齊之伯當自十六年盟幽始此駁未的案張氏洽云傳所謂始伯指諸侯始定而言蓋魯雖漸服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從而復叛是齊之伯業屢屢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據此則始伯者伯業方始之謂非伯業已成之謂也陳國小盟會皆在衛下今書于衛侯上者 御纂春秋直解云齊桓因陳介齊楚而爲三恪故進之而先衛焉三會而不盟謂諸侯信未固也信不固不輕盟猶近古焉讀此左傳始霸之說益可見其當如張洽所云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邾公羊作兒古今字也石氏謂邾有二邾黎來爲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邾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邾而後經不書邾惟書小邾故云然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邾吾役也昭二十一年傳稱邾申杜注申小邾邾公子此必有所授則邾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邾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邾爲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爲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大宋後然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豈

齊至是又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矣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于情事爲近當存之以備一義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十六年同盟于幽三傳及胡傳互異而

其要領不外于公羊同欲之一言蓋春秋以來列國交爭天下若于無所統一也久矣齊桓創霸始以安內攘外爲汲汲然會北杏會鄆猶未翕然從之也道幽之盟宋衛既固而後不特曹邾滕滑近齊者至即陳鄭許之近楚者亦無不至是能同不同以爲同也夫合八國之侯右提左擊以推戴一人于節旄之下而其爲會也又祇以玉帛而不以干戈何氏休所謂同心爲善善必成者此也若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謂設方明如方岳之禮故書同以他處同盟例之說不可通殆不足據至會不書公先儒以爲諱與仇盟顧柯之盟不諱而于此乃諱之乎或又謂齊桓仗義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道也夫叛盟于後而乃預探其惡而諱之恐亦非春秋之意

齊人執鄭詹十七年鄭詹鄭大夫僖七年傳所稱叔詹者是也齊人執詹三傳之說不同而皆未可信據左

氏則是爲其不朝夫同盟未逾月乃遽責其不朝齊不應如此苛虐此左氏未可信也公羊云詹鄭之微者也書甚佞也考春秋一書未有微者而得書于經且詹之爲佞何休雖以魯僖信其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患證之然未知所據恐不免爲臆說梁梁謂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也顧不明與之之何因而徒即人之一字測之彼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鄆子亦可謂以人執而與之乎此公羊穀梁說均未可信也今就諸家之論較之意杜氏預詹詣齊見執之言差爲近之蓋鄭突復國之時適宋亂初平之日齊兩會于鄆使宋鄭連盟欲其修好而息民也乃自春徂秋鄭復有侵宋之役故會三國以伐之而鄭猶未服也而詹之使愈至詹之柄政者也意其必爲謀主執之所以伐其謀也此雖亦想當然而接之於經情節尙合故較諸家宜爲近之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左穀作殲蓋盡殺之也公羊作讎何氏休以爲積死非一徐氏彥謂相讎汚而死皆言其

死之多也夫殲齊人者遂之餘民也經不曰遂人殲齊戍而曰齊人殲于遂先儒謂所以讎齊人而不罪遂人也蓋齊之于遂也絕滅其社稷以及其君乃慮其民之思舊主而強以兵戍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故聖人于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若曰桓之不仁至于自殲其衆云爾乃

有泥于穀梁狎敵之說以爲譏齊人之滅遂未盡成遂未密然穀梁不云乎無遂而存遂夫聖人方欲存之而乃以爲滅之不盡此不待辨而其失可見者也

冬多麋 麋說文云鹿屬从鹿米聲爾雅義疏麋似鹿青黑色肉蹄目下有兩孔俗說謂能夜視或以麋爲鹿

之大者非也麋澤獸鹿山獸麋屬陰故其角以冬至解鹿屬陽故其角以夏至解二物相似而實不同五行

志云麋之言迷也白虎通義諸侯射麋侯示達迷惑也冬書多麋公羊云記異也何休注言多者以多爲異

也孫氏覺謂以有爲災則書有有麋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麋者常有之物唯其多故書之高氏

閱則以爲記災謂聖人于災之中各爲之辨書多者以多爲災也書有者以有爲災不係乎多少也麋則常

少今以多爲災故書之劉氏敵兼取二說案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廢陸氏佃亦以多麋

爲陰盛所感惡氣之應則當以記災之說爲正也

秋有蠶十八年 惠王元年 秋有蠶 蠶左傳云爲災也杜注蠶短狐也含沙射影本草謂之射工服虔注中

其毒者偏身渡淺或或故爲災也公羊則以爲記異何休注蠶之猶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

鄭詹所惑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穀梁蠶射人者也范甯注京房易傳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蠶孔穎達

正義引洪範五行傳蠶如鼃三足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及陸璣詩疏蠶一名射影之說證之案漢五行

志載劉子政說以爲時嚴公將娶齊之淫女故蠶至陸氏佃則以爲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

其身陽淑消而陰歷長故有此惡氣之應與范河二注所推事又各不同然以蠶爲射工則一也蓋蠶與

蠶皆陰類麋者迷也蠶者惑也時文姜爲亂于閨門其餘毒遺患至哀姜再成篡弒之禍故徵兆見于物類

者如此春秋謹而書之欲人主之知所鑒也或謂蠶字以古隸較之作蠶蠶即蠶也食菽葉者然春秋書蠶

書蠶皆不言有此言有可知其爲異而非蠶矣且古貨忒字通蠶當爲蠶謂即蠶恐未確又京氏易傳君不

試師古注試用也范引作不識亦誤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十九年 公子結魯大夫媵送也鄆杜注云衛地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舊成集是

也陳人公羊穀梁注皆以爲陳侯孔疏亦云陳娶衛女公子結送女于衛至鄆停女會盟程子則以爲鄆之

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往媵之二說不同案公穀及孔氏不惟于文義不順且媵本常事無故而人

陳侯恐無是情況凡言媵者皆送女至所嫁國使之從媵而行經不書至鄆而書于鄆于鄆者媵于鄆也程

說雖亦想當然而子義為長至媵之為禮周制未聞三傳所言皆指諸侯而每多抵牾恐不足據要之媵之得失非經意所重經之意蓋為下遂事而書也為遂事而書則所以媵之故既無他左驗闕其疑可也

冬齊人伐戒二十年 戒穀梁作我汪氏克寧謂當從二傳作戎為是以經書外伐我者十有九皆書四鄙惟

哀四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與齊師戰于郊兩書伐我今經書人則將卑師少可知安能深入穀梁誤也張

氏洽亦謂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桓先治之于是卓氏爾康張氏傳諸家或以伐戎為桓之自固或以

伐戎為齊之親魯皆予之辭惟家氏鉉翁謂是時周有子頌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櫟齊桓身為盟主坐

視而不救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以自私持論較為嚴正若程氏端學責其不告于王而擅興兵

以征伐則過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征伐者非一人亦非一事何獨于齊桓而責之乎

肆大眚二十二年 肆者何赦也眚者何罪也肆大眚何以書譏何譏爾肆眚常也肆大眚非常也故書之蓋

赦過宥罪固聖王矜恤之仁然呂刑云五行之廢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是疑者乃赦之不疑則亦有不赦也

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髦三赦曰蠢愚是三

宥三赦之外亦未嘗盡宥之而赦之也若大眚皆肆則不惟廢天討虧國法且使有罪得以倖免良善何以

安生乎况大眚之肆說殺梁者以為文姜有罪故于其將葬假赦以說其民若然則揜之適以彰之于蓋愆

之道尤無當矣春秋據事書之莊之亂法易常不待貶絕而可見也一說大眚者大災也凶荒札遘之謂肆

大眚謂釋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非大赦之謂也然肆大災究屬不辭故從之者鮮至公羊謂為

譏始忌省則先儒已斥其不通不足置辯矣

公如齊納幣 納幣納徵也納徵常事此何以書公羊穀梁以為譏親往范氏甯以為譏喪昏呂氏本中則兼

責其娶魯女三說不同而義可互足蓋納幣但遣卿或大夫而公親如齊非禮也喪昏不並行母喪未再期

而遽行聘幣亦非禮也况殺桓者齊喪也今娶其女為配是忘魯也忘魯尤非禮故直書如齊納幣而其義

皆可于言外得之若張氏洽謂公生三十五年制于文姜過期而始娶意殆以莊之遲娶因文姜必欲其娶

襄公女而襄女尚少故踰時以至今日以經考之齊襄見弑在莊八年其女即八年前始生至此時亦二十

許矣古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女十四而嫁明見諸書若果文姜欲公娶襄公女何不于姜未卒時早為聘聘而娶乎又僖公莊公子為閔公庶兄而僖之母曰成風傳又稱公從孟任生公子般成風孟任娶之先後傳

雖無明文然公之有室要已久矣茲之納幣特以畏齊故而欲結歡于齊故置前配而再娶耳非制于文姜也夫兩耦匹敵于三失之中又增一失焉其後哀姜淫佚慶父篡弒皆公爲之厲階春秋所爲書之詳而不殺也

夏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左氏以爲非禮據其事也穀梁以爲尸女原其心也社者古人祭地

之通稱禮郊特牲篇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返始非直爲觀美也東遷以後王制漸湮故齊于是時假社蒐軍使賓客觀之而莊公亦託此爲名以如齊然諸侯非王事不出竟且諸侯各有其社今舍己之所有事而觀社于他國其義何居以事論之非禮也甚矣第公之求昏于齊也始與其大夫高偃盟矣既又躬行納幣矣而齊猶雜之者蓋自莊之生至是三十六載齊人殆有疑于年故如齊以誇示之不然公詎不知觀社爲非禮何曹鄴之諫如彼其切而卒莫之聽也此穀梁尸女云云爲有以窺其心誅其隱矣尸者家氏也翁謂盛其車華其服以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己之謂以後丹楹刻桷及使大夫宗婦觀之類觀之無非取悅齊女者家氏說雖想當然而亦不得謂非事之所必然也夫無故而行是謂縱有爲而往是謂淫異曰哀姜淫縱之禍兆于此矣

荆人來聘

荆來聘書人公羊云始能聘也穀梁云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杜氏預謂不書

荆子使某來聘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也此亦公羊之意楊氏士勛孫氏復諸家則主穀梁進之之說考荆之聘魯者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使遠罷則進之之說爲的然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與介朝宿而遂有侵蕭之役秦人歸繼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二事正同蓋用遠交近攻術也故陳氏傅良以進之爲憂之家氏鉉翁亦以每書輒異爲著其漸盛似尤得聖人意旨一說人之者微之也謂是年爲楚額元年額時年甫十歲其弒君兄必公子元寸之楚之大臣以君少多難齊方創霸而魯親于齊故聘魯以規中夏之強弱爲固圉之謀耳非其君意故不言使而從微者之例微之案楚昭方張固圉之說或未必然然以爲非其君意則足以補先儒之所未及當存之

蕭叔朝公

蕭杜注云宋邑在沛國蕭縣今屬江南徐州府正義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

人封以爲蕭庸不言來朝而言朝公者時公方在穀蕭叔就殺朝公故公羊云公在外也胡傳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觀用幣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綴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

于外是委之於野也禮非其所君子不受反之正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叔左氏穀梁皆以為名劉氏敵非之謂郊蕭同是附庸郊與魯盟得喪稱字蕭來朝公猶不免名是明者蒙加等之賞朝者無勞來之意賞罰已亂何以教人此據附庸例稱字為說然以字之為勞來之亦非也蓋公不應于外而受蕭叔之朝蕭叔亦不應于外而朝公春秋書蕭叔朝公見蕭之來魯之受皆為非禮初非嘉其能朝而勞來之也

秋丹桓公楹楹柱也丹謂以丹飾柱也桓公楹桓公之廟楹也丹桓公楹何以書譏非禮也其非禮也奈何穀梁曰天子諸侯黜聖今丹之以是為非禮也案黜聖之義諸家解各不同以黜為黑柱聖為白壁者徐氏邈也以黜聖皆指黑色言者范氏甯楊氏士勛也以為天子黜諸侯聖者劉氏敵也考傳文聖訓白塗爾雅墻謂之聖郭璞注以白土飾墻也山海經白聖黑青黃聖注云雜色聖也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聖藻車以若土聖釋名云聖者亞之也亞之謂次之也先泥之次以灰飾之也是聖字貫下二句猶云天子諸侯以黜為聖大夫以蒼聖士以黜聖為爾聖者塗飾之謂非色之謂也徐氏謂家之訓俱欠分明

大夫宗婦覲用幣二十四年左傳公使宗婦覲用幣御孫曰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贊不過饗栗束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杜注宗婦同姓大夫婦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贊俱見胡氏甯亦謂大夫宗婦覲同見也故不書及用幣譏同贊也故特書用諸家說大槓相似惟穀梁以禮大夫不見夫人公羊及胡傳又以宗婦者大夫之妻兼異姓言之然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則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固禮之所有矣孔疏襄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夫諸姜是同姓之女則宗婦是同姓之婦當如杜氏之說不兼異姓言也顧此皆非經意之所在也經意所在在著莊公之溺色而醜亂耳蓋哀姜之亂魯與文姜之亂魯同文姜之縱恣由桓公之暱比啓之莊公不此之鑒而求昏于齊所以媚悅夫姜氏者復無所不至焉故春秋于其納幣親逆大夫宗婦覲悉備書之辭煩而不殺一如其書文姜其為後世垂戒也大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此條左氏無傳公羊以羈為曹之賢大夫謂羈諫勿親敵三諫不聽而去之于是曹失國而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無所于歸而歸于曹曹實無赤名之曰赤郭公蓋連下郭公字為文也穀梁于曹羈亦無傳而赤為郭公則同公羊然曹自莊公後至魯哀公八年而後宋滅之是時曹固未嘗失國也且于曹下贅以郭公二字亦無此書法公穀之說殊屬無稽故杜氏預謂羈本曹世子敗奔

固未嘗失國也且于曹下贅以郭公二字亦無此書法公穀之說殊屬無稽故杜氏預謂羈本曹世子敗奔

子陳而公子赤爲戎所納是爲僖公孔氏正義引賈逵說以爲羈者曹君赤爲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遂羈而立赤于是趙匡以下或以奔不書爵爲責羈之不能嗣先君或以名羈爲責羈之不予或以赤挾戎故去公子之號或以赤不氏國爲著其不正以桓十一年經書鄭忽出奔衛突入于鄭之文例之書法與此正同諸家說較公穀爲可信矣但史記年表僖公名夷不名赤林以赤爲僖公未詳所據豈赤得國之後因而自改其名歟

郭公

公羊穀梁經文皆以郭公二字連赤歸于曹句下謂曹羈出奔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而歸于曹

是以郭公二字爲赤字注脚也然春秋全經無此書法故杜氏預詆其說爲不了而蘇氏轍駁之尤爲明白其言曰使果郭公失國而歸曹將書曰郭公赤出奔曹今先書赤歸于曹而後繼之以郭公非辭也案說文區字从入从匕與公字相似故或以爲疑是郭公之誤蓋管子書載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區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區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區也齊桓管仲興莊公時年事相當而郭區之文又與書梁區者敬法一例故孫覺諸家皆謂公字爲區字之誤而或以春秋時無郭國管子書恐後人所改實不足據要之疑誤之事聖人闕之後世正不必強爲臆說也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二十五年周制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用幣于社蓋社陰神也日食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朝已之所居也諸侯卑故自責此責賤之等也今伐鼓于社已爲非禮又不用幣而用牲故書以譏之左傳乃謂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唯之云者以非此月則不得用此禮也然周之六月爲夏四月卽所謂正陽之月也故昭十六年亦六月朔日食祝史謂祈用幣季平子謂唯正月可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以在此月爭之夫經言六月而史言在此月明周之六月正夏之正陽月也杜氏知傳牴牾謂以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孔穎達以下皆從之蓋非失閏則左氏說不可通矣至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則似伐鼓宜在社者公羊謂鼓于社求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或曰魯之則不准鼓必在社且似不以用牲爲非禮說皆與定制相違諸儒故不之據要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恐應修省其實也伐鼓用幣其文也遇有災變禮文固不可廢然必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子充陽之本藐爾無聞卽不備踰其所爲應天者已淺况又鼓于所不常鼓而用其所不當用也乎書之見本末之皆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門杜注以為國門孔疏謂城門也鼓與牲二事皆失故

譏之鄭氏敝曰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管不鼓幣請之也鼓攻之也牲享之也鼓用牲于社于門

非禮也孫氏覺曰日食必鼓者為陰侵陽其為顯也甚遠而為災未見大水則災及于物其驗已明其災已

著其災未見則聖人為伐鼓之法以救陽且以警乎人君也驗已著則無取乎鼓也高氏閔亦謂古人遇水

旱雖有禱祭祈禱之禮然必以側身修行為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而伐鼓用牲何哉觀此

諸說可見春秋書之者非特譏其非禮並惡其不修政事以消患彌災而徒為是區區淫巫苦史之見也

曹殺其大夫二十六年 曹殺其大夫左氏亦無傳蓋必舊史有闕故從而畧之也為公殺之說者乃謂曹伯

為戎所殺大夫不使節死義故嗣君即位借輿誅之書曰曹殺蓋嘉其非專殺也案經于莊二十三年書曹

伯射姑卒至次年而戎始侵曹則曹伯之不見殺于戎可知其所謂嗣君者誰也以為赤邪則赤者戎黨安

肯以不死戎難之人為曹之理故陳氏傳長凡殺大夫恒名之此不名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

于是箕曹箕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此與高氏閔除君之黨恐其為內應之言合家氏鉉翁亦謂

曹赤挾戎援以箕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魯史不得其名是以闕

之以鄭突入鄭殺原繁傳瑕之事比之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于赤者而是年魯之伐戎說者謂為

曹而伐為曹而伐則戎亦必有辭于曹曹故殺其大夫以說之尚于情事為近穀梁又以不名為無命大夫

大夫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禮有明徵周轍既東雖不能

如古制亦安見曹之為國必無命大夫乎凡此之類皆臆說不足辯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二十七年 原仲陳大夫左傳云季友之舊也禮大夫既卒不名故稱原仲季友越國

會葬公羊以為通私行殺梁以為諱出奔蓋以是時慶父叔牙皆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治之不能坐視又

不可故避之於陳然以異時酖叔牙立叔孫氏事觀之則友非不得與國政者避難私行非其實也安定胡

氏謂友之越境而不去公子以王朝大夫亦曾外聘故諸國大夫無識如其言將列國弑君亦可援幽厲以

邀免乎宣毛氏以冤爰雉羅詆之也惟劉氏敝謂原仲與莊公交而季友從公命往會張氏洽汪氏克寬

諸家更會通劉氏及左氏舊交之說以友之會葬為請命而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其得當日情

事蓋大夫與大夫交于理為近而非奉君命而出境則不書于策即書亦不言如也

冬杞伯姬來 杞伯姬來左傳云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據此則伯姬之歸禮得歸也趙氏匡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爲歸而合禮則常事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明伯姬之不當來也蓋以伯姬春方與公會洮而冬又歸魯往來大數非歲一歸甯之義故以爲不當來也高氏閔則以此爲伯姬之不安于杞前責杞侯爲不能制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杞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省者春秋伯姬來洮洮是魯地而猶不入致公往會之則必拘于禮而不敢來至是始來乃猶以爲非禮則歸甯之禮絕矣常禮不書此陋例不可爲訓案古禮父母在女得歸省毛氏之駭諸家不爲無見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魯女之嫁他國諸侯者不少矣而惟此年書杞伯姬來洮五年書伯姬來朝其子二十八年秋復書杞伯姬來豈他女皆不歸省能歸省者獨一伯姬乎况傳二十八年莊公成風俱卒又歸省者誰乎是伯姬之來必有出於常禮之外者故春秋不憚言之重而辭之複也諸家舊說恐未可厚非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衛之役三傳皆貶桓公公羊以爲去年同盟衛懿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衛未有罪也殺梁以爲齊方受方伯之命不宜遽有征伐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傳以爲予齊罪衛與三傳殊案李氏廉曰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亂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曰在伐下紀之戰曰在戰上而此以日加于伐上則齊師方至而衛即戰亦可知此胡氏所以爲考據之精也然去年同盟于幽衛懿不至桓公母亦本有怨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尊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今詩之又以取賂而還故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與楚邱緣陵之城不列序高子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則三傳罪齊之說似當兼之于義始備

大無麥禾 公羊云先言筮微而後書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殺梁云大者有諱之辭也啖氏助俱非之謂筮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乃書依先後記事耳何闕諱乎大者言其甚也稱有諱如何爲義也案孔疏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胡傳亦謂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據此則書大無麥禾非天時之災也所以著費出

之無經蓄積之不素耳一說麥禾猶麥苗苗者麥之苗則麥禾者亦即麥之未非二物也麥種于秋故無
麥苗于秋書之麥茂于冬故無麥禾于冬書之義亦近是但方無麥之禾則年饑未至臧孫辰何遽告糴于
齊至或以爲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夫蠶書蠶書大水亦屢書不一書不隱于此年而獨諱之比事以觀其
失自可見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糴者買穀之名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以爲禮公羊以不稱使爲臧孫辰之私行殺梁以

不言如爲內諱左之意蓋以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故于國語詳載入齊始未以補內傳之所未備
公羊殺梁則以君子爲國必有一年之畜雖遇凶年民不知病今一歲不登遂告糴于鄰見國之素無儲蓄
故舉臧孫辰若其私行以爲國諱也後儒厲氏全張氏洽邵氏賈諸家多主公穀以經觀之魯之失不在於
告糴而在于不卹其民故冬書築駟而糴之曰大無麥禾明麥禾之無由土功不怠度支不充故麥禾之在
倉廩者皆竭也麥禾皆竭雖欲不告糴而不能也夫以麥禾皆竭而告糴謂宜鑒其已往警其將來也乃于
春而又新延廩以重困民力而奪民時此豈卹民者所宜出乎合前後文觀之聖人書告糴之旨可得之言
外矣

春新延廩二十九年

延廩者何殺梁云夫廩也范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廩一閑法

廩者六閑之舊制也新延廩何以書譏也可譏乎爾左氏云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憲氏謂傳言凡馬日中而
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駟牡馬在坳之野是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廩詩所謂乘馬在廩
摧之秣之是也周官馮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收夏居房秋仲居廩故收師孟春焚收馬將出而先焚之
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于仲春始收之時陰農廩廩者馬滋馬出而後除之既除而修修成而豐豐
之者新之也據此則延廩之新當在夏之仲春周春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譏之也岐氏助謂馬雖出入有
時廩何妨修于農隙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豐廩不于農隙而于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廩可以焚收而
未可以除廩也况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去冬方大無麥禾而今春重新延廩廩有肥馬民有饑色矣
春秋據事直書見莊之厲民而興不急之務也

秋有蜚

秋有蜚左傳以爲爲災公羊以爲紀異漢志劉向云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

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爲將生臭惡聞于四方也何休公羊注范甯殺梁注皆本此說

向子欲謂蠶者負蠶也負蠶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羅爾爾雅云負蠶今之蠶盤蟲好以清且集稻上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旱稻使不蕃田家率以早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此以蠶爲中國本有之物與子政說異考爾雅釋蟲蠶臚郭注臭蟲負蠶也本草蠶蠶注云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蠶一名負盤是蠶臚即負盤也而許氏說文臚列虫部但言盧蠶不言蠶蠶列虫部乃云臭蟲負蠶也則判然二物是爾雅所謂蠶臚者蓋本草之蠶蠶此所云臭蟲者殆非本草之負蠶也至劉氏儉謂蠶之爲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則又以爲獸名說本山海經張氏洽王氏樵皆以負蠶常有當及書蠶書臚不當書有疑從山海經爲是是劉氏云云義亦可並存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伯姬之姊也春秋內女嫁于大夫卒不書爲媵亦加之此獨卒叔姬者杜氏預

謂紀國雖滅叔姬能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此定論也吳氏澄謂莊公以爲姑而爲之服大功之服義雖非經意所重尚可旁通若胡傳以爲卒叔姬者見紀侯之異于太王則失聖人之旨矣御纂春秋直解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崇獎節義爲後世勸也惡雖微而必懲善無隱而不錄王道也紀亡矣而叔姬之卒葬皆繫之紀見叔姬之全乎爲紀婦也紀季以鄙入齊矣曰葬紀叔姬見紀季之不失爲紀臣也表苦節之貞婦憫亡國之孤臣春秋之勸善周矣魯之會葬雖變而得禮也觀此則胡傳之失可知矣

夏師次于成三十年

成見桓六年杜注云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即古城也師次于成左氏經無師字文脫也成之次杜氏謂齊將伐鄭故設備趙氏則以爲欲會齊圍

鄭至成待命兩說不同案鄭爲紀附庸觀魯之加恩于紀叔姬懇懇勸如彼其至必無合兵圍鄭之理自當以杜義爲長書次者汪氏克寬謂莊公異齊強盛不敢撻鄭則次成猶次滑之例也夫鄭紀之遺邑也公

念伯姬之親叔姬之賢欲存紀後耶則當請之于齊請而不獲聲罪以快戰焉可也乃欲救鄭而兵出畏齊而不敢前卒使齊人得以逞志于鄭也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哉書次于成志怯也亦紀妄動也

齊人降鄆

鄆紀附庸國杜注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今東平州東六十里之鄆城集即其地也降者脅

服之辭蓋自紀侯去國歷今二十餘年而鄆之人民猶不齊附齊侯故以兵威脅而服之不言滅者蘇氏轍謂鄆降齊齊人以爲附庸故不言滅也不言取者紀已入齊鄆無所附故不言取也萬氏孝恭曰以齊桓之

賢嘗有存亡繼絕之功矣今得鄆之地不足以爲廣并鄆之衆不足以爲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

民無復子遺聖人所為人齊以深致其誅貶也案鄭之降與邾之降同經于邾書邾降于齊師于鄭書齊人降鄭辭所以不同何也齊與魯圍邾邾不降魯而降于齊自降也今鄭之于齊非欲降也齊強降之力不能支不得以不降耳故不曰鄭降而曰降鄭責齊之凌弱暴寡下負恤小之義而上冒無王之罪也叔姬繫紀而鄭不繫紀或以為邾不能若姬之守義故不以紀繫之此說非是附庸雖附于諸侯然亦國也自應以國書之取邾取鄭其例也至昭十九年齊高子伐莒莒子奔紀鄭又以鄭係紀者意鄭乘齊亂叛而屬莒不以紀係之則疑于莒有邾邑屬之體宜然也

齊人伐山戎

山戎杜注云北狄也國語桓公伐山戎荆令支鞞孤竹章昭注二國山戎所居令支今直隸盧龍縣有故令支城孤竹屬今灤州故杜榘之曰北狄也山戎之伐以為善齊救燕以適貢道者殺梁也以為譏勸違畧者公羊也以為貶而稱人為好武而不修文之戒者胡傳也蓋皆以為桓公親行而其實非也僖

十年北伐戎事與此同又稱齊侯貶耶善耶公殺與胡氏皆無傳文抑又何耶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以外傳考之齊桓親伐山戎在伐楚之後蓋僖十一年之役桓乃親行故書齊侯是年不過遵將薄伐故循將卑師少之例而稱人也至于會魯濟獻戎捷齊魯鄰封歲一相見恒事爾不足為伐戎之證也經未嘗書戎伐燕亦未嘗書齊救燕則以書人為善救燕者亦非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三十一年

戰勝而有獲曰捷齊侯來獻戎捷齊以伐戎之所獲來獻于魯也戎捷之獻公羊以為威我夫齊桓創霸以來戰勝多矣未嘗示威于魯今一戎之捷奚足以威魯而汲汲乎獻之也然則來獻之意為何岷隱獻氏曰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而歸功于魯故來獻也不稱使殺梁曰內齊侯也劉氏敵獻之謂既曰齊又曰來獻齊非吾國也來非不外也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獻捷也安見其為內之乎穀梁又曰戎殺也案菽豆爾齊侯所獻豆之有無不可知而以伐國所俘僅以其豆獻諸侯則非人情不可信謂經所書之戎捷為獻豆捷其迂曲不更可笑乎又黃氏震謂捷獲而過我李氏廉謂道經魯而躬來其說俱非是蓋齊在魯北燕與戎又在齊北伐戎而過魯此亦事之所必無者何不考之甚也獻戎捷何以書敵慎獻功諸侯所以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交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休以為陽不施而陰道獨行為慶父叔牙專政之應呂氏大圭以為莊公亟興土木屢見災異故詳志之張氏洽以為著莊公無閔雨之志數說不同而皆不外公羊記異之

為莊公亟興土木屢見災異故詳志之張氏洽以為著莊公無閔雨之志數說不同而皆不外公羊記異之

旨案孫氏覺云春秋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不以爲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或疑周之冬酉戌亥月也此三月不雨不害禾稼春秋曷爲書之程氏端學曰見聖人變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害禾稼者乃書也斯言得之矣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之城公羊無傳穀梁及胡氏張氏皆以爲魯邑故書法比于內城惟左傳云爲

管仲也杜氏因以爲齊地而魯爲管仲城之篡例亦從其說以楚邱下陽等不係國之例例之杜說亦有可

通但考之全經傳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取穀實公子雍于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

九年士臼侵齊至穀後又有齊師遠穀之文經傳皆止書穀未有書小穀者左氏云云殆因昭十一年申無

字言齊桓公城穀而宣管仲遂疑此小穀之城爲卽其事耳而不思穀與小穀明係兩地河可混而一之也

案春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莊三十二年所書指此泰山孫氏說亦同之夫孫爲魯人終身治春秋

者而亦以小穀爲在曲阜則齊地之說之誤明甚矣城小穀何以書去年三築臺冬不雨今又小穀惡其忽

天災而輕用民力故書以垂戒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傳齊侯爲楚伐宋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故遇于梁邱張氏洽謂齊

侯不以霸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趙氏鵬飛以爲春秋之世諸侯強大者齊晉宋也晉怙其強終齊威之

霸未嘗一同其盟會宋於晉亞也故威公賴宋爲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

既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主所

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于是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離故遇宋公子梁邱梁邱宋地去齊八

百餘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者蓋求宋以下諸侯之從遠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案此說詳黃氏日

抄中甚得當日情事惟梁邱杜預云在高平昌邑穀梁以爲在曹邾之間而趙以爲宋邑二說不同今曹州

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邱山山南三十里有梁邱城而齊有大夫梁邱據蓋以邑爲氏者意當從杜注

爲是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杜氏預謂慶父殺子般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以行劉氏敞非

之謂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取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焉如齊者

眞告立君又何假矣若慶父自見無君假赴告而行春秋當微著其罪不當徇賊子之意書如齊矣胡氏安

國又以書加齊爲見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毛氏大可非之謂春秋時出兵田賦徵而後用何嘗有南北軍使外戚諸王掌之者况殺叔牙使鍼季一人敵之殺慶父止奚斯一人促之共仲出入未嘗弄兵季友行誅亦未嘗袒一士也案備者解經當據事實杜胡二訓誠有未安劉與毛駁之是也但經書如齊罪慶父實兼罪齊桓蓋桓以方伯自任則討賊乃其要務况與魯鄰且親詎不知慶父之爲弑逆也者顧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之後禍此而謂桓無取魯之私心誰其信之張氏洽謂書慶父如齊者著莊公之不君養成其惡並以著齊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得其旨矣

閔公紀 莊公子魯世家謂公名開世本作啓蓋世家避漢景帝諱故以爲開也諡法在國逢難曰閔在位二年

齊人救邢元年庚申 惠王十六年 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于桓公謂我狄不可縱諸夏不可棄燕安不可懷請救邢以從簡書桓公從之而或謂桓未能帥諸侯以往故猶稱人或謂邢伐踰年齊方往救罪緩也二者之論皆于經旨未協春秋書救未有不善者也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能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公救成至遇是也今經書齊人救邢不書次亦不書至則聖人固不以慢與怯之罪罪之矣况狄之伐邢在去年冬桓即于今年春正月救之何得爲緩其不帥諸侯者當是量敵強弱只須遣人救之即足了事則稱人者將卑帥少之常例耳又何疑焉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之盟殺梁止曰盟納季子而左氏以爲請復季子考是時慶父當國閔公方幼慶父則有所不欲請閔公又有所不能請然則孰爲此國計者故陳氏傳良請是國人爲之吳氏澄謂魯之世臣必有不當權而忠于謀國能如衛之石碯深謀秘計告于伯主者故桓公以方伯之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若使復季友之意不出于魯而出于齊者季友故得以伯主之重而慶父不敢去之卓氏爾康則謂陳方爲齊所厚季友曾一再如齊其出奔陳蓋有所託也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以請于齊桓耳三說不同於情事皆合而卓氏之論經有明徵較陳氏吳氏之想當然者尤切實而可據也落姑杜注云齊地今泰安府之平陰是也

季子來歸 季子者公子友也季子來歸自三傳及諸家無不以爲賢季子者謂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以有季子在也不稱公子則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親親之故也國內之人不言來今言來

明季子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茲幸其復來也惟惠牛農春秋說以來歸爲婦人之詞謂季友以死奉般之對義形于色儼然丈夫也及慶父弑乎般乃不討賊不死難而出奔陳丈夫之所爲願如是乎春秋故以婦人目之讓其食言而縱賊也或曰慶父掌兵權季友焉能誅之不知古者兵散于野將歸于朝有事則行無事則罷本無權也呂慶父唯莊二年一帥師伐於餘邱非後世久典兵柄者比季友不難于誅叔牙而獨難于誅慶父乎蓋成風私事季友以其于僖公圖之故季友欲立僖公其不去慶父也謂去之不若留之使自斃迨再弑閔公然後縊而殺之以說于國季友之心可見矣此論甚創然以語類成風聞季子之繇而專之自是大惡春秋反衷之而書季子或以聖人因魯史舊文其實一季子來歸而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云云觀之則季子之喪朱子亦疑之矣

冬齊仲孫來 仲孫左傳以爲齊大夫仲孫湫公羊穀梁以爲公子慶父謂疏之故言齊仲孫此說非也孫以王父爲氏慶父公子也未應稱孫且經明係之齊而以魯公子當之不近人情之尤者故諸家皆從左氏然祖左者謂湫來省難故書仲孫以嘉之其說亦未是蓋仲孫之來非省難也假齊桓誠欲正魯則鄰有弑逆曷爲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聲其罪以討之况去年冬慶父如齊齊于是時執之一武士之力有餘乃既縱其歸歸而又使智計之臣來覘國之虛實齊桓之志乎取魯可見矣其不果取者因仲孫猶秉周禮魯未可動之言而止耳經不書齊侯使而直書曰來罪其挾窺伺之心以臨魯也然則仲孫何以不名張氏洽謂仲孫雖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固猶有異于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二年 吉禘者喪畢即吉所以致新主祧遠主合食于太祖廟而審禘昭穆之祭也以諸書考之禘有三一大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與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是也此祭至大惟天子得以行之一時禘王制春酌夏禘祭統春曰酌夏曰禘是也郊特牲與祭義皆云春禘而秋嘗說者謂禘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或于夏或于春也一吉禘即此年所書是也吉禘之祭凡殷廟主及未殷廟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太廟東向羣昭南向穆北向祭畢然後將新祧一主隨舊衆祧主以遷而新禘之主乃得入于廟本謂之禘爲有審禘昭穆之義故不名禘而名禘也此二禘諸侯亦得行之但謂之吉禘者以其祭在二十五月即吉之後故云吉也今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裁二十二月故左氏以爲遠而公羊穀梁以爲未可以吉而吉也自胡傳誠以五年之禘爲喪畢之禘又謂四時之

禘爲禮文錯失則又誤以酌禘之禘亂吉禘之禘于是說經者咸謂魯不宜禘禘又不于太廟而于莊公爲失禮中之重失者試思襄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謂晉悼初薨時尙未吉禘也是晉亦有禘何當時未聞有以非禮譏之然則吉禘于莊公當以三傳之言爲正不得例以書大誓書大閱而謂爲罪其僭天子也

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與聞乎弒也哀姜齊出也孫不于齊而于邾爲淫二叔殺二嗣子身負二惡內

嫌于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哀姜之事胡氏安國以爲莊公忘親釋怨之報汪氏克寬以爲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皆探本窮源之論觀莊公之娶哀姜也納幣觀社親迎屢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越禮以示其侈其忘親而釋怨也甚矣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是其驕悍之氣已見于薦舍時矣迨其歸魯也是月大水明年又大水陰盛制陽天戒甚顯灼莊公顧不爲之防範則于公乎何有是道其叔而無羞惡之心賊其子而無惻隱之心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所由來者漸也然文姜之孫去氏而哀姜不去氏者何也文姜之所弒者天也魯之臣子所宜絕不爲親者也哀姜之所殺者子也雖天子所宜誅方伯所宜討有司所宜戮而爲僖公者固不得而絕之也况文姜之孫在宗國不去姜氏不足以正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姜氏而其惡已著矣此其所以異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何以不名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胡氏安國曰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

父夫人亂于內魯于是曠年無君齊桓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不曰齊侯使之者懼在高子也或疑仲孫高子經皆不稱使不稱名說經家曷有予奪之異不知經于仲孫但書來則見其徒來規國之虛實高子書來盟則見不貪魯之土地况仲孫來後而魯雖尙未有已高子盟後而魯國遂以無事比事觀之予奪之旨自見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衛懿公好鶴而不恤其民狄伐衛衛受甲者皆不戰因敗績狄滅之經書入不書滅

范氏甯以爲桓公不能攘狄故爲之諱陳氏傳良則以爲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汪氏克寬探兩家之說而折其中以爲二者皆以爲桓公雖不能却敵于衛未滅之前而猶能存衛于狄既滅之後其子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意也比事觀之春秋凡滅而書人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

其祭祀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人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以亡國之善辭又春秋之變例也據此則經蓋據實直書美桓罪桓均非書入之本旨矣

鄭棄其師 高克帥師爲禦狄也不言禦狄者左氏謂鄭之君臣以禦狄使克而實無却敵之志也胡氏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而莫之恤乎張氏洽曰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當此之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隙讎虛鄭必束手就亡矣觀此二說則陸氏濱所謂聖人異其文以譏鄭伯之失君道豈不諒哉然咎鄭伯也其以國稱又何也蓋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決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傳公紀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一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元年 救邢書次范氏甯啖氏助以下皆用公毅意以救者急辭次者緩辭謂急事而得緩辭譏其救難之不速也張氏洽家氏鉅翁皆爲持平之論謂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書救亦不沒其存邢之功也毛氏春秋傳則謂是時狄尚在邢必畧覘動靜然後邢人知所向往立散其衆而奔諸侯之師于是玉石可分得以併力逐狄是先次後救正見其救之之速也或又以北事之法求之謂襄七年晉侯合八國之師救陳而不得書惜其不能救也惟齊桓于三年之內得兩書救邢晉景于二年之中得兩書救鄭是皆有救之功故書救以與之案春秋書救固未有不善者然或書次或不書次其中有輕重之權衡焉狄自莊二十二年爲邢患桓于閔元年曾救之矣救之而未成大創二年入衛狄勢愈張至是復侵邢桓帥三國之師以救之果其捲甲疾驅狄何至于困邢邢亦何至于遼瀆而桓必爲聶北之次者非懼力有不足而持重以觀其釁也以爲救之于未潰之際則邢之德我也不厚而其蔽我也必不堅俟其宗社將殞而我爲存之人民將離而我爲聚之斯不惟可以樹德于邢併可以市美名于天下孟子所謂以力假仁者此也公毅以書次爲譏原非苛論惟曰邢亡曰滅邢曰封邢曰邢復見皆非事實又曰實與而文不與則亦未得經意爾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何曰姜孫在邾齊侯召而殺之也 以歸之義杜氏謂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屍歸絕之于魯則歸者歸齊也公穀誤以為歸魯胡文定及程沙隨皆從之 不思經于十有二月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豈有此時已歸越一百七十餘日而乃書至之理或又以以歸為歸于夷此不特于經文為倒且使果歸于夷則後應書夫人之喪至自夷與至自乾侯者同例何為而曰至自齊乎况以經書以歸之例例之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歸我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歸蔡也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歸鄭也則此以歸其為歸齊而非歸魯也明甚其不言齊侯以而曰齊人以為討賊之辭也或曰為齊侯諱也曷為諱之金氏賢曰哀姜與弑二君罪大惡極齊既誅之當即其所葬之勿許魯請是霸王之所得行乎諸侯也今誅于夷而復以歸齊因魯請而遂致乎魯使復享小君之禮配莊公之祀則典禮素而太義乘矣據此則諱之之說或亦有然者矣公敗邾師于偃 公敗邾師于偃左傳云虛邱之戎將歸者也服虔注虛邱魯邑魯有亂邾遣兵戍虛邱魯與邾無怨因其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傷公也夫僖公與季友同奔邾邾方為之主則德之且不暇而反以為怨乎况虛邱之戍果為魯亂而戎乃乘其歸而敗之稱斯師也謂何此戎魯之說不足據也公羊謂僖人憫則復讐之說亦不足據也惟杜氏預謂邾還姜氏後因戍虛邱將以侵魯及僖公以姜氏請齊齊將歸姜氏邾人始撤其戍去魯因要而敗之差為可信然禮之會魯與邾人咸在侵魯之計無以見其必然且偃為邾邑戍魯要敗亦于情事不合此當闕其疑無庸懸臆而猜度者也偃公羊作纒異文箋謂纒字廣韻在十四清僭字在二十四阮二字不同部而古方音則通公羊假纒作偃由方音致訛也案列女傳女英古今人表作女瑩大戴禮作女嬰錢氏史記考異謂瑩一聲之轉然則纒之與偃亦聲之轉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擘 鄆魯地莒擘莒子之弟也莒擘之獲左傳以為嘉公子友殺梁以為惡公子之治以事考之閔公之弑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不納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許乃縊而死莒人聞之因以得賊求賂魯弗與遂興師來伐則曲在莒矣季友既敗莒公賜之以汶陽之田及賚嘉獲之言蓋據公之實功言也若殺梁所謂給以公子友賸莒擘屏左右而相搏暗以寶刀孟勞殺之故惡其用詐以取勝然經明云敗莒師于鄆則非敗一人可知况兩軍相當至屏左右而相搏不幾

子兒戲乎高氏閔胡氏安國諸家顧多從殺梁以爲責季友何也以經中書獲如鄭獲蔡公子變宋華元吳獲陳夏鬻齊國書皆未有以之爲善者故以此書敗書獲爲責在季友也其實經之意以季友立僂竊靖難之名而專魯國之柄今又典兵而敗敵其有功也可嘉而尾大不掉之形已兆于此則可憂王氏錫爵以此爲僂公慮之不遠得其旨矣

城楚邱二年 楚邱杜注云衛邑朱子詩注謂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即其地也楚邱之城諸儒皆以爲惡齊桓之擅王命而專封西河毛氏辨之云此與前城邢例同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即其所遷之地是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即邢也今衛遷于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則城而後遷者也其所城時非衛也胡氏不解遷與未遷之故妄謂邢未滅故遷衛已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即不可封因此定封邢封衛之喪貶殊屬夢案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都又同一復立國諸家乃于城邢則美其救急于城楚邱則責其擅權毛氏駁之最爲分曉然以爲貶之固未是以爲褒之亦未安何也齊桓膺方伯之任救災捍患不禦之于未潰未遷之際而城之于已潰已遷之餘勞則誠多矣而樹德市恩之私不可問矣經所爲沒齊侯而以魯人往城之辭書之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公穀作夏陽杜注云虢邑也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有下陽故城下陽書滅或謂罪虢之不能守險或謂罪齊之不能救亡二說雖亦義所應有然不若罪虞之爲正也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也猶秦之有潼關蜀之有劍閣也藉使虞不假道則下陽不舉下陽不舉則虢不亡乃虞公以中智以下之姿貪璧馬之賂而忘輔車之依且與兵以助晉之強暴是虢之見伐晉爲之而實虞致之故聖人以之爲罪首若其主兵者然卒之辱亡齒寒虢不祀而虞亦不暇矣書滅下陽見虢之滅由此虞之滅亦由此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荀息以馬與璧假道于虞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然則聖經罪虞之意其說已見于當時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穀作貫澤杜注宋地也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光州息縣是也江人黃人公穀皆以爲遠國之辭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見其餘之莫敢不至也汪氏克寬曰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列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

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于江黃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家之果皆與盟也實之盟諸家皆以為齊桓伐楚之規模蓋江黃在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得江黃則楚失其右臂而齊師無左顧之虞矣胡文定以比之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兵法所謂犄角之勢者是也然則桓公此盟攘楚之謀洵周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公之世自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三年六月乃雨春秋歷一時必不雨書之穀梁曰開雨也開雨者謂有志于民者也張氏洽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薦臻民命危殆此雲漢所以編于詩而去冬至今雖詔陽亢時災然書法異于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汪氏克寬曰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格天不塞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此二說皆主穀梁顧或猶以僖公之經問無異事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書法不同為言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文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正月不雨可知穀梁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 徐舒皆國名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隸江南泗州舒國杜云在廬江舒縣廬江今隸江南廬州府春秋外滅國不書取今書徐人取舒左氏公羊皆以取為易辭趙氏以為不絕其祀李氏廉曰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于侯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與諸家不同而甚合當日情事蓋舒為楚屬桓公倡勸徐亦取舒以應之楚勢愈孤召陵之盟所以不戰而服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杜注云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故城是也陽穀之會左傳云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猶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胡氏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趙氏臚飛亦謂江居新息黃居弋陽二國在楚之東北而陘近蔡楚師至陘二國皆在楚後各按兵

不動爲犄角之勢齊與諸侯圍其前則江也黃也躡其後此克敵制勝之老謀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陽穀之會以爲謀伐楚者左氏也公穀則無此意然下與伐楚事相近疑左氏說是故胡傳張注並主之 蓋伐楚救鄭之謀已定于會禮諸侯惟宋最大江黃最遠故再爲實與陽穀之好以堅其信

公子友如齊澠盟

左傳齊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澠盟公羊澠盟者何往盟于彼也孔氏穎達

謂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曰往彼臨視不書使或疑爲友之事盟汪氏

克寬曰既稱澠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澠盟者四惟此年季友之盟

佐齊桓伐楚有輔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初無卹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

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爲背伯之謀不足取矣不日者殺梁以爲前定案季本云

時齊桓將伐楚恐蔡人洩機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受盟不讓先後故不以會書據此則季友如齊之時盟

期未定自不得其日不日非前定之謂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四年

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伐

楚者齊桓之本謀而先侵蔡何也蔡鄭者華夷之門戶也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折而事楚不通中國垂二

十有四年齊不得蔡無以及楚故先以諸侯之兵侵蔡以出楚不意蔡既潰則威震而鋒銳可以遂楚之伐

矣然猶次于陘者吳氏澠所謂持重不敢輕進是也蓋陘之師不如城濮者四重兵深入懸樓爲客主可以

逸待之一也八國併將事權不一久而變生二也敵人乘險進無以戰退無以自處而我師坐老三也楚氛

甚張全師未岷足以待敵非僅如二廣東宮之甲從之者吾師有蓋而敵無窮四也有此四不如故勢未可

以輕進公羊乃云以俟屈完耳夫進兵之初安知楚之必使屈完者而預俟之乎此足見其說之迂回而難

通矣陘杜注云楚地潁川召陵縣有陘亭今屬河南許州鄆城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五霸桓公爲盛而桓之功莫大于攘楚召陵之役胡傳本公羊以爲序績諸儒

多從之朱子亦稱其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惟郝氏敬主穀梁桓公得志爲僅之意謂當時諸侯力能抗齊者

惟秦與楚秦遠而楚近楚屈則東諸侯震而齊益張故魯以楚爲事而心實畏楚之強也因先舉蔡嘗楚

以示諸侯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楚於楚使之來當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

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豈不堂堂問罪之師乎釋此不言枝梧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

復是明借以易託之辭恐逢彼之怒至戰而自損爾說與諸家爲異以既盟之後楚人圍許滅黃敗徐而桓不能禁觀之則公毅及郝氏所言爲較得其情實况春秋書法凡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皆不書公者諱之也今屈完來盟止書所盟之地而不書與盟之人蓋亦爲諸侯諱也

齊人執陳轅濞塗

轅氏濞塗名陳大夫也齊曷爲執之據左傳齊道陳以伐楚及其還也轅濞塗欲辟軍道

請觀兵東夷循海而歸齊侯用申侯之言于是乎執之故諸家謂稱人以執非伯討者公羊也謂其人之爲咤然外齊侯者殺梁也謂功未成而志已溢齊伯自是始衰者董氏仲舒也惟王氏樵以爲濞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向至勦師以討乎蓋陳蔡近楚常有貳心今不欲齊師返而由已叛齊即楚之漸也齊人以爲不忠故因歸師以威之說與諸家小異觀諸侯之師再侵陳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齊可知王氏云云似尤得其實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之死據左傳蓋自縊于新城也經曷爲直稱晉侯殺之罪晉侯之志成乎

殺申生也其志成乎殺奈何驪姬寵柔齊卓子嬖而申生已爲世子不殺申生國固申生之國驪姬之子不得而有也故下軍之將金瑛之佩彪涼之衣無非示其欲殺之意申生之不辭不行蓋稔知父志之必不可同無所逃其死故縊也春秋探其志而書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曰晉侯所以責其不君曰殺其世子所以責其不父胡傳謂使後世有欲柔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繼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得言外之微旨矣顧或疑申生之死爲愛父以姑息而以陷親于不義咎之不知申生死而晉侯猶以見殺之故來告冀以播其惡于諸侯則申生之不逃不得以小杖受大杖避之道而詆其處死之不審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來朝其子謂與其子俱來朝也書伯姬來朝其子公羊以爲內辭殺梁以爲非正何氏休

謂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孔穎達謂伯姬雖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爲夫人非其母亦得歸甯也諸侯之子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係于母而曰朝其子也此主公羊內辭之意以朝其子爲禮之所許也孫氏復則謂諸侯來朝猶曰不可杞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蘇氏轍亦謂諸侯之子代父而朝禮之變也弱而從其母以朝非禮也此皆主殺梁非正之說以伯姬可以歸甯而不可以其子來朝也吳氏澂又援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朝魯之例謂是時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攝父行朝禮蓋欲託其子于魯也說近情事而于文義尤協然先王之制諸侯未

冠而卽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謂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杞至今才十三年有子必尙幼穉可知夫卽位未冠尙不朝况未卽位之穉子父在而使行朝禮又使婦人參之杞伯伯姬魯侯皆不免于失道穀梁參譏之說是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閒無異事復舉諸侯穀梁云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諸侯何以不序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首止之盟范氏甯以下皆以爲盟之最盛者蓋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時惠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以爲事之不可諫之不能於是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右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可不易矣而又會世子而不盟世子壇坫之地尊卑秩然是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者故盟之美蔑有盛于此也 厓蘇氏徹以盟首止爲衰世之意而或遂以挾天子議桓不知春秋之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葵邱皆尊王之事美之大者故書之重嗣之複以示與之之意况逃者匹夫之名也觀下文鄭伯不盟書逃則挾天子之說非所疑于首止之會也

春秋集解卷二終

著易堂書局精鑄鉛板

僖公紀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五年 弦國名杜氏謂在弋陽賦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是其地也弦之見滅據左傳是時江黃道栢方睦于齊而皆弦姻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為楚滅而奔于黃先儒說春秋家皆以為罪齊桓之不能救蓋召陵之役楚外受盟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問鄭遂帥師滅弦滅弦所以威黃而侮齊也桓于此時不能帥諸侯救弦以立國威而制楚桓黃之見滅亦于是乎兆矣春秋詳書之見桓之失此機會也准黃氏震謂齊處北海楚處南海桓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楚滅之且夕之事豈齊救之所能及書生以口代兵言之甚易使為齊而處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敗塗地也此說其切時事然桓以方伯連帥而謀之不預庇之無術實有不能辭其責者則罪桓之意不得謂為非經之所有矣

冬晉人執虞公

此滅虞也乃書執而不書滅左傳以為罪虞且言易也公穀而下諸家多謂著虞之自取蓋以下陽者二國之門戶所恃而不可失者也今虞公貪璧馬之近貨而忘社稷之遠圖自撤藩籬以資敵國故書滅下陽于前書晉人執虞公于後見下陽既舉則身為獨夫執之而已矣左氏所以謂之易也然虞公天子三公也其或有罪為方伯者當請于天子命之執乃可執之不命之執則不得專執也今晉以譎計餌其愚一舉而亡二國焉無道甚矣故孫氏復家氏鉸翁以稱人為貶晉侯似當兼之為是然義猶有未盡者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虞虢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因不書滅然其責已滅矣故下陽虢邑不應書滅而書滅虞公書執以比于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且見焉

伐鄭圍新城六年

諸侯伐鄭圍新城以其逃首止之盟也晉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以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于此而鄭伯辟義逃歸不顧事理之順逆新城之圍實鄭伯有以召之矣故左氏穀梁氏胡氏皆以為予桓公猶公羊以為惡桓之無義李氏廉謂此拘于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爾不可從此駁甚是又公羊謂邑不言圍此其言圍強也亦非蓋謂圍者為強則桓公伐鄭合六國以圍一邑久而不舉其不恃力亦明矣而以強目之可乎

御纂春秋直解云齊之伐鄭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折強楚憑陵之氣也伐以

服鄭伐而不服斯圍之以六國之力圍一邑而不舉蓋志不在為暴也而鄭罪著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諸侯即伐鄭之諸侯先目後凡故不煩再

叙也圍許之役張氏治謂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是也夫新城之圍諸侯第借以服鄭而非欲取乎新

城也今楚圍許許非楚敵不疾救之許必不支將折而入于楚矣故釋鄭救許義之所不得不然也而或以

遂事為疑考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為義未力也于匡于蕞北為義不勇也猶此年之救

不反兵而救李氏廉謂得被髮纓冠之意蓋救之最善者然則經之書遂與之也固不以生事為貶亦不以

專事為嫌也

盟于甯母七年 甯母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加甯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之穀城鎮是也甯

母之盟齊侯因管仲言諸侯官受方物又不納鄭世子華內臣之請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矣故李氏廉以

拒世子為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諸侯官受方物為與邢邱相類蓋此

明王室之貢而邢邱亦改命朝聘之數也然則書爵以予之者意在斯歟至甯母之會凡五國而陳鄭皆遣

世子諸家皆畧而未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二國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強以聽鄭

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趨起不前故君皆不云而止遣世子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欽盟于洮 洮杜注云曹地今山東濮州西南五

十里之洮城是也洮之盟據左傳云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是以惠王為已崩矣高氏闕吳氏徵王氏樵諸家

皆疑之以天王之崩天下所在共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至冬十二月乃赴告之理必是惠王有疾襄王恐

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因使人求援于齊齊桓于是合諸侯以謀之耳此不信傳而信經區為正論乃或以

比事屬辭求之謂莊王崩皆不赴去冬 王之不赴崩猶夫莊釐也然莊釐不赴經不書崩今經明于

八年書冬十有二月丁丑天王崩不得以莊僖為比或曰時惠土方與齊隙若王未崩而世子乃私使人外

結強援不幾于劫持其君父乎然首止之役惠王固在而世子出會春秋不以劫持罪之父病危而使人求

援于諸侯情事尤為可諒何獨疑其劫持也者又或曰鄭在畿內王之崩否鄭必知之若王實未崩鄭可依

王以自託于楚何至乞盟乞盟者以王崩不敢恃遠楚抗中國而得罪于新王也然首止之逃鄭蓋陰受王命後必以不與盟為悔今見諸侯之交益固而王人又出泚盟于此乞盟異以蓋前愆而紓後禍耳此皆不

足爲王實已崩的證惟九年夏四月盟于葵邱傳稱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詐時距經書王崩方五月未
熙葬而冢宰出盟且舉大祭斯乃真可疑者然周衰禮廢不率由典常者不止一端况叔帶之罔方張王非
汲汲于外援亦難以定其位是即以此事屬辭之法求之洮之盟當從經而不從傳也明矣然則傳奚爲與
經異也曰經之所據者魯史也傳之所採則兼列國之史傳聞異辭故不能無差互且左之爲傳先儒謂中
多劉歆等所改實是亦未可盡信爲當時之實錄也

秋

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魯周公廟也禘夏禘也范氏甯謂三年大祭之名未詳所據夫人不係氏

姓左傳以爲哀姜公穀以爲齊媵劉向以爲成風罔匡又以爲聲姜據經例觀之夫人之氏姓猶臣子之氏

族非有極惡大罪不去也哀姜與弒二君爲齊所誅此宜遠之于兆域而絕之于宗廟者僖公義不勝恩既

請于齊而葬之至是又祭于廟而禘之皆非禮也經故于喪之至去姜于禘之致并去姜氏見其不得享小

君之葬祭也若齊媵則非正嫡以傳之賢豈有爲齊所脅而以先至之媵立爲夫人之理况朝廟謁至當自

有期何緣于大祭之時雜行之或曰公穀所謂媵即聲姜也漢世經師皆以公娶楚女爲正嫡故聲姜爲媵

然聲姜未聞失德亦不應去其姓氏此孫氏復劉氏做諸家所爲專主成風第僖既爲君則母以子貴成風

自是夫人何必待其與祭而後可正夫人稱也且即妾母不得稱夫人要亦僖公卓父之罪于成風何與焉

而至其姓氏與文姜等乎然則此所致之夫人其爲哀姜左氏說不可易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九年 襄王元年 春秋凡書之重辭之複者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邱之盟美之

大者也何也東姓載書而不歃血而五命之申又于修身正家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畧備春

秋故再書以美之嚴氏啓名則以爲再會而復盟者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爲之申王禁以風示子帶初

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指惠王也叔帶于是終桓之世無有所冀也此說亦于情事

爲切若公羊謂桓盟不曰此何以日危之也則非也夫桓公之盛孟子以葵邱之會稱之公羊惟以日月爲
例遂亂于安危如此此劉氏做所爲駁也又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考此會惟六國會賦會也邱皆七國會
淮八國並舊盟之國九國叛之說尤無稽或曰公羊所謂九國叛猶所謂叛者九起云爾非數其叛之實有
九國也故王氏樵輩據宰孔與晉侯云云亦謂齊桓之心至此滿焉然非經文本旨也宰孔不與盟汪氏克
寬以爲不敢使天子之受宰諸侯之約束說亦未是蓋是時宰孔已歸故不與盟非尊王人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十年 荀息之死諸家或以為襄之或以為貶之主襄之之說者謂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
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刑性歃血猶不能固其約也荀息獨以死殉難不食其言故書及以著其節書大
夫以見不失其官主貶之之說者謂荀息當獻公之靈惑官引之當道以志于仁使嫡庶之分明上下之義
定則獻公不陷于溺愛之惡而奚齊卓子可免殺身之禍計不出此而從君子邪乃以不食其言為信則匹
夫匹婦之為諒也兩說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荀息以死踐言固勝于臨難而苟免者然從君子
昏則大非孔父仇牧之比矣左氏引辭貶之非褒之也司馬光之言甚為有理讀此之可見荀息之死蓋守
而不善道者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書之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張氏治
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
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案
晉語晉獻公將廢申生而立奚齊里克與荀息言謂臣當從君之義不當阿君之惑及太子憂廢克又勉之
以懼不孝母懼不得立當時史臣稱之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惜其不能以死諫爭而中立以求免不思奚齊
卓子雖庶孽然既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之分已定乃復從而殺之其不阿惑之
心可原其弑逆之罪不可掩矣夫子修春秋於奚齊書弑其君之子以著奚齊之不正于卓子書弑其君以
著里克之逆而于里克之見殺又書曰晉殺其大夫以著惠公之不得為討賊一事而予奪之權衛有錙銖
不爽者焉此所以為性命之文也歟

夏楚人滅黃十二年 黃嬴姓國杜注在弋陽縣一統志古黃國在河南光州定城廢縣西十二里楚人滅黃

左傳云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于是伐而滅之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
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及伐江滅黃桓公果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胡傳亦
以書滅為亡國之善辭所以罪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而不得其所也案二說甚得
經意蓋楚自去冬伐黃至是始能滅黃者黃能守死以待救也乃閱三時而齊救不至桓之伯業於是乎不
克終矣閔黃正所以罪齊也惟穀梁以管仲為死而胡氏因之則非史記管仲之卒在齊桓四十一年為魯
僖之十五年而左傳于是年冬稱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仲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此時管仲

固尚在也穀梁不見國史胡傳不此是正反從而據之何其疏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諸侯城之將以遷杞也不序諸侯穀梁以爲桓德之衰諸家多從之而

呂氏大圭謂城緣陵不如城邢城楚邱不若城緣陵其說尤得春秋詳畧輕重之權衡蓋邢以自遷爲文諸

侯城之得救災卹鄰之道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爲狄所滅諸侯不請于王而擅爲城之故楚邱之役

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爲之城以遷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

也故書諸侯而不序此輕重之權衡也但呂氏謂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封諸侯非王法也之言猶

似拘于公羊專封之義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專封之說惟可施于楚邱蓋衛已滅也邢以自遷爲文

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併不得言封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穀梁作籍說文云鄆妘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括地志故鄆城

在沂州承縣遇防之事據左傳是季姬來齊公以鄆子之不朝也怒而止姬將以立絕婚而季姬不忍故遇

之於防使鄆子來朝而後公許姬還傳與注本極分明即穀梁謂遇爲同謀公羊以來朝爲使請已亦但言

夫婦籌請歸已之意耳自何氏休誤會請已之說以遇防爲要遮鄆子與之淫道使來聘已而胡傳復以爲

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當有大咎國幾亡杜注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土

山在晉地災害係于所災所害故不繫國也穀梁林闕于山曰觀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

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陸徙都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水相承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則以爲山名者近是但如杜注是沙鹿二字連文而漢志載左氏云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也單以沙爲山名與穀梁合杜氏疑誤也至公羊傳及何注義俱不了了或緣其河字遂謂崩爲河徙爲伯道將移于晉文之應尤顯與經遠不足據也沙鹿之崩先儒多云爲天下紀異惟胡傳從左以爲明年秦獲晉侯之兆豈以沙鹿小故應在一國耶其實災異之興天子諸侯各當引爲已咎正不必泥于所興之地而疎于恐懼修省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十五年 公孫敖慶父之子以救主兵內辭也不序大夫承杜邱之會言故不序此亦先自後凡之通例也而先儒說經皆以爲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選諸侯之緩于救患何也師之出次仁義存焉爾伐國問罪而不次是忿兵也兵忿者暴非所以爲義赴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怯非所以爲仁夫楚之伐徐胡爲乎以其取舒也而徐胡爲乎取舒則楚之翼而逼伐楚之徑也徐爲取舒而被伐今桓合諸侯于杜邱以謀救徐正救其所當救者乃次于匡而不進而第命大夫帥師以救之是畏楚者其實而救徐者其名也然則賴氏鳴飛諸家以徐婁林之敗罪諸侯非苛論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已卯晦公羊穀梁皆以爲書冥劉向云卽所謂夜妖也杜氏預以長麻推之已卯爲九月三十日則晦乃晦朔之晦非晝冥也震說文云霹靂振物者夷伯左傳以爲展氏之祖震夷伯之廟謂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慙焉劉歆云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陰慙故天加誅于其祖廟以譴告之也公羊則以夷伯爲季氏之孚謂微者也稱夷伯大之也董仲舒從之謂陪臣不當有廟雷震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何氏休云僖公蔽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案如左氏則夷謚伯字如其仲成季之類魯有展氏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稱無駭卒賜氏展是展亦魯之墜族然未知夷伯爲何時大夫且春秋魯史也君前臣名卽死後可字亦當繫字于氏安有稱其謚而舍其族之理至公羊所謂孚董何二氏以陪臣之見信者當之則陪臣立廟爲天所罰反字以大之更不近于人情然則夷之爲氏當如劉歆說而亦無他驗左闕其疑可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十六年 宋都宋之國都也是月杜注云隕石之月也重言是月者嫌同日也鷁水鳥

公羊作鵬史記宋世家及索隱引左傳俱同公羊師古注鵬五狄反說文作鵬皆古今字也六鵠退飛左傳云風也周內史叔興聘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興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服虔云鵠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故云君失問也案漢書五行志載鵠說以爲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鵬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紀退蜚傳以實應著故言風常風之謂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鵠之數云史記集解引賈逵說與此畧同穀梁疏則引賈云鵠退不成之象鵠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闕也又引鄭康成說六鵠俱飛得諸侯之象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數說小異要以爲兆宋伯之不終則一是陰陽之事正吉凶之幾之先見者而叔興云云蓋以天道遠人道邇爲君者當視履以考祥不當置人事于不問耳服注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似失叔興本旨

提月說 是月公羊古本作提月云提月者僅逮是月也何氏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任正月之幾盡故云劣及是月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是音如字一音徒奚反徒奚反即提字之音也銀山札記謂唐時本必有以提月爲是月者故釋文出此兩音然不詳審傳文及何劭公注明是爲提月作訓詁故云僅逮是月劣及是月若本作是月何勞如此辭費乎案公羊之意蓋以提月爲晦日故徐堅初學記晦日條引公羊作提月陸農師注鵠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等也亦引公羊爲證是漢唐經師相沿皆如此讀但以經文觀之書是月者嫌于與上隕石同日且或鵠之退飛不止一日故舉是月以包之也若果是晦日經當云某日晦如已卯晦之例矣札記所論自是公羊本義然要非經旨也

九月公至自會十七年 公至自會據左傳齊以滅項之故止公聲姜會齊侯請釋之乃得歸書至自會諱之也杜注諱見執故託會以告廟也公羊穀梁則以項爲齊滅而夫人會下公至自會皆無傳或疑公果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往請于齊不能致齊侯于魯地公果止于齊則當云至自齊不必沒其實也案西河毛氏云春秋文例有專見者有連事以見者此合上滅項會下皆連事必合觀而意始見焉蓋滅項不書國公執不見經使不書會下不知公之以滅項見止不書公至自會則夫人會下與文姜之會齊襄文法相似亦無以知夫人之爲公請者一連事書之而義無不見所謂文例也以此觀之前書會下者以齊侯歸自會道必

經下夫人要于路而會之非齊侯既歸而再以會姜氏出也時公必與齊侯同行因夫人之請于中路得釋而歸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也然則當往請于齊及當書至自齊之疑皆由未以屬辭之法考之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十八年

伐衛之役邢與狄俱書人穀梁以爲善其救齊胡傳從之張氏洽亦謂以曲直論

則衛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以見罪衛之深惟劉氏徹引角弓之義責邢不應棄

兄弟之親而從狄毛氏春秋傳則直以救齊之說爲非謂狄之伐衛其來已久向徒以齊桓救郵故衛稍安

枕今桓死而狄又伐之穀梁不度時事因上書救齊遂謂此亦爲救齊不知狄何愛于齊而必救之且何所

不得于救而復伐衛以救之者胡氏宗其說亦以人狄爲善其救齊謬也案此論雖與諸家異似于情事爲

近據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象不可乃師于營婁狄師退原委分明初無救

齊之說且使果爲救齊而善之則當五月狄救齊時正宜善之時也乃經止書曰狄救齊不曰狄人救齊

救齊未嘗稱人而謂伐衛之稱人者爲救齊之故此亦說之不可通者矣然則經何以人狄也趙氏鵬飛以

爲便文是也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鄆人人鄆不得人吳也故十四年會向復書吳今人邢不得人

狄也故二十一年狄獨伐衛仍止稱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胡傳滕子書名著其罪也謂齊桓之會九合諸侯而滕不與及宋襄

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有由此說非也齊桓稱霸自北杏以後衣裳兵車會盟之事屢矣大國如秦晉

小國如薛莒杞鄆之屬皆未嘗與何得以不會獨責一滕至謂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亦爲臆揣之見未

可據也然則滕子何以名陳氏傳良曰遂失國也蓋春秋之例執不言歸未失國之辭也言歸危不得歸也

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稱曹伯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稱衛侯鄭此執也而名之以爲遂失國也

云爾案以比事之法求之陳氏說較胡傳爲長惟此後滕子復見經孟子時尙有滕定公滕文公則滕未嘗

滅或者絕而復興歟然不可考矣

邾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執罪邾也魯鄆子鄆本無罪也曹南之盟鄆子後期宋公怒欲用之於社以屬東

夷邾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之義據左傳司馬子魚之諫是殺之而用其尸爲牲以祀神公

羊穀梁則以爲叩其鼻以血社叩擊也謂擊其鼻使血而取之覺社是但以牲禮辱之也夫鄆之後期非抗

宋也比至曹南而宋公已去曹故追之于邾也于邾未嘗與盟也而經以會盟書之明鄆子之來本爲會盟

而來無所爲罪也顧乃淫刑以逞至于血人君之鼻以用諸淫昏其無道已極不堪况甚而有如所謂殺之者乎故人邾而不去鄆子之爵鄆子本無罪也其不言社者以社無用人之禮故絕其所用之處也然用鄆子者宋公之意也經不蔽罪于宋而以邾人自用爲文杜氏謂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是也一說用之之際宋公不在故以邾人用之爲文亦通至何氏休謂魯本許嫁于邾季姬淫佚使鄆子請已以此二國致怨考之三傳並無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盟皆君之禮也凡春秋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曷爲內則沒公而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其諱是盟也奈何楚欲得志于天下久矣召陵以後桓志漸衰楚于是滅黃敗徐駸駸抗衡而尚有所懼也至此宋襄圖伯諸侯不服楚窺其隙乃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列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撻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僖公亦忘是德之志借之同敵自後會孟明薄盟宋楚遂得以陵駕乎諸侯矣語曰寇不可啓漸不可長于齊之盟魯及諸侯明楚之始也啓寇也鹿上之盟外諸侯明楚之始也長漸也春秋內沒公而外以微者書之其旨微矣

夏鄆子來朝二十年 鄆之初封文王之子聘季之弟也此年來朝公羊以爲失地之君何氏休據取鄆大鼎之文亦以爲春秋前宋已滅鄆劉氏敵駁之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朝者施于有國有家之辭耳况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鄆滅果在春秋前則鄆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乎此辨甚是案鄭氏樵謂春秋有二鄆桓二年取鄆大鼎于宋北鄆也在單州成武鄆子來朝南鄆也今單州有二鄆城二鄆相去甚近未知孰爲文王之所封然鄆以子爵則明係有國之君當如劉氏說也其來朝之意三傳亦無明文黃氏憲以爲鄆附庸于宋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強鄆子以宋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說雖亦屬揣摩而以理揆之或亦有然者矣

五月乙酉西宮災 西宮災左氏無傳公羊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西宮者楚女所居者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東宮左媵居西宮少在後時僖公爲齊所魯以齊女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邾悲愁怨曠之所生也穀梁傳則以西宮爲閔宮范甯注以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案漢志載董仲舒

說西宮者小寢夫人之所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此爲何注所本志又載劉向云釐公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際宮際宮即閔宮古今字也數說不同而皆有未安蓋西宮審爲楚女所居則楚女無罪天何爲而反災以示譴若謂爲閔公廟則古人左社右社廟不在西卽或五廟分列廟廟在西曾祖廟亦在西河獨以一廟當之至以妾母不當入廟則是時成風未竟未禘于廟天災閔宮子成風乎何涉或據詩新廟奕奕奕斯所作毛傳新廟閔公廟也之文謂西與新爲轉音故范以新宮釋之意魯之君臣不以閔公序昭穆而別爲立宮故天災以譴告之說較近似然西可轉爲新將是年春蒞作南門亦可云西作南門乎竊謂西宮之義當從公羊小寢之說爲正小寢者僖公之燕寢薛氏所云貳室是也人君之過常在深宮燕處之地西宮災必有所爲垂戒然亦非必如諸家之所謂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一年

孟杜注云宋地今河南歸德府唯

州有孟亭是其處也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鳴集解或作字異文箋云霍有護音與孟相近故公羊假霍爲孟鳴與孟本同部故穀梁假鳴爲孟集解或爲字字又孟之轉聲也案霍字當是鳴字之訛謂護與孟音相近此曲說不足據孟之役執宋公者楚子也經曷不言楚子執之胡氏曰分其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也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擯荆楚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豈尊王之義乎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此用趙匡說較諸家爲備而義尙有所未的諸侯之不違楚非但不勇于爲義也陳鄭蔡許皆楚黨而曹又宋之仇也前鹿上之盟宋所爲幸脫虎口者徒以有齊在也今齊亦懼楚而不至則楚何所忌而宋復河所恃乎其見執也必諸侯惡宋之虐而與謀乎執春秋故以同執之辭書之也夫襄欲圖伯乃不惟不識楚人之譎詐且並不知五國之不同心復諫求欲自罹于禍張氏治以愚而好自用譏之信乎其愚而好自用者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宋地卽今河南歸德府西北之毫城是也公會于薄釋宋公舊

說謂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也魯獨不至故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從楚楚于是釋宋公夫宋方主會荆人執而伐之以其俘來獻天下之大變也魯與諸侯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而願與歃血要盟以求其釋辱莫甚于此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亦若諸侯之釋之者然爲魯諱以爲諸侯諱也春秋之例諸侯

春秋之例諸侯

見執而不失國者則于歸名之書曰某侯歸于某此不名而言釋蘇氏轍謂歸于某而名則自名也書曰釋

宋公則諸侯名之也此說非是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不生名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赴

于同列者以諸侯而釋諸侯亦未必以被執者之名而赴于同列也然則宋襄之釋而不名奈何曰曹襄衛

鄭執于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襄執于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夫

公伐邾取須句二十二年 左傳須句風姓伏義後封近于濟世主太皞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

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取者取之邾也反其君者取而歸其君猶云遠之也趙氏鵬飛李氏廉

諸家以經言取不言反疑左氏為不足信西河毛氏謂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反其

知反者以傳見也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伐邾取須句何使須句遂為魯有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

取則知此日之反此因經以見者也若取之為義則推夫我曰予得之彼曰取並無書例胡氏乃以書取為

擅夫取而有之尚不擅而擅夫還之者乎案胡傳以春秋書取為責不請于王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

于邦內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故毛氏駁之然胡氏云云自是正論若謂凡得之彼皆曰取並無書例則

春秋真一斷爛朝報不待聖人而後能作矣毛氏傳好與胡為難此亦其一端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杜注云水名今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三十里泓之戰楚子稱人說經家

皆以為為微楚子然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何也宋公方脫聲鼓之餘而歸不能反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

其謬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漣 縉宋邑杜注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縉城今屬兗州府金鄉縣齊之伐宋謂

其不與齊之盟也然非義也何也楚與諸侯盟齊吳氏所謂乘間以干列國者爾齊侯不悟而盟之于國鄰

宋之不與其盟不衍義也齊反借此為名伐之于敗傷之後悖禮甚矣且不特此也齊孝之得國也宋之力

落筭而下之石者乎故趙氏鵬飛家氏鉉翁諸家皆以以怨報德非齊然則書爵非與之也正以其晉大惡而忍于爲不善故目其人而誅之也書伐書圍亦所以甚之也

天王出居于鄭二十四年

天王出居于鄭左傳云辟母弟之難也杜注天子無外書出者譏王蔽于匹夫之

諫不聽又德狄納狄女爲后而不厚其男女之防及子帶以狄攻王王遂出適鄭是王之致寇皆其自取故

未嘗不言出之證且謂叔帶者惠王陳嬀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何異故甯避之而出居于外

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爲貶可乎近毛氏春秋傳方主趙氏案襄王之爲

人就左傳所載觀之禍亂之作王實爲之厲階然春秋一經爲治亂臣賊子而作者也以滅倫于紀怙惡不

書及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未是蓋易書圍文見義無關褒貶與春秋子奪一係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

于狄泉不言出以雖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矣故書出書出者以爲王之自出

不與亂臣賊子之得偪其君也

衛侯燬滅邢二十五年 衛侯滅邢書名三傳皆以爲滅同姓劉氏儼張氏洽胡氏安國均從之蓋惡其使禮

至任邢陰謀以取人國也毛氏春秋傳謂邢衛皆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楚衛邱二國本宜協力同心以

相援拯者乃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苑圃及狄退而邢猶留師不去則邢惡甚矣越明年衛伐邢以報

苑圃之役并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于邢以謀衛而二十一年春秋即伐衛是衛有

狄禍邢實爲之衛文用聞以滅其國蓋亦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且春秋滅國三十若二十六年楚子滅麇杜

注楚同姓而不名或以爲待夷狄之禮也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也虢皆晉同姓以兩同姓滅

一同姓而虞與晉不名至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而晉亦不名胡氏乃謂晉滅虢不名而

此獨名者虞公貪璧馬以易鄰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也夫不責虎狼之挾羣而責蟲魚之貪餌非

平情矣案諸侯土地受之天子非諸侯所得而滅故春秋書滅未有不以滅爲罪者而惟衛獨名諸家皆援

曲禮以爲滅同姓之證朱子曾疑之謂當是涉下文書衛侯燬卒而訛今毛氏歷引經中滅同姓者以例之

則此書名爲傳寫之美文當如朱子說也

宋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同蓋闕文也故杜注云其事未聞公羊乃以爲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衍之者曰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不致臣婦父故三世無大夫也夫君即內娶不過

一卿之女河至娶國者無大夫師尙父邑姜父也未聞武王不以爲臣謂君不臣婦父不知奚據且經明曰

殺其大夫矣而反以無大夫釋之非辭也殺梁又謂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注家云公族有罪刑于

甸師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父梁子宋芻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稱名氏此尤不經春

秋非孔子家乘當爲後世示法何得諱其祖名以留不白之疑況宋督殺其大夫孔父顯見于經殺孔父不

諱而反諱孔父之後人乎至胡氏安國以此大夫爲澠之戰不死難者而崔氏遂疑是闕君即位三年喪畢

因治其罪不思宋襄爲楚所敗乃其自取安可以責臣羣賴氏鴉飛又曲爲之說謂襄公死成公立宋將託

于晉乃歸罪于其臣以滅先君之恥故殺其大夫然宋襄之恥誰不知之豈殺其大夫而可以操雪者此亦

因宋事而臆度之皆非闕疑之道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即莊二十九年公會柅伯姬之處也洮之盟左傳云衛人

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後儒賴氏鴉飛以此爲襄之辭戴氏溪則以爲貶之

之辭以春秋大例觀之平怨之事非事之甚不得已者衛子以父喪未踰年而出會莒慶以小國大夫而盟

諸侯皆禮之失者則謂爲貶之是也而莒自僖元年季友獲擘之後未嘗通魯衛文欲平之而卒衛成繼立

承父之志爲會于洮以平之其爲心蓋有比小事大之義焉周禮有調和萬民合方氏除其怨惡同其

好善則平怨于人固聖人之所許也此謂爲襄之亦是也一說莒慶蓋莒大夫之娶莊公女者于魯爲親莒

魯之平衛爲之實亦莒慶欲之故洮之盟莒子不至而莒慶先至此于當日情事亦切據左傳似亦以經之

意爲無惡于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二十六年 侵書人追書師公羊殺梁皆以弗及爲怯故一則曰侈也一

則曰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孔疏則以爲變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胡傳又以爲著齊之緩謂前書齊人是見

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數說不同以經考之齊之所以侵我西鄙者因齊桓卒時宋納孝

公而孝公之弟公子濞後爲昭公者本娶魯文魯欲立之與師以拒孝公十八年經書師救齊爲此也至是

孝公修怨而公追之至鄆者齊地實有所未及故直書之曰弗及也諸家昧于見侵之由泥于少稱人衆稱師之例曉曉置辯不思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如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皆先人後師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以多追之耶然則稱人者殆以罪齊之修怨稱師者明所追之為齊師固非變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亦非諱其怯而故張大乎齊也

杞子來朝二十七年 杞夏之後來朝稱子左傳以為用夷禮杜氏預因為孔子黜之范氏甯則以為時王

所黜二說相持後儒袒左者謂桓莊以來小國困于大國之誅求每自貶其爵如藤子薛伯之類坐此為當時所賤至于中葉雖內地如莒子邾子諸夏亦以夷稱之今杞自貶以比東夷之朝貢魯史書于春秋故亦

即以子爵書杜氏誤會傳意謂為孔子所黜夫孔子作春秋方惡諸侯之僭天子乃以黜陟之權自予不殆

于身為僭乎申范者謂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此成公也此年來朝與文十二年杞伯來朝皆桓公乃成公

始則稱伯卒又稱子桓公始則稱子後又稱伯天下無父子對偶適兩相左如此者蓋書杞子卒杞子來朝

必時王所黜故貶爵而子即承之也杞子來朝後又書杞伯來朝必時王所進故初黜而後陟也案用夷之

說固有成公以邾取須句為蠻夷猾夏及子服惠伯言邾莒于叔向曰君信蠻夷之訴之文可証然成之朝

不用夷而卒反用夷桓初朝用夷後朝又不用夷于何微之且春秋不聽人之自尊而肯聽人之自貶乎故

通儒多疑時王所黜者為近顧同一杞也父則前陟而後黜子則前黜而後陟其黜也不知其為何事黜其

陟也不知其何事陟憑空結撰恐亦難以考信然則宜何說之從也曰事可據者以事斷之事不可據者寧

闕亦說經之一法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胡傳以為為譏報怨據左傳晉文出亡不為曹衛所禮云爾

其實晉之取威定霸皆出于此非但為報怨計也何也從楚圍宋者雖陳蔡鄭許曹衛不與然楚之所以敢

于橫行者實以得曹而新晉于衛也則二國之罪固不在陳蔡下矣使楚方圍宋晉乃遠攻陳蔡鄭許不惟

無以解宋之圍而亦無及于楚安有城濮之戰惟不救其所已攻而攻其所必救則宋圍自釋而我可以逸

待勞此宋人告急之初子犯所為即定侵曹伐衛之謀也故人而以譎論文文或有不辭若徒以報怨譏

文恐于當日情勢尚未之熟審也然則春秋不問事而兩舉晉侯家氏鉉翁以為言之不足又重言之幸其

先天下之所難以慰諸侯之望者或信然歟諷不諷之間志于外攘者姑恕焉可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成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左傳作子叢公羊又作子啓未審孰是買之戍衛據左氏為楚而

成也因楚救衛不克公懼晉故刺買以說于晉而又以不卒戍告楚為兩解之辭蓋是時晉楚之強弱未判

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于晉楚間而觀勝負魯之本謀也故書刺而不去公子明買之殺

不以其罪也公羊云不卒戍者內辭也意亦同左故張氏洽賴氏鵬飛諸家皆主左氏惟毛氏春秋傳用殺

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之文謂買之戍衛報衛之為魯平莒伐齊非為楚戍也其曰不卒戍者不成乎戍也

謂不遇晉軍不從君出奔而優悠無成公實憾焉故正其罪以刺之刺者訊也如周禮三刺之刺謂訊而殺

之不枉濫也兩說不同以經文觀之上書晉侯伐衛繼即書公子買戍衛後乃書楚人救衛是買之戍衛在

楚師未至之先左稱楚救不克固與經辰似從穀梁者為是但刺字之義說文云直傷也與周禮司刺之訓

審察者不同家範翁辨之已悉毛猶據以詰經又責買不從君出奔本國大夫亦無從他國之君出奔之理

此則皆有所未當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昇與也晉侯侵曹曹不服罪故入曹執曹伯以昇宋人說經家或以書

入書專為貶辭謂曹于是時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運入其國又分其田以昇宋人暴矣雖一

戰勝楚遂主夏明道不足尚也或以為褒之之辭謂曹其公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至于赤芻者三百人

且又皆中夏而黨楚晉侯圖伯執得其罪故稱爵張氏洽吳氏澂則以經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晉致楚與

戰之由此不主褒貶言而尤得當日情事蓋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也故先以假道啓衛

之覺衛不許遂自河南濟畧侵曹境而即代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獨不聽致其君出奔

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入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伯昇受圍之宋人則楚人不得

不與晉戰矣夫致其救又致其戰是皆晉之君臣計之深慮之熟而後出于此此所為一戰而成伯業也然

而諷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今不詳所在左傳楚子使子玉去

宋子玉不從晉退三舍以避之子玉進戰陳蔡之助楚師者先潰楚遂敗績春秋晉侯書爵三國稱師予晉

侯之能用衆以成此戰勝之功也蓋楚自入蔡以來勢日強橫齊桓伐之僅致屈完于召陵未大創也故次

而諷矣

春秋 禧公紀

年卽滅弦救鄭而莫之能制已而聞許滅黃敗徐孟之盟遂至伯主且爲所執向諸侯之從齊者半折而服于楚矣幸晉侯君臣慮遠計深能以逸待勞一戰而挫其威南風乃於是乎不競是城濮之績烈于召陵實甚故張氏洽紳氏鵬飛諸家皆主與之之說惟胡傳以書之畧爲非予晉不思經于齊桓用兵恒稱人惟伐楚救鄭一書爵晉文則侵伐執戰皆以爵書其予之之意灼然可見且書侵曹書伐衛書執曹伯與宋人無非爲城濮之戰作緣起何謂書之畧乎黃氏曰抄以抑晉侯者不樂成人之美若文定云云殆于不樂成人之美者矣

衛侯出奔楚

禮諸侯失地則名衛侯出奔楚其不名何也陸氏澹以下諸家皆謂衛侯之出也以懼晉故使

元咺奉叔武以與盟則國固衛侯之國與失地者有間矣其歸國也疑叔武爲篡已而殺之是自等于失國也故歸則名出奔則不名胡傳乃謂晉文修怨因不名衛公以著其罪此殆爲公羊晉文逐衛侯之言所誤

未嘗一言及于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旣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矣以此觀之言之不爲修怨也亦明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

宮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滎澤今屬河南開封府諸侯盟于踐土同獎王室也以晉序齊宋之上陳氏傳

良謂予晉以霸也齊先宋汪氏克寬謂伯者以勢之強弱爲上下齊強于宋故也魯衛附楚者也蔡鄭會從楚圖宋者也莒則與魯爲好者也晉一戰勝楚而五國皆至晉于是遂伯諸侯矣襄王在是而不書孫氏復

曰不予晉文之致天之子也王子虎洩頌亦不書杜氏預曰不同歎也衛子叔武也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也是盟也王實命晉爲侯伯或以不告故不書陸氏澹曰公在會豈容不知所以不

書蓋有微旨也據左傳晉侯實納王而亦不書又何也以晉侯欲求諸侯乃納王以爲圖伯之計而又恃功請隧圍畿內之邑而取之故春秋削之也

公朝于王所王所居之處曰王所猶後世車駕所在曰行在所也時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公羊傳曷

爲不言天子在是不予致天子也意以天子之來爲晉文所召也據左注是襄王聞戰勝將往勞之故晉侯爲作宮于踐土而諸侯因而朝王非晉召之也且時王本在鄭而踐土鄭地也其往勞亦非遠出也梁傳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意以踐土爲非天王所當居也然朝者觀君之總稱虞周之書凡諸侯見天子于外于京皆曰朝是朝于踐土亦禮之所宜然也其所以兩書王所之朝者趙氏鵬飛謂以著諸侯之不常朝得聖人之微旨矣蓋春秋初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一皆因伯事以行可見匪伯之故則未必朝也至此在外而得書朝彼至京師而反書如者李氏廉謂此若書如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注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是也諸侯皆朝而經獨曰公朝者春秋魯史也故但以公朝言之而諸侯之朝自見非是魯一國朝而諸侯皆不朝也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晉地杜注河內有河陽縣今懷慶府孟縣西三十里有河陽故城卽其地也左傳晉侯召王以見諸侯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啖氏助謂以常禮論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能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胡傳引之謂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旣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語與程子晉文欲率諸侯以朝王而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之意相發西河毛氏則以召者請名與呼召義異謂晉文之意欲假冬狩之禮請王狩于河陽以誇耀諸侯夫子修經時去一召字以示尊王之義非晉本不請狩而改之曰狩也說子事實亦近若史記稱晉侯召襄王王會之河陽踐土不知襄王非特未嘗與晉侯會且河陽踐土豈非一地踐土勞師在夏河陽之狩在冬亦非一時合以爲文其說誤甚舊解又謂九國之師並入王城恐驚天子故召之來然使師次河陽而諸侯入見何驚之有或曰諸侯道遠令其至溫不便又令至洛故須召王夫溫之與洛相去幾何惜諸侯跬步而勞萬乘之駕孰得孰失可不辨而自明此皆所謂求其故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者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二十九年 翟泉杜注云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左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滿塗奏小子懋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胡傳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下鞏諸侯大夫入夫子之境雖貴曰土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上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也以後諸儒或以爲大夫之交政于是乎始或以爲著晉文之慢王然大意皆不甚異惟程子謂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追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以大夫爲諸侯不知何據疑行文之偶

誤也又案公穀經文俱書公會惟左氏經文無公字黃氏震以爲闕文謂會者既非諸侯則書人乃其實事未必陰爲譏詆如諸家說也論亦近是當存以備考

秋大雨雹

左傳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胡傳以爲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之兆案漢志載劉向說云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殺子赤立宣公胡傳云云蓋本于此考春秋全經或紀災或志異而皆不著事應者以天道遠遠不可執一說以求之故也其實變不虛生咎有自致故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感應之幾捷于桴鼓或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則人君恐懼修省以消其禍于未萌耳以董子天之愛人君至無已也惟告之而不改而殃敗乃至之說觀之可以得其故矣

衛侯鄭歸于衛三十年

衛侯歸國書名說者謂執不言歸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此非也衛侯之見執于晉而歸京師也與成十年執曹伯歸京師同乃經于曹伯之歸第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不名曹伯無罪也衛侯之歸獨名之且不曰自京師者衛侯有罪也衛侯之有罪奈何衛以王室懿親甘背晉即楚及見伐于晉又棄宗祏而奔楚幸而得歸乃殺無罪之武叔爲元暉所訟晉侯執之實諸京師之深室賴魯人爲之納賂以請晉始釋之夫亦可以自反矣比歸而又殺元暉及公子瑕非所謂怙惡不悛者乎故初之自楚歸經書曰復以其時叔武尚在鄭雖失國猶其國也今之歸則國已非其國是不當復而復者也故不以復書之又况曹伯之歸天王釋之故可曰歸自京師衛侯之歸雖亦天子釋之而權實操于晉侯且納賂焉非天子所以命諸侯之道故不言歸自京師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晉人圍鄭

圍鄭之役孫氏復胡氏瓊俱據經文以爲責鄭不與盟也而或者因左氏有無禮于晉之言遂以貶而稱人爲責晉不應復修舊怨家氏鉉翁曰晉文始入可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豈猶以舊怨加兵蓋翟泉之盟而鄭不至是以疑其貳于楚耳汪氏克寬亦謂鄭貳于楚而數加兵非專爲私忿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且二國同役而不同心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說彙纂云鄭在王畿于翟泉爲近伯主盟于近地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專指出亡時事也况王享晉侯鄭欽定春秋傳

伯爲傳又虞同會盟豈晉至此時猶修舊怨者觀此則家氏汪氏不主修怨其見卓矣

取濟西田三十一年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爲晉所畀之曹田公羊以爲曹所侵魯之故田趙氏匡及劉氏

敵以下皆從公羊蓋淮濟岱皆魯境而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有魯濟今日濟西是自濟以西之田其

爲魯故田也明矣毛氏春秋傳則主曹田而以爲魯乘曹之危而力取之非晉人所分案經書田者十桓元

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汝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汝陽之田襄十九年取

邾田定十年齊歸鄆龜陰田哀二年取鄆東田沂西田及此年取濟西田也或繫國或不繫國李氏廉曰

不繫國者吾故田也繫國者非吾田也鄆東沂西亦不繫國承上伐邾言也以此觀之濟西之不繫國則其

爲魯田斷不可易矣毛之意不過以反侵地當書歸不當書取耳不思汝陽田亦魯田經于汝陽書取不與

鄆譚龜陰同呂氏大圭謂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而我取之故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

自歸故曰歸然則此之書取亦以爲非曹人之所欲云爾不得以潮東沂西爲比也或曰果復魯舊地而書

法何亦與取非其有者同也張氏洽曰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况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

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四卜郊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于郊故謂之郊但郊有二一是報反之祭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者是也

此惟天子得行之一是祈穀之祭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報反之

祭在于月郊特牲迎長日之至周禮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穀之祭在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

上帝桓六年傳啓蟄而郊漢太初以前歷啓蟄在正月中皆寅月也魯之郊本祈穀之郊初未嘗借天子說

經家因明堂位有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之文遂咸謂春秋書郊爲魯之僭

禮不知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是言祈農之祭與孝經所稱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不同且春秋書郊皆在

四月與冬至之郊亦截然不紊諸家信明堂位無稽之說概肆詆斥其亦未之考而已矣然則四卜郊何以

書卜筮不過三今三卜不從而四卜以是爲瀆瀆則非禮耳蓋祈穀之祭自啓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

所謂不過乎分者言不得過春分也郊之用辛報本與祈穀皆然然或上辛不吉則卜其次次又不吉則卜

其三以三辛皆在本月內也有本月中氣却在後月者古謂之下限魯之四卜或因下限而然然三卜不從

則神之不饗可知矣而必四卜而後免牲特書之所以著其瀆也

猶三望

望祭名望而祭之故曰望也三望之訓諸家不同公羊以爲泰山也河也海也賈逵服虔以爲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預左傳注取之考古望祭無有言及于星者且祭法星爲六宗之一與日月皆祭于壇不闢望祭望祭專指山川而言尙書望于山川柴望秩于山川其明徵也故孫氏復張氏洽胡氏安國諸家皆主公羊鄭康成則去河增海稱木訥又去海增濟說雖小異然以望爲望祀境內山川則不異也戴氏溪獨謂魯僖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黃氏震甚是其說以境內山川諸侯所當祭者常事不書其所書必非常祭也義亦可通而要非經意經之意以望祭山川原因郊祀而及卜郊既不從則望祭亦可以已可以已而不已故書猶以著其失與書猶釋正同一例非以其祭西南北三方而後爲非禮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三十三年

殽之戰秦不稱師與人曲在秦也故陸氏潛輩謂爲許晉襄之以權變禮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卽戎爲惡之甚是責晉與秦等非經意也夫秦背晉成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念舊德已經從子犯所請而擊之矣乃晉文卒秦不惟不弔反乘其喪而伐其同姓秦則無禮河施之爲先軫之言非過激也至墨經興戎古人有行之者矣淮徐並興魯君凶服命帥夫豈不義而殺晉一竊聖人肯取而列于書乎而或謂魯拒門庭之冠也晉邀鄰國之利也不可以並與曾未思滑今河南偃師縣轍今河南府陝州滑固近晉而殺則晉境也晉爲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况密邇郊圻與東郊不啓者何異而得晏然已也且秦之弱鄭也不假道而過周之北門免胄超乘其目中豈惟無諸侯抑且無天子非殺之敗四馬車輪無反有以懲艾之則滑必入秦滑入秦而秦或扼函谷以成建瓴之勢京室危于累卵矣是晉之敗秦正所以繼先君之志而功烈同于城濮者此猶責其忘親可乎然則晉何以書人爲晉子諱也曷爲爲晉子諱釋殽而戰于義究有未安諱而稱人若其未嘗親行者然蓋責在秦自不得不怨在晉也

文公紀

名輿僖公子以襄王二十六年卽位諡法慈愛惠民曰文在位十八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元年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毛國名伯爵孔疏謂以伯入爲卿士而食采于毛者也錫

命錫文公命也公羊以錫命爲錫之命服杜氏以爲錫之命圭以晉惠初立王錫之命而晉侯受王情證之則杜注爲得而以晉武公請命于王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辭證之則公羊亦是胡傳散冤圭璧云云兼

用二說也毛氏春秋傳因公羊說劉敞曾非之遂詆胡傳爲誤案汪氏克寬云古者天子錫命諸侯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爲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歿而追命之者始立之命則此年所書是也但古諸侯嫡子必受誓于王乃稱世子及君薨王遣使省其終事命世子嗣爲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于天子天子錫之黻冕之服與命圭合瑞然後服之以歸未受命不敢服其服也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于王其嗣位又不請命于京師王不能罪而反使臣來錫命兩失之矣據此則公羊之言本于禮爲合而圭璧亦當泛言若五等命圭則自開國時錫之其朝天天子天子以珪合之而驗其信否虞書所謂輯五瑞者是初不聞每立一君必別有命圭以爲之錫也

公孫敖如齊 公孫敖穆伯也敖之如齊左傳以爲禮謂凡君即位卿出迎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趙氏鵬飛則謂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文公即位一歲之間而朝會之使遽出非禮也二義不同攷古制諸侯居喪惟不親與于會盟若使卿大夫奉命以行未聞有讓其不可者蓋邦交有常期往來有定制三年之久其不能杜封疆絕賓交勢也况初即位有通嗣君之禮左氏之訓殆未可厚非惟僖十三年書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乃報聘于京師且即聘于晉此年書毛伯來錫命而得臣乃往拜于京師公孫敖亦會晉于戚旋聘于齊于天子則待其先施于邦交則不待乎報聘汪氏克寬謂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斯或春秋之微旨耳至河氏休以爲讓喪娶則經無明文即使敖之使齊果爲圖婚然納幣在二年年冬逆婦在四年夏安在其爲喪娶乎此揣摩之論未足據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杜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前轂之役兵端實起于秦秦不入滑晉不敗秦也然晉襄得志于滑亦可以已矣使當秦兵再至但修文告以却之若展禽之犒齊師秦未必不悅而反矣不此之圖而逞志于再戰則晉亦有不

能辭其責者矣故經文似專罪秦穆而諸儒兼罪晉襄酌理準情尙未大頗惟胡傳咎其不告天子方伯而

連然興師爲以架攻架不免近迂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周室衰微雖告于天子豈能止侵伐之暴

胡氏固嘗有言天子能治諸侯則春秋不復作矣若謂告于方伯則晉固伯主也自襄王形弓之賜文固始

丁丑作僖公主二年 作僖公主為僖公造木主也作主常事也常事不書曷獨于僖公書之左傳云書不時也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高氏開曰周人卒哭而耐耐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耐廟也猶未耐廟者欲躋之故也家氏鉉翁亦謂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于作主以是故也惟西河毛氏謂喪有二主編考諸禮文並無其事國語晉文設桑主在獻公久喪之後非虞時論語問主栗固有之然未聞練時可易主也說與諸家為異案古人始死設重立虞主時乃易之禮所稱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是也夫虞主可以易重主則練主詎不可以易虞主乎况禮文殘闕不止一端公穀經師虞主練主言之鑿鑿必有所受觀何氏休引士虞禮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文則不得謂禮無其事而概從抹煞也

大事于大廟 大事公羊穀梁皆以為大禘禘者合也謂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廟也何休注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祭也李氏廉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以兵為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祭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禘為大事禘祠烝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禘也于祭無譏故不書祭名郊禘大雩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案大事為禘諸儒說皆與公穀同惟杜氏預以禘為即禘謂以審諦昭穆言謂之禘以合羣廟言謂之禘一祭二名也此說本于劉歆賈逵而孔穎達正義主之近毛氏春秋傳顧氏春秋大事表申之尤力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云禘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禘于僖公皆言禘不言禘王制天子牲禘禘禘實禘烝諸侯酌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則禘禘禘嘗烝中之一事然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所載與大傳同而大傳又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子禘及其高祖說者謂天子有禘有禘諸侯有禘無禘大夫以下並不得禘唯有功而見察于君乃可禘祭祭止及其高祖是禘之與禘有合有分公穀家所言不得謂其出于禮緯而斥為不足據也

躋僖公 躋升也升僖公何以書為逆祀書也其逆祀也奈何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乃以新鬼大故鬼小而躋僖于閔之上春秋以為非禮故譏之也但逆祀之義謂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如公穀及胡傳以閔僖比父子則是兄為弟後子為父孫其亂昭穆之序也甚矣惟何氏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氏穎達亦謂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爾說于經旨不背故李升廉汪氏克寬皆主之

近西河毛氏又以何說爲非謂廟次與世次不同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就廟次言則閔僖爲君臣在文公當僖爲爾而閔爲祖故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閔錫父之廟而先僖公食者且三十三年不可不爲久也此說蓋泥于廟無二主昭穆同則難于位置故也不思昭穆之義本生于禘祭之南向北向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父子異昭穆兄弟則同昭穆如傳所稱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皆一定而不易其子孫雖生列藩封死不入先王之廟而亦不得與天子異昭穆之班使非父子而以爲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爲兄弟廟次則正矣其如名實之反戾何且毛釋傳文亦非其本旨傳之意蓋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義不自今日始其所由來久矣即下文所引禹不先鯀湯不先契之類是也非以閔廟在僖先三十三年之爲久也至于廟之爲制有常有變萬氏斯大云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不得多以華氏恒兄弟旁及宜爲神主立室不當以室限神主之言觀之萬氏之論誠至論而廟無二主之疑夫亦可以不必泥矣

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三年 沈國名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屬河南汝陽縣潰者民逃其上之辭也伐沈之役五國皆稱人高氏閔胡氏餘以爲著其威福下移而政在大夫孫氏覺家氏之窮翁仲氏鵬飛以爲罪晉襄之舍大務細不足以有爲以事輒之伯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患自救鄭始春秋皆人之者不與大夫之專政也蓋舉兵伐人使之畏服所謂威也率衆救人使之免難所謂福也威福者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于國聖人見微知著故于二殺皆貶而人之則以爲著威福之下移者是也然晉襄之時商臣弑君有滔天之惡楚之人皆莫之與也使晉襄能聲罪致討仗義直前天下諸侯誰不鼓勇而從者晉之伯業有光于前矣釋此不圖而區區于蔣爾之沈以爲能伐其與國不始于避虎狼而獵狐兔乎則以爲罪其不足有爲者亦是也惟胡傳謂雖非義舉而與報復私怨者有間故辭無褒貶則恐非經意臣諸國皆稱人得臣獨書名內辭也且不書得臣亦無以見諸家之爲卿行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春秋書伐者不書救書救者不書伐此獨伐救兩舉爲一經特筆孫氏復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爲責其不能救江謂江小而弱楚人圍之必不得撤四境屯禦之衆與宿衛並行也乃處父帥師不汲汲于解江之圍而先犯鋒未可乘之楚豈能救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見所以救之者非其道也據

左傳晉人之救江也既遣先僕于前又請王師于後命上卿而動大衆初非以孤軍塞責者比其不解江圍而伐楚正放晉文救宋伐衛致楚之法不得謂爲無謀迨門于方城而圍江之子宋圍之卽引兵而去尤不得謂無功諸家救非其道云云似非核實之論意惟罪其不能伐楚者得之蓋商臣弑君自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晉爲方伯奉天子命臨以王叔桓公能聲其罪以致討楚不爲城濮之敗卽必且爲召陵之請盟而江之爲江匪特可以解目前之圍必且可以無後日之患矣無如處父襪濼小材心實楚畏其遇息公而還也以爲吾之伐楚以救江也江圍既解矣吾又何多求焉而不知創之未深晉師方歸楚師又出而江之滅遂以隨之矣然則書以者見其以正堂堂之師而僅爲救江用也罪之實惜之也

夏逆婦姜于齊四年 此文公娶夫人也禮娶大國以上卿逆此逆不以上卿故左氏以爲非禮其稱婦姜者從乎女在途之辭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宜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例公羊乃以此所娶者必齊大夫之女以非國君女故賤之穀梁又以不書卿逆爲公之自逆稱婦爲公自逆而卽在齊成皆此不據策書不考史事而憑臆造撰已屬不經至胡氏謂文公禪制未終逆有女故貶稱婦其憑臆較公穀尤甚案僖公之薨在三十二年冬十一月至此夏已爲月者四十矣禮記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祥之與禫皆以二十五月爲斷從未聞逆歷四十餘月而猶謂之禫制未終者或曰胡所謂禫以納幣時言故原意誅之然因譏納幣而並貶逆婦春秋亦無此書法納幣在二年冬杜氏以長歷推之已在二十五月之後是納幣時且不得爲未免喪乃又踰年有餘而轉爲喪尙未免乎然則春秋所書斷當以左傳爲正尤當以經之所載爲正也

晉侯伐秦

晉侯伐秦報王官之役也張氏洽謂經書晉侯所以深罪襄公趙氏鵬飛則以晉報爲是胡氏安

國又謂春秋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諸說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以張氏爲是謂自戰

以來晉屢勝秦及秦伯濟河焚舟而晉避不出兩國勝負亦相當矣今又伐秦是日尋干戈以相讐也况救

江則遣大夫伐秦則君親之故書晉侯伐秦于滅江之下以見其急于修怨而緩于恤患矣胡氏以晉報爲

是蓋以秦晉交兵釁起自秦故晉無譏爾胡氏安國謂春秋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不罪晉侯者正

所以深罪秦穆則朱子亦處其說矣

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五年

王襄王也榮叔王國大夫榮采而叔字者禮有含飯謂以物實死者口不忍使其

虛也周禮玉府大喪其含玉賵者賵死物既夕禮公贈束帛元纁兩馬故杜注云珠玉曰含車馬曰賵也書歸舍且賵公羊云兼之也賵塗服虞謂舍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不言來穀梁謂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舍以晚案雜記諸侯相弔舍祿賵臨同日而畢不聞遣異使也諸侯且然况天子乎且天子之與侯國道路修阻赴告不迭每不逮事故雜記志承舍之禮云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是既葬猶致之不必其適用也至賵則將葬前贈車馬正是及時而謂爲早可乎此孔氏穎達所爲闢其非也王不稱天劉氏傲胡氏安國皆以爲天子而成諸侯之妾母爲夫人是爲弗克若天故去天以謹之西河毛氏獨謂母以子賁既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是禮來賵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以赴告薨葬而反罪天子以贈送者其不書天闕文也說亦近是然榮叔歸舍賵猶可曰偶也召伯會葬又闕則非偶可知也或曰非闕文則事與幸啞同彼何爲不去天以謹其始也曰仲子不稱夫人又別立宮未全乎僭此文之所以有不同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六年 處父之殺翟國左氏以爲侵官公穀以爲漏言侵官之非劉氏傲胡氏安國駁之故諸家多主漏言之義謂處父雖非君殺而禍由君之漏言春秋所爲歸其罪于襄公也但以二傳考之公羊稱晉君欲使射姑將以處父諫而止射姑入公告之出刺處父子朝是以爲一時事也而此時襄公方葬靈公未立其所謂君者何君乎穀梁覺其難通謂晉與狄戰射姑爲將處父請易以楨盾公與射姑言之及公卒射姑遂使人殺處父其以爲兩時之事然晉自營文五年諸將佐卒六年春復置三軍始以趙盾將中軍而是年秋晉侯即死初無狄伐晉與狄戰之舉穀梁造此以彌縫公羊而不知其空言無實其疏漏仍與公羊等也然則經曷爲稱晉殺也春秋之例凡殺之不以其罪與有賊而不知者皆稱國以殺晉三郟胥童齊高厚鄭公子嘉是也今處父見殺由狐射姑乃僅蔽獄于孫亦之續鞠居而主謀之人竟任其脫然遠引而莫之問也是亦有賊而不知者例也其失政刑也甚矣故稱國以殺以見處父之辜擅固有取殺之道而殺之不以其罪故隨書之曰晉狐射姑出奔狄使干載而下以屬辭之法求之自能待殺處父之爲射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告朔也鄭康成周禮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朝于廟告而行之其牲用特羊論語所謂告朔之餼羊是也既告朔即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

朔是尊天子敬祖宗重民事皆于此乎寓焉禮之至重者也文公以閏非常月闕而不告朔不知閏者所以定四時而成歲者也麻不置閏則弦望晦朔以次而差久且至于寒暑亦反易矣故于文王在門內爲閏禮稱閏月天子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天子之子閏月且謹之如是諸侯而可以不告月乎書之見公之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其曰猶朝于廟者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若曰不如彼而猶幸其如此將已而不遂已是猶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公穀乃謂猶者可以已也杜注亦以爲可止之辭蓋皆以猶三望猶釋例之而未思春秋書法先儒謂有文同而實異者此類是也以朱子獨取胡傳幸其不已之辭觀之則可見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者之未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七年

令狐之戰公羊以爲偏戰先蔑作先昧稱人者謂貶先昧之

以其師外也穀梁說畧同而以輟戰而奔爲逃軍據左傳則是稱固與秦康公戰也既人宣子又人秦伯者盾舍嫡嗣而外求君秦納庶孽以奪嫡甥之位皆罪也然晉實召秦非秦自納雍以亂晉則晉罪尤重况盾以畏僞改圖不謝秦而興師襲之是晉人爲志乎此戰也故書晉及春秋之責有攸歸矣獨左紀先蔑出奔事多可疑前趙盾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于秦則此時先蔑士會當在秦軍即或先歸盾飭背之必無使將下軍之理且已將下軍則蔑亦拒秦者也又何爲出奔于秦以經觀之應是先蔑士會與公子雍皆從秦師而來至于令狐爲晉人所襲故還奔而士會從之耳左傳云云殆傳寫訛誤或說經家見公羊經本奔上有以師字及穀梁逃軍之語因收竄左傳以求合二傳亦未可知不然何一事而自相矛盾如此也令狐杜注云在河東與剗首相接今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地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今屬河南開封原武縣盟于扈晉侯立也不序諸侯左傳謂公後

至故不書所會似避不敏蒯氏匡以下多主之劉氏敵則謂諸侯不序爲欲治宋而復不能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傳所稱諸侯無能爲諸侯無功者其意相合似亦有理然終以左氏爲正晉大夫趙盾也盾之不名孫氏覺以爲春秋及大夫盟者惟二例敵之盟齊方無君齊之大夫不求盟以紓國之難則安危未可知於是權宜與公明則明公非大夫之罪是以不名而曰齊大夫也此年晉靈尙幼晉之大夫求盟諸侯以紹先君之業而諸侯皆會晉之嗣君幼不能盟則大夫不得不假一時之權是以不名而曰晉大夫也胡傳則謂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會故畧而不名說與孫氏爲異案春秋之例凡外臣而盟我公與大

夫而盟諸侯無不名之以見其罪惟此年盟扈與莊九年盟鷓齊晉大夫皆不名而盾自新城以來亦無不以名見則此年不名以主幼而得無貶當如孫氏說也

公孫敖如莒澠盟

冬徐伐莒莒求援于魯而請修泲之盟公孫敖如莒澠之趙氏鵬飛予其協謀以備徐吳

氏澠則責其假公以濟私兩義不同而皆切于事實蓋徐爲魯患自開國已然繼因齊桓創霸以來乃不敢肆其侵掠今莒以弱小之國見伐于徐魯不救之將必復有徐患則以敖之澠盟爲協謀備徐據其事也然

考左氏所載敖爲襄仲逆婦及陵鄆登城見之美遂自娶之襄仲攻敖惠伯平之敖乃還女子莒則茲之行敖之意誠不在於救莒特假明莒爲名以遂其從婦之謀耳觀明年冬經書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考其跡者可以知其心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八年 司城司空也宋避武公諱故稱司城據左傳司馬公子邛也司城蕩

意諸也經具其官而不名劉氏敵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爲罪二人之不能其官蓋謂司馬典兵司城守土與

兵者至于見殺守土者至于出奔以是爲不能其官故書其官責之也然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國大夫溺

職者多矣無第以官書者惟宋三書官宋十三公中忠如孔父如仇牧亦不以官書而惟三書官于昭公之

世此殆聖人欲著公子鮑之弑逆而特爲變例以發其疑耳何也鮑以厚施得衆襄夫人又助之其志于篡

竊也必匪伊朝夕矣斯時宋之廷臣不黨于鮑者意惟公孫固公孫鄭及公子邛蕩意諸華耦而已去年殺

鄭與固今又以殺穴夫聞是必鮑屈此數人假襄夫人之隙以陰除其異已聖人見微知著痛鄭固邛以無

罪被殺而意諸之來奔與華孫之來盟必有厚望于魯故皆沒其名而特書其官以明死者之非苟死而生

者之非偷生也諸家以不能其官罪之此不過緣左氏有昭公無道之文而爲之說試思環宋皆鮑黨欲成

鮑之篡竊安得不以鮑爲賢以鮑爲賢又安得不以昭爲無道左氏不察徒其赴告而書之後儒復從而周

內之不惟諸臣之冤莫白並聖人變例特書之旨亦以不明于天下吁可慨也 此條本劉右溪春秋析疑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瑣王元年 毛伯見元年來求金者何以度支告匱王葬難供故求于魯也考之禹貢惟

荆揚二州貢金魯圖竟其產則漆絲金非所以責魯貢也然天府有關列辟均當各修其貢何待于求况王

之子魯喪也甫以榮叔來歸含且賵書旋以召伯來會葬書其恩禮之優渥爲矣若者而魯于天王之崩公

不奔喪僅一書公孫敖如京師乃又不至而復一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心比事觀之魯

書 卷二十一 春秋 文公紀 十四

之罪可勝言乎春秋書求金書求賻皆一以觀宗周之微弱一以責諸侯之不臣也不書王使左傳云未葬也公羊以為三年然後可以稱王則非是僖九年蔡邱之會襄王方居桓閣而宰孔致命一則曰天子使孔再則曰天子使孔可見公羊說之不足據矣胡傳又以春秋不稱王使為不欲冢宰託王命以號令天下說亦未的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顧命及康王之誥其以冢宰命行事者惟未册命之時耳既受册命

九月癸酉地震穀梁傳震動也公羊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休注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或曰

震者戰而非動引漢志天風二年詔地有震有動震者有害動者不害為動與震異之証黃氏仲炎非之謂

動甚為戰戰生于動爾豈可歧而二之夫地至靜者也以動國語周伯陽父云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

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逼而不能蒸于是乎有地震張氏以為陰盛陽微之異是也王氏葆亦謂

春秋書地震者五惟于文襄昭襄見之皆陰盛陽微之所致時文公怠惰政在大夫故有此異然後世史記

地震必曰震于某所而春秋不然者何也聖人之意蓋謂地當靜而動天下之靜者必有反其常者矣其異

在一方而其惟關天下故不書所震之處欲使有天下國家者皆當鑒其異為之恐懼而修省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左氏以為禮謂諸侯相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穀梁則以為秦人弗夫人也故即外之弗夫人者而見正焉二孫氏及鄭氏玉皆主此義謂成風以妾母僖

稱夫人書薨及葬皆用夫人之禮于是秦人歸祿聖人為之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為夫人

以僖公之失禮也諸家之意是以此書僖公成風與隱元年書惠公仲子同也案毛氏春秋傳云僖公成風

本是兩德孔疏所謂二德一使而併致之是也其先僖公者以僖先薨也不稱及公羊所謂子不可及母是

也諸家襲穀梁說併僖公成風為一人謂是僖公之成風夫婦可以為夫有母不可為子有若云僖公之成

風則母為子有矣史家無此書法此駁甚是蓋經稱成風不稱夫人者以僖公夫人連文則嫌于無別若稱

夫人風氏及僖公之祿則于薨之前後為反易而辭亦累贅故書法不得不如此觀朱子云惠公仲子想是

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則毛氏云實較舊說為安矣

夏秦伐晉十年秦伐晉以號舉先儒皆以為罪秦惟蘇氏轍家氏鈇翁王氏樵主闕文之說黃氏仲炎則引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謂如夏五閏月之比似亦近情然以事徵之要不若罪秦之

不可易也夫自戰淪以來秦晉互相侵伐春秋何獨罪秦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爲盟主尊周攘

夷天下賴焉城濮之役秦實輔之既而晉盟以結鄭又襲鄭而滅滑是覺起自秦也穀之役則方伯之職所

不容已者乃因是相讐連兵不已且結楚以爲援而向之輔晉以攘楚者今且附楚以謀晉矣秦晉之覺深

而晉人力疲于西陲秦楚之交合而楚人逞志于南服以致陳蔡鄭許震懼相從江蓼庸蕭滅亡相繼晉之

所以不競而楚之所以終強者秦爲之也春秋所以獨罪秦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杜注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以親諸

侯稱子者陸氏濱曰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劉子單子尹子是也執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劉氏傲曰

不與公之盟也曷爲不與公盟家氏欒翁曰頃王即位諸侯莫不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苟知事君

之道辭不敢盟躬親觀于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與蘇子盟不恭甚矣沒公貶魯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

交經曷爲不貶之案蘇子于僖十年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則蘇子乃流離困頓之人也何有于外此來盟

實王使之耳不稱王使者金氏賢曰爲王諱也蓋頃王初立不能修明王度以朝諸侯而乃使大夫盟辱也

故諱而書及以及爲我所欲也由是觀之王之不王魯之不臣概可見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羊作屈音同厥貉杜注地闕當在陳州項城縣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

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孫曰楚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而聽命焉楚子田于孟諸

而還據此則陳鄭宋皆從楚矣經獨書蔡者諸國與會不與次也序蔡侯于楚子下何也杜氏謂曰蔡與楚

比周欲同力伐宋疾其受制于楚故書其爵以示譏也次者遲疑不進之意高氏闕謂著楚子之包藏禍心

欲憑陵中夏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楚故特表而出之以均其罪案黃氏正憲云前年楚子使椒來聘

專爲通道中原以便北伐之計也故親浮江漢東下陳鄭蔡皆其經歷之地也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

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國故次于此以此觀之楚子之包藏禍心不止于伐宋而已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國名地理考實云今湖廣鄖陽府鄖縣古麇國也楚侵伐書爵始此高氏閔以爲

聖人悼列國之無盟主張氏洽以爲著楚之益彊盛家氏鉉翁則又以爲榮麇考厥貉之後宋陳鄭以大國

諸侯受役于楚司馬麇子何有焉然麇子逃歸是知恥之君也逃必受伐麇子知之矣知其必伐而猶然逃

之是麇之君不可以無禮加也麇之國不六于蔡然楚子伐之一敗于防堵再敗于錫穴而終不與楚成楚

不可以威劫也小國之臣服于楚未必皆其本心介于強暴而莫之或恤不爲蔡許則必爲江黃矣彼江黃皆以暴義而召亡者也以此言之爲麋子者豈不難哉聖人丞嘉守義而不屈者故書曰楚子伐麋以強楚之君親暴兵焉見麋爲楚所注意之國而不敢輕也此賀氏仲賦之論卽家氏所謂榮麋也然麋見伐而諸侯莫救則悼列國之無盟主亦可于言外得之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彭生公子牙之孫叔嘉伯也承匡杜注云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故匡城是也承匡之會據左傳爲謀諸侯之從楚者蓋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又聽命于厥貉故謀之也胡氏安國于此無傳王氏葆以爲著大夫之擅政家氏鉉翁則以爲襄魯二說不同以事攷之晉欲謀武國而使次卿爲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是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却楚人方張之勢也審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天理之在人心尙未盡泯滅者實此有以啓之是承匡之會猶愈于歸父子宋之會也然則春秋書之雖未必要其無貶辭亦可知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長狄也國號鄂瞞防風氏之後漆姓左傳鄂瞞侵齊遂伐我 卜使叔孫得臣追之

吉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時富父終甥爲駒乘瑤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公羊則以爲

得臣殺之穀梁亦云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臣得臣射其目身橫九敵斷其首而載之肩

見于軾與左傳異胡傳本劉敞稱衡以經文無長狄字疑左穀直敗一人之辭爲非西河毛氏辨之曰經但

書敗而不書獲以賤夷狄而不矜所俘故畧之蓋所敗者狄而所獲則長狄也觀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上總稱狄下稱長狄可驗也况魯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以問仲尼曰此防風氏之骨也禹會諸

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戮之在昔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狄氏則長狄種系原有明徵祇魯語稱長不過十數

之極也則長止一丈而春秋考異郵云長百尺穀梁云身橫九敵杜預又云長三丈爲未可盡信耳案左傳

所載是以長狄爲狄中一人非以長狄爲國號劉胡駁之皆失其旨毛氏此辯可補入注疏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十二年子叔姬卒左傳云不言杞絕也蓋以叔姬爲杞所出也公羊穀梁則以爲許嫁之女據女子許嫁笄而字之禮言也啖氏助劉氏敵皆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于此三說不同詳左氏之意因經文杞子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遂謂此叔姬爲即僖三十一年伯姬所求之婦今爲杞所出故不繫杞又因成五年杞叔姬來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謂彼叔姬爲杞桓所請續爲昏者

以事揆之即今士庶家亦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且既如其請以次女續昏二十餘年又復見絕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至九年請于杞而後杞來逆喪姊妹二人俱爲杞所棄杞何強暴魯何懦弱至此是不但二人均稱叔姬之爲可疑也況既已見絕非復夫人經亦不應以卒書之故無錫顧氏謂當以公殺許嫁之說爲是但所稱許嫁不知何國之辭非必許于杞也季氏廉乃謂已許嫁杞杞伯來朝請絕而復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何由預摘其瑕而請絕乎此皆由以上兩事牽合爲一故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至劉氏胡氏以此爲傳文誤置亦憑虛臆揣非有確証不足據

秦伯使術來聘術即西乞術也公羊作遂古術遂字通如月令審端徑術注云周禮作遂是也術之來聘公羊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陳氏傳良汪氏克寬皆從此說以爲予其能聘而漸進之陳氏際秦亦以繆公賢故春秋待之多恕辭獨張氏洽以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受兵責之與諸家不同案秦之聘魯與楚之聘魯皆用遠交近攻之術故九年冬椒來聘明年遂有厥貉之次今術來聘冬十有二月遂有河曲之戰左傳一則曰告將伐宋再則曰告將伐晉本得其實情諸家乃因術辭令之嫻爲襄仲所稱許遂謂經無貶辭不思秦之強橫與楚正埒晉所爲疲于奔命而楚得乘間以憑陵中夏蠶食諸侯皆秦實爲之故春秋于其來聘書法一與楚同以見魯之受聘爲墮其術中而不悟耳張氏說似尤得聖人微旨又此秦伯王氏葆辨爲康公亦甚是蓋秦伯任好以文六年卒康公卽位于今已六年諸儒蓋沿公羊之誤而未暇深考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城諸及鄆之傳云書時也諸魯邑見莊二十九年杜注云在城陽縣今青州府之諸城縣古諸邑也鄆公羊作運杜注城陽姑幕縣有員亭員卽鄆也攷水經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運鄆城縣南成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云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城也沂水篇沂水又東運東莞縣故城西只小沂水合孟康曰縣故鄆邑京相璠曰鄆那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鄆亭在今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本春秋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沂水據此則成四年所城之鄆卽西鄆邑近晉故杜注云以謂晉也此年所城故東鄆邑近莒故杜注云莒魯之所爭者廣韻謂鄆爲太昊之後卽魯附庸須句國殆因須句在東平以致牽混耳夫城其國邑宜無待于帥師而行父帥師何也黃氏炎以爲歎于義是也

蓋東鄆本莒邑後為魯有今城之是城非其所有也城非其所有慮莒來爭於是乎將兵以防之書帥師闕之也

世室屋壞十三年 世室左傳作大室杜注云太廟之室也漢五行志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魯躋僖

公子閔公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蒸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

二月不兩至于秋七月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凌夷將

墮周公之祀也公羊則以世室為魯公之廟稱世室者謂世世不毀也申之者曰禮請侯五廟惟太祖廟不

遷二昭二穆親盡則祫魯以周公為始祖故周公廟謂之太廟而伯禽者始封之君亦不欲毀其廟用倣文

武世室之例以其廟為世室故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知為魯公廟者以此時

尚未立武公廟故也案古世太二字通用如鄭大夫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太子春秋書會王世

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傳云晉太子申生鄭太子華故穀梁亦以世為太然謂伯禽曰太室則與公

羊同意左氏本亦謂魯公廟其作周公廟者注疏家不解太世字通而望文為說故誤也世室屋壞何以書

譏不修也宗廟者人君所常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黜陟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淫

雨之災而其屋自壞則其漫不經心也久矣亟稱之志不敬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十四年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穀梁李之為言猶弗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范注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

入其魁中也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弗星亂臣之象也孔穎達正義釋天云彗星為機槍郭璞曰妖

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孛也案星經星長有尾而偏指者曰彗光芒四出者曰孛孛者彗之屬非

即彗也孔氏疏似欠分明唐李涪風算孛字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

東故晉宋齊當之此又以孛為月孛之字與諸家異如其說則經當云有孛入于北斗不當云有星孛入于

北斗星孛者星之光芒孛孛然非孛星也然所推事應與叔服合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一年齊弑懿公又二

年晉弑靈公果不出七年 一皆驗天之示人顯矣哉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晉出也邾文公卒邾人立定公定公者獲且齊出而長故邾人立之捷菑奔 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子邾邾人辭不受屈于義而還故經書弗克納弗克者晉之辭也晉

之曷爲人之蓋大夫與兵以廢置諸侯奉不正以奪正雖見義而徙亦不得爲無罪故穀梁深責其知之晚而劉氏敵以爲不免于貶也若公羊雖以爲貶而實與而文不與之說則不可以爲訓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筆削垂訓將使千載之下習其文以考其實豈有實與文相悖者乎觀此則公羊之謬明甚矣又趙氏匡以書人爲諱而胡氏安國從之似亦非經旨

宋子哀來奔 子哀左傳以爲高哀謂哀爲蕭封人宋公以爲卿不義而出書曰宋子哀貴之也公羊以爲無聞穀梁以爲失之夫明明有字可據二氏之說殊未允協至黎氏潛因不書氏疑爲宋公之子謂如子同子糾之類孫氏復直以子者宋姓哀爲其名尤穿鑿趙氏鵬飛曰春秋固有不書其氏者如王人子突是也何獨于子哀而必其書氏子同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曰子子糾則在喪之稱與子般子野同不可援以爲例又曰諸侯同姓之臣則稱族公子公孫是也異姓之臣則稱氏高氏崔氏是也從國之姓惟婦人則然姜氏姬氏是也豈可以子爲哀之姓耶此辨至爲分曉故諸家多從左氏書字意以子哀爲得見幾而作亂邦不居之義惟家氏鉉翁謂子哀旣在卿位臨難苟免罪莫大焉不得以書字爲貴而不名與諸家說異案傳曰哀爲封人以爲卿不義而出則哀之未嘗居卿位明甚且哀于是時必見鮑之弑機已成力不能救故潔身去亂左氏因策書有宋公無道之文遂以爲不義宋公恐非哀來奔本意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魯大夫子叔姬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也舍遇弑魯使單

伯視叔姬齊人執單伯並執叔姬孫氏復以下皆如此說此通論也惟此單伯與莊元年逆王姬之單伯是否則一人事不可知不容意爲之解若左傳謂襄仲使告于王請王寵以求昭姬不過因周有單子遂疑單伯爲王臣耳夫單伯果王臣明年單伯至自齊經曷爲以內臣之辭書之乎至公羊以不稱行人疑爲已罪又緣經文執單伯與執子叔姬相連遂疑爲道淫而穀梁亦以單伯叔姬爲同罪二傳之誣較左氏爲尤甚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行人之職圖在司寇有專官焉若凡奉使即稱行人其被執而不稱行人遂

目爲已罪求之于經安有當乎祭仲以誘挾執本非已罪而經不書鄭行人樂祁黎以飲酒執本屬已罪而經書宋行人豈非以其官爲行人乃書行人耶誤以不書行人爲已罪求其罪而不得則認爲道淫使叔姬蒙不自之冤胡可訓也兩書齊人趙鵬飛以爲貶商人胡安國以爲罪齊國之人程子兼用之其義始備宋司馬華孫來盟十五年 匡王元年 宋華耦來盟不書名不書君使而書其官與氏左氏以爲賢之穀梁

則以為無君之辭孫氏覺張氏治賴氏鵬飛皆主左傳謂華孫當國事廢弛賢臣外奔之際懼鄰國諸侯乘其間而伐之于是權宜來盟以紓國難春秋以其實未受命于君不可知君使其為國舉職有合于大夫出疆有可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之義故不以矯命罪之胡傳申穀梁以不稱使為罪其專行無君又曰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猶繼掌兵權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辭而經書曰華孫蓋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後然後委之以政也案春秋外臣來盟而不書使者三齊高子楚屈完及宋華孫也胡傳于高子則嘉其定亂于屈完則獎其服義而于華孫獨罪其無君不知穀梁所謂無君以稱官為無君之辭非以其不奉使為無君之辭也至以稱華孫為著弑逆之後不當世掌兵權尤屬節外生枝詳玩經文于公子邲之死蕩意諸之來皆具其官而不名于哀雖不具官而亦以字舉蓋以諸臣為忠賢故特變文以示與之之意焉今華孫來盟殆必見子哀來奔而魯寬容之欲以討賊之圖厚望于魯其誠惻有出于諸臣上者經所為書其官又書其氏左傳賢之之說優于胡氏多矣盟不日穀梁謂為前定杜注謂至魯而後定盟亦杜義為長末段亦用春秋析疑意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

蔡為城下之盟而還公羊入不言伐此言伐何兵至即入也趙氏曰若如此則當書戊申郤缺帥師伐蔡入

之此既先言伐而後言入則非即入可知也楊氏士勛亦謂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據此則

公羊說非矣至罪蔡罪晉諸家說各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蔡晉即楚而晉伐之蔡受伐不服

而晉入之故趙匡以為兼惡蔡也然晉為盟主不能攘楚以庇蔡而加兵于蔡既伐之又復入之則正免于

暴矣高氏閻張氏洽以言伐言入為甚晉人不亦宜乎李氏廉謂晉人用師有節春秋予之非也

夏五月四不視朔十六年 文公四不視朔左傳以為有疾公羊穀梁以為無疾李氏廉謂三傳說皆通蓋文

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汪氏克寬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

命于天子而自立不朝于天子而述職其所為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爾是水木本源之義混

滅而僅存者也文公時防廢此禮而不行實有無王之心非特怠于政事而已也案有疾無疾李氏謂三傳

皆通以事徵之文之四不視朔在齊侯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鄆邱之前必公怠惰苟安又恐為齊所辱故

託為疾而不聽政因以飾人耳目而借之辭齊公穀無疾之言似尤得其情實不然一十二公之紀豈無因

疾而不視朔者而經不書莊七月有疾八月薨而亦不書八月不視朔則文之非真有疾可知矣且前此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也至此但書不視朔則並朝廟之禮而亦廢之矣汪氏罪其無王非苛論也

毀泉臺 泉臺之毀左傳云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蓋以爲妖所出也正義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毀臺並毀其宮劉氏敏以此與臧文仲祀爰居同皆迷民以怪者也泉臺公羊以爲郎臺即莊二年所築之臺也謂未成曰郎臺既成曰泉臺孫氏覺以下皆從之而胡傳申之尤力謂臺之存毀非治亂安危之所係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春秋之所謹也顧氏春秋大事表獨以郎臺之說爲非謂郎在今魚臺縣去魯都二百里係邊鄙之地世無有邊鄙有妖而應在夫人者即云毀泉臺與上夫人薨不相連屬而經文無間異事不另志月日若非宮內不祥急欲去之亦豈有當衰麻哭泣之時而改先朝故事毀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故知迷民以怪之說爲是也案春秋地理考實魯有兩郎隱元年費伯所城在魯臺縣九年城郎及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則在魯近郊以左氏蛇自泉宮出之文証之惟在近郊故云入國若本在宮內則入國之辭爲不通矣穀梁以泉臺即郎臺其說必有所受况十八年公薨于臺下黃氏正憲謂即蛇出之地則非魚臺之郎尤有明徵顧氏以臺爲蛇妖而毀則是謂泉臺必非郎臺似未審魯固有兩郎也且如黃說則蛇之爲妖殆文公從先君子此之兆非聲姜之兆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之滅據左傳楚滅之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胡傳譚庸有取滅之道而薦賈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大事表非之謂經于滅庸之事詳書而不殺者所以著楚之交深黨固將有問鼎之漸關乎天下而書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常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威稍挫中國得以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糜俱爲今鄖陽府境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楚益壯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繞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帥而早知其有窺周鼎之志矣衆庸之爲國自武王伐紂已與巴蜀同見于書傳世歷數百年其所屬魚邑即今四川夔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屬秦楚巴三國之交楚不結巴秦則庸不得滅庸滅而中國之邊陲撤楚之橫益于是乎不可制矣顧氏此論本于趙木訥楚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列國諸侯皆在其掌握之說而于形勝尤爲詳審若

張氏洽謂楚之于庸不當夷其宗廟雖亦知滅楚罪之不可爲訓而春秋爲天下安危而書之故猶禾之深究也

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十七年 伐宋之役先儒多從左氏以卿不書爲失所伐獨啖氏助以爲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考是時晉荀林父僅佐中軍衛孔達未嘗執政陳公孫寧抑置衛下其尤卑可知而鄭石楚亦無聞于時啖氏非貶之說似爲可信然據國語所載宋人弒昭公晉趙盾請師于靈公且旁告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撻錡于丁甯以伐宋曰何故弒君可不謂堂堂正正聲罪致討之師乎使能取其篡逆立正典刑不特晉之伯業于是有光而天下之亂臣賊子因之知懼尤撥亂反正之一機也乃師至宋立文公而還夫文公者非他卽弒君之公子鮑也乃非惟不能討之反從而立之其異于稷之會以成宋亂者幾何是左氏失伐云云猶爲末減說經者反力主啖氏而謂左氏爲非吾不知其于義安居也

春秋集解卷四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宣公紀

名倭或作接文公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在位十八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元年癸丑此喪娶也春秋書之一若無譏辭者然杜氏預謂不待貶而自明是也顧宣之惡猶有大于喪娶者據事直書而其失豈可于言外得之何也公之即位與聞乎故者也與聞乎故內歉于心而赤為齊甥夫人姜氏又在齊懼其有以間魯也所以坐席未溫即汲汲焉使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姜既歸則齊惠必益親魯姜氏雖有言惠亦不之信矣是得婦姜而後宣公之位定宣公位定而後敬嬴公子遂亦可無虞于見討此所謂惡有大于喪娶者也故聖人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稱公子遂見娶齊之謀本于遂也繼書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者有姑之辭稱婦姜見敬嬴之以妾母專政而欲速以姑自居也或猶以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在國稱夫人三名雜稱初無義例亦淺之乎論春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甲父胥臣之子也河曲之戰胥甲佐下軍與趙穿撓曳駢謀晉人至是討其不用命放之于衛杜氏預云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公羊以放為近正謂大夫已去三年待放然後放之

合于孟子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之義胡氏非之謂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其可以為正乎此駭亦未允案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是卿不皆為天子所命况胥甲下軍之佐耳若之何以自命責之也且周之初于八百國放流以下獄必猥煩若必一一請命于天子司寇之官將日不暇給此徒泥于尊王之意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者也然則曷為書之也蓋著其與穿同罪而胥甲獨見放也 欽定傳說彙纂春秋之法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為罪累上則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亦為罪累上蓋胥甲父誠有罪而放之者不以其道則以累上之辭書之以見義焉爾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賂齊也其賂齊也奈何何氏休曰子赤齊外孫也宣公篡弒之

恐為齊討為是賂之也濟田故魯地即僖三十一年所取于曹者也以濟西田賂齊與桓公以許田賂鄭前後一轍然彼不言取而此獨言取者桓之弑君鄭不與也魯畏其伐以許田為賂鄭猶可未滅也故但書曰

假假者有所借之辭也宣之弑君謀出于襄仲事實成于齊惠故從內取邑之例而書曰取取者非其有而有之之辭以著齊之貪利而黨惡也不稱我者程子謂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也案取字之義劉氏敵李氏廉諸家皆以為非齊之強取惟毛氏春秋傳謂我雖賂之未與也齊人乃資賂而取之去雖不用師徒然亦黷矣故特書曰取此就經文語氣體釋而出雖與舊說殊而亦可備一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善其能救也何善乎爾趙氏鵬飛曰楚莊天下姦雄也前日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秦鄭既得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可以直趨中國矣于此而不救則陳宋將為楚有故以救之為善也然傳稱救陳經不書宋何也家氏鉉翁曰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純乎為義然弑逆之賊夫固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故不與晉之救之也由二說觀之可知不書救陳無以見保小之仁不削救宋無以嚴討賊之義此所謂政在春秋也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柴林伐鄭 柴林鄭地晉稱盾帥師救陳四國徒會之因其伐鄭不書稱盾杜氏曰取于兵會非好會也胡傳則謂諸侯于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乃謹禮于微之意此蓋本公羊君不會大夫說也考之春秋多有所不合何也臣不可疑于君故君不會大夫會師既然會盟亦宜然乃文十四年盟新城以趙盾列數于諸侯之下而不嫌于疑君僖二十五年盟洮則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則有衛甯速成十五年盟戚則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則有齊國

夏皆以君會大夫經文列序而無異詞何其不謹于禮耶然則此書晉師不書稱盾其義安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好會之人為王征伐則同行之師並重義繫之大夫則必書大夫義繫之師則師可書大夫不必書也杜氏以為兵會非好會者是也

冬晉將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異文箋尚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鄭注柳聚也齊人語而廣雅釋詁崇亦訓聚是必齊人語讀崇為聚故其訓同也崇之侵據左傳是晉欲求成于秦聽趙穿之謀而伐崇以致秦數故杜注云崇秦之與國也公羊乃以為柳者天子之邑不係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劉氏敵非之謂信如公羊言晉罪大矣春秋會無貶文乎故諸儒皆從左氏謂穿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晉之當國者不裁而正之而反曲從其請則其失亦可見矣何也秦自敗殺以來深結于楚秦晉相惡者數年中間秦穆作晉

不復東征二國之兵稍息已而復生覺於令狐故楚得乘間以憑陵中夏今苦果欲求成則遣一介之使述先君之好秦晉之交必不難合秦晉之交合則秦楚之交必疏晉無西顧之憂楚斷同仇之皆斯亦制楚一大機也不此之圖而徇奸謀以伐其與國卒之成不可得取怨愈深而秦楚之交愈固晉計之失未有甚于此者矣案論甚精惟責當國者之不裁正則未思此時之當國者非他人固趙盾也盾方欲卑穿以兵而張之其肯裁而正之乎然則經書穿書侵正以著晉靈見弑之由不但明楚之得力于秦而晉伯所以不振已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社注云在陳留

襄邑縣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在甯陵縣西南七十里大棘之戰諸家各執一見有謂惡歸生與楚比周者孫氏復也有責華元見獲不能效死者高氏閔也有以爲傷華元之不敵而責晉之不救者趙氏鵬飛也金氏賢則以爲宋鄭動民報怨侵伐不已故皆書帥師以著其勞民之罪胡氏安國則又以爲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且以示人主不可輕役大衆而當重將帥之選也數說不同而皆爲義之所有若穀梁以先書師敗績後書獲爲華元之得衆則非也春秋不書敗其師而書獲其君與將者二戰韓與蔡獲鄭公子變是也先書敗其師後書獲其君與將者五莊元年荆敗蔡師以蔡侯歸僖元年魯敗莒師獲莒挈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沈子滅獲陳夏薨哀十一年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及是役是也蔡變固未聞其失民獻舞國書夏薨亦未聞其有得衆之實公羊說殊臆造宜諸家皆勿之從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夷臯之弑據左傳實趙穿因董狐歸獄于盾而孔子從之說者以爲春秋

責備賢者之意不知春秋之意初非徒責備賢者而使無辜而蒙首惡之名也謂夫弑君者穿也而穿之所以弑君實由于盾自不應舍盾而罪穿也試以傳之所載質之穿趙之側室盾之從兄弟也前此河曲之戰穿爲罪魁而盾但故胥甲父子衛今此桃林之攻穿實戎首而盾轉使逆黑臀于周姜氏實云惟其黨之是以比之也倘曰變起倉猝絕不與謀彼周狗之呼何預伏一彌明公徒之禦何先着一靈輒且安知鉏麇觸槐不卽屠殺之而特文致其辭乎公羊責其不討賊左氏惜其不越竟夫郎越竟亦觸郕之舍爵而行耳卽討賊亦齊人之殺彭生塞責耳其不能未滅夫弑如故也而况不越竟未必非待穿之推刃不討賊未必非

懼穿之有辭安定胡氏以高貴鄉公之事比之謂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陳泰讎刑直欲指昭爲首惡則盾之爲首惡也明矣斯則聖人所爲從晉太史而書指盾弑君之微旨也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三年匡王元年牛死不郊左傳以爲非禮以郊祀在三月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滌養之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既傷其口再卜者又死何難三卜而違廢不祀故曰非禮也公年則謂卜祗二牛一是帝牛在滌宮三月一是稷牛即祀后稷之牛唯真是視故帝牛不吉則板稷牛而卜之若不吉則已竝不三卜胡傳則謂匡王未葬公當在衰服中而遽行郊祀故備書以見其失三說不同西河毛氏據春秋郊牛因死傷而廢祀者二易祀者二皆再卜而止謂公羊說較爲可信又據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之文以胡說爲不然謂越紼者言天子在殯輜車設紼遇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管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尊于五祀者無不可行若既殯即五祀亦行矣况郊祀乎是以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正以郊者天事天事則何可廢也案此辨固亦有理但詳玩經意曰乃不郊猶三望乃者繼事之辭亦難辭明魯之不郊非悔其失禮也特以郊牛死傷不得已而不郊耳于天所以示譴之意蓋未之有覺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允姓先世居瓜州傳所稱居允姓之姦于瓜州是也春秋大事表云自晉獻娶允姓子生夷吾夷五歸自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始陸渾之戎襄公時與晉敗秦師于穀嗣是而後無役不從亦數與盟會以在晉陰別名陰戎又曰姜戎又曰九州戎據此則戎于楚本風馬牛不相及者今乃無故而伐之意陸渾居伊洛之間而種落皆役屬于晉晉所恃爲羽翼者也楚子之伐陸渾始剪晉之羽翼以嘗晉耳及晉不能救遂觀兵于周而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已而復移師侵鄭可是楚于是時駁駁乎有囊括并吞之心不止于爭伯已矣向非王孫滿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之言有以燭其奸而折其氣安在其即撻甲而過乎春秋書伐陸渾之戎爲周危并爲晉罪也陸渾公羊作賁渾潛研堂文集謂賁當爲傳寫之訛本當作齒卽古文陸字从光兒讀爲六故陸有陸音案釋文賁音六集韻亦力竹切是賁本有陸音非必緣齒字轉寫而訛如錢氏說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平莒及邾據杜注是莒邾二國相怨而公與齊侯爲之平其怨莒其稱及者何內爲志也稱不肯者何心弗先從莫之能強也周禮調人諧合萬民之難合

方氏除邦國之怨惡則平者固君子事也以齊魯大國行君子之事於小邦宜其降心相從不待文語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何也高氏閔曰鄭魯婚姻之國公欲爲鄭平莒而挾齊以爲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也莒所以不肯也乃公羊以不肯爲辭取向夫聖人設教豈欲爲魯最妄向而忘加莒事乎穀梁又以伐莒爲義兵夫非王命馳于不肯而取人之邑尙得稱爲義乎故王氏元杰謂魯欲挾強齊以平鄭假力以爲利也故春秋書及以見公之所欲書取以著貪利之罪一說莒與鄭相距甚遠不應有怨殆杜氏以意釋之據經傳稱莒僕弒紀公以寶器來奔而公却之未平也至是魯與齊好欲共平之行及鄭國而莒來辭故公怒而伐之此以平莒爲句及鄭又爲句而亦他無左驗且如其言經當曰至鄭與迫齊師至鄭同例矣今日及是因莒而及之杜氏注殆未可破除也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五年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蓋禮大夫以上嫁女皆留其送馬示不敢

自安迨廟見成婦乃取其馬還之謂之反馬故孔氏穎達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增之義也然則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正合子婦人三月祭行反馬之禮而春秋書之河也胡氏安國以爲反馬當遣使不當親來高固親來非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省今見逆踰時未及歲也而叔姬遂來亦非禮也家氏鉞翁亦謂反馬不躬至歸甯無逆行高固列國之卿挾婦俱來以邀魯宣館甥之禮魯之宗廟重爲之辱矣由二家說觀之春秋非譏其反馬也譏其託反馬之名而夫婦來以是爲行禮之中失禮甚矣故書及書來以示戒若何氏休以禮無反馬謂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于家春秋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譏乘行匹至也則鄭康成箴膏肓已駁之不尼據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衛侵陳左傳云陳卽楚故也蓋上年楚伐鄭陳與楚平故曰卽楚然是時荀

林父已伐陳矣而經不書胡氏安國謂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卽陳及楚平可知以趙盾孫免稱侵卽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夫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連兵伐鄭今而卽楚無乃于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不務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善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趙盾再見公羊以爲非弒劉氏做駁之謂弒君復見者不止一盾以盾復見爲非弒君則宋萬復見亦非弒君乎朱氏睦欒亦云盾負大逆而預國事再見子經者以見晉之無臣子耳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公羊叙趙盾之事與左氏畧同其責盾以不討賊亦與左相近惟以趙盾復見爲非弒

君則于義未安宜勦敵引弒君之復見以駭之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良夫來盟左氏以爲始通且謀會晉先儒因有謂交相求以尊盟主所以外楚

而爲自安之計者有謂非若齊晉大夫魯而來盟是以無譏者惟汪氏克寬謂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

但書來而與公敵禮可知外大夫之抗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見亦可以備一說蓋魯以援立之賜事

齊而外晉晉將有討時衛與晉睦又與魯救患解紛方迭相爲援所以使人來告欲魯之與于會也然來聘

足矣安用盟爲趙氏鵬飛曰晉之責衛也篤而魯之庇齊也深使魯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于晉故

盟之以固其會晉之心也審是是盟雖不可以魯魯罪良夫而欲借小信以免辱魯之計自安者亦未矣來

盟不日穀梁以爲前定胡傳因之以公子友如齊盟先儒謂奉命而往之時盟期未定故不日言例之則良

夫之來亦未必卽有盟期前定云云殆非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杜注地闕地理考實云今山西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有

黑嶺字文泰改爲烏嶺寰宇記云卽春秋晉黑壤也黑壤之會據左傳晉人以公不朝又不使聘止公以賂

免焉故不書盟爲內諱也胡氏安國黃氏仲炎皆主此義汪氏克寬則兼譏晉侯以爲不能如晉厲公之執

曹成而歸諸京師爲失殘正之刑蓋以晉成之立公不朝聘而每歲適齊執止之辱固所自取然忽盟主而

不事其罪小得罪于君父兄其罪大晉人畧大罪而問小過而又逞其私欲惟利是求欲免春秋之責難矣

趙氏鵬飛戴氏濬則以此爲左氏之妄謂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經書齊侯弗及盟平邱之會公不

得同歆經書公不與盟誠如左氏所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書矣豈得闕而不錄此不信傳而信經以經

文列國皆書簡觀之似無貶之意但春秋事據左氏故取胡黃諸家說而木訥岷隱之說附見焉

壬午猶釋八年。釋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爾雅釋又祭也周曰釋殷曰彤夏曰復昨楊氏士勛曰謂之復昨

者復昨日之禮也謂之彤者不絕之意也謂之釋者釋頤昨日禮也何休公羊注釋祭昨日事但不降地灌

神爾賓尸者猶云享尸也古者祭必有尸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據少牢

饋食禮自天子以至大夫皆賓尸但卿大夫以當日天子諸侯則以明日蓋卿大夫以下禮少故可當日行

之天子諸侯禮大故必異口乃可行也壬午仲遂卒之明日也胡傳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

釋不告者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釋者全終始之恩于臣子也仲遂國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

矣案石氏介云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釋則祭爲重而釋爲輕以釋視卿佐之喪則釋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以此觀之仲遂雖有罪然宣公旣以大臣任之則宜符以大臣之禮卒而猶釋故聖人書以譏之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

萬入去籥 萬杜氏預以爲舞名無于舞籥舞之別公羊以萬爲于無籥爲籥舞則文武分焉孔穎達詩疏從鄭箋亦以萬爲于舞而此條則依違其間未有定解呂氏祖謙則主左注謂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胡氏安國則主公羊云萬舞也以其無聲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故去而不作二說互相祖述學者莫適所從以左傳徵之如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夫曰將萬而問羽數則萬兼文武可知况仲子桓公母也婦人廟中亦無專用武舞之理再徵之詩上云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若如公羊及鄭箋以萬爲于舞則上下文義爲不貫矣然則萬入去籥者以武舞用于戚文舞用羽籥文近吉而武近凶故于二舞旣入之時去其文舞以示凶喪之意當以杜注及呂氏爲長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以庚寅而經書己丑者以出葬之日言也敬嬴夫人諡姓也公穀作頃熊孔疏以爲一人兩號異文箋云唐韻熊古音羽陵切頃音近敬熊音近嬴聲之訛非一人有兩號也案嬴秦姓熊楚姓以敬嬴爲頃熊是以秦女爲楚女矣且諡法甄心動懼曰頃徵諸載籍無有以頃爲婦人諡者此直公穀之誤不必曲爲之說也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左氏以爲禮穀梁則以爲讓喪不以制池注引徐邈云士喪禮有潦車載簣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孫氏復胡氏安國皆主之西河毛氏謂周禮送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帷衾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具其蒲葦之事是天子諸侯喪制其豫備必有甚于士師官者特願將碑窆儀注旣繁厥葆茶壘工力復曠非帷蓋篋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萬一偶失不戒豈篋簟能蔽其罪戾乎據此則左氏之論乃正論也或曰宣之寡立仲遂與敬嬴爲之因王室不競列國無伯遂則公然邀賜氏之典嬴則居然正夫人之稱幾疑天道爲不可問矣乃六月辛巳仲以使其齊死于道越八日敬嬴薨而其葬也又以雨失其所卜之吉禍淫之罰垂戒昭然春秋備書之欲使千百世後知報施之不爽耳此說亦近情事但定公之薨亦雨不克葬且敬嬴之惡不重于文姜乃文姜之葬也不雨可見雨者偶然之變未可據

為天之所以示讎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九年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孟獻子也傳稱春王使來徵聘孟孟獻子聘于周徵聘之說有

無不可知然以全經考之凡魯大夫如京師未有無其事者傳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答宰周公之聘也文

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拜召伯之錫命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奔襄王之喪也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答毛

伯之求金也昭十三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也不書事而如京師者惟仲孫蔑與叔孫豹耳而趙氏鵬飛謂

蔑之如京師為畏晉豹之如京師為畏齊夫以二百四十二年大夫之如京師者僅七亦已疏矣乃如必以

事無事而聘者又出于私安則視周為弱而不恤急則者周為援以自固魯之罪尚可恕乎春秋于春書公

如齊公至自齊夏書仲孫蔑如京師使人比事觀之而魯之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之罪自見矣

秋取根牟 取根牟舊說有三杜注根牟東夷國名而魯取之蓋以春秋之例內滅國乃言取如成六年取鄆

襄十三年取郟皆魯之所取者也公羊則以根牟為郟邑謂母喪未期而取邑故諱不繫郟婁夫母喪取邑

為公諱可也曷為併為郟婁諱乎理不可通劉氏倣陳氏傳長諸家所以皆主杜注此一說也崔氏以根牟

為萊邑而取為齊取之趙氏鵬飛以職方考之東萊有牟平又有東牟謂根牟即東牟萊邑也萊逼于齊齊

伐之而取其邑至襄六年齊卒滅萊萊之弱而亡自取根牟始此又一說也高氏集注亦以根牟屬萊而取

為魯取謂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或曰齊念魯之勤已伐萊則根牟

以與魯此又一說也三說不同未詳孰是以經證之牟人葛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但曰牟不曰根牟則根

牟似非國名而此年取根牟繫于齊侯伐萊之後故崔趙二氏以為萊也然謂是齊取于外不言取之例亦

不符觀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云云則根牟遂為魯有究當以魯取之為近是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諫君稱國以殺陸氏洩孫氏復本穀梁說以為無罪得其實矣後儒因左氏引孔子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云云遂以稱名為貶黃氏仲炎辨之曰昔者紂為無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為仁則必不以洩冶為非矣羅氏泌亦謂左氏所引必非孔子之言此皆

特出之見况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大夫死而名之安在其為貶乎或又曰仕于昏亂之朝

異姓者如宋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而不食其祿如魯叔肸可也是又不然朱子釋危邦不入謂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理洩冶為陳臣食陳祿國亂無政君臣宜淫此正君子致命遂志之日以死

生爭之而不悔者而乃欲其潔身去亂將使鄙夫藉曰非緘默以取容即見危而避害墮犯顏敢諫之氣長
頑鈍無恥之風安可以垂訓于後世哉然則經稱洩治明治之無罪且以見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
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戒後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十年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羊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于我也夫齊

已取之即已絕于魯矣而言未絕何其迂也穀梁又以不言來爲公如齊受之恐亦臆說不足爲據劉氏儼
曰其言我者有齊濟有魯濟歸我魯濟也此說得之考春秋齊人歸地者三耶譚歸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強
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謹及匱以哀公悔過遷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
書曰歸歸者美辭也今宣公踰禮以悅齊齊喜于姬已而歸其田于魯一出于相與之私不惟異于聖人
之行王道即比哀公之悔過亦不可同日語矣故金氏賢謂曰歸非善齊也蓋益以著其取之之罪也曰我
非予魯也蓋益以著其賂之非也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出奔左傳云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告以族故不名杜注

齊告以族不以名魯史仍之夫子亦因而不改公羊則以爲譏世卿孫氏復謂東遷以後天子諸侯之大夫
皆世隱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爲譏諸侯大夫也穀梁則以稱氏爲舉族而出之辭范注崔
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家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
若其舉族盡去云爾胡氏安國則又用許翰說以爲著其宗強傲義不同何休齊盲據公羊以難左氏鄭康
成駁許叔重異義復引詩書以難公羊聚訟紛紜各執一見以事觀之不特公羊與左傳可通即穀梁胡傳
亦無不可與左公通何也非世卿何以其族強非其族強國高何爲畏其偪非國高畏其偪又何爲舉族而
出之且崔丁公之後也僖二十八年傳稱崔天會戰城濮則崔之世譏大夫尤有明徵蘇氏乃以其祖父名
不見經爲非世卿之證未免失考惟左氏謂崔氏爲崔杼范寧以下多從之案杼之弑君在襄二十五年去
此五十一年以七十言之則今日之奔猶爲未冠豈遽能專齊綽氏鵬飛疑其附會誠有失之附會者歟近
春秋隨筆引豐氏說謂氏字與天篆文相似崔氏即崔天傳寫誤耳說較可信當存以備考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弑君杜氏預謂稱大夫者罪不及民高氏閔謂徵舒之罪國人弗怒趙氏鵬飛

則謂徵舒彰母惡故書之以懲子道胡氏安國又以爲靈公不納洩治之諫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

國此萬世之大戒也故特書徵舒名氏以見忠言之驗此皆因傳稱靈公與孔儀二臣淫于夏氏且交相戲謔徵舒患之乃射殺靈公遂于徵舒多怨辭夫以干乘之尊躬禽獸之行至于間巷小民之所不爲其見弑也不可謂非自取然春秋之作爲正名分扶綱常者也故君之于其臣父之于其子惟無罪而殺之或不能無貶焉而陳殺其大夫洩治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其君父猶不名若臣弑君子弑父則不問君父之有罪無罪無不一以亂賊之名歸之誠以天下雖有不義之君父斷無可不義其君父而動于惡之臣子所以齊光蔡固或淫其臣妻或亂其子婦身負大惡與平國同而經不聞以惡之大而未滅夫弑逆者謂夫不如是不足以及正名分而扶綱常也諸家之說皆一隅之見非聖人誅亂臣賊子之意也

秋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公羊以爲王之母弟而左傳稱劉康公毛氏謂是王之季子而食采于劉者

然春秋有劉卷劉夏說者謂即康公子是劉爲周之世卿謂王季子即劉康公未詳所據季子來聘報前

年仲孫蔑之聘也胡氏安國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但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

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繼未舉法勿聘焉可也而反使王

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汪氏克寬亦謂宣公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枚本塞源其罪應誅乃定王始則徵聘于

魯中則厚賄于仲孫終則命賈弟報聘是猶爲人父而不責子之傲很轉三揖子定省之常儀而德色于

鋤之微恩也案周自褒王以來國勢日弱賴桓文繼伯假尊王之義以壓服諸侯因稍得自安楚莊之與至

于觀兵問鼎其目無周也實甚王于是時覺齊與晉皆不足恃所恃者魯爲宗國緩急或猶可望其扶持故

魯之于周雖疏而王之子魯不能以不密者蓋有所不得已也然卒以無效來聘之書所由止于是年也乎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杜注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作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蓋縣治徙山北

故與杜注異也伐邾之役高氏閔謂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來朝自是絕跡魯庭者又十年

故歸父伐之胡氏安國以書取繹爲罪其用貴卿爲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而侵陵弱小此因

陳夏徵舒弑君故以討賊望魯也不思春秋之法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宣公身負大惡惴惴焉懼諸侯

之動干戈以問子赤之故奚暇取人之弑君者而正其罪哉其所爲稱兵于邾者因晉伯之不振而恃有強

齊以爲之援耳汪氏克寬以碩鼠欺人之不見竊食于盆盎之閒省之可謂曲盡其情狀矣繹公羊作類異文箋以繹字廣韻在二十一昔昔爲虞模部入聲字類字在十八隊隊爲支階等部去聲字古音不同部謂

公羊作邾方音之轉也案張氏洽云詩保有邕邕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山之地爲魯邾二國境據此則繹者邾之國都取繹是滅邾矣而三傳皆不言滅十八年邾人復見于經故孔疏謂別有繹邑然繹因嶧山得名邾國小邑少不應更有同名之邑疑公羊作邕者爲是但邕之爲地亦未詳其所在異文箋謂爲方音之轉殆臆度之辭未足徵信也

齊侯使國來聘 國武子之來左氏以爲報聘考魯自宣公即位以來書公如齊者五書卿大夫如齊者七而齊絕無一使之報命今國佐之來豈特爲行父之賀嗣君哉或齊頃之立國中未靖而高國既逐崔氏恐其愬于諸侯不得不異其禮耳則季氏本以爲固魯交之說似足以補諸家之所未備至齊惠之葬甫踰月而經書齊侯書使與免喪者無異辭杜注以旣葬成君釋之其說非是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

在喪而有會盟征伐之事以喪禮行者稱子以吉禮行者書爵居喪而聘鄰國考之于禮雖無厲禁然將命之際必準大臣居攝之辭如玉聘及求金不稱王使是也今書齊侯使是惡其即吉之速矣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十一年 辰陵陳地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辰陵亭即其處穀梁作夷陵辰陵之盟

左傳云陳鄭服也案夷夏之防聖人所最謹者今陳鄭二國背晉即楚而春秋書之無貶辭且爵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者先儒謂誅亂臣討賊子其義爲尤急也蓋少西氏之逆也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也乃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又方會于攢函環諸夏之大曾無一謀及之者而楚能謀之雖其後之入陳未免以義始者以利終而聖人固不逆探其惡而貶之此辰陵之盟舊說皆以爲聖人之予楚也然予在夷狄則責在中國可知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入陳之役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爲與楚子之能討賊惟黃氏震據左傳所載楚子以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比入陳轅徵舒于栗門遂縣陳云云謂楚子此舉特爲孔儀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蓋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甯儀行父導陳靈淫昏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公孫甯儀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甯儀行父討賊者顧如是乎張氏洽有言必孔甯儀行父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徵舒申叔時之言

則陳遂亡矣請家予以討賊何過也案此論極得當日情實然少西氏之惡夫固人人所當誅者也中國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雖其所以討之之心不可問然克正其弑逆之名則天理民彝亦有賴之以不泯者故

經于殺微舒書楚人亦以討賊者衆人之公心也惟入陳而遂縣陳則一人之私意故變其文曰楚子輕重之間權衡有錙銖不爽者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邲鄭地今屬河南鄭州邲之戰公羊以稱大夫敵君為不

與晉而與楚子為禮說經家因以傳言救鄭而經不以救鄭書為聖人之予楚以伯案胡傳云陳人弑君晉

不能討而楚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變之師是晉曲楚直謂為釋楚不貶

似亦近情然春秋之例內中國而外夷狄豈有因晉師一敗而僭王之楚遂予以伯之理其不書救者蓋以

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故不以救書之也書荀林父帥師汪氏克寬謂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制副

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率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于中軍倡為棄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

林父而誰責乎由此觀之戰而書及主之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為志乎此戰也云爾責林父非與楚子也且

楚君大夫與列國戰如楚成子泚得臣于城濮鬻瓦子柏舉無不稱人而此獨書林父以敵楚子正內晉外

楚之義豈與楚為禮乎抑聖人之意以楚子憑陵中國以來其抗而與之爭者唯一晉耳自邲之敗而楚之

橫行遂不可以復制故書晉師敗績為晉咎實為天下惜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春秋書救未有不善者惟陳衛人杜氏仲炎以下多以伐者為義救者為非義何也以

清邱之盟諸國謀外楚也而宋人衛人皆在焉今宋興兵以伐附楚之陳衛正宜戮力同心以踐討貳之晉

乃口血未乾而叛晉救陳以求媚于楚夫焉得為義乎惟毛氏春秋傳謂衛之救陳在清邱為背盟而在垂

隴則為守信蓋文元年晉伐衛時衛成公與陳共公約不受晉責故垂隴之盟陳衛相恤至今不忘非清邱

一盟所能問也觀孔遠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來討我則死之則是晉之惡衛之弱遠之致死不避有直

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以事核之此說似亦近情然使衛果不忘舊盟則清邱之會當勿與盟既已盟矣則此

日之盟豈容違背况盟于清邱者非他人即孔遠也遠既不能守先君之約于前顧欲申先君之約于後直

一反覆之小人而已矣經于宋書師而于衛書人聖人之意固不以救陳為義當如諸家說也

夏楚子伐宋十三年楚子伐宋左傳謂其救蕭孫氏復謂其伐陳胡傳主孫說張氏洽因以天下無道小役

大弱役強宋不知屈伸消長之理而欲以區區之力疆侯國由此致伐責之趙氏鵬飛則以陳叛晉即楚宋

伐晉伐之而犯楚怒罪晉侯之不能救此二義尚屬近情至或以伐書楚子謂聖人以有辭于伐許之殊非

經意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宋伐陳以召楚兵故胡傳譏其非策然必謂楚人書需爲有辭于伐則謬矣去年滅蕭明年圍宋兇暴已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蓋是時盟會征伐諸侯皆不自行而政在大夫是以不競于楚聖人屢書楚子見其親盟行間也與辰陵之盟不同

晉侯伐鄭十四年

左傳爲邲故也高氏閔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晉侯討之正也王氏元杰亦謂晉景雖無可附之德鄭亦當念之不忘迨其與師翻然即楚是何謀之淺也此皆以鄭爲當伐也或曰晉救鄭不力鄭不得已而從楚晉不能楚之抗而惟鄭之爭經故曰晉侯以貶之如其言是以鄭爲不當伐也夫以伐鄭爲貶將任鄭叛而縱楚強耶將鄭叛楚強反爲春秋之所予耶不思楚數年以來入陳得陳閔鄭君鄭其得志于諸侯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晉景能一出而躬擐甲胄天下之幸也聖人以其興復之志有足多焉故稱爵以示嘉予之意觀胡傳所謂報怨之兵直書而譏自見之說

知貶晉者之謬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去年伐宋今年圍宋必欲得于宋何也陳鄭宋國皆在河南天下要樞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可以逞志于天下矣此所以圍三時而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也先儒乃往往因左傳載宋殺中舟事遂謂曲在宋而不知道爲楚莊所欺蓋楚之遣使過宋也宜假道者也宜假而不假所以激宋之怒而藉以殺吾使耳夫爲殺吾使而兵之于外爲有名而於內又可以作其士氣譎莫甚焉宋惟不能早爲之所故不免于屈辱之禍然未可過咎也故王氏樵不責宋之挑禍強鄰而責晉之不能救宋殆有以諒其不得已矣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穀之會王氏葆汪氏克寬以爲著大夫之專政趙氏鵬飛嚴氏啓隆皆以爲謀所以事楚蓋魯之西南與宋爲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劉牀以膚之慮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子楚而又慮挑禍于齊因先令其會齊侯以謀之張氏諸家所言得其事矣然春秋大夫會諸侯始于單伯會宋衛陳鄭之君子鄆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而大夫自爲會矣大夫盟諸侯始于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侯晉士穀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猶未專政也迨公孫歸父會齊侯會楚子嗣是而後政皆自大夫出矣王氏汪氏以爲著大

夫之專政亦大易履霜堅冰之戒也二說相兼于義始備故並存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十五年

宋及楚平春秋貶而書人諸家之說不一董氏仲舒以爲專政胡氏安國以

爲素倫而陳氏傳長則以爲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呂氏大圭又以爲見列國之無伯見荆楚之縱橫見諸侯

之不能救以經例倫則董氏胡氏之說爲長以事勢觀似陳氏呂氏所云亦未可廢何也宋雖小國天下之

門戶也楚得宋則齊魯可窺此其所以伐之不服又縱而圍之也然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便有能帥諸侯以

救之者宋攻其內諸侯擊其外一舉而荆可帖伯可定矣乃晉方惑于鞭長不及馬腹之言魯與齊又求好

于楚之不暇俾宋不得已而平楚以紓民患是聖人于宋恐亦無苛責也特以平不應在下不得不以

存天地之大防爾至或謂人宋者罪鮑之以譎免討人楚者罪楚之不能討鮑之弒逆而責鮑之意尤重故

不曰楚及而曰宋及此則深文夫使鮑果畏楚討則當楚師入境遣一介之使行成可也奚俟易子而食析

骸而炊而後使華元以情告乎書及者我所欲之常例亦非必罪鮑爲獨重也

初稅畝 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爲屢畝而稅仍什取其一但廢古之助法爾杜氏預以爲既取其公田又

稅其私田什之一則爲十而取二矣胡傳主公穀朱子論語注則從杜氏二說未詳孰的大率杜氏近之案

公田者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者也人君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

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蟲蠹之變又不能斂著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及其一旦

乃紊先王之制而增苟且之法即僅變微爲稅已覺非宜若夫什而取二則比舊加倍民將何以堪乎春秋

謹而書之見變古自公始而嗣是成作邱甲哀用田賦皆貽謀不臧有以階之厲也

夏成周宣樹火十六年 成周周東都在洛陽火左傳云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樹公羊作謝宣

謝謂宣宮之謝樂器藏焉何休注宣宮宣王廟也有中興之功至此不毀穀梁樹字同左傳而云以樂器之

所藏目之則亦用公羊說夫宣王之廟宜毀久矣即以中興不毀何以不在京師而在成周或據考古圖王

格于宣樹其文作印古射字謂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樹宣王之廟制如之所以稱宣樹此

即胡傳廟似樹之義然爾雅所記廟寢臺樹規模迥然不同混而一之亦覺非是或又謂樂以節宣陰陽故

名宣樹說文山部宣天子宣室也从宜且聲徐錯注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此以宣爲非宣王之宣但宣室

字始見漢書賈誼傳周時未必卽有此名意惟杜氏預釋樹爲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證之當爲不易

之論蓋宣王修車馬儲器械會諸侯正在東都吉日車攻詩極言其盛今成周既爲東都則宣字之義彼雖未及而其爲宣王之樹無疑矣宣榭火何以書李氏堯命曰王業曰衰求其如宣王之盛而不可得而王之迹又灰燼焉蓋痛之也若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之應則未免附會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子斷道十七年 斷道杜注云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斷梁城是也斷道之盟左

傳以爲謀齊穀梁以爲外楚程子及胡傳主左氏趙氏鵬飛家氏鉞翁則主穀梁且謂楚炤大張晉虜日甚聖人幸晉景能收其餘以爲宗主故舉其雷以予之二說相異而真相足何也宋楚既平南風方競曹衛適當其衝幸而衛復反爲中國使不有是盟恐曹衛有而即楚則天下事益不可爲故晉帥諸侯盟之于斷道以固曹衛魯邾之心則同外楚者其本謀也然郤克徵會而齊侯不至僅使四大夫如會晉人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謀亦必即此而定故李氏廉兼取二說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弟叔肸卒 叔肸左傳云宣公母弟也其稱字何穀梁云賢之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肸之在魯終身不食宣公之祿楊氏士勛謂論情則可以明親親言義則可以勵不軌是以取貴于春秋也或以叔爲氏謂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胡傳非之以爲肸誠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之卿豈有不見于經者况宣公之時煩于聘問會朝之禮遠處歸父交于鄰國而肸獨不與焉非生而賜氏明矣此駭未當 欽定春秋傳

說彙纂季友叔肸皆內兄弟之賢者也友有足亂之勳肸有通恩之美春秋于其卒也書名書字以褒之友稱公子而肸稱弟者友卒于僖公之時不得以弟稱也胡傳于仲遂季友皆以爲生而賜氏於叔肸則極辨其非考叔肸卒後未二年而其子嬰齊帥師厥後世爲大夫蓋肸不受祿而宣公加恩于其子孫則賜氏之說亦未可斷以爲必無也

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十八年 是役也薛氏季宣趙氏孟何家氏鉞翁皆以爲晉欲復興霸業蓋晉自文公既卒齊不復從晉晉是以不競于楚而齊自懿惠以來恃強妄行侵暴小國其罪又不減于楚晉景公欲振伯業故興師伐之是非爲婦人笑客而報怨也胡氏安國獨謂郤克以上卿執國命取必于君以行其私春秋書之以見伐者之罪說與諸家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考左傳所載郤克獻子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則陽穀之役豈肯親帥大衆而爲郤克報怨者若四國戰蓋則郤克之逞志于齊也觀

書 焦 經 解 卷二十一 春秋 宣公紀 成公紀

此是薛穎諸家之解乃正解矣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十八年

鄆無守備也胡傳亦謂重門擊柝廉陸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于坐使其君為邾人戕賊而莫之禦乎且邾人曾執鄆子而用之此不其蔽天之世譬也既不能復又使邾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故書曰于鄆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案鄆之子邾不聞致釁之由而邾人戕之不過恃其威力足以制鄆故為是滅人理而宵天常之舉爾夫以微弱小邦世受邾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救聖人濶焉故用鄆子戕鄆子皆爵而不名見鄆子之無罪而被賊虐耳說經家顧不罪邾之無道而專以無備責鄆之臣子則于邾為失出而于鄆為失入春秋用法恐不如是其不平也邾稱人貶邾也或以為微者汪氏克寬曰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鄆于某也今日曰邾人則為邾子也明矣此說得之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歸父書還三傳皆以曹晉辭胡傳因之而說經家亦亟稱殺梁損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之言為得經意蓋仁人孝子于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之于夷年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違棄也今季文子不以君薨為戚追讐既往首遂其腹心用事之臣而魯侯聽之謂三年無改之道何況歸父既畢使命盡哀而奔是造次顛沛而不失其禮者異乎他大夫之奔明矣高氏閔乃謂當致命于殯而汪氏克寬遂引箴尹克黃以律之胡不達禮之甚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克黃使還之時君尚在也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用事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左氏及胡傳皆以為善之洵為定論

成公紀 名黑肱宣公予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在位十八年

三月作邱甲元年辛未 邱甲之說三傳不同左注長駁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一句所賦而使邱出之是加四倍之數恐魯雖求多于民當不如是之甚公羊云作邱甲讒始邱使也何休解詁甲鎧也讒始使民邱作鎧也穀梁亦云邱為甲謂使民作甲也然春秋不曰邱作甲而曰作邱甲則二傳亦未得經意惟胡氏甯謂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是四邱其出三甲今作邱甲即一邱出一甲其于賦增三分之一也意與胡氏安國同揆之諸說最為適中而李氏廉直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實止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請使鶴及子產授兵登陣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諸條爲古車馬甲仗兵器皆出自上之證又據周禮校人職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牛人職云軍旅共其兵車之牛以駭鄉師遂師所稱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師而至之文爲莽詖所附會果若此言則是邱本不出甲而今始令民出之春秋書之見其擅變王制重用農民非爲非爲國之道也

夏感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感孫許魯大夫感孫辰之子也赤棘晉地今不詳所在赤棘之盟以臧許及晉侯胡傳以爲魯所欲胡氏銓以爲魯大夫之強家氏鉞翁以爲惡人臣之外交以事考之三說皆是蓋宜之末年怠于事齊公孫歸父如晉叛齊也未反而宣公卽世歸父奔齊晉必疑魯有二心于齊而魯亦疑晉之不巳信也故爲此盟以會之是魯之果于絕齊而急于求晉也然中葉以後諸侯大夫多自結于伯國不特外交其君又賄其大夫故君常見疎于大國而臣反撥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之所由日甚也春秋謹而書之亦以見人主之不謹其轡而自失所以御之之策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之別種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也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據此則當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境茅公穀及史記漢書均作賈聲之近而歧也敗不言戰穀梁云莫之敢敵也杜氏預亦謂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也案茅戎之役左氏稱文十七年周大夫甘啟乘戎飲酒敗戎于却垂而戎憾之是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王使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以爲戎無備可乘間也叔服諫阻不聽遂伐茅戎爲戎所敗故陸氏消孫氏復諸家或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與戎爲敵此取敗之道故以自敗爲文所以深譏王或曰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致王師爲戎所敗此惡之大者故以自敗爲文所以存周皆主左氏說也惟公羊云孰敗之蓋晉敗之也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此蓋因茅戎在晉地遂疑戎爲晉與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因楚邱在衛地遂以戎爲衛其荒誕正同不思晉敗王罪孰有大于此者經乃不曰晉而曰賈戎是爲晉掩惡其何以示勸懲宜先儒之力闢其謬也

夏四月丙戌衛師敗績于新築 衛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二年 新築之戰說者以爲衛伐齊或又以爲齊伐衛觀左傳衛師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其夫不可遂戰于新築之言則主戰者衛也衛伐齊之說似也然新築衛地也戰不於齊而于衛則衛又疑于應兵齊伐衛之說亦于情事爲近今就兩者而折衷之母抑衛與侵

書 焦 經 釋 卷 三 十一 春秋 成公紀 九

齊之師尚在衛之封內而齊既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相遇于新築因子此而戰歟書衛師敗績者所以惡其夫之挾私忿復陳靈民以致喪師而辱國也丙戌杜氏預以長麻推之謂四月無丙戌蓋五月一日也然時人之術古今疏密不同恐未可以後世所推而疑經之所書爲誤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城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四國伐齊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諸家皆以爲著魯兵之罪惟汪氏克寬謂此戰不爲無功觀三傳所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以一笑之微殘民以逞幾獲齊君而怒猶未息齊已服罪且欲盡東其敵質其蕭同謂爲忿兵誠忿兵也但齊自翟泉以來非惟不與晉之會盟且日與楚交好夫中國之能抗楚者西諸侯則晉東諸侯則齊而已齊背晉即楚楚因之益橫而晉遂以不競今欲復修伯業苟不得齊彼魯衛曹邾皆不免于依違觀望故宣十七年斷道之會謀楚即以謀齊迨袁婁受盟訖悼公之終齊乃無會不從無役不與而楚亦少歛其鋒是晉伯之墜而復振實靈之戰爲之以爲有功得不謂之有功乎哉獨魯四卿並書與尋常將稱元帥而畧其副者不同則堅冰之戒寓焉胡氏安國之說是也蓋齊地通典云在平陰縣東以左傳考之自始合以至齊敗止一日事而華不注在濟城北去平陰二百三十里何能一奔即至近志稱靈即古之歷下似爲得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魯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春秋之例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知主盟者楚也蔡侯許男亦與會不書左氏曰失位也謂其爲楚之車左車右降同于楚臣也楚公子嬰齊奏右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爲貶稱子曰楚爲強盛陵轡諸侯諸侯能保國固疆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楚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穀梁乃謂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地會地盟以公之得其所用其事也劉氏敞駁之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列國次序諸家未有定論

欲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楚秦列諸國之上蓋以強大相先也魯史從赴告之文聖人亦因而書之耳蔡許不書則在氏得之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左氏無傳杜注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也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

哭禮也穀梁傳新宮者爾宮也三日哭哀也迨近不致稱諡恭也是皆以爲無貶辭也惟胡傳謂不稱宣公必神主未遷宣宮雖成而未入遇災而哭實爲非禮與常山劉氏主未遷入不當哭書哭所以譏之說同家氏鉉翁辨之曰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日主已入廟而廟災此人之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矣而謂不合于禮失春秋所以書之旨矣毛氏大亦謂此新宮即先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之末名爲爾廟自伯禽來即已有之並無新造之例吉禘日將四親廟主并已禘之主合食于太祖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遷廟中然後新主隨三親廟歸分高曾祖廟而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遷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無主之廟可虛懸一座以稱新宮者觀此則胡劉二說不如三傳之爲得矣但禮之云者謂三日哭爲合禮聖人書災之意要自有微旨存焉亦非幸其得禮而書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伐許之役高氏閔以爲惡鄭張氏洽以爲責鄭興兵不度德量力皆合經意而要不能抗楚折而從之君子猶無責焉惟其弱也鄭以許爲蔽而北事晉連諸侯以抗荆楚楚亦未必遽得鄭也乃亦折而從之而又連年伐許扼許之小而肆其毒以致許遷于葉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不知鄭許唇齒也鄭既失許楚兵一出即直履鄭郊楚患益近故襄公之後鄭多入楚歲有晉楚之兵腹背受敵水火交熾而鄭特如在鼎之魚耳其患皆起于自撤藩籬不可不察也故聖人于鄭伐許之事始終詳之以誅鄭之無謀而隳內固之勢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荀庚衛孫良夫之聘左氏公羊皆以爲尋盟蓋荀庚者荀林父之子也元年齊將伐我臧宣叔與晉侯盟于赤棘宣七年衛侯欲爲晉致魯亦曾使孫良夫來盟故此盟爲尋盟也夫盟爲尋盟則是二臣之來其聘與盟兩受君命非但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明矣胡傳乃襲劉氏敵權衡之說以書及不書公爲見二卿之抗二卿不繫國爲見遂事之專不知奉使而來既書晉侯衛侯矣則此之及盟蒙上爲文固可不繫乎晉衛也且以經例之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時齊求成不得言抗佐以君命如師亦未嘗專而亦書及不書公書國佐不書齊于義河居然則劉胡云云非經旨矣至先晉後衛左氏謂之禮蓋據宣叔所引古制而言其實衛侯爵也晉雖盟主亦侯爵也以晉之下卿而先衛之上卿恐于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之義未協母抑高抑崇所謂畏晉者爲得其實歟

冬城郟四年 郟有三營之別邑亦曰郟九年楚人入郟是也魯自有二郟文十二年城諸及郟則東郟營魯

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郟此西郟今此所城也此家氏鉉翁說春秋家多主之但東郟爲魯營所爭

疑營得之則屬魯魯得之則屬魯仍止一地非必營別有邑名郟也此城郟之役左氏無傳杜元凱謂公欲

叛晉故城而爲備蓋因公之不禮于晉爲是想當然之說不知郟去晉殊遠于備晉無關也惟載氏溪以爲

魯既得汝陽之田故城郟以自固趙氏鵬飛亦以西郟近齊謂懼齊復見奪之說爲然說較杜注爲可信然

春秋之例常事不書書城郟殆以惡魯人之不務安靜而輕于用民力也

郟伯伐許 三年鄭襄公伐許經但書鄭此年悼公伐許經乃書郟伯董氏仲舒謂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

春秋以爲薄恩何氏休以爲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二說皆當故胡氏安國家氏鉉翁諸

家大概同之惟余氏光本孔疏意謂事同罪一或恕之于前或誅之于後參差錯亂聖人決不如此此必據

舊史而書之也案春秋之例凡篡弑書爵罪列國之成其爲君未期葬爵罪其自成爲君也鄭襄以是年三

月卒喪未踰年爲悼公者苟知先君所爲之不義正宜保小睦鄰以幹其蠱乃儼然憂戚之中即吉以從金

革是父伐人喪而子又以喪伐人非所謂世濟其惡者乎况許鄭之蔽也不思結許以固唇齒之依而相繼

伐之以撤漸離之衛此聖人所深惡者故因其自以爵赴從而書之而薄恩之罪自見若以或稱鄭或稱鄭

伯第依舊史爲文而褒貶不與焉其亦幽而已矣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五年 叔姬之歸孫氏復胡氏安國黃氏仲炎諸家皆以爲見出而歸謂內女見出皆

曰來歸而有罪無罪亦自有辨書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然叔姬之事無所

考家氏鉉翁謂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與他悼出之義不同必叔姬不自安于杞非杞絕之吳氏

激又推廣不自安之意以爲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爲太子叔姬故願歸魯歟案諸家之說雖無的

據第就經之書法觀之叔姬之歸也繫于杞其卒也亦以杞叔姬卒書而九年春復書杞伯來逆叔姬之

喪則姬之于杞子義必信有未絕者也以爲有罪恐不免于誣矣

梁山崩 梁山杜注云在馮翊夏陽縣北詩所謂奕奕梁山及水經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是也梁山本屬韓

爲晉滅故爲晉地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不繫之晉者趙氏鵬飛謂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爲一國

而示異聖人亦豈爲一國而書之說與胡傳及高氏閔同惟穀梁以不日爲有崩道尋味其意似謂山有崩

道崩不當書書之者以有晉侯問伯宗故也然沙鹿之崩無有如晉侯之問與伯宗之對者春秋亦隨而書之穀梁云云宜劉氏微之見駭也且左傳載降服乘纒出次徹樂視幣史辭之說皆禮之文也古之禮變異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乃爲得禮若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今梁山崩而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者宜自是以後六十年間而弑君者十有四亡國者三十有二也

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杜注云陳留封邱北有桐牢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邱縣北三里桐與蟲聲近而泚

也蟲牢之盟左氏載許靈公懇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因以盟蟲牢爲鄭服後儒皆主之趙氏鴨飛以爲雖未克成桓文之功而志有足嘉者惟程子及胡傳謂爲責諸侯不奔天王之喪以勢論之晉景卽位十月五年矣嘗爲清邱斷導之盟以求諸侯於時楚炤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今蟲牢之會幸能復振其勢且反鄭于久叛之餘以云足嘉信乎其足嘉也然天王赴告已在諸侯之策矣使九國之君知揖讓入門周訃不得終禮之義不敢盟會而相率以修臣節于京師內之不愧尊王外之不失備楚桓文之烈何足多哉惜乎智不及此而安于會盟而不自以爲非何氏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或亦有不能爲列辟解免者歟

二月辛巳立武宮六年簡王元年

左傳季文子以臺之戰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

武由己非由人也傳之意蓋以武宮爲武軍之宮也公羊穀梁則以爲武公之宮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文觀之公穀說較左氏爲長故後儒皆從之但武宮之所以立實緣武公敖在宣王時有征討之功得說爲武今行父以臺之戰自多其伐故倣周二世室之意爲武公立廟以配伯禽故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汪氏克寬乃謂春秋經傳並無武世室之名且煬公爲武公六世祖若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當稱世室乎因詆明堂位爲俗儒謬論案文十三年書世室屋壞公穀皆以爲魯公廟不及武世室者時武公廟已毀未別立武宮故知世室爲魯公廟也自是年武宮復立亦世世不毀于是有文世室武世室之分若煬公雖在武公前而生無武功故不以配文世室明堂位所載特不盡臆造也况春秋書之正以其不循世次取久毀之廟而更新之以擬王朝之制妄之甚亦僭之甚故特書立以明其不當立也汪氏所駁似欠平允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書救鄭說者皆以為予晉蓋春秋書救未有不善者也楚僭號稱王諸侯翕然從之鄭能背楚即晉庶幾改過遷善者楚乃乘其喪而伐之暴亦甚矣晉不背蟲牢之盟命欒書帥師救鄭善在晉則惡在楚可知也或疑晉楚過於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從荀首士變韓厥之言引師而還是無功也春秋何善焉胡氏安國曰兩軍相加兵刃既接 鹹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者之事故舞子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能不遷戮而還亦庶幾哉據此則不戰之功有大於戰焉者矣春秋所以善之也又救字公羊作侵以明年楚復伐鄭而諸侯又救觀之則公羊之誤也明矣

七年春王正月 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麇鼠說文云小鼠也从鼠奚聲爾雅孫注謂如鼠狼鄭夾際云似草鼠而微黃玉篇有螿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 麇鼠食郊牛角左氏及公羊皆無傳徐氏疏引異義云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穀梁亦以初食為備災之道不盡故過有司改卜 麇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案漢五行志載劉向說云鼠小蟲性盜竊又其小者也牛火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麇鼠食至尊之牛角角季氏方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董氏仲舒則以為志養牲不謹京房易傳則以為祭天不慎故麇鼠食郊牛角據此則咎在有司咎在人君其說皆通而以小賊大以下害上其徵應亦當如劉子政之言夫天之申敎如此魯之君臣尚不能求其失而更張之僅僅以免牛畢乃事也春秋書之見應天之不以實以為後世戒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杜注衛地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之馬陵城是也同盟于馬陵諸家多以為同病楚或以為見楚氣之曰熾二說文異而意實相因蓋楚兩伐鄭晉兩救之但前此之救僅以大夫帥偏師不戰而還于楚未有所懲也故楚氣曰熾而爭鄆愈勤晉侯病之合九國之君自將以行諸侯之師亦于是時囚楚之鄭公鍾儀以獻于晉晉之勢乃稍稍振焉惜乎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又不能謹于信是以馬陵雖善亦不能舉所同病者去之以復文襄之業此李氏廉諸家所為以之為晉慨也一說馬陵之盟非特為救鄭也宋以五年辭會魯與衛俱受晉命侵之今復來會而莒自晉文之卒亦至是始與盟故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亦可以備一義

吳入州來 州來左注以爲楚邑孫氏復劉氏敵皆以爲小國謂其世服于楚未嘗特與盟會是以未見于經

王氏棟亦謂州來楚與國也以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不係之楚觀之則左注爲不足據入州來何以書許氏

翰謂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高氏閔謂吳楚爭強始見于此然皆諱始意也蓋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教

之叛楚通晉而晉亦急于求吳以爲罷楚之計故景公會之悼公又逆之然盟于蒲吳不至于鍾離而後至

盟于雞澤吳亦不至于戚而後至是吳猶有不敢自列于諸夏之意也侵淫至于黃池之會吳遂與晉爭長

矣陳氏傳良所以謂楚罷而晉亦不復伯矣故入州來不可不謹其始也

八年春晉侯使趙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蓋之戰郟克令反魯衛侵地齊既從之

矣今復命俾歸齊夫前日以爲可取則今日可勿歸也今日以爲可歸則前日可勿取也取其可歸而歸其

可取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而晉弗顧何也稱氏鵬飛謂其戰蹇也魯實傾國以從我無以利之

則若勞人而無功故取汶陽之田以報功于魯已而大敗齊師頃公銳鋒頓挫虎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歃

血惟晉是從晉以齊服爲榮不得不以取其田爲負故甯使魯失田而晉無負于齊此趨穿之所以來也此

說極得其情事然制命以義伯主之事也諸侯宗晉以爲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乃汶陽之歸徇朴

而匪公比強而賤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君子以是傷晉伯之益偷矣故張氏治云書來言示不當言

也書歸之于示不必歸也而晉與魯之罪咸見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休解詁云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

其禮以殊于衆女孫氏覺亦謂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特書之所以起伯姬之賢也婦人無

外事其行不聞見于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傳母不至下堂卒以火死春秋賢之故考其始終

以見意諸家說公羊最爲得之公孫壽來卿也左氏以使卿爲禮杜氏亦謂應使卿必有所據惟胡傳謂納

幣使卿爲非禮與諸儒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莊公如齊納幣穀梁以爲大夫之事蓋譏莊公

之不當親行豈必以卿爲不可使乎况列國執政之卿又未嘗不以大夫稱也觀此則胡氏說不足從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錫公命胡氏以爲邦君之不王譏天

子之僭賞也蓋成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覲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褒而遣使就國錫之命適以長其驕傲而已

故交責之天子天王杜氏以爲王者之通稱孔穎達亦謂其不同者史異辭爾胡傳復引禮臨諸侯曰天王

君天下曰天子以證通稱之義此定解也若穀梁天子何也見一稱也言欲見天子與天王各爲一稱殊覺迂回宜劉氏徹駁其淺也而說者乃以天子爲貶辭夫春秋于天子之事可貶者非一何獨于賜成公命而貶之賜公穀成氏皆作錫惟左傳作賜胡傳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汪氏克寬謂傳之稱賜詩之稱錫事各異而義皆同不必穿鑿立說蓋天子與天王異而爲王者之稱不異也錫與賜不一而爲以上予下之詞則一也或又謂以字義言則天王尊而天子親以恩數加之則曰賜以分臨之則曰錫若然則始錫于桓公去天稱王者嚴其分也繼于錫文公稱天王者分猶嚴也茲賜成公稱天子以爲分與義俱微在上之恩數加焉爾然究恐非經旨

衛人來媵 衛人來媵左氏以爲禮以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而衛于魯爲兄弟之國故曰禮也然考之于經宣公嫡母出姜生母則敬憲嬖公嫡母齊姜生母則定姒皆異姓而其媵亦明有齊人則媵兼異姓可知且媵必同姓彼意賈媵弋之君嫁女者必不能備矣劉氏徹謂諸侯三歸歸各一族似視左傳爲備經書來媵公穀謂所以缺伯姬之賢河氏休云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故詳而錄之然其姬守禮而死此後日事諸侯豈能預知似不若啖氏助孫氏復諸家謂媵止衛國禮也而此年衛人未媵明年晉人來媵又明年齊人來媵則三國十二女也春秋以爲非禮故備書之爲得聖人正意近西河毛氏又謂此不過以魯係宗國其儀節往來不當以輓近隆殺又值齊晉侵虐之際尙能致媵故他時不記而此獨記之以飾大體說與舊解不同姑錄之以備一義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左氏以爲魯請于杞公羊則謂杞爲魯魯後儒或主左氏或從公羊以事觀之二說似異而實相同何也叔姬之賢雖不及宋共姬然亦不聞其有失德則姬之見出必有非其罪者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是謂魯請于杞者是也然杞桓之絕叔姬也不取直歸于魯先朝魯以明其意而後從而歸之其懼魯可知今魯以逆喪爲請雖非所願而不容不屈意以從則謂杞爲魯魯者亦是也推陸氏濱引啖助說以出婦未反而逆其喪爲非禮則殊失經旨春秋內女出而來歸者三鄰伯姬也齊子叔姬也及此杞叔姬也經於鄰齊二姬之卒皆畧而不書而獨于杞叔姬書來歸書卒又書逆喪詳而不殺知聖人之意固不以出與廟絕之義律叔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之盟左氏以爲爲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

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胡傳及諸儒皆主其說謂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予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顧不知反求諸已信明義以贖前愆而徒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惟程子以是盟爲患楚之強與諸家異以專考之晉人懼諸侯之貳亦懼其貳于楚耳顧不思既失信于魯汶陽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強其同安能保其終不貳哉況又執鄭伐鄭止公盟公卒至會瓊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春秋屢書同而蓋惡其反復而不終同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杜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爲婚姻之好也蓋古

禮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三月女而不婦所以教之有不帥則隱而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再嫁忠厚之至也廟見後乃使卿致聘猶不稱夫人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此本常事于伯姬特著之何公羊云錄伯姬也曷爲而錄伯姬伯姬賢魯人重之故錄其貞信之儀則爲父母之榮懷此葛覃草蟲之義也穀梁乃泥于致不宜致之例謂以我盡之不正故不與內稱說者云內稱謂稱使然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何獨于此而謂之不與內稱又曰逆者徵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不知不言逆或因前後文繁故逆從其畧逆爲徵者于何徵之且既以盡之爲不正矣又謂詳其事賢伯姬天下豈有稱人之賢而詳其不正之事以賢之者乎陸氏洎劉氏傲諸家駁之當已至胡傳謂使卿爲非禮詳玩書法似無譏意說亦未可從

城中城

中城魯邑釋例在東海慶邱縣西南中城之城左傳云書時也杜注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曰書時高氏閏稱氏鵬飛俱以爲備楚謂前者楚人伐莒遂入鄆鄆偏于魯魯實懼之故城中城以備不虞若然則城中城與他役之擅興土功以勞民者不同胡傳乃謂凡城皆譏蓋主穀梁說

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孟子論地利則曰城高池深告滕文公亦曰鑿池築城則設險以守乃有國之所不廢也楚人伐莒勢將及魯城以備之且不奪民時可以無譏矣胡傳主穀梁以爲凡城之志皆譏非通論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十年

左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啖氏助謂

若然則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家氏絃翁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蓋傳聞之誤汪氏克寬亦謂廢立之際聖人所諱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

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于左傳而爲之說者也夫鄭用公孫中之謀置其被執之君不問而立子繻及繻見殺又立髡傾故樂武子以爲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是晉人方以有君立君爲鄭罪豈有代父卽位而自以爵赴于諸侯之理乎左氏之誤蓋因此會之後未久而晉侯卒經無卒于師之文故疑此伐鄭者爲州蒲耳近毛氏春秋傳猶力主左氏亦泥古之過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十一年季孫行父如晉左傳以爲報聘且澠盟也案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報聘亦澠盟焉而春秋皆不書何也張氏曰成公自汝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郟犇來聘而澠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强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觀此說則晉之聘魯非親魯也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之聘晉非德晉也畏其威而諂事之也黃氏仲炎以魯之于晉爲小人之相與有以窺其微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僑如如齊左傳云修前好也許氏翰以爲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薛氏季宜以爲由齊之媵始文好于齊二說微殊而皆與左氏互發蓋是時魯弱不能自立從容于二大國之間惟厚于已者親之爾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魯與宋婚而齊且來媵尙何斂于齊乎晉既以公爲貳已公朝之而反見止郟犇來聘又抗公而盟之公安能忍辱以事晉也故以僑如如齊適其舊好左氏說是也而義猶有未盡者焉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僑如如齊諸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改事齊理或有然然是時齊當新敗之後魯卽事齊齊亦未敢抗晉但恐晉不足恃則齊乘間而爲構怨之師魯何以堪故與之修好以求免焉此行父僑如所爲相繼而有晉齊之行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蓋春秋中王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于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以爲上下一見之也孫氏覺曰王之所以爲王以其有位天下皆其有也王自絕其位不能有天下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其治也爲三公而自絕于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故春秋皆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此亦卽穀梁上下之道無以存之義當爲正解若高氏閔稱氏鵬飛以書奔

晉爲兼罪晉以伯國不應爲遠逃主暉比罪人則未免持論之過試以左傳所載觀之周公楚以惡惠襄二族之偪又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出而復之則非不賁之罪可知况王臣出奔如子朝子瑕之逆亂且不聞誅其所奔之國今獨以周公之奔爲晉罪春秋用法不如是其不平也夏公會晉侯衛侯盟于瑣澤瑣澤之會據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之文則此盟本以合楚鄭也春秋畧而不書家氏鉉翁謂不與晉爲此會也蓋齊桓之于楚也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也敗而却之而霸者之職業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媮惰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彘以通意遂交聘而爲成以兆異日列國諸侯北面楚庭之端故書法如此劉氏敵以經書魯晉衛而不及鄭楚傳稱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兩不相蒙疑左氏爲不足信趙氏鵬飛亦以鄭人聽成考之于經無一臺合而謂傳屬附會呂氏大圭又以此會爲伐秦起文觀明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五月公及諸侯伐秦或亦有然歟瑣澤杜注地闕公羊作沙澤定七年盟于沙傳作瑣公羊亦作沙澤與此年同則瑣澤卽沙澤沙古音素何反與瑣聲近故彼此互出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左氏注以乞爲謙辭穀梁以爲重辭陸氏濱則又以爲譏辭三說不同以意通之晉爲盟主遣使徵兵而曰乞師以爲謙辭是也然列國之禮大小雖殊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宜有乃不以王命與師而擅召之以報私怨亦譏其所當譏者至春秋之例無不輕外重內惟乞師一事內外同辭則重師之意亦自可見是重辭譏辭皆是也若胡傳以乞爲卑伏屈損之意殊未允協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于是時方無禮于魯朝則留而不歸會則拒而不見盟郤擊以輕之執行父以辱之安有卑屈之意乎讀此則胡氏說可見其未得經旨矣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而不書朝王何程子曰因會伐而行不成其爲朝也不成爲朝何以書張氏洽曰春秋以諸侯事天子之禮久闕而幸行于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廢其僅存之禮也然若書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廢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朝京師也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貶之如是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譏歟汪氏克寬曰不朝之罪經不書而自著今也過京師而朝王苟予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以尊君之禮爲可簡慢而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秦之例以爲口實其關係豈

淺鮮也哉由此觀之春秋之書如不書朝夫固以公無朝王之心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十四年 夫人稱婦有姑之辭時宣公夫人穆姜尚在故也秦春秋內夫人

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氏惟此書姜氏李氏廉以爲無恥辭是也逆女稱叔孫僑如

以婦姜至去叔孫左氏以稱族爲尊君命去族爲尊夫人黃氏仲炎非之謂內大夫或稱族或舍族者以前

後一事故後省文爾非有意存乎其間也此辨亦甚是又先儒多以書僑如以至爲譏不親迎而胡傳志之

尤力然胡曰或迎于其國或迎于境上殊亦未有定見如止迎于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

乎是諸侯親迎當以程子迎于所館云爲得其正而經于此條無貶辭李氏之言益見其不可易矣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十五年 仲嬰齊者襄仲之子公孫歸父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出奔齊而嬰齊

不與焉至是卒以大夫之禮葬之其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公賜之氏仲故以父字爲氏也公羊

不察嬰齊氏仲之故乃曰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何爲兄後也爲兄後曷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

也爲之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氏爲字也如其言是以兄爲父以父爲祖悖禮傷教蔑有加于此者矣故孫

氏覺家氏鉉翁諸家皆謂嬰齊之後蓋後仲遂非後歸父誠以公羊之說不可以爲訓也然歸父嬰齊均襄

仲子經子歸父稱公孫不以父字爲氏而于嬰齊獨以父字氏之蓋魯以嬰齊爲仲後故係之以仲氏以著

生而賜氏之非禮且叔肸之子聲伯亦名嬰齊亦係公孫十七年所書公孫嬰齊卒于狸服者是也此不稱

公孫而稱仲蓋又以別乎彼嬰齊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稱侯以執伯討也其爲伯討也奈何胡氏安國曰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

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

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也或以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誠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呂氏

大圭謂以春秋書法考之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爾安得以爲非伯討乎傳所言與經意同

足以爲證矣然張氏洽以爲先執曹伯以令于諸侯然後盟之則盡善說尤足補胡傳之所不及蓋此與甯

母之會齊桓辭子華相類彼列于會而後辭之此則列于會而後執之皆未爲盡善也

安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皆桓族 莊華氏

爲戴族左傳共公之卒也蕩澤謀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不能平出奔楚魚石親止之于河上許以討賊元

乃反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而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奔楚徐仲山日記謂此經有五疑如左傳則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也不歸自晉曰自晉歸二疑也蕩澤去氏稱字予耶否耶三疑也五大夫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疑也書例多省文今禹華元五宋字五疑也此必而庸有脫誤者案王氏葆云華元奔晉欲求晉討強臣以張公室爲魚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故以自晉歸宋爲文此猶據左傳以華元爲未至晉也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之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此以華實奔晉實自晉歸說尤近情可信蕩澤去族以害公族也稱字者古人多以字行必來告之辭稱山魯史故如其所告書之至五大夫出奔而經止書魚石則以鱗朱等後無所見而魚石奔楚後借楚伐宋而據宋之彭城故以之爲首惡而獨書其出奔也又春秋之例凡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元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罪而後入其出入皆以正聖人予之辭繁而不殺非簡牘有脫誤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杜注云楚

邑在淮南縣今江南鳳陽府是也鍾離之會傳曰始適吳也謂吳至是始與諸侯通盟會也而或因經再書會遂以爲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不知首止之會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者或又曰會以會外吳也不知齊之盟孟之會未嘗外楚而此獨外吳乎故程子以爲吳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也趙氏鵬飛亦以是時吳楚兩熾晉既抗楚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此所以合諸侯而會于鍾離也然觀其謂鍾離相向皆近吳晉合諸侯以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衛地晉合諸侯于戚吳以人來會之故不書會之言是猶泥于再書會字而以會爲再會也善乎劉氏徹之說曰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適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此可以破諸家殊會之惑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左無傳杜氏云記寒過節冰封着樹也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

異也何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陰凝兵之類也冰魯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也穀梁傳雨而木冰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注以甲兵之兆釋之漢書載雨木冰冰者陰之凝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入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魯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劉歆則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

雨而木爲之冰寒氣寒木不曲直也經義雜記說文气部氣祥氣也从气分聲或从雨是氣寒爲一字釋名
霧紛也潤氣着草木因寒凝凍色白若粉之形也與劉子酸合則霧氣異字也穀梁義當從劉子政范注專
取甲兵之說不知根枝折正與陰氣脅木之言同非取象于甲兵也案漢志雨木冰曰樹介謂寒甚而木冰
如樹着介冑故范以甲兵爲解而劉介或又作木稼後世木冰多應在大臣故諺云木若稼遠官怕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鄆伯戰于鄆陵楚子鄆師敗績鄆陸地即隱元年鄆伯克段之鄆也鄆陵之敗鄆師
師楚不稱師者以楚子傷目孫氏覺謂君傷則師可知矣顧春秋之意似尤以黨楚爲鄆罪者何也二百四
十二年中晉勝楚者惟城濮鄆陵兩役自宋襄泓之敗楚類衡行列國至城濮而後沮其志自荀林父鄆之
敗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並之者十一國至鄆陵而後挫其鋒然前此未有諸侯助楚以戰
者惟鄆陵鄆伯佐楚以敵晉使呂錡無射月之勝則楚將倚鄆爲援而長驅乎中原矣所可惜者厲公始無
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于內而徒求逞于外

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鄆而鄆終不服聽諛詔之言而刀鋸日甚述其所爲去楚虔無幾耳汪氏克寬所以謂
鄆陶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持勝之道所以不遂伯也甲午晦穀梁以爲月事遇晦日晦公羊乃以晦
爲晝冥謂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是二十九日穀梁說是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杜注梁國甯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沙隨地在
縣西六里屬河南歸德府沙隨之會謀伐鄆也據左傳因叔孫僑如賂鄆嬖使訴公子晉侯故晉侯不見公
以常情觀之是魯侯之大辱所當爲尊親諱者而春秋直書之何也春秋之義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利能
以仁禮存心正已而行則橫逆之來非所以爲恥也沙隨之會魯以內難師出後期此方伯所當恤者乃晉
人非惟不能究其故以正僑如之罪反聽其譖而加怒于公曲在晉矣故陳氏岳劉氏絢李氏廉諸家皆本
穀梁意以爲直書不諱所以罪晉侯及諸侯也夫晉之伐鄆爲討貳耳今以魯臣誣讎其君遂拒而不見旋

取季孫行父于茗邱而執之則操縱之權皆由臣下晉厲之不克終君子于沙隨之役有以見之矣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鄆尹子杜注謂王卿士春秋會伐未有書王入者此其書王入何陳氏傳長
曰初以王卿士與伐也蒸伯闞初興若齊桓若晉文其大征伐難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爲心未
嘗潰王臣以臨師旅自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搗貳爭鄆則要尹武公單襄

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鄆尹子杜注謂王卿士春秋會伐未有書王入者此其書王入何陳氏傳長
曰初以王卿士與伐也蒸伯闞初興若齊桓若晉文其大征伐難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爲心未
嘗潰王臣以臨師旅自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搗貳爭鄆則要尹武公單襄

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輒不及息而爲伯者之用矣然經于伐秦不書劉成于伐鄭洵書尹子何也汪氏克寬謂伐秦而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之罪而討鄭地楚不爲過矣由此觀之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歸自京師不稱名不言復歸公羊以爲易辭穀梁以爲歸之善者皆非也蓋負芻乘君

之喪殺太子而自立天下之大惡也晉侯執之不自正其罪而歸之京師當已簡王苟于是時用其威福之權斷而誅之則三綱明九法立非春秋第一快事乎哉顧乃狃于姑息使篡弑之賊公然後南面以臨其臣民其失政刑也甚矣故胡氏安國諸家皆以書歸自京師而不名爲著天王之縱釋有罪而王靈所由益不振也然晉之爲晉亦有不能辭其責者觀左傳所載一則曰曹人請于晉再則曰曹人請于晉初不聞遣一介以如周迨晉侯許之子臧反而曹伯遂來歸矣宜余氏光以操縱盡由于晉譏之也

乙酉刺公子偃

偃成公庶弟也傳稱偃如通子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會晉伐鄭穆姜送公公子偃公

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鉏尙幼姜之意蓋在偃也公是以歸而刺之故劉氏儻以先刺後名爲刺得其罪高氏閔趙氏鵬飛諸家皆主劉說惟吳氏澂以爲偃雖爲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已爾未見姜直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令將之心也偃如旣遂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已則偃雖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何如也說與諸家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先刺後名先儒多從劉儻以爲刺得其罪吳氏澂獨責成公失親愛之道其義尤正蓋偃雖有罪而身爲介弟尙有議親之條乃成公不念鞠子哀忿然殺之豈仁人之用心乎故當兼用二說

九月辛丑用郊十七年

辛丑用郊公羊穀梁皆以九月非所以用郊故書趙氏鵬飛則謂成公七年卜郊不

從十年又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吳氏澂亦謂是不卜白不卜牲而強用其禮故曰用以見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三說雖小異然釋用字不過如用幣用牲用田賦之例未嘗以爲用人也自劉氏儻據邾人執鄆子用之以爲凡稱用者皆用人而胡傳因之遂有六畜不相爲用况敢用人之說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季平子始用人于亳社若此年用人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邾用鄆子楚用蔡世子皆執獲仇敵以快意于山川成公之時未嘗執獲仇敵之人也豈有殺無罪以享上帝

者哉此理之必不可信者矣

晉殺其大夫卻綽卻雛郤至 三郤之殺傳稱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者胥克子也怨卻缺廢克與嬖人夷陽五長魚矯之讐郤氏者使楚公子伐告公曰是戰也郤至實召楚君欲乘敗而牽孫周以事楚公信之以告欒書書亦怨郤氏曰其有焉遂殺三郤而尸諸朝案三郤爲人驕恣自是同列多惡之深識者固早知其不免矣然欲去之而立其左右是爲左右殺非爲有罪殺欒書曰禍於是始謂殺之不以其道而羣小得志亂將由此作厲公假權縱惡之罪誠有所難辭矣而爲欒書者身柄國鈞不以寬大悟主心以忠厚培元氣乘僉王之傾陷遂一已之擠排使國之大臣無辜而駢首就戮是三郤之死公啓之羣小羅織之而實欒書證成之故稱國殺爲公罪並爲書罪也卒之天道好還狎暱羣小者轉爲羣小所忌胥童之劫辱及其身遂與中行偃弒君而蒙千載之首惡焉易所謂小人劉廬若欒書者非自劉其廬者歟

晉弒其君州蒲十八年 州蒲之弒據左傳是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之也而經稱國以弒不正其弒首主名穀梁以爲君惡甚杜預以爲不稱臣者君無道胡傳又以爲畧之後儒多從其說謂厲之暴虐爲一國所共疾故與衆弒之所以分其惡于衆人也不思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猶必誅矧躬爲弒逆轉爲之分其惡于衆人也何以立千古之大防而使亂臣賊子懼乎然十二公之絕君之無道而被弒者不止一人即以晉言之靈之無道不後于厲公而靈之弒書盾厲之弒則稱國其不同者何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穿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受惡名而不辭今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書亦未必受惡其赴告于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矣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曰晉弒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弒之實而眞凶不得以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觀此則經中國弒四國人弒三其不得弒首者皆可以此義推之矣

梁鹿固 梁鹿固左傳云書不時也穀梁曰梁不志此其志同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孫氏覺曰春秋興作雖城池之固門廡之急書無遺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此二說皆得經意而許氏翰大夫擅國威權曰去而公曰娛于鳥獸草木是謂宜豫在上之言尤于情事爲切何也春秋書梁困三始于此年蓋成公自晉歸士臼來聘杞伯邾子相繼來朝遂泰然自以爲安而肆意于園囿之樂聖人據事直書所以著公之妄遠慮當國家閒暇不能修明政刑而般樂怠放爲阱于國中以病其民也許氏

斥爲冥豫夫冥豫則何可長也

春秋集解卷四終

春秋集解卷四終

著易堂書局精鑄鉛板

春秋集解卷五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襄公紀 名午成公子定嬖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在位三十一年

仲孫蕪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元年己丑 彭城宋地杜注今彭城縣

彙纂項羽都此謂之西楚晉立徐州唐宋元沿革不一明復為徐州今升府隸江南省彭城之圍左氏以為

不登叛人公羊以為不與楚專封胡傳及諸儒多主左氏蓋伐叛討逆伯者之事也晉悼之與首會諸侯于

虛村而合其大夫以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

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也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書之必係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取于宋必係之

郕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或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係之衛豈不正名分乎趙鵬飛曰圍戚

者蒯贖也蒯贖雖見遂于父實衛之世子非叛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必繫之衛哉彭城為楚所奪以封其

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故必係之宋焉予奪之義于是乎明觀乎此而知聖

人之重名分也至矣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蕪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鄆鄭地公羊作合異文箋鄆古或省作曾曾與

合篆文相似故訛為合也晉之伐鄭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也乃徵會十諸侯而獨使韓厥伐之戴氏溪謂

不輕勤勞諸侯是也不勤諸侯而又使之皆次于鄆何也為之援也蓋鄭棄北方而附荆蠻則必倚楚為庇

彼既倚楚為庇則吾不能必楚之不救之不深謀遠慮而卒犯其鋒未有不敗者矣故以韓厥獨攻其前以

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奪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敵楚而不懼此皆所以

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闕其民也春秋書伐書次蓋夫其得問罪之道也而說者徒見楚師侵宋遂以次鄆為

救宋不知楚至秋而後侵宋豈有先次而豫救之者耶况鄆鄭地也豈次鄆而救宋耶其不足據也明也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氏預釋之曰王計未至故

傳善之也公羊穀梁子此俱無傳范氏甯徐氏彥楊氏士勛咸主杜氏蓋禮諸侯為天子斬衰今天王以九

月崩若已聞喪而當月邾子即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魯是秉禮之國夫焉得而受之惟計實未至故不廢

朝聘不為非禮也胡氏安國獨主泰山孫氏說以為赴告已及若然則此條當與蟲牢同譏矣然蟲牢明書

已酉己丑中間相去四十日以為赴告已及胡氏得之此則朝聘無日未有以辨其从近恐不若杜者之為可據也又十二公之紀魯君即位之初朝聘鄰國者有矣鄰國則未有先來朝聘者獨襄公為然蔽岷隱以為晉悼初立屈已以交諸侯當次鄆之時晉侯衛侯實次于戚以為之援故謀同聘魯則雖想當然之說說于情事亦近當並存之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二年靈王元年虎牢鄭地不書取繇氏曰許其城也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似非正也春秋曷為許之陸氏謂曰城虎牢可以息征伐安列國故聖人許之也其可以息征伐安列國也奈何趙氏鵬飛曰虎牢既非鄭有兵出虎牢則可以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楚失之亦懼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八國之君同澁是盟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于天下也公羊乃以不書取為諱夫夫子增損經文以示義親文見義何諱之為穀梁以為內鄭夫鄭不晉服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曰內之乎所以諸家皆以為與晉皆謂以安天下之辭書之惟胡傳謂責鄭之不能守家鉉翁謂鄭辱天子之守罪當削各執一見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鄭方堅于從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之所以扼鄭之吭而使之不得南向也攘楚服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况是時晉已取之非復鄭之所有自不得仍係之于鄭也胡傳責鄭不能守恐于經旨未合夫春秋內晉外楚豈欲鄭守險以拒晉乎家氏之言亦非篤論

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此吳楚爭強之始也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吳伐楚取駕駕良邑也廖亦楚之良所得不如所亡楚人以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春秋詳書之者木訥謂吳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蓋自晉厲公會吳于鍾離實有謀焉鍾離一會而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于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中國之患得以少舒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于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楚吳是也案巫臣使吳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吳于是乎始強迨鍾離之會吳附諸夏楚亦于是乎曰孤是終春秋之世楚不能安枕者由吳之讖其後以為中國之福誠不可謂非中國之福也然而吳亦自此而駸駸乎不可禦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三年 長樗晉近城地杜注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孔疏文三年公如

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蘇氏轍曰禮請侯不親盟于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于其國皆非禮也晉悼公修禮于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于長檮高氏閔家氏鉞翁諸家或以此爲悼公之敬或以爲悼公之謙說皆大同小異蓋魯君以童穉之年出盟諸侯而晉悼公虛已而禮之于外以晉襄及靈盟公之事觀之彼之符魯也何其傲此之待魯也何其恭易曰謙尊而光晉悼有焉宜其能得諸侯而光復伯業也惜孟獻子之賢不能以禮相君致使魯君有稽首之失是則尙論之所不滿已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此以諸侯盟王臣也杜氏預曰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而胡氏安國則謂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此大亂之道也張氏洽亦謂晉悼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葵邱首止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僭王官于諸侯俾下同于衾血其事不于楊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于新城同盟之書也二說皆與杜異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不敢盟天子之臣而雞澤之盟單子與焉故胡傳以爲大亂之道杜氏預則以爲無譏者蓋是時悼公初政伯業方新不敢盟同列于國中矧與王臣盟乎則單子受王命來盟或當如杜注之說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成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袁僑之盟杜氏預謂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再言及者孫氏覺以爲別內臣與諸侯之大夫是也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杜氏鵬飛辨之曰淩梁之會書大夫會不先言大夫盟則可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矣責大夫之專可也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何得爲專乎此論至爲平允乃王氏樵猶以袁僑受陳侯之旨而來苟有誠服之意奚必汲汲以盟誓結之爲諸侯責不知陳自從楚子盟于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見鄭已盟雖澤始不能安枕然又恐晉念舊惡故先使袁僑如會以嘗之悼公方欲招攜懷遠故畧其已往之罪使諸國大夫與袁僑盟既不辱已又使僑不抗君可以安反側之心可以廣招徠之義蓋一事而數善兼焉黃氏正憲以爲此悼公之賢亦切當事情之說也

陳人圍頓四年頓國名見僖二十二年傳杜注云汝陰南頓縣是也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

陳之圍頓據左傳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時陳人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晉而頓為楚間故圍之家氏鉞翁以為治楚之與國是也然而入陳者何也程氏端學李氏廉諸家皆謂罪陳之怒楚而致寇也蓋前此雞澤之會陳人背楚楚使司馬公子何忌侵陳責其貳也時冬月出師今年春楚師猶駐于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而晉不即救幸陳侯午卒楚聞喪而還得以稍緩其禍今陳不修德教民越與興師伐人與國以挑其釁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事正相類自此以後連兵數載不得安枕固楚人虐小之罪而實以是役召之故經于司馬侵陳畧而不書而書曰陳人圍頓經之罪陳當如程氏諸家說也

叔孫約鄆世子巫如晉五年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公羊云為叔孫約率而與之俱也約曷為與巫俱劉氏飲曰鄆請于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鄆之附庸于魯也奈何鄆不勝莒之僭求為附庸以自定也不書及石氏介曰內之也言比于魯之大夫故不言及也汪氏克寬則以不言及為旅見之辭案約與巫之如晉說經家非以不能死守社稷而自卑其宗廟責鄆即以非天子命而私屬為附庸責魯以公穀二傳注核之巫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其母卒鄆子復娶莒女為夫人有寵而無子生一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鄆子以愛後夫人故欲立其女之子因黜巫巫之來魯欲借魯以反正也時魯亦不能為之力而晉悼方新昏于杞杞與鄆同姓故約與巫如晉蓋轉而求援于晉也春秋不正鄆子之廢嫡故以世子書之明鄆之當繼世者巫也迨戚之會穆叔以屬鄆為不利而使其大夫自聽命于晉晉亦無所用其扶持焉鄆之見滅于是乎兆矣

仲孫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

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不序吳于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孔氏穎達云為吳人先在善道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組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下戚會不殊吳者吳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案是時晉借吳以制楚而吳亦倚晉為援故數與于會蓋晉急吳吳亦急晉也善道公羊作善稻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釋文善道吳謂之伊緩蓋稱伊緩是名從主人也稱善稻則號從中國也善道杜注地闕阮勝之南兖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縣說文張目為盱舉目為盱城置山上可以望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鳳翔府泗州

莒人滅鄆六年 莒人滅鄆經及左傳本俱分明公穀立異姓之說趙氏匡陸氏清駁之亦極詳盡治經家久

奉爲定論矣近世通儒有據公羊莒女爲鄆夫人欲立其出之文謂鄆子備裝庶孽春秋不正其廢嫡立庶

故正巫爲世子巫與叔孫豹如晉必危不得立而輸以情約懼無以存鄆故于是秋遂力辭其闕鄆夫人以

巫不得立還而愬于母家莒乘其亂而以兵入之不書君奔與以歸者鄆之父子俱燼也莒以威會懼晉討

遂立其外孫爲鄆嗣故鄆後復見于經如此說則經與三傳皆可相通惜于何休解詁鄆有前後兩夫人之

文未之細核故疑巫母以子不得立還愬于莒而不知是時欲立莒公子者乃鄆子後夫人也春秋傳凡言

出者皆女之子如康公我之自出是也以其出屬巫亦與傳例相戾然則莒之滅鄆意必見鄆之父子有隙

故乘其不備一舉而取之公穀說經多得之傳聞徒記其前後情事而不知莒實滅鄆因以立異姓其說宜

乎來諸家之指駁也抑經書莒人滅鄆固以罪莒而鄆世子巫求援于魯又求援于晉以兩大國而不能庇

一小邦以屬辭之法觀之魯與晉皆有不得辭其責者矣

城費七年 費音祕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也費故城在今縣西北二十里此季氏邑興隱元年費伯之費讀如

字者不同于欽齊乘合而一之誤也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隱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

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城費何以書孫氏復以爲四月而城所食邑見季氏之事家氏鉉翁以爲季

孫行父身死子繼首城賜邑將以抗君寧國春秋書之以著犯上作亂之漸二說皆同胡傳護履霜之意蓋

自僖元年賜季友以汶陽田及費于是費爲季有南遺既城之後費邑日強南嗣繼爲費宰則不特季氏世

卿而陪臣亦世其邑矣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敗焉十四年費人叛

南氏蒯奔齊齊人來歸費及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復以費叛十二年用子路墮三都叔孫

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須樂頎代之二子奔齊乃墮費合費之始終觀之則知大夫之強由城郭之固而

底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春秋書城費其垂戒也深矣

鄆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髡頑公穀作髡原剗作孫異文箋頑與原音相近公穀作原蓋假音

說文無鄆字古祇借用操後始去手从邑作操者猶是古文也鄆集解云鄆地今未詳所在鄆伯之卒據左

傳及公穀實爲子駟所弑經不書弑杜氏預謂以瘡疾赴故不書也如會將會于鄆也未見諸侯以未至會

所而死也諸侯死例稱名此不名以上已言鄆伯如會下不可言鄆伯髡頑卒便文爾胡氏安國陳氏傳長

諸家皆從傳惟賴氏匡以經不書弑疑之近毛氏春秋傳亦以公穀諸大夫欲從楚之言爲不可信以經文考之自二年城虎牢後如盟雞澤盟戚皆歷叙鄭伯于晉侯衛侯之下卽成陳救陳鄭亦與焉僖公卒後鄭子國子耳復侵蔡而伐楚疆公穀云云誠若可疑然左氏親見策書公穀亦去聖未遠必無非弑而妄稱爲弑之理觀明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謀子嗣則駢之弑君鄭人明以大惡歸之其明年冬楚公子貞伐鄭子展欲待晉而子嗣悍然以從楚之咎自任是背晉卽楚必駢早爲此謀公穀之言亦不盡無因也然經曷爲從其赴而書卒也罪鄭人不能討賊且無南史董狐之直筆而元惡居然漏網也劉氏敵以爲見鄭之無臣子是也

陳侯逃歸 陳侯以國難歸春秋書逃諸家之說以逃爲逃義者穀梁也以逃爲匹夫之事者胡氏安國也以爲辨內外而予齊晉者在氏克寬也以爲陳侯不能以義激晉使速發兵乃私逃而歸不得爲禮義之君者季氏本也此皆以背晉卽楚爲陳罪以鄭伯逃歸例之其持議固爲甚正而其實晉之不欲有陳蓋早有成算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之圖伯汲汲于得宋得鄭而陳在所緩范宣子曰陳非吾事必無之而後可故五年楚伐陳晉合諸侯以救之猶有恤患之意七年楚圍陳晉雖再合諸侯而不成救之會陳侯逃歸邢邱之會陳侯不至晉皆置若罔聞晉之謀陳者日以疏而楚之謀陳者日以迫則陳之從楚乃晉之棄陳也春秋書之亦譏晉伯之不振焉爾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八年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燹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國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杜注鄭之侵蔡猶求媚于晉也旣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興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而稱人張氏洽黃氏震季氏本皆主此意謂僖公方葬楚方睥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而先侵楚之與國以挑其怒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爲政于是乎失謀矣惟王氏沿以爲鄭欲從楚而懼晉之見罪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于晉以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說與諸儒爲異案經書鄭人侵蔡與書鄭人圍頓文法正同諸家謂貶其挑釁與傳義合然以陳人使公子黃鄭楚俾楚人執之而陳侯逃盟之事例之則王氏說亦于情事爲近當立存之

季孫宿會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邢邱晉地在今懷慶府河內縣邢邱之會左傳以爲命朝聘之

敬時鄭伯獻捷于晉故親聽命餘皆使大夫聽之重煩諸侯也獨書季孫宿者杜氏謂春秋以丙大夫爲文書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其稱人陳氏傳良云不以大夫敵盟主也張氏洽亦謂春秋之法凡以大夫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惟胡氏安國以朝聘大事乃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爲大夫執國之漸西河毛氏非之謂晉爲不道定事大之禮自爲典制使諸國稟之雖大夫類首聽命亦爲非禮况諸侯乎晉悼唯自知無禮故公尙在晉而不使與會公亦知與會爲非禮故實在晉而使季孫宿聽命而不嫌胡氏乃謂大夫與會君若贅旒將必魯君臣相率稽首于壇坫之下方爲得禮乎案朝聘之數他無可考唯昭三年傳子太叔云昔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而與昭十三年傳稱天子之制歲聘志業間朝講禮者不同意子太叔所言爲晉文所定故其禮殺于天子而有事而後會有不協而後盟故會盟無常數也此皆伯國之制今悼復中之大夫貶而稱人自當以陳氏張氏之言爲正卓氏爾康謂馭衆謹嚴正在乎此其說亦通若胡傳則誠不免于苛論矣

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杜注云來告故書公羊經文作火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

梁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范甯注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引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王後以宋爲故也劉氏傲李氏廉諸家皆駁其非蓋齊大災亦外災也而春秋書之豈故齊乎齊非王者之後又曷爲而記其災乎且春秋國史也安得因孔子之先而獨異其文乎昭十年宋衛陳鄭同日而災果如公穀之言則獨書宋足也又何爲合四國而書之乎况左氏載司徒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問對之辭則其來告可知故諸儒皆主杜注按何氏休以宋災爲是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漢志載劉向說則以爲宋公聽讒華弱出奔致有此應皆屬附會于災無涉惟志引或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堂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心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譽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于心或食于昧也相上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謹告故不可必也此說足與傳義相發必秦漢相傳舊解如此非後代經生所能及也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杜注鄭地戲之明據左氏鄭亦與焉而經不異言鄭殺梁云善得鄭也胡傳亦

以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美知武子能明于善陣之法李氏廉則論此盟在五會之後三

駕之前爲晉楚盛衰機括蓋是時晉方失陳北方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辭稍直故士句告用師而諸侯皆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有疑怠者矣所幸五會之信在人者未忘而荀瑩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是盟雖因子驪之言未能得志于鄭而晉楚盛衰實由于此以爲機括信矣故諸儒皆無貶辭西河毛氏獨以是役有鄭成而經不書爲不與其成有晉復伐鄭而經亦不書爲不與其復伐鄭意以鄭本無罪其迫而從楚也晉不能庇之故也乃晉悼不咎已之不能庇鄭而頻役諸國之師以爭鄭于楚宜無以服子驪之心關其口而奪之氣也但鄭爲中國門戶欲攘楚不容不伏鄭而欲伏鄭而不忍暴骨以逞晉悼之心未嘗不可諒正不必苛爲之責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杜注楚地江氏

地理考實非之謂經水注引京相璠云柤宋地傳陽縣西北有柤水澗去傳陽八十里案傳陽卽偃陽本楚

屬國因晉滅偃陽以予宋故屬宋水經注所云據其後也會柤時偃陽尙未滅柤自屬楚杜注未誤也書會

諸侯復書會吳者見諸侯之會爲會吳而會也晉三會吳皆以楚故諸儒皆謂以權濟事變非出不得已其說

甚是蓋荆楚地大人悍真與伯爭當日諸侯能敵之者齊晉秦三國而已齊自桓公薨後國亂君弱不敢專

兵伐楚秦以穀戰警晉連歲構師反與楚合晉獨力制楚秦又乘之雖城濮餘威鄢陵新敗楚無懼志虐宋

役鄭惟所欲爲晉雖欲起而服之未有隙也吳居楚肘腋之間盛氣方厲巫臣啓謀楚疲奔命鳩茲庸浦之

地日尋干戈晉一通吳吳益致銳于楚師不出則擣其旁出則議其後楚畏吳偃無暇與晉校晉是以得息

鄰睦交厚舉盟會而坐享伯功焉乃或者猶以會吳爲晉累殆未之深考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晉

悼時楚氛方熾晉合諸侯以擣之猶懼不足以集事于是通吳以爲犄角之勢及鄭已服晉而楚不敢爭則

不復恃吳矣故吳伐楚喪范宣子數其不德以退之蓋用吳而不爲吳用晉之君臣早有成算矣說者必以

會吳爲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遂者繼事之辭因會柤而滅之故曰遂偃陽國名妘姓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

以封向戌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固請及圍之弗克偃曰請班師營怒投之以桃限七日克

遂滅之以封向戌戌辭乃予宋公高氏開謂偃陽與柤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晉侯藉諸侯之師滅

之所以病楚而宋與楚鄭惡予宋辱楚亦以辱鄭也據此二說則偃陽之滅亦扼吭制勝之算而經以遂事

之辭書之若重有貶于晉者蓋諸侯土地受之天子諸侯不得擅滅人國亦不得擅以人國予人今偃陽非有罪而無故滅之以卑宋宋以此旋受楚伐是不惟無益于宋而適以禍宋春秋備書之而晉侯之功不掩過可見矣偃穀梁作傳漢古今人表有偃陽子師古注福陽即偃陽也地理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王莽時曰輔陽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粗水注云襄十年滅偃陽即此縣也偃陽故城在承縣南今在兗州府嶧縣西南五十里粗水即嶧縣之澗口也案偃釋文音福故或作福而傳與輔皆音之近而假借也俗讀此偃字爲彼力反非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也是年夏楚鄭伐

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于是成虎牢則是鄭之伐伐所當伐者也惟齊公子光序滕子之上左傳以爲光先至杜氏以爲盟主所尊孔穎達以爲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然而非正法也禮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于伯爵之君之下齊光未誓于天子而可序于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次于子爵則是世子未誓于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同盟雖澤會齊救陳盟戲會粗猶皆序小邾子下今序諸侯之汪氏克寬謂晉悼以私意之向皆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案周班而進之是也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一虎牢也向曰虎牢今曰鄭虎牢何劉氏敞曰向不擊鄭不使鄭得專之也

今擊之鄭不取于鄭之意也不取于鄭又曷爲成之陳氏宗之曰城而不成猶不城也楚來爭鄭徐合諸侯以救之無及于楚而勦民猶不救也故惟頓兵于此時糧據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背南向足以禦楚而反向足以臨鄭矣嚴氏啓隆亦謂前日之城所以爲今日之成地也胡傳乃以虎牢繫鄭爲罪諸侯書楚師救鄭爲許以救 御案既城虎牢而不成何貴乎城諸侯合兵以成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何罪之有焉此年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救衛同蓋以見晉伯之方輿而楚不能爭耳讀此可見胡氏說殆泥于書救必善之常例非篤論也

作三軍十一年 三軍之作諸說互異杜氏劉氏孫氏以爲舊止二軍今始分而三之鄭氏以爲舊不止三軍

今乃并而三之葉氏胡氏則又以三軍爲魯舊制據魯頌公徒三萬箋云舉成數而言贊晉魯人三郊三遂

說者曰大國三軍是舊有三軍可以無疑故後儒多主此說然作者創始之名也如果因襲之戰四卿並將有加之三則經當不止言三軍即鄭夾深謂成宣以來魯有五卿卿各一軍自東門氏戚孫氏二家弱而不能軍其民故三家分為三軍而專之之說亦似于作字之義不符以昭五年舍中軍觀之則舍者即舍此年之所立是謂魯惟上下二軍者近之其不曰作中軍而曰作三軍者往時三軍民皆屬公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私乘今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為己有故各毀其私家之乘以足成之是將舊制盡變而全改作故特書曰作以著兵權之去公室為有天下國家者毀鑿也若公羊謂三軍為三卿穀梁謂諸侯一軍則先儒已正其失不足據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子展侵宋杜注云欲以攻諸侯也蓋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欲惟強是從者子駟也晉君方明八卿和睦知必不棄鄭欲仗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于從晉然猶必待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師驟來而後固與晉者以前此從晉則楚師至從楚則晉師至今欲激使晉師致死于鄭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卒之晉師三駕而楚弗能爭可謂如子展之言矣而惜乎其未知本也何也鄭既見晉之當從即當一子從晉悖信明義始終勿渝則以北方與國之多保鄭却楚有餘矣計不出此而乃矚武勞民以激諸侯之怒假令事有不濟喪師覆國其能免耶鄭氏玉謂春秋書之見鄭之無謀罪其大夫之過舉得其旨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燕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三駕之三 蕭魚鄭地

路史少昊後蕭姓國修魚即蕭魚也地理考實韓世家秦敗我脩魚虜鯁申差于濁澤徐廣注長社有濁澤然則蕭魚當亦在長社明省入許州今為許州附郭石梁縣地也左傳九月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使王子伯駟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據此是鄭伯乞盟而與于會也經皆沒而不書劉氏敵以為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于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晉也亦非一日之積偏于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北方以小安乃有貴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信不盟而壹故畧其文以見其實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案蕭魚以後鄭不叛晉楚不復伐者二十餘年故三駕之勤先儒以召陵城濮之績擬之惟西河毛氏謂晉悼三駕皆不敢與楚爭今鄭以厭亂之故自畫策以謝楚師而一意歸晉楚

亦以厭兵之故又值吳患遂舍鄭不爭而聽其自便顧乃以此多晉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說亦有見然楚自陸渾問鼎已志在并吞而卒不得肆其無厭之圖者以晉之強世有以制之也是悼雖未與楚戰而中夏賴以少安三駕之功又曷可少哉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杜注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也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爲讒也啖氏助謂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此與左注

意同許氏翰高氏閔則以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于此謂楚雖執之而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

鄭者勢分子吳也勢分子吳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以斯見

楚之力盡于此也案悼公之世凡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成虎牢則公子貞救鄭毫北則楚鄭伐宋或伐

或救或挾鄭以與晉爭獨至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洵乎知窮力屈知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十二年台魯邑杜注琅琊資縣有台亭資縣今屬沂州府鄆見文十二年左傳

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胡傳遂者生事之辭入者逆辭大夫無生事受命

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慈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于其國也此本穀梁義諸家多從之惟毛氏春秋

傳以書遂爲與之謂古者命將得專制闔外之事宜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若必以大夫無遂事

則必如後世之承廟算以取進止致強敵在前而不敢問可乎況以小抗大萬實無道十年之間九作同盟

而三見侵伐非大創何待矣案鄆本莒邑自季孫行父帥師城時已爲魯有不知何時又入于莒今武子以

救台之便乘間入之復我土疆毛氏所言亦于情事爲近但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居其三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及此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

繼事者也春秋于受命二事者且無褒美之辭况宿入鄆而仍未能有之是不惟不足創莒且適足以啓覺

于莒謂聖人其肯與之乎然則諸家之主穀梁不得謂無見矣

叔孫約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彘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十四年左傳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

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焚舟鄭子蠋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次于涇秦人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無功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諸國之大夫不名獨名約偃括彘者以主于必進者此四人也汪氏克

寬曰秦晉七十年之兵爭釁兆于圍鄭怨結于敗穀禍稔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終于此役蓋自文公之伯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此之衆者也然以十三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雖有皆悼公之怠于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西河毛氏則謂櫟之役秦人爲鄭而來今諸侯之師伐秦鄭苟辭晉不行晉人未必不以爲義而乃踴躍爭先不知其何說以向秦故向之會書董表之也此之書董恥之也說亦近情然以爲經之本旨則恐未當也

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出奔公羊作衛侯衛行从于出奔齊左傳無衛字李氏箋義以爲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許氏翰則謂遂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汪氏克寬亦考二十五入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例故後儒皆從左氏胡傳乃云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以爲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王氏權曰出之爲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于君父而史官直書于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專以爲歸罪于君者害教之言也嚴啓隆亦以胡氏爲非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春秋于衛侯之出不書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文杜注孔疏皆以爲責其君而胡傳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逐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是理乎故王氏嚴氏皆駁之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薑莒人邾人于戚 戚衛地林父之邑也戚之會左氏載孫林父逐衛獻公而立剽晉侯以問苟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定立剽也許氏翰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諸國書卿高氏閔曰明皆林父之僞也家氏鉉翁亦謂晉悼用師于鄭衛侯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爲其臣所逐晉當合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爲旣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爲會以定其位此春秋所甚惡也案林父逐君立君如奕棋然此王法所不赦者而晉人聽之何也蓋苟偃本亦逆賊故黨林父之所爲自是年至剽之被弑衛有二君者十年皆僞實爲之張氏洽謂經意尤罪晉大夫殆以此也然以悼公之賢而有此失其德衰矣宜明年而遂薨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十五年 公羊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胡氏曰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

下之母矣故書之以著其非案劉夏卽劉康公之子前賜命時所稱劉定公是也故公羊以爲大夫而胡氏謂之士者因釋例天子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士書名今劉夏稱名故胡以之爲士也據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云云則亦是以公監之而經不書殆不使魯主婚但逆者至魯一告故書劉夏而不書單靖公耳諸家因經無單子遂以非公譏之恐未是至諸侯之娶皆曰逆女而桓八年與此年皆曰逆王后孔穎達謂天子無外所命卽已成后故不言逆女也不書歸者春秋大例得禮者不書齊之歸女無違于義故書逆而不書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十五年 成遇皆魯地而成者孟氏之私邑也齊之伐我也左傳云貳子晉故也其貳晉也奈何蓋之戰齊與晉成自是以來盟會皆與然其心固未嘗帖然服也今衛獻爲權臣所逐出奔于齊晉不能合諸侯以伸伯討反聽賊臣立君而會于齊以定之齊人不與齊固不直晉人之所爲矣特未敢公然伐晉故先伐魯伐魯者營晉也是時魯三家已三分其民公室卑弱不足以抗齊故救成至遇而不敢進家氏鮑翁以百金之家盜起于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譬之曲盡魯之情狀矣獨是魯自悼公繼伯君若臣昕夕不遑疲于奔命謂晉爲可倚也今齊以貳晉之故伐魯而晉不聞出偏師以紓其難是不惟不能同好惡且以人之叛盟爲不足恤矣經書救成至遇慨魯之弱亦以慨晉伯之不終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十六年 溴水名梁隄也杜注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卽溴梁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羊以爲信在大夫穀梁以爲諸侯失正胡傳及朱子俱從之故項氏安世謂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厲志變之始也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遂無諸侯也張氏洽趙氏鵬飛汪氏克寬或以爲著世之益降或以爲縱權于下以致伯政之墮意皆與公穀合惟杜注孔疏謂大夫欲盟高厚厚逃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以左傳考之晉會諸侯諸侯之君皆至而齊獨使其大夫高厚來及宴于溫高厚歌詩又不類苟偃怒使諸大夫盟之厚逃歸于是諸國大夫自盟而齊會不書齊人厚逃故也杜孔所言自是當日實事第晉平此會爲欲成父討莒邾之志而會者也乃首合諸侯而使大夫自盟則信不在諸侯而在大夫魁柄之移不可以復挽矣是以聖人謹之也至或謂不正諸侯之列衛劉子會或

又以爲貶晉平之旅見十君皆非此處正旨

叔考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之伐因許男請遷于晉晉會諸侯遷之許大夫不從晉于是歸諸侯而留其師以伐許實欲借之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是主兵者晉也而經先鄭伯左傳云爲夷故也杜注夷者平也謂禮卿不會公侯可以會伯子男鄭伯荀偃與卿尊卑等夷可以同會故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夫既取等夷則當先大夫今先鄭伯何以見其爲等夷乎故劉氏飲許氏翰高氏閔諸家皆以爲卿不先諸侯雖主兵亦不可序諸侯上說較左氏爲長然以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圍宋觀之所稱楚人蓋子玉也以其主兵序諸侯上卿不先諸侯之說又覺窒礙難通近西河毛氏據傳鄭子驥聞伐許特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之文謂伐楚者晉之意而伐許者鄭之意也蓋鄭許之相讐久矣當齊楚爭鄭時鄭逃齊歸楚齊桓伐鄭而楚救之乃先伐許以許附于齊也至晉楚爭鄭則許怨鄭于楚楚責鄭鄭棄楚歸晉以許間于楚也及鄭悼公連歲伐許許畏其逼請遷于楚楚使公子申遷之經書許遷于楚是也今許乞遷鄭應晉召而帥師以來非得已也迨一聞伐許遂君臣皆留則伐許者鄭志非晉志也由是言之經以鄭伯主兵蓋罪其借諸侯之力而快私忿非僅爲臣不可以先君故先之也晉伐楚戰于長阪楚師敗績而經不書以伐楚非鄭伯之所得與也宋獨稱人微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八年 春秋伐圍入未有言同者此其書同何胡氏安國曰齊環棄盟背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諸侯所同疾惡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又何也見齊環之無道宜得疾惡故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或謂臺之戰晉爲魯衛伐齊而春秋不與今晉平爲魯伐齊春秋何以與之家氏鉉翁曰臺之戰雖曰爲齊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今茲伐齊齊背盟好歲以加兵于魯晉爲之合諸侯以問其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曰同圍齊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一說是役也雖晉侯爲政而諸侯之師實併力焉故書同圍一以伯主用兵全憑擄伐不甘以諸侯之師統屬于晉一則晉自爲晉魯自爲魯雖魯實藉晉而必不可使爭伯之使得竊其名爲恤魯之師此書法之謹嚴也于義亦通若穀梁非圍而曰圍之解則不見策書之過不可爲訓也

取邾田自濼水十九年 邾田邾之田也濼水杜注出東海合鄉縣西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湖陸卽

湖陵在今魚臺縣東北取邾田自潔水黃氏曰抄晉侯怒邾人之從齊伐魯故取邾之田以予魯自潔水爲界也經何以書孫氏復曰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擅取者也言取惡內也劉氏敵以爲交讓之辭謂魯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俱甚焉故交讓之高氏閱則謂邾之病魯信有罪矣然魯以諸侯之力既前執其先君茲又執其嗣君取其田不亦甚乎此亦孫氏惡內之意案經文書取田于至自伐齊之後則田之取蓋公獨取之非晉人代取之經蓋專以取田爲魯罪孫氏高氏說是也毛氏春秋傳又以此田爲邾所侵魯之田而晉人使還之與靈之戰使齊歸魯侵地同但經文明曰邾田則非魯故田也毛氏說不可從

城武城

武城杜注太山南武城也通典資城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資縣西南九十里一說在資縣八十里石

門山下左傳穆叔自晉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懼乃城武城先儒皆本此爲說謂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曾之聲即此武城亦可以見教澤之易行也魯于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制挺可擗鄰國之堅甲利兵矣而向畏于強齊願君弱臣情安于不競內則疲民于返城之勞外則邀惠于大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家氏致翁所以謂多城何益汪氏克寬以爲使齊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已極者誠有見于險之未可恃也或曰魯有兩武城此年所城在濟甯州嘉祥縣界乃與齊接壤若資縣之武城則魯與邾吳接之處非所當備齊之處也以昭二十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及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二事觀之或說似尤近理可信附錄以備考

夏六月

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二十年盟于澶淵左傳云齊成故也不言同者孔氏穎達謂經于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于此始服故不言同也薛氏季宣高氏閔以此盟爲可見修德之來遠黃氏震以爲見禮之足以服人蓋圍齊之役晉合十二諸侯環其郭靈公至欲遷避而終不服茲因士臼聞喪不伐振旅而還齊遂來會于澶淵故以爲德禮之感此正解也汪氏克寬則謂齊莊既廢賴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夙沙衛之餘黨豈無其人邦之机惶固不敢搆怨于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以崔杼弑莊立景而同盟于重邱之事例之汪氏說亦于情爲近澶淵杜注云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汙此舊地又近戚田水

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邱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江氏云浮水即澗淵也古頓邱在潯縣之南漢元光二年河徙頓邱既而決瓠子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里則澗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變公子履出奔楚 變公殺作濕羣經音辨濕音變古變濕音近也蔡公子變欲去楚事晉以從先君之志蔡人殺之其母弟履出奔楚趙氏轍胡氏安國諸家皆以變欲去楚事晉為謀國之合于義者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首明變之無罪也履不與兄同志故書出奔以貶之毛氏春秋傳獨謂楚本先王封國雖寬介蠻夷而培于秦越大于邾莒紀鄆疏非淮徐陸渾山戎之比即以春秋之旨言之所最忌者惟是強大爭伯侵陵小弱日以撻伐興師為事此無論夷夏皆當以三王之罪人罪之若陳蔡近楚則附楚為便幸而晉楚爭鄆歷數十年不及蔡蔡可安矣乃無端起釁欲去彼就此豈非大戾夫建邦立君本為生民

嚮背也此主左注杜義不為無見然是時楚氛未靖江漢小邦無不禡而奉之故公子變背楚之言甫啓其口而匕首已陷其胸其弟履懼以此見累汲汲乎奔楚以自明甚至陳二慶譖公子黃猶以與蔡司馬同謀為黃罪而黃亦奔楚以自明楚之氣焰為黃如乎春秋比事書之而當曰小國之不能自強可于言外得之矣傳稱不與民同欲亦已見環蔡之民皆隄楚之畏非以其不同欲而可殺也惡其遠眾自是杜之誤會傳意毛氏袒之過已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變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據此則黃之出奔本無罪也自穀梁謂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于是許氏翰高氏閔均主之而程氏端學更以異姓大夫不得于君有可去之義同姓則義無可去况兄弟乎為人弟而出奔齊倫絕矣為黃罪案黃見譖二慶而楚討之非不得于君也黃不出奔陳且無以自存春秋以其弟書之見陳侯以一國之君而不能庇一介弟蓋憫之非以為惡而譏之也諸家所論似未免近苛至黃不奔他國而奔于楚者即蔡公子履之故智欲奔楚以自明也但履之自明懼累也則不與兄同心矣黃之自明辨誣也斥二慶之惡而欲楚討之猶有為國之心焉視蔡履為較優矣然懼累者辨誣者皆惟楚是奔陳蔡之不可為亦于是乎可見矣

郊庶其以漆園邱來奔二十一年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此書庶其何接我不以義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此書庶其何接我不以義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此書庶其何接我不以義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此書庶其何接我不以義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此書庶其何接我不以義

不可不謹而書之也漆園邱二邑名杜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園亭今漆鄉顯園亭俱在鄒縣漆一邑閭邱一邑何以不言及庶其之私邑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也何以不言叛爲內諱也其爲內諱也奈何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爲天子守之者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邾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主法所不容者而魯納之以爲天下逋逃主故諱之也然是時公在晉納庶其者季孫宿也經曷爲以一國之辭書之春秋誅叛人君臣之責也是故苟不納之雖有君命不書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是也苟納之雖無君命亦書邾庶其以漆園邱來奔是也所以著魯之無政也甚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變起于交會厥家推步大約一百七十三日始一

交去交遠則日食漸少且有雖交而不食者惟當正交而入食限乃食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日食纔三十六而襄公之紀十四年二月乙未朔食十五年八月丁巳食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食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食此年則九月十月俱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亦連食說經家多以爲日無頻食之法或傳寫之誤然以漢史所載亦有一年而頻食者如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俱日有食之是也蓋天道至遠有可得知有不可得而知必執推步之術接交會以求之宜其難盡合矣聖人謹而書之者所以儆人君使知修省且以見天變之有不可以常法相衡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二十二年 沙隨宋地沙隨之會

左傳以爲復銅鑿氏胡傳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焉其賢于商任及沙隨之謀遠矣此論甚是惟舉大夫去國之禮責晉不導之出疆先于所往是以被逐者而等子去國又曰晉不念世勳而逐盈則又以弑君之逆而自爲世勳立說未免失檢不若徐仲山日記云鑿氏世逆罪固當滅而盈則無罪猶之趙氏世逆罪固當滅而原屏則無罪斯持平之言蓋盈爲校母所讒非有犯上可誅之實徒以士曰挾盈父見逐之隙而期年之內再會諸侯以錮之是謂已甚故齊侯與會而卒保鑿盈亦以其出罪而不直士曰之所爲耳故王氏樵云觀春秋書二會見其以伯主之勢而強諸侯以不順之令後書伐衛遂伐晉見晉國自亂而盟主至于受伐其戒深切著明矣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二十三年 左傳陳哀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稱國以殺殺梁云罪

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杜氏預則以晉及者史異辭無義例孔氏穎達主杜注劉氏敞高氏開均主穀梁謂寅虎之族也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案黃之出奔傳稱二慶譜之茲又云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是慶虎慶寅過竝惡均無所為首從也諸儒據及之一字蔽獄于虎恐非確論不若杜注為平允也至二慶之誅黃之復皆楚實致之而春秋書法如此家氏鉉翁謂不與楚之專制是也不與楚專制而亦不以討賊予陳者蓋陳人逼于兵不得已而殺二慶以說于楚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以著陳侯之無能為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杜注在河東聞喜縣前屬山西平陽府今屬絳州即晉昭侯所分以封桓叔之沃也後為欒氏食邑盈之入晉也左傳稱是時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乃以潘車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戰敗還奔曲沃據此則盈挾齊援將不利于宗國非晉臣矣其書晉欒盈何家氏鉉翁曰一以明君臣之義一以閔欒氏世為晉臣而自絕于晉也其稱復入于晉者胡氏安國曰復入者其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書入于曲沃王氏葆謂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之人知有盈而不知有晉也夫盈有叛心經曷為不以叛書之杜氏預謂據曲沃舉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也一說盈初以入而叛非叛而入也繼以叛而入非入而據邑以叛也與鄭良霄入于鄭宋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叛同案春秋書法諸家盡之而其實盈之逆由晉人有以激之也蓋盈以家難為母所媒孽非有覆載不容之大惡遂而去之斯可已矣乃晉用士匄之謀勒天下之諸侯一會再會而禁錮之則挺而走險急何能擇非勢之所必至乎春秋備書之又見以不仁之人疾之已甚晉之君臣有不得辭其責者在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遂伐晉其書遂何杜氏預謂甚其伐二國陳氏傅良則以為志其始伐盟主蓋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至是始叛書之以見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然而齊莊本意在伐晉也特伐衛以先之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耳汪氏克寬曰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從楚善之大者也齊伐衛之與國而果于陵伯主惡之大者也春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斯言得之矣而義猶有進者欒盈之入實齊主之經上書欒盈入曲沃而即繼書齊侯伐晉所以著盈之為齊所納也西河毛氏乃謂齊晉匹敵經于齊侯伐晉無所可否但就事書之而已見其先伐衛後伐晉者以十九年衛受晉命伐齊故先衛惡衛也案此說非是春秋書救未有不善者也惟當救而不速救則書次以譏之觀下文書叔孫豹次于雍榆罪

約救之不速知聖人之意固不予齊之伐晉也且既曰無所可否矣而又曰意已見焉其所見之意何意乎

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晉地杜注汲郡朝歌縣有雍城郡邑志襄陽縣之雍城即古雍榆也今在衛輝

濬縣西南八十里雍榆之役左氏以爲禮杜氏以爲待命公羊又以爲先通君命夫救者赴急之師也受命

而出復何所待且受命而出又豈有君命而未之通者劉氏歛駁之是也蓋齊晉構讐魯以積弱之國周旋

其間不救則畏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所謂兩姑之閒難爲婦者故盤桓雍榆旣不取怨于齊而亦有辭

于晉豹之謀或如是也故孫氏復劉氏絢皆以忘棄君命罪豹無從左氏及公羊之說者 欽定春秋

傳說彙纂云伯國被伐魯自當救救而書次則遲回觀望非能救者也春秋譏之左氏以爲禮公羊以爲先

命皆誤矣然則諸儒之主罪豹得經旨矣

晉人殺欒盈 討亂不書此何以書陳氏傳良曰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欒盈亡大夫爾何以謂之非常

晉爲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隨以錮欒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

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蓋僅焉克之故書殺欒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其稱國以殺而不言大

夫何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盈爲權臣所逐畏罪出奔幸保其身足矣乃恃齊之援以入晉又入

曲沃而阻兵相攻則無君之罪大矣稱國以殺而削其大夫所以深罪之也然士曰遂盈兩年之中再合諸

侯以錮之既克曲沃又盡其族而殲之晉國之大權皆曰所操而晉侯徒擁虛器也春秋據事直書而晉侯

之失政士曰之擅權不待貶而自見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二十四年 崔杼伐莒春秋書之胡氏銓以爲謹履霜之意高氏闕汪氏克寬諸家以爲著

齊之無信二說不同似必相兼而其義始備何也去年春齊侯伐莒已與莒平今聞隙未聞崔杼乃因帥師

送使者如楚遂乘便而伐之其無信可知矣然自古篡弑之禍未有不本于其君假之以權之重而任之久

也聖人故于釁盾之將弑則先書其侵鄭侵崇于崔杼之將弑則先書其伐魯伐莒以明兵柄倒持爲變生

肘腋之漸是以爲謹履霜之義似尤得春秋之微旨矣

大饑 公羊五穀不升爲大饑又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蓋以民之餓空言則曰大饑以天之災祥言則曰大

侵其事一也大饑何以書胡氏安國稱氏鵬飛諸家皆以爲著國無凶荒之備也蓋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

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移民以就食或爲粥盜以救餓孳或與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

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至也

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秋大水所攻雖廣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無恙也今無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可見其備荒之無素矣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處變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二十五年與二十四年事異夷儀見僖元年本邢地衛滅邢故為衛邑夷儀之會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也左傳謂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

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故杜氏預以為不書伐齊齊遂服兵不加也又曰不譏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也劉氏敞駁之曰若齊侯以壽沒師退可也今臣弑其君其惡

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弑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案此駁甚精胡氏安國謂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亦是此義然則經不書伐齊者殆

以著晉侯不能修連帥之職而伯業之所以不振歟

諸侯同盟于重邱諸侯即夏會夷儀之諸侯也同盟于重邱左傳云齊成故也胡氏安國謂崔杼既弑其君

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邱特書曰同盟張氏洽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何獨此盟罪之深也二幽之

盟合諸侯以同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邱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子盟也即

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一美一惡無嫌于同據此則經書同盟正何氏休所謂同心為

惡惡必成者也楊氏士勛乃援雞澤平邱之例以重邱為同外楚而汪氏克寬從之恐非此處經意重邱齊

地寰宇謂聊城東北有重邱襄二十五年會盟處聊城今東昌府治而濟南府德州亦有重邱或亦以為會

盟之處以經文衛之上書公會諸侯于夷儀繼乃書諸侯同盟于重邱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為近自夷

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聊城也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謁即諸樊也左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

隱于短垣以射之卒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上者為卒名非謂伐楚名孔疏謂上之以省文是也與七

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剡文法正同皆變文也巢牛臣實射殺吳子而經以自卒為文陳氏傳良曰不以咎

巢人也蓋諸樊始適上國爭長于楚而喪身于匹夫以是為自取云爾凡攻門曰門如門于揚門于東閭之

類公穀乃以為入巢之門而謂之門于巢何氏休又譏其過巢而不假道不知巢楚屬國也牛臣之射為楚

敵吳也假道釋甲之禮吳固不可施之于巢而飾城請罪之文巢亦不得而施之于吳公穀及何氏云云宜先儒之殿其妄矣

甲午衛侯復歸于衛二十六年 復歸者復其位也先書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後書甲午衛侯復歸于

衛孫氏復謂以見衛侯待弑而歸是也衛侯出奔齊人于夷反皆不名此復國矣而儀名之趙氏鵬飛曰前

日衍出奔齊以孫甯逐之入于夷儀以甯喜挽之然國實衍之國不幸而出得間而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

夷儀不能以義入衛遣喜行弑逆之謀既弑而後入則國雖衍之國得之不正也聖人惡其不仗義以求反

國乃謀弑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也胡氏安國以為人有德懲衛智者恒存乎疾疾衛侯淹郵在外十有二

年困于心衛于慮久矣此生于憂患之時也而一旦得國其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困而弗革雖得國猶非

其國也春秋書名見聖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人強于為善之意也二說不同相兼而義始

備杜注孔疏乃以名與不名初無義例非也又公羊以復歸為罪剽以剽不書立為惡衛侯則尤誤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衍復其位故曰復歸豈罪剽乎剽立于孫甯之手與衛人立誓不同故不書立豈罪

衛侯乎觀此可見公羊說為臆度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

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家氏鉉翁曰伯者無他主

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仇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于列國晉亦坐受其弊矣林父作亂逐君

悼公為之定算君之位今剽死獻入晉平受賊臣之譖而止獻公囚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

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其可嘆

也汪氏克寬亦謂晉平自重邱之後五合大夫自縱其權主張失宜冠履臣置伯業于是不可振然則異日

韓趙三分晉國謂悼平有以啓之不為過也

衛侯之弟鱣奔晉二十七年 衛鱣出奔穀梁以為合于春秋胡氏安國趙氏鵬飛家氏鉉翁皆以獻非鱣不

得返國乃甫奠于位而不能安鱣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故書弟以見非鱣不弟衛侯不能弟也獨王氏樵謂

鱣書弟固罪衛侯而書鱣出奔于殺其大夫甯喜之後見鱣為甯喜出奔亦以罪鱣說與諸家異然觀其謂

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義所在未有不至于賊與重于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尤重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

之尤不忍離且為子鮮盡勸公以立甯氏後則無負于喜之計實足以發先賢之所未發而歸真有不能辭其責者在也若舊說以鱗為與謀乎弒毛氏春秋傳及劉氏廢疾申何力主之謂鱗與喜其弒劉及喜見殺乃怨公負約出奔于晉春秋書之著賊黨之假信以垂戒後世則持論過刻不足據也

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之盟謀弭兵也約不書族左氏以為違命此說非是春秋去族非極惡大逆不著此例今視滕邾之命乃季孫荀圖私便不顧國體約之不從正得出境專行之義且命為季氏何謂不可違乎公羊以衛石惡在為殆諸侯此說亦非是石惡之惡孰如蔡公孫歸生陳孔奐鄭良霄者彼不為惡人之徒石惡乃獨為惡人之徒乎經書約及者以不言約則疑于約與會而不與盟故從一事再見卒名之例而不稱其族諸侯之大夫不名亦先日後凡之例皆省文爾大夫盟與溴梁同彼不書諸侯者鄭氏玉謂以諸侯在而大夫盟人猶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今諸侯不在而大夫盟不書諸侯人不

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存其君也書盟于宋李氏廉謂以首禍罪宋也蓋楚之爭霸始于宋楚之分霸亦成于宋僖二十七年宋之盟春秋猶怨宋也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開天下南北之變矣故以貶辭書至成十二年華元合晉楚之成于是晉楚分霸今向戌以弭兵為名驅列國之諸侯而交見于楚廷即兵果因之而弭亦夫內外之辨况既盟之後魯則帥師取鄆晉則帥師取狄而楚且合諸侯以伐吳滅賴矣其能弭兵者安在哉故兩書于宋所以罪其為地主而首禍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景王元年 公在楚左傳以為釋不朝正于廟公羊以為存君殺梁以為閔公陳氏岳主左氏謂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如楚而不朝正非常也故書董氏仲舒范氏甯胡氏安國皆主公穀謂特書公在楚欲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于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高氏閻又以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此迨夏乃歸故聖人于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而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金氏賢亦以不在京師而在楚罪公攷公之如楚以十一月于時天王尚未崩也如楚後為楚所制不得猝歸二氏之言持議雖正然于當日情事則未之詳審也當以董范諸家為合春秋本旨

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胡傳本鄭子太叔之意以晉主夏盟令行列國平公不能紹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為不知本許氏翰謂其志私而動又不時宜諸侯之不

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胡傳本鄭子太叔之意以晉主夏盟令行列國平公不能紹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為不知本許氏翰謂其志私而動又不時宜諸侯之不

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胡傳本鄭子太叔之意以晉主夏盟令行列國平公不能紹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為不知本許氏翰謂其志私而動又不時宜諸侯之不

能無搗陳氏傳良謂天下多故而區區于城杞是晉之已細李氏廉亦以平公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爲審于公私之際蓋皆以城杞爲失也獨穀梁謂爲得變之正說與諸家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晉平以母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由隳也晉女叔及鄭衛之大夫皆譏之故經書城杞以云貶穀梁以爲變之正者非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先儒以爲嘉其有禮故書子以進之一說爲其聘辭以吳王來夫子因而正之稱子從周班也公子札名杜氏預孔氏穎達謂非褒貶之所係公羊則以札能譏國而賢之穀梁則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至胡傳謂札以譏國階禍故名之以示譏而不得比于季友叔肝之例其鑿尤甚又曰聖人于札望之深責之備此亦未當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闢列國之卿大夫其賢者亦不乏矣獨于札而責之望之此媿氏舜收黃氏仲炎季氏不諸家所爲駁其非也至余氏光謂光弒僖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此爲譏國之實而以公羊說爲附會又與諸家不同然其撤去正意論事之弊則一也御纂春秋直解吳子使札來聘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其事同故其文同或以其譏國而褒之又或以其譏亂而貶之夫褒貶各以其事譏國之褒安得于聘褒之亂之貶安得于聘貶之此可以破紛紛之臆說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三十年 書宋災于伯姬卒之上見伯姬之卒以災卒也伯姬書卒先儒專賢伯姬

觀三傳又列女傳伯姬之守義誠有如胡氏瑗所謂婦人中之伯夷劉氏敞所謂得恒其德貞之義者也而或以爲伯姬守常而不知變以是爲賢則媿溺援之以手者非耶汪氏克寬曰援溺之禮乃丈夫變禮以救郵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主而免已之死非義矣伯姬年邁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爲不可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渝庶幾風厲于古使丈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于造次顛沛者知所警耳說與趙氏鵬飛婦人非難無以見節意合惟齊氏履謙吳氏澄以爲罪宋之臣子不能救其君母義指稱殊然亦足補諸家之所不及若漢書五行志載董仲舒說謂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憂傷國之禍患積陰生陽故致火災此附會之論不足據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 天王景王也佖夫公羊作年夫異文箋佖古音近辰年古音近旬故二字通假大戴禮公冠篇使王近于民達于年說苑作近于民遠于佖可證也佖夫之殺據左傳靈王崩詹括欲立王子佖夫佖

夫弗知戊子僭括圍蓋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是殺佞夫者尹劉諸人也經曷為以殺其弟歸獻于天王杜氏預劉氏敵諸家皆曰惡王無親親之恩而殘骨肉也蓋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以明賞罰則政有經今景王誅亂不能致辟于首禍之僭括而任尹劉諸臣賊殺乎不知情之佞夫以大舜封象之事例之王之寡恩也甚矣故稱弟以見王之不能有其弟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鄭大夫伯有也伯有嗜酒沈湎無度公孫黑怨其使已如楚

乘其醉以鬪氏之甲攻之良霄奔許既而聞諸大夫之盟已也還鄭鄭驅帶帥國人討之伯有死于羊肆不

罪焉春秋舍黑之專伐而獨罪良霄何也張氏洽曰嗜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身亡家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死乎既出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春秋所為正名之以討賊之辭也此論至為平允准胡氏安國以為位未絕與諸家異

夫國人共盟之猶魯之盟東門氏叔孫氏臧孫氏也其位之絕可知矣胡傳本劉敞說以為位未絕誤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萬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澶淵之役三傳說皆有

未妥左氏云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是以為罪失信也夫果為失信則如清邱之盟直貶其人可也今貶其人又舉其事豈特為失信而已哉公羊云此大事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

不憂諸侯也夫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與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稱人救災以衆也夫一國失火自焚其財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以是為善是春秋貴

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之大夫冬乃會于澶淵其可謂之救災乎宜劉氏敞之駁其非也然則春秋之意安在也舊說謂蔡世子般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者也乃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

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謀更其所喪而歸其財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斂而無齒決者是也故諸國之夫昆而稱人魯卿而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著其不知務也或曰澶淵召

會在蔡邕前般必不以弑聞晉與諸侯未必知般之弑父春秋人諸卿者以宋之災向戌不請于天王與晉侯而以歸財之私于趙武武亦徇竟外私交不請于天王與晉侯而擅以歸財令天下去年城杞猶奉君與

悼夫人之命也故列序諸卿淵淵策向成趙武之私故貶而稱人也說亦有見然以經文觀之上書葬蔡景公繼書淵淵之會恐人疑此會爲謀蔡亂故直揭其所爲曰宋災故見會之所爲爲此不爲彼也是不知務之說于經旨爲合矣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三十一年 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因名楚宮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秦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案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自五年季文子卒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郟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于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俯首南面以朝于楚復羨其宮歸而作之公之心安于楚矣安于楚必死于楚穆叔之預知也非天道也人事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之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日卒正也稱名者孫氏復云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歷漢唐以及宋明皆宗左穀之說近望溪方氏始以爲季氏弑之與子般子赤同例顧氏春秋大事表亦以其論爲不可易謂隱之遇弑也傳稱館于齋氏子般之遇弑也傳稱次于黨氏蓋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必伺其間于寬間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爲後日諉罪飾奸之地今傳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將安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章也夫所謂毀者以爲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搶地呼天之際以爲齟齬疏食不勝羸疾而毀乎則當遲之期月經年之人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距七十五日距襄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席望室之毀獨無羔次于季氏遂一毀而卒乎且季氏爲止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也案國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故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故子赤之弑可知此經上下文無所見直斥爲季氏之弑似屬深交然以爲氏黨氏之次定爰書決事有比至以許止例季當爲法受惡則起季氏于今日恐亦無辭以謝矣故備錄其說以待有識論定焉

昭公紀 名稠襄公子齊歸所生以周景四年即位諡法威儀共明日昭在位三十二年

叔孫豹會師稱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元年庚申

虢公羊作郟穀梁作郭杜注云鄭地蓋東虢君為鄭所滅故屬之鄭也今河南汜水縣東十里近滎陽有

為讀舊書不歃血故不書盟萬氏隨筆非之謂齊桓葵邱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春秋不以不歃血而不

書盟何獨于此而不書乎蓋聖人自書宋盟以來反復痛恨于大夫之專盟夏夷之同歃而未嘗釋然于懷

也乃方距六年又復觀此于是存其會而削其盟存其會者不沒其事也削其盟者非惟正君臣之義嚴夷

夏之防竝與其大夫專盟晉楚同泄之迹而混之也如此說則經不以楚先晉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主會

而春秋不以吳居晉正宗國胡傳謂晉人以信為本故每事必先趙武似猶未得經意齊國弱公羊作國酌

衛齊惡作石惡鄭罕虎作軒虎異文箋酌弱音相近之誤軒釋文云舊音罕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作渾軒

是古二字音通也石惡當係傳寫之訛案襄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傳云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

子是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不聞其復歸則衛不應復有石惡其為傳寫之訛無疑至陳公子招陳侯

之弟也不稱弟此則因史舊文公羊以為貶辭亦非是

三月取鄆 執取之季孫宿取之也不書宿不與其擅取人邑也襄十二年宿帥師救台入鄆而不能有至是

因莒亂乘其易而有之以自為封殖之計非能聲罪而致討也故從取非其有之例而書之曰取諸家說大

概相同惟左氏載季武子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公子圍以為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濟齊盟矣將戮叔孫豹

綽孟止之乃免其說甚詳毛氏春秋傳謂楚來主盟始于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其時無莒人也圍之盟在

前月亦無莒人惟盟于澶淵杞莒小邾俱在然是晉人請召為會杞莒諸國皆晉之私屬與楚何與而曰犯

瀆齊盟且會虢在正月魯之取鄆在三月經文其明豈有正月為會而三月諸侯之大夫尚在會可以告于

會者因疑簡書為不足據萬氏隨筆亦謂萬人方負弒君大惡虢之會尚不敢預其政以取鄆訴乎二說皆

與舊解為異似亦有理但春秋事據左氏而國語所載亦與此互發恐不得斥為非實錄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

秦伯之弟鍼奔晉罪秦伯也或謂后子出奔而罪秦伯何也胡氏安國曰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

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龔而後父母順矣故不稱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諸家說大旨相同惟家氏鉞翁云秦以干乘之國而區區母弟車之多至于伉其君鉞之秦甚矣書秦伯之弟譏秦伯亦貶鉞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秦伯失親親之道四傳皆貶之而家氏鉞翁以爲亦貶蓋懼

遷而奔非非無罪矣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狄左傳以爲無終及羣狄太鹵公穀作太原杜注云晉陽縣也大鹵之役魯說或以爲志用卒之始或以爲惡詐誘之設案春秋以來齊魯宋衛數罹狄害自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而其鋒始斂今荀吳又敗之于太原木訥趙氏謂太原在晉東北必狄犯其邊故敗之若然則攘斥之師宜見諒于聖人矣况戎狄豺狼天性獷悍非用奇設伏不惟無以敗彼且將爲彼所敗是即毀車崇卒春秋亦未必違以變古之罪罪之也以前後經文考之十六年書吳伐鮮虞十七年復書吳滅陸渾之戎蓋是時六卿日張各務立功以固其寵故趙氏以盟會勝而荀氏則以戰伐顯吳之敗狄非必狄之果犯晉邊也鄭夾漈所謂既蓋赤狄之餘復有事于羣狄是也觀箕與交剛之舉經猶但書晉人至是而直曰荀吳帥師聖人之意可于言外會之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去疾展與皆莒子密州子去疾于次爲長宜立者也密州舍去疾而立展與既又廢之展與因人以攻莒子弒之而自立去疾奔齊是國固去疾之國也春秋故于其入也書

田莒去疾與忽係鄭小白係齊同蓋不與密州之舍去疾也然而不稱公子何也春秋于公子之入國而爲君者皆不稱公子萬氏謂稱公子則與大夫之去國而還者無別故不以公子稱之也展與弒君之賊也亦以國氏又何也李氏廉曰展與立踰年成君矣不書爵已足見絕之之意若不係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係以國則展與之係國不必求他義也此二說較胡氏以削其公子爲不稟命程氏以國氏爲罪諸侯之與其立者義爲直捷矣顧聖人之意尤有進于此者以去疾介大國之力以入宜可以討賊而無難矣乃可討而不能討聽其得以及出奔特書曰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復書曰莒展與出奔吳使人以屬辭求之而去疾佚賊之罪昭然其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

楚子麇之卒據左傳乃公子圍縊而弒之也經書卒不書弒與鄭免頑齊陽生同者

駢專鄭陳乞專齊圍君楚皆以僞赴故魯史亦承赴而書之聖人因而不革爾胡傳謂圍以篡弒主會盟聖

人憫列國之衰弱懼人欲之橫流故畧其篡弒焉恐非經旨或疑廢實見弒經不正圍之罪乃反從其僞赴而以卒書其何以示懲創不知圍之未弒也其不軌之志晉趙武叔向知之衛北宮佗鄭子羽子產魯叔孫豹俱莫不知之申之會椒舉以無瑕而後可以律人規慶封以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相識是聖人雖如其設書卒而篡弒之跡已有昭著于當時而不可掩者矣况經于鄭伯卒上書如會未見諸侯齊侯卒上書吳伐齊楚子卒下書公子比出奔晉人能因其所已書以推其所不得書則元惡終有不能漏網者春秋所以爲微而顯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年公如晉弔少姜之喪也及河晉人以非伉儷辭乃還而使季孫宿致襚服焉春秋據事直書見公之不能守正而自貽恥辱耳蓋禮天子諸侯俱無親弔者天子崩赴至列國國各遣上卿奔喪至送葬然後六服齊赴京師所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若諸侯則弔喪送葬俱遣使而各有重輕故游吉云弔遣大夫送喪遣卿葬重而弔輕也至于夫人則尤輕故弔遣士葬遣大夫也今少姜之喪當時與國並無一君親弔即服役于晉加鄭者亦僅遣太叔一往惟魯之君臣相率至晉故晉以非伉儷請君無辱爲言蓋歛辭非僭辭也穀梁乃以爲恥如晉故著有疾是殆不知公之復由晉之辭也公羊又以爲不敢進申之者遂謂晉將執公故至河乃復夫是時魯晉方睦韓起來聘叔弓報之公即位踰年未聞獲戾于晉晉胡爲而欲執之至胡傳云却而不納即當爲辭以入之謂果非伉儷陳無字何以見執苟有二命晉何以爲盟主以此見青晉必納公不思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正幸其猶不至晉爲稍減渙溷非惜其不得入晉而書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三年冬大雨雹今春正月又大雨雹左氏稱季武子問禦雹于申豐而申豐以藏冰不用爲對何氏休駁之鄭康成復據周禮凌人及月令郊詩所載以箴膏肓之失後儒胡氏安國諸家多從何以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雨露不和而散則爲霰雹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當是時季孫宿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乃不肯端言其事而歸咎于藏冰不用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俱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風發不殺不亦謬乎且後世朝廷藏冰不于深山窮谷而天下郡縣多不藏冰何爲不聞輒有雹災乎劉氏敵以豐爲諂媚強臣抹煞災異比之張禹谷水而黃氏仲炎直斥爲矯誣上天蓋皆有以燭其奸誅其隱

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湣夷會于申 申楚地在今南陽宛縣申本姜姓國為楚所滅故屬楚也申之會蓋楚子虔即位始合諸侯也自襄二十五年齊莊公卒齊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楚乘其間遂大合諸侯專肆力于撓已之吳以為漸窺中國計故蘇氏轍以此會為著楚之益肆于北方而冢氏鉉翁亦以此會為會盟之一大變然歷數在會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若徐頓胡沈固素服于楚者也淮夷夷也鄭則往來于晉楚者也宋則合晉楚之戎者也滕邾皆宋屬與宋俱往者也泗上冠帶之國曹邾解以難魯解以時祭衛侯辭以疾皆莫之或與是雖合者十二國止牽率其同類爾何足以為盛及徐子既執而諸侯解體至伐吳之役宋鄭滕邾皆去之惟恐後矣彼陳蔡胡頓名為諸侯實曰鳥合安足以敵方張之吳故雖一克無備之朱方一滅無罪之賴不足以立武示威反播惡于慶封之口未幾而棘櫟麻之入遽見報于吳人春秋書會申所以著楚虔之暴橫無能且病晉之衰而閔忘會之諸侯不能討弒逆之賊而反推之為盟主也

九月取鄆 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者易辭也據左傳是莒著邱公立不能撫鄆鄆叛而來魯因而取之後遂為魯邑觀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可見也公羊乃以書取為諱滅蓋彼于莒人滅鄆傳云取後于莒因疑鄆尚未滅故以諱滅釋取西河毛氏非之謂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如果以異姓為後則本國必爭列國必正豈有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事而矯書滅鄆者至胡氏以黃歇呂不韋當之則是暗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為一事矣案此辨似是而義有未盡莒之滅鄆經及左傳原極斬焉分明但公穀異姓為後之云疑其必有所受大約莒既滅鄆懼諸侯見討因以鄆女所出之子嗣鄆而謝諸侯以為鄆子本意如是是則名為繼絕而實則掩而有之春秋故不從其赴告之辭而書之曰滅書滅者正暴其罪非匿其事也至謂果以異姓為後則本國必爭不知尚有能爭之者則鄆不滅經亦可不以滅鄆書矣毛又以大夫以下無繼絕事尤屬不經即胡傳云亦以明異姓不可為後非謂公穀所稱如黃歇呂不韋之所為也由是言之此書取鄆以鄆不莒服叛而來歸聖人存其國名書之蓋不與莒之有鄆耳不得因鄆再見而以為向果未滅也

舍中軍五年 中軍之舍左傳云卑公室也孔疏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不入公也叔孫臣其子弟以一家之

中有父兄子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入公半入已也孟氏則于子弟之中或取子或取弟以二分歸公而一分入已是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則公室彌卑矣公羊乃以舍中軍爲復古穀梁亦以爲復正蓋意舊止二軍今舍中軍仍止上下二軍故也不知舍之爲言非裁汰之謂不過分此中軍之衆附之二軍之間且作軍舍軍皆出季氏私意何古與正之足云况宿之爲此謀也殆自專政以未早夜竊計已與二子歸公雖異分國維均又中軍與上下軍名位差次無多未稱殊絕故乘是時孟則竊亡纒始立叔則約卒猶未安于位遂舍中軍已專一軍而以一軍屬二子是始三分之而三家各有其一者今則四分之而季氏獨有其二名爲避伯主悉索之責實則陰以奪二子鼎立之權家氏鉉翁謂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肘則田常所爲已不在齊而在魯矣荀氏悅願猶以舍中軍爲善之殆惑于公穀之言而未深考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牟婁防茲皆莒邑公羊云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以不宜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胡傳謂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讓之也許氏翰則以爲惡季氏之專家氏鉉翁則以季孫宿爲魯之盜蓋襄二十年公如晉邠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莒牟夷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是季每乘君出即招納叛人叛邑以爲己之私有專擅如此不曰魯之內盜可乎且襄公之如楚也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爲復爾始置其君于晉獲陷阱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于宿矣然則汪氏克寬謂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非深文也牟婁本杞邑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故屬莒杜注城陽諸縣有婁鄉今諸城縣屬山陳青州府防茲杜注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今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平昌故城諸城縣西北有姑幕故城可以考春秋時防與茲之地也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杜云魯地今不詳所在左傳萬人來討未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陣也高氏閔謂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鄭氏玉亦謂晉人方欲以納牟夷之故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願伯討以成君禍比事而觀罪可知矣案魯之罪在不應納叛者人既來討而以敗之爲非豈謂將聽其蹂躪度劉乎抑俯首行成而後不失爲是乎歸魯之說恐非經意又汾泉公羊作澗泉云澗泉者何直泉

也直泉者湧泉也劉氏敵非之謂此地名爾非謂戰而泉湧若謂戰而泉湧固當舉戰地于上而後書曰有
潰泉不得引潰泉以爲戰地也此駭亦未當潰泉當因泉之直出得名猶後世馬跑泉鈞突泉之類皆以泉
狀得名故陸氏釋文亦以潰泉湧泉也公羊云云本釋地名潰泉之義固不以爲戰而泉湧也劉氏好與公
穀爲難而不顧所安此亦其一證也潰穀梁又作實異文箋云給與潰實音皆相近公羊作潰穀梁作實
假借字此說得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復伐吳報吳入棘櫟林之役也說經家皆主罪楚惟胡
氏安國以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當報楚楚之復爲此役師出有名遂謂聖人善楚而進越不
知楚度身負大惡王法所不容者而恃強逞暴合諸侯以爲修怨之師向善之有越徒楚以伐吳甘爲篡賊
所役是亦賊而已矣春秋治惡必嚴其黨又何爲而進之乎然則越始見經曷爲與徐俱稱人蘇子曰不可
云沈子徐越伐吳故也猶感之會吳以鄆故稱人也趙氏鵬飛亦謂越善人便文爾義不繫于褒貶也觀此
則胡傳之說可見其不足據矣

宋華合比出奔衛六年 華合比宋右師何以出奔寺人柳譖之也左傳云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
欲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牲加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盟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時合比之
弟亥欲代兄爲右師從爲之徵遂逐之合比奔衛春秋書之許氏翰謂著寺人譖惡敗國以爲世戒是也案
襄二十六年惠牖伊戾譖太子座亦坎牲加書左師向戌爲之徵遂殺太子是宋之行譖皆寺人寺人之譖
必坎牲加書其爲之徵者非左師即右師前後如出一轍故西河毛氏以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識太子之寃
烹伊戾矣而今復受其譖猶是太子佐前以失時不能救兄而今復不能爲合比解疑策書無理而不足據
然蘇子有言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自疑也而後讒入之以宋平之昏庸其于父子君臣之間必多
猜嫌寺人朝夕左右窺之最審故形似之攝如響斯應焉使猶可以常理律之則古今亂亡之禍當不至覆
轍相尋矣

暨齊平七年 暨齊平舊解有二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預本許憲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穎達宗
賈逵何休之說也後儒以杜說順傳而於本文自肯加既云齊求之也下文又云齊侯次于鞅燕人行成又
似燕求齊孔說據經而於前後可通以書暨齊平與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同此年暨齊平之後

叔孫婁如齊澠盟亦與及鄭平後叔還如齊澠盟同故多從孔疏劉公是職左傳齊求之也句為齊魯之事而以癸巳以下氣燕齊之事義尤明確成定論矣近毛氏春秋傳復力申杜義謂經凡閒無異事皆蒙上為文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實來不更書州公是其例也况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段卒在燕齊平之月罕朔殺罕魁在齊師還自燕之月與襄公之生在會于沙隨之歲衛靈公之生在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傳例亦同斷以燕與齊平者為是說亦有據但春秋外平而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如宋人及楚人平是也燕僻在北陸不與中國明會齊景雖與師以納其君卒受賂而不克經但書伐為其與陵暴之師無異此何關於天下而必書其受賂之平乎由此言之燕與齊固未嘗不平要春秋所書當如孔氏諸家說也

三月公如楚 公如楚落華之臺也高氏閔謂是時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駟馳歲不遑暇此以公之如楚為不得不然也一說經書如楚為見公之自取以襄之如楚楚子昭也非公之咎何戎與頑武為之昭之朝楚楚子庚也非向戎韓起之罪乃公自為之向使叔弓不往蓬啓疆胡為至于我哉此說較得經意蓋楚虔自弒立以來于今六年數會諸侯皆微國泗上冠帶之君固莫之與也而其伐吳也一敗于鵠岸再敗于房鍾鬱鬱焉不得其志故作華之臺使諸侯落之以奢誇當時之耳目是亦無可奈何之暮氣耳使公不應召楚亦安能肆毒于公公乃不知自強蓬啓疆一來遽惟是奔走之恐後矣謂為自取洵乎其自取已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即公子招也今日陳侯之弟者穀梁云蓋其親所以惡招也其惡招也奈何胡氏安國曰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之敢干者也不能援立家嫡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賊殺偃師以致宗社覆沒其罪之大為何如乎金氏賢亦謂哀公以留屬二公子雖曰私之未有立之之意也無意立留則無意殺偃師矣于何知之于聞招之亂而自縊知之也招穿窬小人貪位固寵逆兄之邪而殺嫡立庶招之惡不可勝誅矣此二說皆中穀梁惡招意也萬氏斯大則以偃師之殺為哀公教之謂哀公師以偃師為世子而更留于招而純臣必義不受屬既受屬矣則廢立之事乘間伺隙何日而忘一旦值彌留之際不殺奚待此與許氏論陳哀公其庶子賁以強輔而濟之權使執太子之論同必兼之而義始備蓋偃師之殺雖招為之而假之權以成其殺者哀公也故書曰陳侯之弟招係弟于招畢招也亦以畢陳侯也其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以書其則嫌于偃師之于屬之體宜然也

秋蒐于紅 紅魯地蒐簡車徒也蒐于紅穀梁以爲得正公羊以爲以罕書以亟書胡傳及諸家皆以爲若非時非地且著非禮以春秋常事不書之例推之則諸家說是何也蒐春狩也秋興之遠天時也狩有常所于紅易地也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專權在下悖人理也夫亂臣之欲竊國命也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于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而不恤其所昧于履霜之戒甚矣故聖人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或疑昭十一年夏蒐比蒲二十二年春蒐昌間定十三年夏十四年秋均蒐比蒲均書曰大說者以爲天子之禮也此獨不書大何也杜氏預曰經闕也理或然也若謂時史闕畧仲尼從而畧之則恐非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楚滅陳曷爲不以號舉而稱師胡氏寧謂見夷衆恃強肆行暴虐而莫之較也案萬氏云陳哀之死留之奔皆在夏至冬尙未有君招主國事意欲何爲時孫吳在楚果卑禮遜辭以請雖未能免子討在或未至滅陳乃偃然坐待其來僅殺一過冀以諉罪此所以甚楚之怒因而滅陳也據此則陳之見滅招實致之有伯者起其爲首惡無疑矣乃楚于殺世子之賊則宥而放之奐招之黨耳獨執而殺之輕重不倫如是是得爲伯討乎故招不去公子以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奐不稱大夫以奐曾通楚謀陳不得爲大夫也此互文見義之微旨也又經于陳事獨詳者家氏鉉翁曰陳自晉悼鄒之會逃盟迨三十四年謂楚可託國今乘陳招殺太子而掩取其國挾義聲以行其不義春秋自春徂冬七書陳事閔陳也亦罪楚也至楚之入陳不與夏徵舒事書法同又何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楚莊討陳之亂有善有惡故先書殺夏徵舒而後及其入國納淫之事是非不相掩也闕恃強行暴利陳之土地而滅之非有討賊之義故先書滅陳也

葬陳哀公 哀公之葬賈逵服虔以爲楚葬之杜氏預從左傳以爲袁克葬之賴氏匡謂陳已滅矣袁克非大臣何能辨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亦謂陳爲楚師所據魯豈能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以上文無齊滅紀之文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可蒙上爲文也此二說皆主賈服義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齊襄之暴不滅楚靈齊襄滅紀而葬其夫人以示禮楚靈滅陳而葬其故君以示恩其狡僞之智正相符合趙黎二家謂爲楚葬立說固似有理然左傳明言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且從傳文可也至其駭杜注魯往會葬之說則確不可易楚既滅陳諸侯震恐故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敬豈有未加敬于

楚之前反先使人會葬陳君之理蓋必魯往會葬而後書者常例也獨此未往會葬而變例特書者是亦所謂存陳之意而已矣

夏四月陳災九年夏四月陳災杜注云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災害係于所災所害也災公穀皆作火公羊云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云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懼陳而存之也二氏之意蓋以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人民猶在聖人故選繫之陳猶邯鄲二國雖爲衛所并聖人刪詩仍存邯鄲之名不以并諸侯與楚衛也賈服二注亦本此爲說杜氏以左無是意因辨而異之案何氏休解詁云陳已滅復災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故天存之此似用董仲舒楚滅陳陳臣子尤毒憾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之言亦與公羊本義微殊以左傳陳水圯也火水妃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之文觀之陳之災不可謂非天道但春秋之書陳災實不與楚之滅陳胡傳謂興滅繼絕卽堯舜公天下之心是也公穀說經有迥非左氏所能及者觀諸此類可以得其概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纒帥師伐莒十年 伐莒之役三卿並書王氏沿曰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爲政也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王氏葆曰季孫主兵也其用兵之意奈何高氏闕曰是時魯間晉之衰故三卿伐莒欲一舉滅之而擅以爲己功也魯已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陳氏傳良曰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也叔弓佐意如故係于仲孫纒之上而叔孫婁守自是以後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也胡傳乃謂三家四分公室季氏身爲主將領二軍二子各領一軍爲之副不知左氏所謂四分者就夫殺家稅言之非軍法也且叔弓係宣公弟叔肸後叔老之子爲子叔氏宣族非桓族胡氏謂三家各將所屬是誤以子叔氏爲叔孫氏也項氏安世謂叔孫舍賢猶使公臣帥家徒殆亦沿胡傳而遷就其說耳又傳稱伐莒取鄭獻俘用人于亳社經削而不書者無故而取人之邑罪已大矣而又淫刑以逞其可爲訓乎削之不與季之賊虐無罪也

昭公紀下

楚子庚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饗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春秋據事直書其深惡

痛絕不待言矣惟楚度書名例所不解公羊以為絕其誘討杜氏預以為從蔡所告胡氏安國以為惡其以

詐滅人國孫氏復蘇氏轍諸家又以為罪其貪蔡土地非真能討賊案蔡侯之與楚子一會于申再從伐吳

同惡相求歎好踰八年之久忽誘致于申而殺之不過因滅陳之易更欲滅蔡自雄且以威中國耳春秋之

法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般固弒逆之賊度亦弒逆之賊也政使果能討罪不貪土地而以賊殺賊曲直

何分况又志在滅蔡也乎是則書楚子度書蔡侯般同斥其名所以著其罪之同也毛氏春秋傳乃謂楚子

不名則似以尊戮卓非敵體之義因特為創例亦如殺者以名使兩君相殺記有同等此禘書名為無甚精

義載諸家舊說為更淺矣

仲孫遷會邾子明于祿祥

祿祥公羊作侵羊杜注地闕當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

于祿祥修好禮也蓋自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魯亦藉晉伯之力漫梁祝柯兩執邾子又以其田既而魯納

庶其界我之奔邾亦受戚孫紇之奔晉益深矣迨同盟于重邱齊晉既睦魯邾乃漸釋其嫌襄二十八年邾

子來朝昭元年魯復會悼公之葬故此祿祥之盟左氏以為修舊好也然禮喪不貳事經于五月甲申書夫

人風氏薨而即繼書夫蒐于比蒲又書會邾子于祿祥魯之臣子于君親之喪蔑如矣此亦所謂不待貶絕

而義自見者矣况以左傳所載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儻從之盟于清邱之社僖

子使助蕞氏之造反自祿祥宿于蕞氏云云觀之是纏不惟以喪同盟且以喪而踐桑中之約矣魯臣之無

忌憚如此昭公雖欲久安其位其可得乎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牢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厥憇公羊作屈銀九經古義云

左傳厥憇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桴讀若銀憇字云从心桴聲公羊本係口授故以厥為屈憇為銀字異而

音同也厥憇之會左傳云謀救蔡也杜注不書救蔡不果救也蓋是時般已死而度猶頓兵于蔡蔡能嬰城

堅不下楚諸侯共起而擊逐之勢之所易助亦義之所得為也乃合八國之大夫會于厥憇竟不能鼓行而

前而遣使請命暮氣之不揚莫此為甚矣春秋書會厥懋于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聖人之心夫亦可想見矣胡傳乃以為力弗加則無惡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厥懋之會韓起將以救蔡而蔡卒為楚滅晉之不競甚矣序列國之大夫非無貶也所以見晉伯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為耳胡傳以為力弗加故無貶亦昧于春秋之義矣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十二年 陽燕之別邑一名唐毛氏謂即中山唐縣是也昭二年北燕伯奔齊六年齊納之不果茲復使高偃帥師納之不言燕未得國都也公羊不知陽之所在乃以伯于陽為公子陽生之誤夫孔子作春秋用二百十國寶書豈有殘闕如此而仍不革者乎穀梁又以燕伯之不名為不以高偃挈燕伯劉氏儼謂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穀以為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知矣而何以不名頓子以矛陷盾亦可見其說之不足據矣故家氏鉉翁輩謂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遂而出因大國之力而後入于其邑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也而說者以納為不宜納之辭呂氏大圭非之謂凡言納者皆內弗受而強致之辭此蓋內無有為之援而自外用勢以強納之耳然則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春秋據事書之而正綱之不振亦可見矣高偃高偃元孫燕伯傳以為簡公史記燕世家稱為惠公二說不同從左為是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資歸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為季圍之經不書南蒯者陸氏潛謂家臣微賤名不合登于史冊也不登微賤而又書帥師書圍何也先儒皆以為所以著家臣之強也然圍之其予之乎非也齊家治國之道惟藏身者恕而後可以喻人季孫意如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于上者使其下而不禮其臣其于恕之道何居蒯之及此胡氏安國以為出爾反爾非苛論也而又不以君命而使大夫帥師伐之是大夫非君之大夫而季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而季之師也聖人直筆于冊蓋並以著季氏之無君耳固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虔之獄為春秋一大疑案據左傳時虔在乾谿聞變還師潰于訾梁將由夏口入鄢不得五月癸亥縊于芋尹申亥氏杜征南以長麻推之為五月二十六日也而公子比之自殺則以乙卯夜明日丙辰棄疾即位是比之死先虔九日虔之卒不以弑比亦未嘗弑虔事跡甚明春秋何以名實反易如是竊嘗就經文諦觀而後知為棄疾之以比弑赴魯史從其所赴而書之聖人

亦因而不得輒更耳何也棄疾以當璧之辭其不忘大位之窺非一日矣適親從倡亂推公子比立之而又懼其即真也故始以周走之呼欺比與晉使自殺繼又以殺囚衣王服流諸漢取而葬焉以欺國人已又欲坐比以弑逆見已之殺比爲有名以欺天下後世無如比死之日楚子處實尙在不顧倒之無以取信于諸侯于是以先一月赴比弑此棄疾之譎也或疑棄疾以譎赴聖人即如其譎著之使非弑者蒙首惡春秋不幾爲冤史乎不知上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明比之在外本無意于爲君也下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見比未嘗君楚故不以討賊之辭予棄疾也合前後文觀之而比之非弑自可得之于言外矣然則比遂無罪乎曰比不能效死以拒棄疾而見利而動則度之益亦比之歸有以致之又焉得爲無罪是春秋不削其非弑正以戒遭變而不知權遂有欲辭首惡而不得者也

同盟于平邱 平邱杜注云在陳留長桓西南今在陳留北九十里平邱之盟穀梁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胡氏安國則惡其競力不道季氏廉亦以爲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以事考之自晉楚爲成晉之君臣愉情苟安無復自強之志由是楚竊國權虎視列國晉人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幸楚處罪盈惡稔自底滅亡晉昭乃敢復會平邱號召諸夏然如病瘵沉痾之人強自支柱而人之見之者已知其無能爲矣齊不受盟不知孚之以信動之以禮而治兵鄰南大陳戎馬以脅之不亦可鄙之甚哉劉氏意林乃謂平邱與滅綱絕推其美殆與葵邱明王禁無以異故皆會盟同地而再言之是殆誤于穀梁之說而不考陳蔡之復實由于楚而非晉昭之力之過也

公不與盟 平邱之會晉人因莒邾之譖辭公不使與盟程子以不與盟爲幸胡傳亦以直書其事爲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蓋謂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甲兵之威肆有恃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列國同端荆蠻算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而以威詐泄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矣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明于平邱而公不與盟自常情論之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而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憐乎哉或謂揭公子不與盟之上是不與盟之意主于魯汪氏克寬曰非也沙隨之不見公不可云公不見平邱之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此屬辭之體也

葵侯廋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廋蔡隱太子有之子也吳陳悼太子偃師之子也楚靈滅陳已六年滅蔡已

三年至是熊居即位始復之故慮歸于蔡受歸于陳左氏以爲禮謂得與滅繼絕之禮也然慮與吳皆未嘗于天子未受命于先君而遽稱曰侯何也以稱世子則靈與哀之孫稱公孫則又不見其爲世嫡之正故從其先伐代之爵書之以明國與位皆其固有此一經之特筆亦一經之創例杜氏預謂受封于楚故稱爵非也二君名以素非諸侯至此始立如王猛之以名書吳氏激以矢國之君歸其國書名例之亦非也不稱復歸胡氏謂不與楚虞之得滅不書自楚謂不使楚乎之得封也或以二君之歸歸功于平邱之盟不知果爾則當在九月十月今明後便書歸則楚之復二君在盟以前矣且平邱之會先儒比之病疝沉痾之人強自支厲楚何畏乎是盟之有所以歸二君者蓋棄疾始依獲蔡之國藉以發難今得位因復陳蔡以報其功一以市已之恩一以暴靈之惡且欲假存亡大義以號召乎天下耳于平邱之盟無與也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至自晉毅梁以爲見君臣之禮陳氏傳良以爲大夫不致必見執而後致所以危之據左氏季孫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以瘞于晉乃歸季孫審是是則其始執之也爲乏宮邾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也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爲夷執親之悔也故胡氏謂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勳阻皆以利行違道其突自是以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程氏端學亦謂不惟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于私喜私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然則意如何以不氏孫氏曰前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之死毅梁以爲賢之杜氏預以爲意恢與亂君爲黨故名以惡之後儒劉氏敞王氏藻陳氏傳長諸家皆主毅梁蓋據左傳所載莒著邱公卒其子郊公不惑國人欲立著邱公之弟庚與以意恢爲郊公所善故殺之云云是意恢以與君善而亂臣忌之非與亂爲黨也春秋屬國以殺而不去其族所以著意恢之死非其罪耳然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則亦與有責焉故亦不以死難之辭予之此輕重之權衡也其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程氏端學謂義不在於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是也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十五年 武公魯武公廟即成六年所立而明堂位稱爲武世室者也有事左氏以爲禘孔疏以爲祭祀之事益羽籥文舞也蓋祭必有樂樂必有舞其入廟也文先而武後叔弓之卒在籥入之時故舉籥入去樂則諸樂皆去也去樂卒事諸儒或以爲非禮或以爲志禮之變主

非禮者謂祭主子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不可以卑而廢尊也然不得以聞者必大夫不與祭而自卒于家若柳莊之死勿聞可也苟駭奔在廟而殄有疾而死則非去樂卒事無以兩全蓋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而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竟徹故遷于輕重而去樂以示隱恤卒事以伸誠敬所謂禮雖未有可以義起者也以左傳梓慎言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洩事乎及癸酉叔弓洩事籥入而卒云云觀之則叔弓之卒固非于其家者比也當以志禮之變者爲是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鮮虞杜氏以爲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

新城舖其地有鮮虞亭據史記索隱鮮虞乃姬姓國非狄種也未詳孰是鮮虞之伐先儒有因左傳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之文遂以荀吳不納叛不急利爲得用兵之正湛氏若水辨之曰征者正也鮮虞無罪而征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不知無罪而征人之國爲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爲善是猶紇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爾此論極是若胡傳稱名氏非襄也僅免于貶也及呂氏大圭晉不能加于楚則從事于鮮虞而已二說尙于義未盡何也不納叛可也不許其降待其食竭力盡而取之則胡可也且其不納叛也知鼓之可必得也知可必得而後不納其叛是旣借鼓以網利又借鼓以邀名此以盜賊之行而竊君子之義者也謂春秋無貶意竊恐其未然也

齊侯伐徐十六年

伐徐之役齊侯書爵或疑爲襄辭許氏翰趙氏鵬飛皆非之蓋齊景卽位于襄二十五年

今二十餘年矣吳楚方爭晉旣不能遠畧以齊之強務修德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已卑矣况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世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楚所必救非但爲徐計亦自爲齊計今徐之即楚雖不可謂無罪然自會申以後天下諸侯皆北面楚庭徐之倚楚以爲安也亦非得已而爲之也景公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視桓之保徐有愧多矣然則經爵齊侯杜氏譌以爲別大夫之專兵者是也傳載盟于蒲隧而經不書李氏廉以爲晉霸旣衰春秋不忍絕齊其實見齊之師出無名而又受賂而還之不得爲伯討也

秋鄭子來朝十七年

鄭見宣公四年漢郊縣沿郊國爲名也今爲郟城縣屬沂州府郟子來朝左氏載昭子

問官之對仲尼聞而學之後世號稱其事至有以鳥名官而自謂能復古者不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至于論官惟曰岳揆收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雲龍鳥火之類固不少概見也何也上古時樸事簡故可因

端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啓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鄭子乃謂顯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非篤論也然則聖人曷爲學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聖人之所以聖也其書來朝者家氏鉉翁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小國之君能知典章之沿革蓋錄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公羊以爲大火杜氏云房心尾也李彗類其光芒四出李孛然也左傳星孛大辰西及漢中須梓愷以爲火徵兆十八年宋衛陳鄭之災蓋宋大辰之虛也陳太臆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而衛顯頊之虛也其星爲大火故知四國當之也胡傳以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星孛加心象天子適庶分爭應五年王室之亂此本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之說兩解不同而皆有依據皆有證驗未易辨其是非要之天之有災異也所以譴告夫人君使之改過遷善而自底于安全爾彗孛之流氣祿之大者以是爲咎徵可也若以私智推求以爲某事之應不知星之名亦雜出不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設占而不應不轉使人以天變爲不足畏耶然則春秋紀災異不紀事應聖人之意遠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之戰蓋吳伐楚兵至楚境而楚禦之也據左傳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經言戰不言敗者勝負相當也胡傳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賈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吳日益強而楚日削矣是故爲國以得賢爲本勳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此探本之論非他家所及穀梁乃以書戰爲進楚子劉氏敵非之謂戰則曰戰敗則曰敗豈有擇于吳楚哉故陳氏傳良亦主吳楚敵之說長岸杜注云楚地今江南太平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關亦曰天門山又曰娥眉山郡國志以爲卽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

六月邾人入郟十八年 郟姓國名杜注云在邾邾開陽縣水經注開陽在邾之東南沂水遇其南故郟國也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卽其地也入者易解邾之入郟乘其無備也曷爲乘其無備左傳邾人藉稻邾人襲之邾人將閉門邾人有羊羅者攝其首焉遂入其國盡俘而還邾子以無歸而從帑子邾不書滅入而不能有其地也案邾與郟皆小國郟本無讐于邾蓋邾自數被魯伐以來日見侵削故僂

倖于無備之鄙掩而入之冀取此以償彼趙氏鵬飛所謂蜂囊稍安其巢則毒螫之心生者也是也不思鄒宋姻也近在邾南敬共事之猶恐獲戾而况暴其親暱以啓釁端有不爲兵之招乎然則明年春宋伐邾圍蟲取之盡歸鄒俘皆入莒之役自速其辜耳經于邾之入鄒書人而于宋之伐邾書爵予奪之意瞭然矣

冬

許遷于白羽 伯羽楚邑一名析今鄧州內鄉縣是也邑有析隈山見傳二十五年傳許遷白羽杜注云自

葉遷也孔疏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自是以後許常以葉爲都昭九年許遷夷是自葉遷夷也十三年楚滅蔡靈王遷許沈道房中于荆注云荆荆山也是許又遷于荆山乎王即位復之許又歸于葉觀傳云葉在楚方城外之蔽知白羽之遷爲自葉而遷也案傳稱王子勝言于楚子使之遷許則是楚人遷許非許自遷也然

夏

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十九年 許止之事三傳以爲非弑故歐陽文忠止實弑父之說後儒皆莫

之從近萬氏春秋隨筆乃據左傳許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卒世子奔晉數言謂瘡非必死之疾治瘡無立斃之劑今藥出自止飲之即卒得不謂有心毒殺之平藉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奔晉乎由其晉之奔可以得其弑之實矣案張氏洽云藥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即以瘡言之今之治瘡以砒燬而餌之多

愈然燬不得法而反殺人多矣止之所進必此之類則不得云治瘡無立斃之劑也况殺梁稱悼公卒止哭泣歔飯粥隘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左氏奔晉之說亦未可據爲信讞矣且春秋之法有可以屬辭比事

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以世子弑皆立乎其位而止不立而以與其弟麇此比事而可知止之非弑也許與陳蔡皆密邇于楚楚度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棄疾不能假討賊以罪許乎乃白羽既遷楚方引許以

夏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二十年 會子臧子貜其采邑也在今曹州府言自鄆出奔者孫氏復謂以別從國

鄆而去也願會之出奔左傳不詳其故公羊遂揣爲子臧之後以邑叛聖人諱之之說劉氏飲駁之曰春秋之文善惡各以事進退之何以賢其祖而遂諱其子孫之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

不足以毀長而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爲之諱乎如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管蔡之不誅于周也余氏光亦謂子臧之節春秋且不錄何爲爲其子孫諱是則大夫出奔必書常例也不詳其故而臆度其衷貶未有能得其旨者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繫衛侯同母兄也公穀作輒經義雜記說文馬部學字云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

則輒常作輒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繫絆其足不能馳走也左氏作繫者輒之或體公穀作輒者輒之同聲假借字也繫之見殺據左傳繫奪齊豹司寇與食邑而欲去北宮喜褚師圃故三人因宋公子朝通衛侯

母宣姜事以作亂藏甲于齊氏而殺繫于蓋獲門外是殺繫者齊豹也豹具官于衛何以盜書金氏賢曰以其爲盜賊之事是亦盜賊而已矣目衛侯孫氏復曰罪衛侯之無政刑也衛侯之無政刑也奈何張氏洽曰

繫以有疾不得列于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至乃聽其無禮于大夫且俾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繫以深

罪之也右諸說皆本左傳立義惟胡氏安國以盜爲指宗魯不指齊豹等不知宗魯之過在聞約謀而不以難告故琴張將弔其死而孔子止之非以魯爲首惡也若舍主而責從是猶繫益入晉舍盈而責胥午鄭伯

奔蔡舍雍糾而責雍糾之妻春秋用法不如是其頗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一年自外至故曰入叛者蒙氏鉉翁謂誅姦之極典也蓋華

向首禍于國討而奔奔而復復挾吳楚以覆宗國叛狀既明故書之曰叛也南里穀梁以爲宋之南鄙杜氏

預謂是宋城內里名汪氏克寧曰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穀梁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挾外援以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

自陳者何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爲亂非陳助之兵力未見其爲可者曰自陳亦所以罪陳也又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荀吳救宋而逸賊使得遠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之義予之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謂東者何東國也何爲謂之東王父誘而執之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此以蔡侯穀爲楚所戕隱太子爲楚所用故以復奔楚爲貶也案左傳穀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據此則出者奔朱也非東國也且春秋書名未有書其半者如果東國出奔聖人惡之直書東國可也徒貶其半名于

義河居或以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子楚朱無歸入卒葬之文疑只是一事而左氏作朱者爲誤然昭
二十七年左氏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史記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乎侯而代立則朱與東
國固兩人然則朱出奔不書不廢氏啓隆謂卒于楚者是也不成其爲君故無諡東國于是爲悼公此可見
穀梁之誤非左氏誤也

王室亂二十二年

經書王室亂杜氏預謂承叔執言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此說非也春秋之作爲天下

之無王而作者也故事關王室雖可譏可貶莫不爲之隱避而遷就其辭如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于吳楚
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于列國也王敗于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王與戎戰而書土師敗績于葦戎
以至襄王出奔但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但書天王狩于河陽凡王臣出會雖微者必序諸侯之上所
以嚴其分者至矣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致諸子之爭立于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相勝負
五年之內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蔑有甚于此時者矣故變文起例爲一經特筆非不知其誰是而空書之曰
亂也或疑子頹子帶皆辭矣經曷爲不以亂書陳氏傳良言之矣子頹之亂鄭統討之子帶之亂晉討之是
猶有臣子焉故不書子朝之亂歷數年而後定而訖于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此所爲不容隱其實而不書
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公羊其稱王猛者何當國也穀梁王猛嫌也二氏之說皆未協經旨夫王猛乃王

矣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獨言子則疑于諸侯之子卽冠王于子亦與他王子無異故稱王繫猛若云猛
嫌豈得云居也而或者又以經書以爲罪劉單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惟嚴氏啓隆曰不曰王猛居于皇
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夫爲人臣秉忠孝之
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旣奉王猛于王城又奉敬王而逐賊卒以成功告于文武之靈斯亦可免于貶矣
而以以之一字疑聖人之情豈春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說與諸家不同 欲定春秋傳說彙纂凡
書以者美惡存乎其事實非貶也單劉之以猛爲正尹召之以朝則罪矣劉氏敵以單劉爲專而胡傳因之
陳氏傳良亦謂以非順詞皆謬也當從嚴氏之說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矣茲復書其以王猛入于王城見猛之出入

皆劉單左右扶持之功也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成猛之爲王也兩書名者父前子名之義且以別乎子朝

也書入以不入無以奠王子位也書入于王城明未能正位尚與子朝分國而處也王猛名劉單何以不名說者謂猛未踰年以先王名猛即以先王序劉單之爵一以著天子必有父一以表劉單之無二心若名之轉疑于宰之斥咥伯之斥糾而不見其擁立之正皆所謂化工之筆也胡氏顧泥兩書以字為挾天子以令諸侯不知下以上卑不以尊常也下以上卑以尊變也期于不失其正而已劉單據禮守正以所當以故美惡不嫌同辭也據左傳王城之入乃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之而經不書以晉世為方伯當王室不靖不躬擐甲曹會諸侯以定之迨王夫乞兵始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戎卒以應掌故愧于文公之納王者多矣故不以勤王之義予之也

晉人圍郊二十三年敬王元年 郊周邑圍郊討子朝也討子朝何以人晉微之也曷為其微之胡傳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而徐遣大夫往焉勸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公羊注乃以郊為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繫于周此不考事實而望文為說者也春秋諸侯更相攻伐未嘗敢犯王室者懼天下執言而攻之也若實伐天子此何如事而聖人為之掩其惡乎案陳氏云回者子帶之亂晉人常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而人之斯言也得其旨足與胡傳相發明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 雞父杜注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安豐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不序孫氏復曰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故以自滅為文也家氏鉉翁亦謂是役也楚為戎首不書不與楚以主諸侯也陳蔡許序頓胡沈之下賤其為楚役也胡沈之君不書卒書滅不予其死難也夏鬻以獲書貶也說俱明其不從公穀立義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公羊謂此為偏戰而經以詐戰之辭書之非也蓋泥于日月之例而為此言也穀梁謂言敗以釋其滅亦非也經書敗者亦多矣亦有師敗而君不滅者豈必言敗以釋其滅乎先儒皆以為楚師未與吳接故止書六國然傳稱楚師大奔則經亦當書敗楚聖人所以畧楚不書者不與六國之從楚也家氏說亦有理今取存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敬王也王猛母弟避子朝居于狄泉杜注狄泉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

時尚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入城內也亦曰翟泉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著有天子也蓋景王崩已逾年矣天下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見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得而亂之也尹氏天子世卿也王朝公卿例書爵而變文稱氏胡傳云著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立者寡辭稱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而尹氏之私意也朝不宜立矣而又係以王子何也范氏甯曰若但言立朝則嫌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也王猛書以王居狄泉不曰劉單以王家氏鉉翁曰前日王在諒陰劉單之以王事不得避也今王立踰年不可復言以也萬氏亦謂猛書以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不書以尊已成于法不得施也且二子之扶危定傾既見子以王猛則敬王之居人不待言以而自可知爲二子之功矣合諸說觀之春秋之精義見矣

叔孫舍至自晉二十四串 舍至自晉公羊與左穀不同左傳以舍族爲尊晉經文無叔孫二字也穀梁以書名爲由上致之公羊經文則有叔孫字疏之者曰意如有罪故去其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劉氏傲胡氏安國趙氏鵬飛輩或以志仁無惡褒之或以舍不屬于強國不順于強臣爲足當社稷之衛語雖小異要皆主公羊之說者也以事考之舍之見執于晉也范鞅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不解其意以兩冠與之曰盡矣後申豐以貨如晉祈免叔孫叔孫誘其貨匿之不出使又使人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亦弗與及將歸乃殺而食之是舍之能以禮立身以忠事主以云不畏強禦洵乎其不畏強禦者矣劉氏諸儒主賢舍立論似于義爲長

有鸚鵡來巢二十五年

鸚鵡來巢記異也諸家之說有以爲去穴而巢陰居陽位爲臣逐君之象者胡氏安

國也有引邵子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機之先之言謂鸚鵡不踰濟而至魯爲晉伯不競吳楚越迭主夏盟之兆不但應昭公出奔者張氏洽也又或以爲公子宋有國之祥總之人反常則爲亂物反常則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寄在人君知所儆省否耳故高宗有雉維之異謀于忠賢孝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麒麟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尋至殲滅今昭公昏庸忽天戒而不知省然則陽州之孫乾侯之薨非天之絕公公之自絕于天也鸚鵡公羊作鸚鵡異文箋鸚與鸚方音之轉也說文作鸚鵡一切經言義鸚同鳥似反舌頭有兩毛角今俗所稱八哥是也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杜注齊魯竟上邑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即其地也內

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未敢入于齊也公之奔齊爲意如所逐也因經以自孫爲文說者遂皆以爲譏公之自取以左傳核之公之謀去季氏也前既告之子家駒後復洩之季公若幾事不密有由箕而和之者又止賊成之者止公爲公果之徒以不可知之事任之無能爲之人彙小借公忿以洩私怨謂伊戚自貽亦不爲過然觀公能入季門無能登季臺則季備之有素可知而乃三請服罪情狀可憐且伐卹侯之孟氏逐公侯之叔孫司馬一則坐公不容之罪以自文一則郵責叔孟兩家以自蔽其狡而橫爲何如而春秋反怨之乎然則書孫書次者不使賊臣得以逞志于君故以自奔爲文而存天地之大防猶書天玉出居于鄭云耳若諸家所言徒徇于臣之逐君其罪易知不待貶絕而自見之義而不知立說之偏欲存教而反害教季氏本故以失是非之正譽之

齊侯唁公子野井 唁者河弔也弔公之失國也凡唁皆造其所居其于野井者高氏闕謂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夫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待齊之命也齊侯乃徒唁公子野井故石氏介家氏鉉翁皆譏其不誠而任氏公輔直謂以唁爲名而實拒公之適已蓋以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臣至順也以至易行至順有速若發響者矣齊景不此之圖而沾沾于壺漿之惠其禮與辭雖足觀然其如忘討賊之義何是任氏之言較諸家爲尤得其隱也野井齊地杜注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今在齊河縣東濟河北岸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齊侯取鄆爲公取之也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家氏鉉翁非之曰是時晉政已衰伯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諸國納昭公子魯戮意加以謝天下則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塞已責勇于爲義者不爾春秋自其人貶之爾奚其爵案是時王室未靖敬王尙居狄泉即請命天王王亦未必能命天下家氏此論未免儒生迂談獨其以不勇于爲義責齊則持議甚正蓋野井之唁鄆之取皆拒公之適已而爲是具文故呂氏本中季氏廉王氏樞諸家皆以無意討賊罪之若胡傳謂公已絕于魯而見逐于季氏爲不君不思春秋一經凡諸侯失國出奔未有言次惟昭公之孫特書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爲季氏所逐而未見絕于國人故次于齊魯之境而謀復國何得謂之不君乎胡氏云云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三十六年

鄆陵杜注地闕春秋地理考實疑卽成六年魯所取之鄆

蓋魯之東鄙地近鄆理或然也盟于鄆陵左傳云謀納公也季氏本以爲昭公欲齊納已勸之糾舍王氏錫爵以爲景公假納公之大義爲糾合之謀二說不同然其譏齊之不克卒納則一也何者意如以臣逐君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賁者齊果勇于爲義以泱泱表海卽無莒邾杞之助亦豈不足以制季氏哉惟其志不及遠而威柄下移故魯賄朝入齊師夕還春秋以爵書之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王氏藻曰齊盟諸侯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以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制大夫而梁邱據士鞅之姦與季氏相表裏故也斯言也尤得其實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公羊以爲東周卽下都也武王克商定鼎于郊廓是爲王城漢河南縣也周公

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漢洛陽縣也汪氏克寬謂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蓋宏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官杜氏注莊官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不居遂定都成周耳天子之都稱京師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曰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者著其衰弱而不能自振與列國諸侯無以異也王入成周晉人實納之不書者李氏廉謂罪晉侯之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國主盟于時不能卽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二年一圍郊而卽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故不以納王之善歸之也或疑晉人納王雖曰不力然猶之勤王也而沒而不書彼列國諸侯于宗周之顛危漠然若罔聞知者其又何讓焉不知不能勤王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若勤王不力而以納王之善歸之則藏奸觀變者得計矣故聖人謹之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二十七年

僚之弑乃公子光使專諸弑之也而經以國弑書杜氏預謂罪在僚天楚虔

無道尤甚于僚何以書此孔氏穎達劉氏敞謂國人皆欲弑之故稱國然齊襄晉靈之屬亦國人所不與也何以不稱國且國人皆欲弑君遂從其欲而書之胡可爲訴胡傳謂光宜立故不歸獄于光則商臣蔡般孰非宜立也者又何以書商臣與般之弑然則突爲不以光弑書也意必光以微者赴魯史因之而聖人知者之不足以蔽是獄也故虛其名如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之例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耳蓋稱國以弑皆罪其嗣君與大臣吳之嗣君光也其大臣亦光也大臣當國而使微者得以弑君嗣君繼立而不聞窮治弑逆之黨則首惡之罪不光之歸而誰歸哉又况二公子出奔光之弑跡播于

天下蓋有不待考而知其光弑者是春秋之沒其名謂即以自掩為自著可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扈鄭地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懷慶府原武縣西

北扈亭是也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以范鞅受賂故不克納而列序諸國之大夫無貶辭者何也宋元

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及諸大夫之子質于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祁黎北宮喜固

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其取貨于季孫而以難復者獨范鞅耳又况成周之令尚行此所以列序

而不畧也然則晉遂無罪歟家氏鉉翁曰齊景為鄆陵之盟而梁邱入季孫之錦管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

季氏之貨二君儻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與于已也孰知田常賴禍于齊六卿伏憂于晉屠火積薪而不

信使二君能為魯討賊安在其不足以讐內盜之膽哉觀此則是春秋雖無貶辭而晉之不競而受制于權

臣亦可于言外見之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八年 乾侯杜注在魏郡斥邱縣晉竟丙邑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孫氏復以為見公之

窮辱家氏鉉翁以為責晉之拒而不受二說不同必兼之而義始備蓋昭公之世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

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于晉又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內猶不

失其國也書次則止于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也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境也次于乾侯則羈旅之人耳故

謂為窮辱者是也公之在齊也齊侯猶有取鄆圍成之事晉則拒而弗受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幾如矣

以為罪晉者亦是也至胡氏甯以昭公不聽子家之諫謂為全罪昭公則非經旨 欽定春秋傳說彙

纂昭公失國之後其往來居處聖人書之特詳所以係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讀此則胡氏

全罪昭公之說可以知其誤矣

冬十月鄆潰二十九年 潰者民逃其上之辭經書鄆潰穀梁以為譏公孔疏以鄆潰民散為季道之使然胡

氏安國汪氏克寬皆主穀梁而汪說尤暢謂昭公之德澤苟足以固結其民而民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

其民亦必深思遠慮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漳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

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強孰與大國而魯人之思念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豈非

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此于情事固為切近然嚴以繩庸主而寬以待亂臣母乃非春秋抑強扶弱之義

歟故家氏鉉翁獨主孔疏謂此凶威所脅非民之罪而亦不可盡責昭公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在乾侯何以書穀梁曰存公故也胡傳申之謂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首歲必書公之所在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家氏鉉翁諸家多主此義毛氏春秋傳獨以爲元正朝廟係國大事此禮未行則書所在以示貶辱故魯君在晉者非一次經皆不書惟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蓋責之也今以責公之不用諫不諫羣小以致滅沒故連書三年以明戒案此卽左氏不能外內不能用人之意然嚴氏啓隆有言君臣無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曲直之地也若釋逐君之賊于不問而轉以廢朝正之禮罪公則及不但論曲直而已然則書公所在當以保臣民之望者爲長也其卽言居乾侯言在者內外之辭居言于在不言于者亦難易之辭也痛自是而後公之併所居而亦失之矣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晉地今不詳所在適歷之會左傳稱晉侯將以師納公以范獻子言而召季孫是逐君之臣晉不之舉而反與爲會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亦可知矣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伐之是昭公之過也胡傳非之謂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使公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諛安在乎事君如在國也汪氏克寬亦以意如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小飾詐僞以欺晉耳晉足既惑于范鞅之巧言而知躒又導之叛逆而不恤晉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于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氏休杜氏預猶謂意如負過謝罪以示憂戚爲情有可矜毛氏春秋傳亦謂書適歷之會爲善之是其姦譎之志不惟可以欺當時而且可以欺後曲也荀躒躒字公穀作櫟春秋異文箋云適假字也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三十一年 穀梁唁公不得入于晉也陸氏濱曰在晉地故不言來孫氏覺曰晉爲大國又世爲盟主昭公久寓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唁公所以著其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或乃據左傳所載以公不聽荀躒之言爲公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言豈本心哉晉使荀躒唁公而勸公以入亦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穀梁以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蓋左氏述其言穀梁得其情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公羊作黑弓邾大夫也濫杜注云東海昌慮縣今山東滕縣東南有昌慮故城是也

公穀經文不繫黑肱于邾者先儒以爲闕文有習于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爲通濫爲國或以爲別乎邾不知公穀所謂通濫者以叔術爲賢而使其後世得以地通善善從長意也第叔術之事本末不詳據稱其以弟妻嫂是亂人倫也天子誅顏而叔術爲顏報仇是犯王命也其得罪于春秋大矣乃以爲賢而通之有是理乎且齊魯大夫嘗分其地以封子弟况蓋爾之邾乎苟別乎邾而爲國又何爲挾地以歸他國乎故左氏所引經文曰邾黑肱啖穀纂例從之亦加邾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氏別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防左傳經文闕齊字不可謂非齊之高厚也說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黑肱天子之命更此尤妄說汪氏克寬曰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爲奔于諸侯耶豈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二傳又何以皆稱濫爲邾地耶由此觀之此條大例本與庶其牟夷事同聖人直書乎册所以著黑肱之叛君而罪季氏之禍叛耳紛紛之說不可據以爲典要也

城成周三十二年 成周胡傳謂即京師吳氏蓋以爲子朝居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入于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國大夫城之始撤諸侯之戍鄭氏玉亦云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今城之遂定都焉使成周即京師則不假再城矣此辨尤明蓋平王東遷以來以王城爲都所謂京師皆指王城言也敬王遷成周未城時都猶未定故不得言京師且言城京師則疑于城王城故以成周別之直至既都之後乃從王所居而謂之京師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京師乃成周也成周之城黃氏正憲又以爲非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引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遷入城內爲證亦于情事爲合至經所以書城成周以此舉雖非盛時之事終是情出于公胡傳謂與書公朝于王所同意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未免已甚之責觀謝氏諸侯不動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猶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云云然則書城成周與之也

定公紀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十五年

元年春王壬辰敬王十一年 羣公之即位也其元年皆書王正月諱始也惟定元年不書正月杜氏預謂公即位六月故也公羊傳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定公之始非正始也劉氏敵胡氏安國諸家皆主穀梁之義惟邵氏賈趙氏恒余氏光均以春王三月連文謂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正月二月皆無事故不書正月亦不書二月近毛氏春秋

傳更以經無以春王二字爲文者謂此時昭公之喪雖已至壞墮而公子宋未入未知新君爲誰安得預探其不正而正之說皆直捷可信顧或據左傳載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又記庚寅載宋仲幾不受功則正月不得云無事又隱元年莊元年俱事在三月而經皆以春王正月書則此之不書正月當以先儒因其不正而正之說爲不可易其無正而猶書春王者謂春秋以天道正王法故不可不書春以王法正天下故不可不稱王也案此亦主穀梁但平心較之截春王二字爲句究屬不辭以是爲聖人之特筆實有所未安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而執之則仲幾非爲罪矣曷爲而人晉穀梁曰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其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奈何胡傳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國子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之謹履霜之漸也孫氏覺黃氏仲炎家氏絳翁諸家或罪其專執或譏其無王皆本穀梁之意蓋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而以義言之則始猶諸侯執人于天子之側今而大夫執人于天子之側世變爲益甚矣春秋故謹而人之也公羊乃既以爲大夫不得專執而又以于京師爲伯討其亦自相矛盾者哉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經于昭公喪至自乾侯後六日書公即位說春秋者或以爲著季氏之專制或以爲公受位于賊故特書即位以正其自立之罪以事觀之二說皆得經微旨蓋季氏既逐其君君薨不即以國君迎之而又廢其嫡嗣而立其弟暹速進退唯其所制其專爲何如乎定公不能執子臧之節逃而去之而顧汙於僞誘于利儻然以位爲己所當得其異于篡立者有幾然則書公即位洵非予之也貶之也毛氏春秋傳乃據諸侯五日而殯嗣君柩前即位之禮謂公喪雖自外來而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惟喪以踰年元亦旋改故以遭喪即位兼改元即位此亦事勢使然春秋據實書之豈無義例不知禮固有常有變要惟變而不失其常者始爲春秋之所許今定公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季氏叛已立而卽立之顧猶附會于柩前卽位之禮曲爲推原是亦好翻成案而不顧義之所安之過也

立煬公 煬公之立杜氏預張氏洽家氏鉉翁汪氏克寬諸家皆因左氏平子禱于煬公故立煬公之說以爲踰典而立久祧之宮爲詔事鬼神以徼福然魯之先公多矣何獨于煬公而禱之說者皆不得其用意所在

惟萬氏孝恭謂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太子及其居郕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嫡嗣矣季孫舍嫡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讎已于是立煬公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以弟而繼兄亦猶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也則舍公爲公衍而立定公非吾之私意乃魯國之舊制爾此說于情事爲近非諸家之所及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記異也穀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以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漢五行志劉

向云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

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小公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強天意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

罪也何氏休謂不殺他物爲異此誤會公羊之義孔疏月令九月始霜八月未應霜菽大豆之苗又是耐霜

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也故書之楊氏士勛謂隕霜二文不同書傳嫌不害餘物故以

輕重別之此二說皆足與穀梁相發明若高氏閱謂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菽亦不死矣此亦申

穀梁舉重舉輕意然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之文在十二月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是時已無菽矣高氏之

言殊欠斟酌

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二年

杜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疏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

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注宮門觀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

象魏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

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一物而三名也雉門及兩觀災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耳公羊穀梁乃云兩觀先災

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蓋惑于桓僖宮災不言及故疑此是兩觀先災故氏

匡劉氏敵以遠經妄說強出尊卑詆之當已書雉門及兩觀災杜氏謬以爲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

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余氏光亦謂雉門兩觀之非禮

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義使讓禮制度者考焉以經書大考大闕及初獻六羽之例推之二氏之說其亦有

然者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雉門及兩觀以既災之後而更從而新之也書作者公羊以爲讒不務乎公

室胡傳以爲讒其僭王制而不能革二說義相補備而胡傳尤詳後儒多從之蓋以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

魯有庫雉路三門而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僭天子之制矣定公受位于賊臣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而煨燼其臨澁臣民者焉變亦駭矣乃遇變而不知以爲戒更作而新之有加于其舊是魯之僭終無已時也故特書新作罪公也惟毛氏春秋傳謂明堂位庫門天子之臬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即是天子之臬應二門非謂此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臬門應門家語衛莊公反國繹祭于庫門之內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臺門卽兩觀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爲諸侯僭天子也說與舊解爲異案臺門之制說者謂築土爲兩臺而架門其間故謂之臺門以中央闕又謂之闕稱觀者兩闕懸象使人觀之故又謂之觀也天子五門臬庫雉應路也諸侯三門有庫雉路而無臬應是雉門兩觀固皆諸侯所宜有者然其高卑廣狹必有不政同于天子之處如明堂位所載則以庫門當天子臬門以雉門當天子應門正修其制之同故先儒皆以爲僭毛氏據之以駁胡傳似未之詳核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如晉至河乃復諸家之說各殊程子謂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

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鄭爽深謂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禮故辭公此以其事而度之也戴岷隱謂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亦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于魯乎此以其義而責之也趙木訥則謂晉以魯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甯屢却昭公定公卽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而晉果郤公故終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此之辱也定公之爲人知恥于昭公遠矣此以其情而察之也案程鄭云待晉過優固非經旨卽戴趙二說亦未可謂爲切要之言蓋公之如晉以積弱之故欲依強大以爲援耳然不能修明政刑收還魁柄明知晉之未必我納而且嘗試爲之書曰如晉至河乃復傷公之不決幾于早而自取羞耳責晉諒公皆恐有未當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四年 召陵之役傳稱伐而經稱侵王氏沿以爲譏其無名程子以爲罪其無功胡傳及許氏翰王氏

權皆責其求賂呂氏大圭則惜其失復伯之機意雖小殊然其貶晉則一也蓋晉自平邱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餘年矣今幸唐蔡不勝楚之陵虐請伐楚于諸侯晉得上致劉子下合一十八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晉文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若能奉辭伐罪仗義直往召陵城澗之烈豈足多哉乃苟寅隸林求貨弗得遂

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致救蔡敗楚之功卒歸于吳其失事機之會爲何如者故張氏洽謂書十八國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爲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之勝于無能爲也而晉自此微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也此經左殺無歸字或闕文蔡之伐沈左傳謂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

元年會執之公孫歸生也此經左殺無歸字或闕文蔡之伐沈左傳謂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

蔡滅沈胡傳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案沈以微弱小邦逼近于楚其不敢會晉勢使之然非有罪也晉合一十八國以伐楚爲名而不能損楚之毫毛無所發舒乃以沈子不會命

蔡伐之晉之不仁甚矣蔡昭公拘于郟三年而後返陵弱之慮宜引之爲股鑿矣顧乘晉之勢伐沈滅之而

殺其君是以所惡于前者復以之先乎後矣罪晉罪蔡皆是也若以沈子書名爲罪嘉之不能死位恐非春秋抑強扶弱之旨又以歸舊說皆謂歸于蔡殺之爲蔡人殺之毛氏大可獨以爲歸于會而晉人殺之以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以終會事觀之毛說似較舊解爲長

而再會汪氏克實職之曰厲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及晉大夫盟于厲此年公與于召陵之會又與于臯鼫之盟則非後至也明矣然春秋前目後凡未有書公及者此書公及胡傳主程子說以爲公之志趙氏

鶴飛則主何劭公說謂昭公麻濡備出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今定立五年季氏固存而臯鼫之盟意如不敢抗君聖人喜公之能振立而獲執牛耳也特書公及所以幸魯侯之得及盟也案二說似皆求之過深恐

經無此意蓋召陵之會召會者晉侯則臯鼫之盟主盟者亦晉侯謂爲公志未免臆度且諸侯在會而爲此盟意如雖欲抗君其入道無由然則書公及者殆内外之辭耳非有他也臯鼫杜注云繁昌縣東南有城臯

亭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臯亭也臨潁今屬許州若江南太平府之繁昌則東晉時儒置非杜注所謂繁昌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郢

柏舉之戰吳敗楚也而經書蔡

侯以之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故善其能報讐而雪恥也顧氏春秋大事表以地理考之謂吳之入郢全憑蔡爲鄉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事直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蓋吳楚俱澤國而楚踞上游吳常不勝自申公巫臣適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楚旣失長江上流之險乃更于淮右築州來鍾離巢三

城以禦吳吳子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而不聞而第曰據于廬壽淮頽之間連克鍾離巢而楚患益
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與蔡密邇蔡更道吳從淮內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
楚夾漢而陣當是時吳歷楚竟一千二百餘里深入死地亦未敢必能及郢故且戰且却收軍至栢舉爲今
湖廣麻城縣地適會靈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雙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時蔡以小邦豎震天下五年楚復
國遂滅唐而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吳以爲之援也然則當日赴告必以蔡爲兵首聖人從魯史書
之豈有意于褒之也哉案此論雖與諸儒異而于地利情形實瞭如指掌實足補舊解所未及至吳稱子王
氏權謂吳子親行君重子師不得稱子也胡傳乃謂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恐非經意

庚辰吳入郢

吳之入郢不復稱子孔疏以爲猶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無義例也公羊穀梁乃

謂吳子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書爵及其入郢也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故貶而稱吳而胡

傳因之謂罪其乘亂肆淫黜而不子蓋狄之也夫楚王之有母與否不可知但當其奔隨時取其妹季芊卑

我以出及盜以戈擊王王奔郢鍾建猶負季芊以從豈有取其妹而轉棄其母之理又傳稱藍尹麇涉其帑

亦大夫與妻共奔之一證卽有偶爲俘虜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子吳之事然后臧以聞楚復國棄

母而歸葉公終身惡之未嘗一正視其嚴如此必無君棄其母臣棄其妻可知然則前之稱子以書蔡侯之

以其文不得不然非進之也後之稱吳亦止依實而書非爲其宣淫而貶之也或曰公穀之說不可信左傳

以班處宮之文亦不可信乎不知左氏所謂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與後世師無犯律者異爾

故子山處令尹之宮夫娶奪之楚鬪辛聞之曰不讎則不和不和則必亂謂其爭班次而亂可乘也非君臣

分淫如公穀說也惟郢公穀作楚汪氏克寬據傳二十八年入曹文十一年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此獨以

楚都書之恐是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誤據此則公穀作楚較左爲長可從也

夏歸粟于蔡五年 歸粟于蔡左傳云以周乏於無貸也杜注蔡爲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是以歸粟爲魯

歸之也公羊云執歸之語侯歸之殺梁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是又以歸粟爲諸侯歸之兩說不同後

儒或從杜或從公穀胡氏甯會而通之謂二傳皆稱諸侯歸粟經畧而不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

不能救吳既入郢蔡圍解矣然後相率而歸粟非救災卹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書諸侯見其事

之末矣據此則兩義可不相戾也近毛氏春秋傳以圍蔡在四年秋而此時方歸粟謂杜注蔡爲楚圍云云

為誤又以蔡方從楚諸侯焉肯以粟歸之疑公穀亦未足信案杜氏蔡為楚圍之言乃原蔡所以饑乏之故非謂楚正圍之而魯歸之粟也至以蔡方從楚諸侯必不以粟歸之不思去年冬柏舉之戰經明書蔡侯以吳子則楚者蔡仇從楚之云更與經傳違異而乃以不曉事不識例誣諸家見其適以自詆而已矣

於越入吳 於越疏云姒姓國其先夏后氏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公羊傳於

越者未能以其名通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以為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也然左氏無此義例故劉氏敵以於越為其所自稱越為中國稱之李氏廉亦謂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也然則孔氏以越與於越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非有義例其說不可易矣於越入吳乘吳之在楚也蓋昭十三年吳嘗伐越越人銜之欲伺其隙而甘心焉匪伊朝夕矣而吳不悟故方

其入郢而越已乘虛入吳聖人特書之志吳卒見滅于越之原也

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六年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是役也諸家或咎許之自取或罪鄭之肆暴

以事攻之鄭之柔頤于許幾二百年矣許依楚以抗鄭凡四遷而附之鄭之莫敢背何者楚國方強故也今吳入郢楚幾為墟鄭人乘其自救之不暇而許無所恃因一舉滅之案韜氏鵬飛有言治內以自強者內固則四鄰懼之倚勢以為重者勢去則四鄰疾之許不能自治其國以結好于鄰邦而徒倚屢遷以疾仇于鄭信乎其自取矣第鄭亦蕞爾小國爾乃肆其不道背同盟之誥剪太岳之裔鄭之罪又曷可追哉觀哀元年以後許復見經而鄭則曾不下百年遂為韓滅天道好還于斯亦可見矣

二月公侵鄭 公侵鄭左傳謂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而經不以討罪之辭予之高氏闢以為迫于晉令汪氏

克寬以為兵權不屬於公皆得當日情事蓋魯自宣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然非公之能張也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魯未叛故晉以方伯之命令之而陪臣公山不狝侯犯陽虎之徒欲擅兵權故強公以出師是進退皆非公之所能自由也春秋書侵殆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耳趙氏鵬飛乃謂收兵之原蓋始于此孫氏復又以結怨于鄭罪之皆不若高汪二說之為可據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樂祁犁之執張氏治罪晉大夫之贖貨爭利胡氏安國李氏廉以為志三卿分晉之漸黃氏正憲則兼責樂祁犁之失職就左傳所載論之實以楊楮買禍謂爭利權者是也然晉自八卿擅

權遲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爲政始有以偏裨而違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黃父之會爲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爲政者魏舒也而范鞅立召季孫之疆城成周之役爲政者亦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爲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爲政而趙鞅逆樂祁黎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爲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黎以洩其怒而伐其謀三卿分晉之釁實兆于此矣而樂祁黎未致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交爲重國事爲輕則亦不得無罪焉故稱行人見樂祁黎之不稱其官也杜元凱乃以爲執非其罪恐非經旨

齊侯衛侯盟于沙七年

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大和五年秦王猛圍鄴慕容垂自沙亭屯內黃

卽其地也公羊作沙澤左傳作瑣謂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後之乃盟于瑣是此之爲盟爲叛晉盟也然衛實畏晉私于齊侯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相與盟家

氏鉉翁以盜盟讒之當已李氏廉則以爲齊衛合黨之始謂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蔭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俱衰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方伯使齊景能撫霸國之遺業尊崇王室輯睦友邦則復桓公之功易耳奈何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致辟在夷裔者得乘間以爭長夏盟謂非列侯謀之不臧之咎乎春秋據事屢書二君之罪自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八年

瓦之會左傳稱晉士鞅稱鞅荀寅救我故公往會之不書救杜氏預曰齊師已去也士鞅王兵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陳氏傳良曰重師也程氏端學亦謂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然以諸

侯之尊越國而會諸侯之師春秋據事直書一以見魯之微弱一以見晉人之不勇于爲義也何也魯大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無如政在陪臣制于陽虎故門庭之寇不能卽却致使公遠出境外求援于晉魯之微弱爲何如者而晉于是時亦權出多門惟賄是好師出後期有救之名無救之實豈所謂勇于爲義者乎書會晉師于瓦懼魯之徒勞也而晉亦自是益不競矣瓦杜注云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水經注

酸瀆水自燕城東逕滑臺城又東南逕瓦亭南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瓦亭岡集古瓦亭也

從祀先公 從祀先公左傳及公穀謂爲正閔僖之位以文公二年躋僖公子閔公上爲逆祀今判定前失因而順之故曰從祀從者順也蓋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孫志五人欲因陽虎以去三桓于是順祀

先公而祈焉且明已之所爲爲順非爲逆也胡傳則用蜀人馮山之言以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謂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又絕其兆域使不得同于先君至孔子爲魯司寇然後得而合諸墓則其主雖火未得從昭穆祔祭宜矣及章如已卒陽虎欲亂魯國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也兩說不同案孔疏魯廟失次惟閔僖二公故知從祀先公爲正閔僖之位其不指言何公者以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親盡故通言先公也此論甚明故諸家多主三傳然胡氏之說於當日情事亦自相符有未易破除者高氏閔薛氏季宣汪氏克寬均兩存之蓋有見于此也若孫氏復以先公爲指后稷而不言所據恐屬意擬不足從也

盜竊寶王大弓

盜者孰謂陽虎也虎季氏家臣也家臣賤名氏不登又非所取而取之故曰盜也寶玉穀梁以爲封圭大弓以爲武王之戎弓公羊傳則謂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或又謂是夏后氏之璜與封父之繁弱三說不同公羊之言孔疏已正其謬故後儒多主穀梁而以先王分器考之似或說尤爲有據盜竊寶王大弓何以書李氏廉引謝氏之言謂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茲寶器歷世傳而守之以爲國之寶鎮者也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寶其鎮可知矣胡氏甯以寶盜竊寶王大弓爲無政之驗陳氏傳良以爲無人之辭皆非苛論也惟何氏休以竊爲竊諸季氏之家謂季氏逐昭公取其寶器而藏之今故爲陽虎所竊然昭公之竊不書失寶王大弓而此書盜竊則固竊之子公官而非竊之子季氏也

得寶王大弓九年

前書盜竊寶王大弓矣茲曷爲而得之萬氏孝恭謂陽虎以爲無益而自歸之邵氏寶謂是虎遺于路以爲緩迫之計迫者因得之以歸故府案虎狙詐之尤者也以其在齊鏃人之車軸而載蔥靈以逃之事觀之邵氏說甚爲可信然春秋所爲失之書得之書者杜氏謂所謂不正其獲之于盜高氏闕諸家謂罪其不獲盜以正典刑乃其義也何也先王分寶玉于叔伯之國宜世守勿失者也今見竊于陪臣魯有四封之內而詰其盜盜不可得而徒得寶王大弓故特書曰得見其有遺憾也說經家惟區區以用力不用力釋之殊失春秋之旨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十年

夾谷之會左穀史記家語均載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及返汶陽之田事朱子以爲附會而先儒說多疑其不經蓋以事考之方齊景欲攘晉伯急于求諸侯以魯未附之故成仇敵今

既幸而會矣將善魯以勸來者之不暇而何至以兵劫魯侯則萊夷之說未足信也且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入于周旋揖讓之間而鄙倍俱化使齊景果侮魯侯聖人豈無義理以折之而于好會之地遽行殺戮之理則司馬行法之說未足信也齊師出竟要魯以三百乘從是以縣鄙視魯也安有聖人而肯請汝陽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者况汝陽既歸魯當共命何以經定公之世明黃會牽屨書于册而不開魯爲齊役乎垂葭之會齊師出境矣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大抵爲此說者以爲聖人舉動宜寬異乎常人而債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于是侈張其狀以爲所以尊聖人而不知實非所以尊也或曰萊夷優施之事不見于經其不足信固也若鄆譚龜陰之田非聖人請之齊人曷爲歸之汪氏克寬言之矣聖人道化所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耳固非以茲無旋之對而後來歸也

齊人來歸鄆譚龜陰田 鄆譚龜陰三邑皆在汝水北故又稱汝陽之田齊人以田來歸者公羊云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也何注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遠之驗也杜氏左傳注則以爲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來歸魯田高氏閻亦謂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陳氏傅良家氏鉞翁諸家皆主杜義案何氏所論是以齊人歸田爲欲沮撓魯政即歸女樂之計也以經例觀之取濟西取汝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曰取歸濟西田歸譚及闚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此書齊人來歸見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諸儒以爲聖人道化所感是也與女樂之歸誠僞天淵何氏以違之一字謂孔子不欲受定公貪而受之失公羊本旨矣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胡氏安國曰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

書二卿帥師圍郕則郕之強亦可知矣汪氏克寬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家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節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馴赤多方爲詐讓之謀使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明爲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據此則杜氏謂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者信矣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一年 蕭宋邑孔疏蕭叔大心乎宋亂桓公以蕭封叔

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復爲宋邑地理考宣云今江南徐州府蕭縣是也辰之叛因公子地之事而叛也左傳公子地變遷富穢宋公變問地有白馬四隱欲之公取而朱其鬣以與隱地怒使其徒扶隱而奪之公弟辰使地爲君禮謂不過出竟君必止之及地奔陳而公弗止辰爲之請公弗聽於是辰與仲佗石疆皆奔陳至是又自陳入于蕭以叛辰稱弟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劉氏儼非之謂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爲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出奔書暨入叛書及趙氏鵬飛云出書暨辰強之也二子有不得已也入書及辰主之也二子悅從之也雖乎奔而易乎叛也蓋初之奔也疑其謀有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爲事無不捷故易而及之也胡傳乃以不稱暨而稱及爲無首從之別夫經明書辰及則辰固叛首仲石與地其從之者也安在其無別乎由是觀之曰宋公之弟辰著辰之不得爲弟也曰公子地著地之不得爲公子也且以著有弟與公子而激之使叛宋公失親親之道亦甚矣蓋參議之也

冬及鄭乎叔還如鄭澠盟冬及鄭乎左傳云始叛晉也杜氏預謂乎六年侵鄭取匡之怨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至今而叛故曰始也叔還叔弓曾孫也如鄭澠盟吳氏澠謂暨鄭乎者以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澠盟也蓋自是而魯晉之交絕矣魯自文公之霸事晉者七世子今中間雖即楚即齊而與晉交好者如故迨晉黨季孫拒昭公已開失魯之隙及韓范內鬪同盟解體齊張于東鄭衛先往魯于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然與晉絕也今魯與鄭乎四國之好成晉遂以益失諸侯而不可復收矣陳氏傳其謂書輪乎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乎以志諸侯之散蓋春秋之所由始終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十二年圍成不克公穀以爲非孔子意陸氏佃以爲定公狙于速克未訪于仲尼胡氏銓金氏履祥諸家以爲三家慮變以事揆之桓子之舍已懼以聽孔子也非甘降心以相從也以衰敗之餘欲藉之以振起耳已而紀綱既定外侮既却其私人又必有以墮郟爲不利者其信任之意不能不漸以衰是謂爲慮變者是也墮郟墮賈不書公圍成書公見躬駕以攻輕于一出則未訪仲尼之說亦是也然據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則齊必至于北門之言竊意成者必魯之寒邑聖人當國未便輕去險要以翫寇况處父非侯犯弗擾之流而孟氏之惡亦不至如叔季之甚圍成不克遂不復圍朱子謂孔子不去魯當別有處置則公穀之說亦未可厚非也但穀梁以圍成爲大公又以書至爲危辭其旨太迂不免後儒之見駭云

夏築蛇淵圍十三年 蛇淵圍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圍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邱城城

下有水魯圍也今蛇邱故城在濟南府巴城縣南築蛇淵圍何以書杜氏預曰書不時也案昭九年鄭圍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况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疲民以築苑圍其可乎是殆定公君臣自以爲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可以肆志于游觀之娛故興此不急之役不思國家間暇不及是時修明政刑而般樂怠敖如是是自求禍也據事書之不待貶絕而其失自有不容掩者矣從此事必在孔子去魯之後李氏廉季氏本之說可信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之入晉陽拒范氏中行氏也而經書曰叛陸氏舊胡氏安國諸家皆謂罪其

專土而與君爲市也蓋鞅之欲納衛貢五百家于晉陽封殖自私之計也邯鄲午慮絕衛親奉命不速非有可殺之罪也鞅以午苟寅之甥而苟寅又范吉射之姻疑午有貳心因而遂殺之二家始禍夫亦有執言矣

鞅乃不愬于君以待聽曲直而輒興晉陽之甲抗晉人之圍非叛而何或疑寅吉射入朝歇公邑也鞅入晉陽私邑也三人之罪本有差等經胡爲俱以叛書不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邑之公私雖若不同要其爲君

之土地一也據君之土地而興兵則又不止于將而已矣聖人防之如此其至書之如此其嚴後世且猶有稱兵犯順以入清君側爲名者使謂鞅有叛跡而無叛心其罪可從未減亂臣賊子不將公行天下而無所忌哉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書叛矣此其歸晉于何韓魏爲之請也韓魏請之而晉君遂聽之縱失有罪甚矣公穀

不察謂鞅以地正國而陸氏宿孫氏復劉氏傲皆因之或曰此非叛君也或曰此王法所赦也或曰其忠足恃也鍾謬承訛亦若鞅真有叛跡無叛心爲春秋所不誅者不知人臣無君命而輒據土興兵此而猶以爲善是人主可得而脇而以兵諫者之真愛君也胡傳以爲使後世賊臣稱兵向厥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取

國者皆此說啓之誠哉其有以啓之也然則其歸于晉也何以書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趙鞅專地之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入于晉聖人書之所以譏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于此也

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十四年 公叔戌公叔文子之子也衛侯忌其富且爲夫人南子所惡因來奔

趙陽者戌之黨也故出奔宋家氏鉉翁謂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爲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爲而非戌之所能爲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

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成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此論最爲平允蓋富者怨之府也成以積而不散見惡于宮庭忽欲取南子之黨而去之卽幸而克濟且無以自容況必不濟乎春秋書二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由始也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案杜注陽穀孫孔疏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陽兼卽驪也據此則趙陽爲衛臣明甚公穀作晉趙陽當是涉晉趙鞅之文而誤蓋鞅與陽聲近也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石尙者石氏而尙名天子之士也賑祭社之肉盛以爨器故謂之賑周禮大宗伯職以

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是也石尙歸賑孫氏復汪氏克寬諸家皆以爲譏非禮謂天子祭社稷宗廟禮宜與諸侯共福然謂助祭諸侯也今魯未嘗助祭于天王乃使石尙來歸賑以是爲非禮也高氏閔王氏樵以爲聖人書此見王室之益微天子所存者僅號與祭而已李氏廉則以此爲王霸消長之幾謂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是始見蓋晉伯已衰列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借此以親望國且典禮舉于久廢諸侯苟知尊事亦王室可以有爲之秋也惜乎魯之不能順此意也三說小異而義可互足若穀梁稱石尙欲書春秋請行賑則未知所欲書者孔子之春秋乎抑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春秋時孔子尙未作如魯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何足以爲榮宜劉氏敞之說其不然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出奔左傳載其欲殺夫人南子事故胡氏安國江氏克寬據此以蒯聵之不子而

劉氏敞劉氏絢則以蒯聵之欲殺南子乃南子誣之靈公惑于其言故從而逐蒯非蒯聵之罪也朱子論語集注引胡氏其門人張洽又主二劉後儒各據一偏遂成聚訟以哀姜亂魯驪姬亂晉之事例之譏惡之言誠可無所不至二劉謂爲南子之傾陷似矣然而蒯聵生乎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譏忘子之愛至追以兵而必奪其位蓋人亦忍人也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亦情所宜有不得疑左氏所載爲從其誣而誣之也且諸家所以爲蒯聵辨者徒以春秋不去其世子耳然楚商臣蔡般弑君經皆書世子可以其不去世子而謂之爲非弑乎是聵之出奔不去世子乃責其不能喻親于道自陷于無父無君而不自知也非從而未滅之辭也亦明矣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十五年

妣氏哀公母定妣也不稱夫人公羊以爲哀未君穀梁以爲妾辟啖氏助謂自

成風之後妾母皆僭夫人禮故書薨書夫人以著其非惟哀公母定妣卒子未踰年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劉敞以下諸家多同此說春秋大事表則謂前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定以之不書夫人不書小君是強臣專制凌蔑其君使不得加厚于其母也君欲加厚于母而臣下曲意以成之其事雖非而猶出于尊君愛上之意使君不得加厚其母而舉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上其事雖王而實爲無君無父之尤聖人據事書之季氏之專制可見矣榮顯氏之意謂亂臣賊子欲肆無禮于君父必擇舉世所共憤賢人君子所歎息痛恨者一旦行之使舉國翕然而後可惟吾所欲爲而無所忌如陽虎欲作亂而從祀先公王葬之追奪丁傅董卓之駢誅宦官皆其證也以此思之其論雖創而于情事爲切可與舊解相補備若左氏以不稱夫人爲不赴且不稱則未嘗蓋禍與不禍固未可知而赴則書不赴則不書者指他國而言無本國君母卒必待赴告乃書之理宜先儒之斥其謬也

哀公紀

各禘定公于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在位二十七年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元年 楚子圍蔡左氏云報柏舉也然稱蔡人男女以辨則降也使疆于江漢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經書圍蔡何先儒謂不使楚盡其虐而滿其辭也聖人之微意也胡氏安國乃謂蔡嘗以吳師入郢楚至是報之春秋書之畧者見蔡侯宜得報而楚子之隱仇爲可恕此說非也夫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楚已可笑矣且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于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于南郢者數年蔡之仇楚豈下于入郢哉蔡不能報而假手于吳王氏權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正可以爲強而無道者之戒而謂春秋以復仇許之哉蓋文定以高宗不復金國之讐故拳拳以復仇爲說朱子謂其以義理爲穿鑿此類是也許于定六年爲鄭所滅今復見經舊說以爲楚存之理或然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句澤邾地今在兗州府鄒縣境經書三卿並將而句澤之盟止二卿胡傳謂盟者各盟其所得也

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之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之今得邾田蓋季以歸二家而不取也鄭氏玉則謂季氏意在滅邾其不盟者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以明年圍邾觀之似鄭氏說尤得其實且春秋內臣並使始于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子成二年季孫行父使孫許叔孫僖如公孫嬰齊之戰意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于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請卿與列國之諸侯

無異大夫之強僭至此極矣况乎口血未乾不旋踵而圍其國尙何禮義忠信之有哉春秋會盟所爲始于
蔑而終于句繹也

晉稱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納者內弗受之辭書晉納蒯聵先儒以爲甚輒而罪衛人以蒯聵得罪靈

公被不孝之名以出其不常有國固也然而輒聵之子也聵不可無父輒獨可無父乎乃父逐于外不能號

墓毀瘠感動王父而復之位王父死國人立已曾不以父亡未復爲辭仍蒯聵求入拒而不受是輒之無父

尤甚于蒯聵也衛之人于靈公之卒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擇賢公子以主社稷謀國爲已疏矣而又立人

之子以拒人之父是徒知蒯聵之不可以得國而不知輒不可得國之義初不後于蒯聵也春秋書納蒯聵

于戚而不去世子所以甚輒而罪衛人也案就衛事論之此說良是其實聖人之意則尤惡晉趙鞅何也衛

靈助范中行伐晉趙鞅之所切齒而不忘者也今幸衛有骨肉之聲故假納蒯之名實欲因而滅衛于戚者

以戚在朝歌之東可以通齊魯諸國范氏中行氏據朝歌以叛五年而不能克以戚爲之聲援耳今入之則

足扼朝歌之吭而制其死命是鞅之爲此役也政使眞欲納蒯猶爲不義况乎其假之爲名以求洩其私忿

哉然則春秋之首趙鞅聖人之意固尤惡夫鞅之陰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圍戚之役舊說但論以理而未核其事故聚訟紛紜以傳觀之趙鞅之

納蒯聵于戚也一以斷范中行之聲援一以洩已之宿怨衛人知其計故拒之于境上而又借師于齊以與

之圍戚誠以鞅一日不去戚衛之患一日未有已也然可假手于仇晉之齊以除仇衛之晉而亦思仇晉之

所挾者非他人固衛君之父也乎假令二憾相尋兵連不解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衛人縱有解于君衛君何

以解于父春秋故以齊爲戎首罪其借他國之爭以報輸粟范氏時爲趙鞅所敗之怨而又抑曼姑于齊以

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于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皆正名之微意也若公羊以王父命辭父命以王事
辭家事爲伯討云云先儒已斥其非不足置辯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公羊何以書記災也不言及穀梁言及

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桓公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也服虔杜預皆謂桓僖親盡而

廟未毀故災高氏閻黃氏仲炎諸家遂以爲三家者存之蓋季仲叔皆桓公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

嘗僖公所立三家尊桓而頌僖廟宜毀而不毀故聖人因其災而錄之所以著其非禮也先儒多同此意毛

氏春秋傳獨詆其失考謂七廟五廟親盡但祧其主並無毀之之例桓僖已祧而尙有宮者遷廟也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是也遷廟又名宮宮文王世子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指此羣公之宮言羣公皆稱宮而災獨及桓宮傷宮者徐仲山曰記云魯兄弟入廟在春秋惟桓僖二公是時定公之主尙未升祔乃以煬公爲考公之弟先立煬宮以爲弟繼兄之證煬者火也火當及二弟廟矣故夫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此說超于京房劉向諸公遠矣案桓僖二廟不毀則繼桓繼僖之君必當別立一廟而經與傳俱無其事舊說誠爲可疑但禮所謂毀廟遷廟俱從已祧之廟得名毀固非除而去之卽遷亦惟藏于夾室不聞別有遷廟之制也其曰羣宮者意夾室之內各自爲宮耳使每遷主必自立宮則煬宮武宮應從常事不書之例春秋何爲而特紀之乎毛氏所辨似于義尙有所未盡也

四年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

蔡侯蔡昭侯也據左傳昭侯將朝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

于道旁人家而卒是殺蔡侯者翩也而書盜杜注云翩賤也孔疏翩賤故稱盜不言殺君盜不得有其君也此解未當翩係公孫非賤可知非賤者而以盜書以弑其君以求說于楚是亦盜賊之所爲而已矣昭侯者隱太子之子也于楚爲世讐元年楚伐蔡疆之于汝漢之間蔡已爲楚所有昭侯義不戴天故請遷于吳已而悔之二年冬吳洩庸如蔡納聘師畢入蔡于是委罪于公子駒殺之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今又以地當吳楚之衝爲兩國所必爭故欲朝吳以求易其地昭侯之輕舉妄動固無所辭其咎矣然公孫翩世爲公族不念君父大讐而挾楚以脇制其君且從而弑之以解說于楚其罪視鄭驍齊杵尤大第去族不足以蔽其辜也故變例而書之曰盜胡傳乃專責蔡侯而于弑君者有怨辭恐非春秋之旨申疏疑文誤以宣七年書蔡侯申卒至此纔五世不應復與同名殺公穀作弑以闕弑吳子餘祭例之闕尤微者而且書弑則此殺字亦傳寫之訛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赤戎蠻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者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

也高氏閔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者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猶輕若晉侯入曹侯曹伯昇宋人執諸侯昇諸侯其罪已重今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爲君以強弱言則楚爲伯矣家氏鈔翁曰戎蠻子雖邇于楚亦未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

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真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援歸晉晉人懼畏楚之強盛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矣據此二說則言執不宜執者也言以歸不宜歸者也故以人之者貶之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災左氏無傳公羊作蒲社云蒲社者亡國之社也何休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境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耳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甯注殷鄩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漢書五行志載董仲舒劉向說以亳社爲殷社與范氏同何氏之言因公羊作蒲遂以先世亡國當之疏家又從而附會以蒲古國名周初滅之以封伯禽者經義雜記辨之曰禮郊特牲蒲社北牖注薄社殷社始都薄釋文云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蒲如字徐音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亦作蒲姑是蒲薄亳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使民戰栗之說無異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滕薛諸國之聽命于吳天以爲王及絕滅故災之而經傳皆無此意其誤三也此辨最晰舊說又有薄社之所以災爲天生孔子非爲哀公也失禮不明故火災應之如其說似經記亳災爲孔子自紀徵應尤附會而不足據矣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六年 國高來奔許氏翰主罪陳乞張氏洽冢氏鉉翁主罪國高王氏權則又追咎齊景公之付託非人以事觀之三說皆是也蓋陳乞將立陽生國高存則陽生不得立故先遠而去之而後可肆其謀乞之罪固不容誅矣然國高爲國世臣從君子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難作而遂委君而逃其不忠爲何如者而此皆景公詭謀不臧之所致也何也廢長立少而屬諸既愚且懦之臣故陳乞逐之如振槁葉莫敢爲難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子子雖百陳乞豈能盜其國哉此三說所爲不同而義可互足也然則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于前即書陳乞弑其君荼于後其垂戒至明且切矣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邱故宋報之然不詳其事左氏于罕達之役以爲宋公子地奔鄭鄭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先儒多辨其誤今于皇瑗侵鄭又發傳曰宋師侵鄭鄭叛晉也毛氏春秋傳非之謂鄭之叛晉已久此時非討叛之際且宋自定六年晉人執其行人欒祁黎後晉宋之好已絕何緣又承其命而爲之討叛乎況彼此侵伐事雖未詳然經文所書實是鄭先伐宋而宋報

之其後宋鄭構兵連歲不已至十年宋公伐鄭趙鞅且救欲鄭而伐宋豈有宋爲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惡宋者此可以見左氏之說妄也案宋之不爲晉討鄭李氏廉已辨之毛氏此論尤爲透關故高氏閔家氏鉉翁諸家或以書伐書長所以詳其交爭之實或以宋連歲有事于曹意鄭爲援而侵之皆臆度之辭不敢爲必然之說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以邾子益來 魯伐邾入其國以其君來而經不言滅何也蘇氏轍曰邾大夫茅夷鴟保于茅請救于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陳內外之辭也胡傳謂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之爲能去其惡王氏樵辨之曰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無與子其事春秋以諱不在公是以直書而不諱也蓋諱者避之也避其名而適其辭以示尊敬耳魯自作三軍分公室而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權不在公也蒐于紅不書公兵不在公也襄公還自楚聞季氏取卞欲適諸侯地不在公也故納叛人叛邑悉書而不諱以諱不在公也胡氏以爲見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其義迂矣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七年冬宋師圍曹經五邑子其郊蓋示以必滅之意也今年春宋師將還曹人詭之宋公怒遂滅曹經不書滅或以爲諱魯之不救同姓夫魯自救不暇奚暇救人且責魯不救而縱失宋公之惡春秋之法不如是之頗也或謂曹伯陽無道好弋獵任鄙人公孫彊爲政皆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之救是有取滅之道故不言滅或以曹亡爲春秋之終與滅國繼絕世夫子嘗有此言於曹不言滅蓋夫子至此不忍言滅也此二說子情事較近然以晉人執處公之事例之虞不言滅者是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尙未滅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經故不以滅書之也

吳伐我 吳爲邾故兵加國都爲城下之盟而還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胡氏安國曰諱之也曷爲諱之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欲盟城下猶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爲城下之盟是棄國也故春秋書之以爲不能以禮義自強者戒也案春秋全經魯受敵國之兵非一如戰即戰矣不言伐我某鄙者蓋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不言其伐也其後疆場備強敵兵得以乘之故書伐我西鄙伐我北鄙然猶見其止爲邊患而不能

直造其國也今哀公之世受吳齊之師皆曰伐我是直造于我國都而魯之四境屏蔽湯然國不足以國為矣顧吳之伐我以救邾也而經不書救以吳悅利而動要盟而澤不成其救故不以救予之也

宋皇瑗帥師取郟師于雍邱九年 雍邱杜注屬陳留郡今開封府杞縣治也雍邱之役傳稱郟罕達娶許瑕

欲外取邑以與之圍宋雍邱宋皇瑗帥師反圍之郟師罕達救之遂大敗為宋所俘經書取劉氏傲謂不

遺一人之辭也岷隱載氏以下皆止佚文訓義毛氏春秋傳獨疑之謂世無已國無邑而可漫取之他國者

且許瑕何人家不藏甲亦豈能公然興師而取人國邑者據經前七年書皇瑗帥師侵郟與此經前後相應

必因皇瑗侵郟故伐雍邱以報之不虞為瑗所敗耳傳于皇瑗侵郟則曰鄭叛晉于此則曰許瑕求邑皆

造事非實錄也案此說不信傳而信經誠故舊解為長但春秋事據左氏或者鄭本欲伐宋適許瑕求邑因

興兵圍雍邱冀得之以為封瑕之地則左氏所記不必其盡無因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十一年 艾陵齊地史記正義艾陵在兗

州博縣南六十里博縣今泰安府泰安縣地也艾陵之戰國書主兵先儒以為罪國書之志乎此戰也吳師

之來齊公孫夏陳子行公孫揮東郭書之徒皆知其不可禦矣為齊計者惟令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

與交鋒庶可以坐困強吳而却之耳况齊患在內不在外彼陳氏之甘以兵柄授書非甘讓也欲其結怨內

外以犯難而賈禍也書不之悟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解甲而快志于一戰師敗身獲為國大殃而

隕氏之勢愈固矣春秋故以書及戰罪書也據左氏所載將戰吳子呼季孫而賜以甲劍綴曰奉爾君事是

魯亦與平戰也而沒而不書何也 御纂春秋直解以為助吳脅哀諱之也然書會則伐見矣諱而不

沒其實也平邱不盟人以為辱春秋則不隱艾陵戰勝人以為榮春秋為之諱蓋聖人以是非為榮辱不以

榮辱為是非也

用田賦十二年 經書田賦三傳不言其詳後儒有以為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者杜氏預范氏甯也有以

為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者賈氏遠也有以為以田多少出軍賦者陸氏宿也有以為既什二而稅其

田又什二而斂其財者孫氏復也陳君舉則謂以邱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使家出一人為兵萬孝恭

則謂哀公以計日出泉為不足于用又計田而使出泉以為賦汪氏克寬王氏樵則皆主計田斂財之說而謂其數為不可考稟說紛紛詎無定論 御纂春秋直解賦有財賦有兵賦財賦者稅也兵賦者乘也

夏后氏授民以田而使自賦財賦也而兵賦亦寓焉商周助而不稅惟計井邑邱甸而出乘故治兵謂之治賦宣公初稅畝則斂財于私田矣成公作邱甲則增兵于舊制矣然稅畝傳曰履畝而稅意其時履畝而視其盈歉因取其盈者稅之非有田者概加之故不言田作邱甲則兵賦于正數既增而財賦亦視此爲準有定額矣然猶未及乎什二矣今之田賦則有田者概增之而其額益重蓋卽所謂什二乎哀公在位二十有七年年饑之間有若之對又在此後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昭公娶于吳爲同姓故諱而稱曰孟子論語所云吳孟子者是也卒去吳以稱姓不可稱國亦不可故但曰孟子也不稱夫人並不稱薨舊說以爲孟子之稱難于赴告因不赴告故不書或又以魯史本書夫人孟子薨夫子修春秋特削而書卒以爲後世娶同姓之戒此二解皆非也小君祔葬雖外不赴告而本國禮文斷不可闕豈有因不赴而去其夫人與薨之理至娶同姓此昭公之失于孟子乎何尤惟毛氏春秋傳顧氏大事表以爲季氏之罪謂季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今又黜其配使不得以小君之禮葬此凡有血氣之所同憤者夫子據實書之所以暴季之惡使讀史者可考跡而知其故耳案此義自吳氏徵發其端二家申之而益暢以傳稱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之文觀之是季既不服小君之服則其不以小君葬當如毛顧二家說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十三年 黃池之會左傳稱乃先晉人國語稱吳公先歆諸儒互有所主以事揆之宋之盟晉國方強而卒先楚人則謂晉之不能先吳也宜然吳在會而邊遽猝以越亂告吳王駭懼列其告者七人則謂吳子內惕而不敢爭春秋所書乃其事實也亦宜趙氏匡又謂吳與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故晉史云晉爲先而吳語云吳先歆各自護其主云爾此亦于情事爲近若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則非也會于黃池傳稱單子在焉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經當書單乎公子吳晉之上如蔡邱序宰周公之例矣而沒而不書陳氏傳良謂不忍書者是也黃池杜注云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國語夫差闕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故杜云近濟也今在開封府封邱縣西南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先儒穿鑿妄生異端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符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強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故爲之隕涕說左傳者云麟生于火而游于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感之而來夫漢之去孔子也二百七十餘年且又起于匹夫先

無王迹前期而見徵召不應如此之遠其謬固不待言矣即文成致麟說亦不免近謬何也經成道備而嘉瑞應焉何爲見戕于處人杜氏何氏諸家知其無據于是又創爲春秋感麟而作之說然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而汲汲操筆乎且使麟不獲孔子將不作春秋乎至鄭氏權謂終于獲麟初非有意與歐陽文忠謂義在春秋不在起止則十四年秋或十三年冬俱可絕筆又奚必于獲麟時而邊爾輟錄也者此朱子所爲疑而未敢決也近顧氏大事表以爲春秋爲天下之無王而作者也其汲汲于別嫌明微正名定分凡以望人心懾于大義而不敢肆耳至是年陳恒弑君沐浴請討而魯之君臣哆然不應則是人心死而天理絕天下無復知篡弑之爲非于是聖人喟然慨焉而是春適有獲麟一事春秋遂以是終則是絕筆者爲大義之不復伸也此論似于情較近或疑春秋弑君多矣奚獨于陳恒爲兢兢也不知前此弑君猶或以僞赴而懼人之見討恒今顯然肆逆天下莫敢誰何聖人于此恐三桓之爲陳恒也故春秋獨以爲終焉其所惑者微矣